

女王城（中）

水俊浩笑道：“佟兄请先看看仔细，本公子只是使他二人昏睡一时而已。”

佟庆奎仔细看了看二人之后，这才知道水俊浩只是弹指点了二人的昏睡穴，心中不由暗说了一声：“惭愧！”

此人乃是个久走江湖，经多见广之人，他心中微微一转，也就立时明白了水俊浩此举的心意，望着水俊浩问道：“阁下想问点什么？”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几点小问题。”

佟庆奎：“和所谓的‘另一种放法’有关？”

水俊浩颌首道：“不错，也是条件。……”

语声一顿，接着道：“只要佟兄能够合作，爽直的回答本公子的问题，本公子保证决不损伤佟兄和他们二人一毛一发，并且立刻释放三位。”

佟庆奎道：“如果佟某不肯合作呢？”

水俊浩冷峻地说道：“虽然仍会释放三位，但三位将从此失去一身苦练多年的武功。”

佟庆奎心中微微一转，问道：“如果我答应合作，但是我回答阁下的问题，阁下能相信吗？”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本公子相信佟兄是一条正直的硬

汉，决不是那种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之徒，只要佟兄肯答应合作，本公子当然相信佟兄所答。”

佟庆奎略一沉吟，道：“不过佟某也有一句话须要事先声明。”

水俊浩道：“佟兄请讲。”

佟庆奎想了想，道：“不管阁下提出什么问题，佟某知道的自当直言，不知道的恕不作答。”

水俊浩颌首道：“那是当然，佟兄请只管放心。”

佟庆奎一笑道：“好，那么阁下请发问吧。”

水俊浩忽然转向项天寿道：“项店主，给佟大侠看坐。”

项天寿端过一张椅子，佟庆奎也就不客气的坐下。

水俊浩目注佟庆奎面容缓缓说道：“佟兄请仔细听好，本公子即将发问，佟兄最好能直言直答，休作丝毫隐瞒之想，否则……”

双目突射凛人寒光地望着佟庆奎，震声接道：“后果如何？佟兄乃是聪明人，本公子不说，佟兄也会明白的！”

佟庆奎的目光与水俊浩的目光一触，心头不禁悚然！连忙一低头，不敢再与水俊浩的目光相触。口中却不由己地说道：“公子但请放心，佟某尚明此中利害，既答应合作，当是知无不言，也言无不实。”

他因已为水俊浩那令人不敢仰视的巍然正气威仪所慑，是以连称呼竟也情不自禁的由“阁下”而改作了“公子”。

水俊浩点首一笑，道：“请问佟兄，贵盟此次共有多少人来此？”

佟庆奎毫不犹疑地答道：“百余名左右。”

水俊浩道：“分作几批？”

佟庆奎道：“三批。”

水俊浩道：“佟兄这一批是由‘毒龙客’马烈率领？”

佟庆奎道：“不错。”

水俊浩道：“另外那批人都由谁率领？”

佟庆奎道：“一是卓镇东，一是‘铁杖阎罗’穆再兴。”

水俊浩道：“他们都在什么地方？”

佟庆奎道：“卓镇东住在本城关帝庙内。”

水俊浩道：“穆再兴呢？”

佟庆奎道：“住在西城一座废宅之内。”

水俊浩道：“来此为何？”

佟庆奎道：“谋夺一件奇珍？”

水俊浩道：“什么奇珍？”

佟庆奎道：“佟某只知是一件奇珍，其他就不知道了。”

水俊浩道：“知道奇珍在什么地方吗？”

佟庆奎摇头道：“不知道。”

水俊浩剑眉微皱地道：“佟兄真的不知道？”

佟庆奎正色道：“佟某句句是实，公子若然不信，佟某也就无法了。”

水俊浩点头道：“本公子相信了……”

话锋一转，问道：“佟兄是在‘金狮盟’总坛供职么？”

佟庆奎道：“不错。”

水俊浩又道：“贵盟总坛在什么地方？佟兄总不会不得知吧。”

佟庆奎道：“九华山中。”

水俊浩道：“贵盟主是谁？”

佟庆奎道：“不知道。”

水俊浩道：“佟兄供职总坛，难道竟也未见过贵盟主？”

佟庆奎道：“九华山中的总坛，只是个有名无实的总坛。”

水俊浩道：“另外必然还有一座名符其实的总坛了？”

佟庆奎点头道：“应该也是本盟盟主发号施令的所在地。”

水俊浩道：“在什么地方？”

佟庆奎道：“不知道。”

水俊浩双眉皱了皱，道：“佟兄此言似乎很难令人相信。”

佟庆奎冷冷地道：“佟某已经说过言无不实，公子不相信，也是没法子的事……”

语声一顿，接着道：“这发号施令的地方，只怕连身为‘巡察总监’的卓镇东也不知道，何况佟某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香主。”

水俊浩听后，不禁默然沉吟不语。他心中非常明白，佟庆奎确实并未说谎，已经尽到了“言无不实”的信诺，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好再问的了。

适时，佟庆奎突然问道：“公子问完了没有？”

水俊浩忽地长身站起，抱拳一拱道：“问完了，多谢佟兄的衷诚合作。”

佟庆奎连忙也站起身抱拳拱了拱，哈哈一笑道：“公子请不要客气，这是交换条件，请公子即履行诺言。”水俊浩朗声一笑，道：“当然，当然。”

他接连说了两个“当然”之后，正要命项天寿解开佟庆奎被制的穴道时，忽闻慕容仪芳姑娘突然插口说道：“且慢。”

水俊浩一怔！问道：“芳妹有什么事？”

慕容仪芳姑娘目含幽怨地望了水俊浩一眼，转向佟庆奎说道：“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佟大侠，不知佟大侠可肯直告不？”

佟庆奎眉头微微一皱，目光转看水俊浩问道：“请教公子，咱们的条件终结了没有？”

水俊浩点点头道：“已经终结了。”

佟庆奎道：“那么姑娘有所发问，佟某答与不答，皆与咱们的条件无关了。”

水俊浩道：“绝对丝毫无关，不过……”

佟庆奎接道：“怎样？”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她问的事情，佟兄如觉无何不便的话，便请直答如何？”

佟庆奎微一沉吟，点点头道：“既然如此便请先解开佟某的穴道再说。”

水俊浩目光转望着项天寿道：“项店主，你解开佟大侠的穴道。”

项天寿应了一声，大踏步走过去在佟庆奎身上连拍了三掌，解开了穴道。

佟庆奎深吸了口气，暗中试行调息了一下，这才转向慕容仪芳姑娘问道：“姑娘想问什么事情？”

哪知慕容仪芳姑娘螭首忽地一摇，道：“我不想问了，佟大侠请便吧。”

佟庆奎微微一怔！旋即明白姑娘心意地笑说道：“姑娘可是认为佟某将不会实言答复姑娘所问？”

慕容仪芳道：“嗯，佟大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佟庆奎忽地哈哈一笑，道：“姑娘如花解语，慧诘可人……”

语声微顿，接道：“姑娘何不且说出想问的问题，佟某也许不会使姑娘失望呢！”

慕容仪芳秀目一亮，道：“如此说来，佟大侠是答应直告了！”

佟庆奎笑了笑道：“这还得要看姑娘问的是什么事情了，能够直告的自当直告。”

慕容仪芳道：“但不知什么事能够直告，什么事不能直

佟庆奎道：“如非涉及本盟秘密之事，佟某无不直告。”

慕容仪芳点了点螭首，缓缓问道：“月余之前，贵盟属下曾经掳去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可知现在囚于何处？”

水俊浩一听，心中不禁轻“呵”了一声，暗道：“惭愧！我怎么把范弟蕙妹的这件事忘了呢呢……”

佟庆奎想了想道：“姑娘问的可是那‘神医’慕容仲贤的一双孙儿孙女？”

慕容仪芳道：“不错。”

佟庆奎打量着慕容仪芳道：“姑娘可是他们的姊妹‘银衣罗刹’？”

慕容仪芳又点点螭首道：“请佟大侠直告我弟妹现被囚禁在何处？”

佟庆奎道：“令弟妹早已被人救走了。”

慕容仪芳心中又惊又喜地道：“真的？”

佟庆奎正色道：“佟某似乎没有谎骗姑娘的必要。”

常婷婷正色道：“可知是被什么人救走的？”

佟庆奎道：“据说是一僧一尼，详情则就不大清楚了。”

慕容仪芳忽地站起娇躯，向佟庆奎衿衽一礼，道：“谢谢佟大侠了。”

佟庆奎身子一侧，笑说道：“不敢当，姑娘请别多礼。”

目光转望着水俊浩说道：“公子如无其他吩咐，佟某便就此告辞了。”

水俊浩颌首一笑，正要命项天寿解开两名大汉的穴道时，恰见佟庆奎已大踏步走到两名大汉的身旁，伸掌便待替二人

拍解穴道。

水俊浩连忙大声喊道：“佟兄不可！”

佟庆奎愕然一怔！收掌望着水俊浩问道：“为什么？”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本门制穴手法特殊，稍有不对，立将遗恨终生……”

语声一顿，转向项天寿道：“你解开他们二位的穴道吧。”

项天寿应了一声，走到二人身旁，双掌一阵挥拍，两名大汉各吐出一口浓痰，坐起身子。他二人因穴道被制过久，坐着活动了一下筋络之后，这才挺身站起。

佟庆奎这时向水俊浩抱拳一拱道：“承蒙公子今日大度释放，佟某异日当有一报！”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佟兄请不必客气。”

目光转向项天寿道：“你送三位出店去吧。”

项天寿恭敬地应了一声，转向佟庆奎举手肃容道：“佟大侠请。”

佟庆奎也不再多言，朝水俊浩拱了拱手，率领着两名大汉大踏步下楼，项天寿随后相送出店外。

午后，申酉交初时分。

水俊浩正和三位姑娘及义弟荃儿在楼上闲谈时，慕容仪芳姑娘忽然想起什么地望着荃儿问道：“荃弟，你现在总该放心我们，告诉我们令尊的名号和仇家是什么人了吧。”

荃儿点点头道：“浩哥，三位妹妹，小弟乃是……”

施佳佳忽然向他摇手阻止地笑说道：“荃弟，你且别忙说，让姊姊先猜猜看了？”

荃儿笑道：“施姊姊一定会猜得到的。”

慕容仪芳咯咯一声娇笑道：“荃弟，看不出你倒挺会拍马屁的嘛。”

荃儿俊脸一红，连忙正容说道：“慕容姊姊，小弟知道姊姊向来言不轻出，既说要猜，必然已是胸有成竹，若无八成把握，决不会得这么说的。”

常婷婷螭首轻点道：“荃儿的见解一点不错，芳妹妹你别打岔了。”

明眸转向施佳佳笑说道：“佳姊，你快猜吧。”

施佳佳摇首一笑道：“我不敢猜了。”

慕容仪芳笑问道：“为什么又不猜？”

施佳佳笑道：“你们都这样说法，我可有点害怕了，倘然猜不对，那岂

不丢人，所以我觉得献丑还是不如藏拙的好。”

水俊浩笑说道：“佳姊，你别客气了，快猜吧。”

施佳佳娇笑道：“怎么，浩弟你也想看我出丑么！”

荃儿接着说道：“好姊姊，你就猜猜嘛，小弟知道姊姊一定能猜得对的。”

施佳佳摇摇头道：“不，除非你先告诉姊姊，否则，姊姊说什么也不敢猜的！”

慕容仪芳忽然走到施佳佳身边娇嗔地道：“姊姊，你到底猜是不猜？”

施佳佳笑道：“芳妹，你这么凶干嘛，你想威胁姊姊么？”

慕容仪芳咯咯一声娇笑道：“小妹怎敢呢，不过，小妹却另有一个办法使姊姊非猜不可。”

施佳佳道：“什么办法？”

慕容仪芳娇声一笑道：“就是这个办法。……”

话未落，突然一手抓着施佳佳玉臂，一手便伸向施佳佳腋下搔去，说道：“姊姊，你到底猜是不猜！”

施佳佳一只玉臂被慕容仪芳抓着，逃又无法逃，躲又无可躲，只得一面扭闪着腰肢，一面告饶说道：“好妹妹，你快停手，姊姊猜就是了。”

慕容仪芳停住手道：“姊姊真的猜了？”

施佳佳道：“姊姊决不说谎。”

慕容仪芳道：“可不准赖皮。”

施佳佳连忙点头说道：“也决不赖皮。”

慕容仪芳这才松开玉手，咯咯一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施佳佳略微喘息了一下，瞪视了慕容仪芳一眼，娇嗔道：“芳妹，你太坏了。”

慕容仪芳娇笑道：“妹妹如果不使坏，姊姊会答应猜吗？”

施佳佳无可奈何地道：“好，算你厉害算你有理。”

明眸微转，忽然瞥见水俊浩脸含微笑的神情，不由故作娇嗔地道：“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水俊浩笑道：“咦！小弟又没得罪姊姊，姊姊怎么怪起小弟来了。”

施佳佳秀目微瞪地道：“我就要怪你！”

水俊浩道：“怪小弟何来？”

施佳佳道：“你不该笑。”

水俊浩道：“姊姊，你讲不讲理？”

施佳佳道：“我哪里不讲理了？”

水俊浩道：“小弟笑都笑不得么？”

施佳佳轻“哼”一声道：“当然，笑要分时候与环境，你笑得不是时候，环境也不对。”

水俊浩道：“怎么不是时候，不对环境了。”

施佳佳故作一本正经地道：“妹妹这么淘气使坏，你这个做哥哥的不但不好好管管她，反而在一旁暗笑，这是对的吗？”

水俊浩笑了笑说道：“我是哥哥，姊姊可是姊姊？”

施佳佳点点头道：“那还用说，我比你们都大，当然是姊姊啰。”

水俊浩忽地哈哈一笑，道：“这就是了，自己做姊姊管不好妹妹，反来怪弟弟的不是，天下哪有如此不讲理的道理。”

施佳佳娇嗔道：“但是我偏要怪你。”

水俊浩笑道：“姊姊定有一篇歪理啰。”

施佳佳摇头一笑道：“不是歪理，是道道地地的正理。”

水俊浩道：“小弟倒要听听姊姊的正理之说。”

施佳佳忽然神秘地一笑道：“因为我这个姊姊没有你做哥哥的能耐大，所以……”

秀目微转，瞥视了常婷婷和慕容仪芳二人一眼，道：“做姊姊的才管不了她们，她们也只听你这个哥哥的话啦！”

常婷婷一听，连忙说道：“姊姊，小妹可没得罪你，你怎么牵缠到小妹身上来了。”

施佳佳笑了笑：“怎么？难道你和芳妹妹不是一样的……”

常婷婷似乎已知道施佳佳下面的话是什么，不待施佳佳说下去，连忙接着说道：“好姊姊，你别说了，都是芳妹不好，待会儿姊姊猜对了，小妹要芳妹向姊姊赔礼就是。”

施佳佳霎霎眼睛道：“婷妹，你能担保芳妹一定赔礼吗？”

慕容仪芳娇笑道：“姊姊放心，只要真的猜对了，要小妹给姊姊磕头赔礼都不成问题。”

施佳佳胸有成竹地咯咯一笑道：“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可不准撒赖呀！”

慕容仪芳道：“放心，小妹决不会撒赖的！”

常婷婷娇笑的道：“姊姊，你就快猜吧。”

施佳佳笑了笑，这才望着荃儿正容说道：“荃弟，姊姊猜你复姓司马，对不？”

荃儿怔了怔，惊奇的瞪大着一双星目，望着施佳佳愕异地问道：“咦！姊姊是怎么知道的？”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姊姊已猜对你的姓氏，其他的推测也就不会有错了，现在你且说出你的全名吧。”

荃儿点点头道：“小弟的全名叫司马羽荃。”

施佳佳竟能一言猜中荃儿的姓氏，这真是件令人惊奇的怪事。水俊浩和常婷婷慕容仪芳二位姑娘，六道目光齐都愕异的望着这位令人感觉高深莫测的姊姊。

三人心中都不由得奇诧地想：“佳姊是怎会猜到荃弟的复姓司马，是根据什么猜料的呢？……”

“难道佳姊有未卜先知之能？……”

不！施佳佳当然不会有“未卜先知”之能。那么，必是司马羽荃早就告诉了她，和她商量好，故意令水俊浩和二位姑娘惊奇一下的了。

不是，这也不是的！

司马羽荃说出全名之后，施佳佳螭首微点了点，忽然侧

首转望着慕容仪芳含笑盈盈地问道：“芳妹妹，你还记得那天我悄悄问你‘西陵双侠’姓名的事吗？”

慕容仪芳突然恍有所悟地道：“呵……难道荃弟便是双侠……”

施佳佳接着点头说道：“不错！荃弟正是司马伯父的公子。”

司马羽荃不由呆了呆，惊声道：“呵！施姊姊，你真了不起……”

慕容仪芳道：“这么说，姊姊那天就已猜到了？”

施佳佳螭首微点的道：“事实确是如此。”

水俊浩问道：“那天是哪一天？”

慕容仪芳道：“就是离开那树林之后。”

水俊浩望着施佳佳问道：“姊姊，你是凭据什么猜料到的？”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说穿了一点奇妙没有，只是你们当时没有注意而已。”

水俊浩道：“没有注意当时什么？”

施佳佳道：“那‘武当八剑’现身的刹那。”

水俊浩剑眉双蹙，微一沉吟，望着司马羽荃问道：“荃弟，那些武当道士都不认识得你吧？”

司马羽荃摇摇头道：“不认识。”

水俊浩道：“荃弟也不认识他们？”

司马羽荃道：“他们报出名号，小弟才知他们是武当道士。”

施佳佳微笑地接着说道：“对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脑子里才突然闪过一点灵光，猜料到荃弟可能是双侠的后人的。”

司马羽荃怔然地望着施佳佳道：“从那时候开始？”

施佳佳点点螭首道：“嗯，不过那时候我还不敢十分肯定，后经详细思索推测，才认为十之八九不会有错的。”

常婷婷插口说道：“姊姊，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出真正原因吧。”

施佳佳笑了笑道：“真正的原因乃是由‘武当八剑’报出名号，从荃弟和孟光文突然惊异的脸色神情上得来的……”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他二人突然变异的脸色神情，引起了我心里的怀疑，也启发了我心底灵光，根据孟光文所言荃弟身负血海深仇，仇家武功高绝，而又有着非常雄厚庞大的势力，为荃弟安全，始终不肯泄露荃弟的身世姓名，仇家是什么人等等情形，经过一阵详细思索推测，认为荃弟极可能是双侠之后，否则，凭‘东海三奇’在武林中的名头，和武当派既无仇怨，又同是武林正道侠义之士，岂会有闻听‘武当八剑’之名而立时突然色变之理，因此，我曾以双侠的为人如何相试过荃弟……”

司马羽荃突然接口道：“呵！原来那天姊姊忽问小弟听说过‘西陵双侠’的为人武功如何没有，是含有用意的。”

施佳佳含笑点头道：“是的，由于你说来非常清楚，更从你那对‘西陵双侠’极其尊敬的语气，而又很是伤感的神色上，使我获得了证实，断定自己的猜测绝对无错！”

水俊浩和常婷婷慕容仪芳，司马羽荃四人听后，这才明白其中原因，全都心中佩服不已。当然，这种原因细节，说

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多大的难处，但如果不很留心注意，没有超人的才智，是绝对无法猜料的。

水俊浩不由哈哈一笑道：“姊姊，你真可说得上是一位心细如发，见微知著的‘女诸葛’了。”

慕容仪芳娇声说道：“这还要你说么，姊姊本来就是位‘女诸葛’嘛。”

施佳佳忽然咯咯一声娇笑道：“芳妹你别拍马屁了，现在该看你的了。”

慕容仪芳一怔，道：“该看小妹的什么呀？”

施佳佳道：“你说姊姊是不是猜对了？”

慕容仪芳霎霎明眸道：“这还用说吗，百分之百猜对了呀！”

施佳佳笑道：“那你就快过来磕头吧。”

慕容仪芳又霎霎眼睛，故作不解地道：“磕头？给谁磕头呀？”

施佳佳道：“给我。”

慕容仪芳笑道：“给姊姊磕头干吗呀，姊姊是想升级做师父么？”

施佳佳笑道：“你想耍赖是不是？”

慕容仪芳道：“小妹没有呀。”

施佳佳道：“只要姊姊真的猜对了，要你磕头赔礼都没有问题，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慕容仪芳道：“是呀，是小妹说的呀。”

施佳佳道：“那你为什么还不过来磕头呢？”

慕容仪芳咯咯一声娇笑道：“姊姊，你上当哪。”

施佳佳一怔，道：“我怎么上当了？”

慕容仪芳明眸一转，道：“小妹只是说磕头赔礼没有问题，但是并没有说一定磕头呀！”

施佳佳不由语塞，想了想，转向常婷婷道：“婷妹，你是担保人，你怎么说？”

常婷婷还没有开口，慕容仪芳已抢着说道：“婷姊只是说要小妹向姊姊赔礼，既未说磕头，更未说担保呀！”

施佳佳想了想，觉得对这个刁钻鬼灵精的芳妹实在没有办法，于是，便无可奈何说道：“好吧，算你有理，你说你打算怎样赔礼吧。”

慕容仪芳娇笑道：“当然，小妹说过的话决不会赖皮，说赔礼一定要向姊姊赔礼的！”

说着便站起娇躯，走近施佳佳面前，滑稽地唱个肥喏道：“好妹妹，小妹下次再也……”

她“再也”以下的“不敢了”三个字尚未出口，施佳佳忽地一伸皓腕，抓着她一只玉臂笑说道：“好了，姊姊也不要你赔礼，只要也搔搔你痒就算好了。……”

说着另一只玉手便直朝慕容仪芳的腋下搔去。

二位姑娘正在扭捏作一团，咯咯娇笑不停之时，蓦闻楼梯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于是水俊浩立刻向二位姑娘连连摇手道：“佳姊芳妹快别闹了，楼下有人上来了。”

二位姑娘立刻停止笑闹，抬首转目朝楼口望去，只见项天寿急匆匆地走上楼来，躬身禀道：“禀公子，店内来了一位姓蓝的老者，说是奉公子令谕来此等候公子的，并持有‘银旗令牌’为证。”

说着双手呈上“银旗令牌”。

水俊浩一听，已知是蓝黄两姓家臣到了，伸手接过“银旗令牌”收起，问道：“就是他一个人？”

项天寿答道：“八人，据说后面尚有七十五人，将于傍晚时分，分三批到达。”

水俊浩道：“他八人现在何处？”

项天寿道：“已接待在前面客厅中，现由贺总管陪着。”

水俊浩道：“你立刻去带他们到后院大厅内等我，我马上就来。”

项天寿躬身应道：“是。”

水俊浩接着又道：“同时要贺总管立刻把后院的房子准备好，以供后面

到来的人居住。”

项天寿恭敬地应道：“属下遵命。”

八名须眉灰白的黄袍老者，由项天寿引领着走进了后院的大厅内。大厅，高大而宽敞，足可容纳百席坐位。

进入大厅，项天寿举手肃容让坐道：“诸位且请坐稍候，公子大概马上就会来了。”

为首的蓝姓老者说道：“项店主请不要客气，主上未至，老朽等焉敢失礼就坐，老朽等便在厅上立候主上的圣驾好了。”

说罢，八人并肩排列站立一边，面容神情一片肃穆恭谨之色。

项天寿见此情形，也就不再说什么，只好陪同八人默然肃立一旁，不过，心中却暗自纳罕地忖想道：“这八名老者究竟是什么身份来历？怎么从未听说过……”

一阵“沙沙”的脚步音响，打断了他的忖想，举目朝厅

外望去，只见水俊浩儒衫飘飘，风度潇洒从容地行来，身后跟着施佳佳，常婷婷，慕容仪芳三位姑娘和义弟司马羽荃。

水俊浩走进大厅内，在当中停身岸然卓立，三位姑娘和司马羽荃分立两侧，俊脸神光湛然，星目朗朗地扫视了八名黄袍老者一眼，含笑说道：“诸位一路辛苦了。”

为首的蓝姓老者躬身说道：“多谢主上关怀，请恕老臣冒渎之罪，老臣等初次见驾，祈请出示‘玉符’，老臣等也好参拜。”

水俊浩微一颌首，缓缓抬手自怀内取出“龙形玉符”托在掌心中，目注八人说道：“诸位请看清楚了。”

为首的蓝姓老者首先俯身下拜道：“老臣‘左丞相’蓝立恒，拜见主上。”

接着，其他七名老者也立即纷纷俯身下拜，各报职位姓名。

这七名老者乃是‘护驾将军’黄伟光，黄瑞仁，“随驾侍卫”蓝贞祥，黄意能，黄意良，蓝世奇，蓝世进。

水俊浩收起“龙形玉符”，微一摆手道：“诸位请起。”

八人齐声应谢，起身肃立一旁。

水俊浩在当中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三位姑娘和司马羽荃跟着在右首旁侧落坐。

水俊浩望着八人微一举手道：“八位请坐。”

“左丞相”蓝立恒躬身一礼道：“主上驾前，哪有老臣等的坐位，老臣等不敢越礼。”

水俊浩微笑道：“这里没有外人，你们不要太过拘礼，只管坐下好了。”

蓝立恒恭敬地躬身一礼道：“敬谢主上赐坐。”

说罢，和二“护驾将军”，五“侍卫”在左首旁侧的一排椅子上肃然落坐。

水俊浩又向项天寿道：“你也坐下好了。”

项天寿躬身应道：“谢过公子。”

在隔着司马羽荃两个空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水俊浩望着蓝立恒问道：“蓝丞相，后面的第三批人都由谁率领？”

蓝立恒连忙起立躬身答道：“第一批……”

水俊浩微一摆手道：“请坐着回话好了，不必拘礼。”

蓝立恒恭敬地应了声：“老臣遵旨。”

坐下之后，继续说道：“第一批是‘右丞相’黄成槐，第二批是‘都总管’黄应昌，第三批是‘大将军’蓝守信。”

水俊浩点了点头道：“蓝都侍卫三人已经投往‘金狮盟’去了？”

蓝立恒答道：“是的。”

水俊浩道：“青海还有多少人？”

蓝立恒答道：“五十五人。”

水俊浩道：“妇孺呢？”

蓝立恒道：“一百七十六人。”

水俊浩道：“以何业为生？”

蓝立恒道：“耕织自给。”

水俊浩话锋忽地一转，问道：“蓝丞相清楚当前的武林形势吗？”

蓝立恒点点头道：“略知少许。”

水俊浩道：“有何感想？”

蓝立恒道：“老臣愚笨，不敢妄发谬论，但凭主上谕旨。”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蓝丞相谦虚了。”

蓝立恒道：“不敢当，老臣已听蓝都侍卫说过主上的意思，深为武林苍生庆幸，但愿能早日歼灭魔氛，拯挽浩劫！”

水俊浩含笑点了点头，话锋忽又一转，问道：“蓝丞相可知道黄冈城东十里是个什么地方吗？”

蓝立恒微微一怔，点头道：“主上问的可是‘女王城’？”

水俊浩含首道：“不错，蓝丞相知道‘女王城’已被人纵火焚烧了吗？”

蓝立恒不禁愕然一呆！

蓝立恒愕然呆了呆，摇摇头道：“老臣不知，被焚有多久了？”

水俊浩道：“迄今十多年。”

蓝立恒道：“主上可知是什么恶徒如此大胆？”

水俊浩道：“峨嵋和尚和武当道士。”

蓝立恒诧异的道：“这怎么会呢？……”

水俊浩笑道：“蓝丞相可是不信？”

蓝立恒肃容说道：“言出主上之口，老臣焉敢不信……”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武当、峨嵋两派均是当今武林声誉极隆的名门正派，怎会做出这种事来，此中必有原因，难道是……”

他“难道是”以下之言尚未出口，水俊浩似乎已知他的心意，忽地沉声说道：“蓝丞相，说话需要多考虑，多小心，莫要信口妄言！”

蓝立恒心中一惊！起立躬身道：“请主上恕罪。”

水俊浩微一摆手，威凌地道：“坐下。”

蓝立恒应声坐下。

水俊浩语声平静地缓缓说道：“直到今天为止，‘女王城’中尚未有一人正式踏入过江湖，更谈不上有何越轨行为，或是得罪武当、峨嵋两派之处。”

蓝立恒微一沉吟，道：“这等说来，事情的发生，必是武当峨嵋的不对了？”

水俊浩颌首道：“一点不错，完全是两派仗势欺人！”

语声一顿，望着蓝立恒问道：“蓝丞相知道我为何突然提起此事吗？”

蓝立恒摇首道：“请恕老臣愚庸不知。”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因为这关系我的出身来历。”

蓝立恒惊奇地望着水俊浩，没有开口询问。

水俊浩接着又道：“我自七岁进入‘女王城’，在地下城中住了整整十年。”

蓝立恒道：“主上对地下城中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了？”

水俊浩道：“不能算是很清楚，十年来，我除了在一间密室中潜心苦练绝艺神功外，其他一切不闻不问，事实上也无暇闻问。”

蓝立恒道：“主上的神功绝艺都是‘女王’亲授的了？”

水俊浩道：“只有少部份，多半是从一本武学秘笈是自研练成……”

语声略顿，接道：“‘女王’待我恩重如山，不但给我服用稀世灵药，以增加我内功真力，并不惜耗费本身真元，以

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替我敲遍周身经脉穴道，打通奇经八脉，任督二脉！”

蓝立恒道：“‘女王’如此成全主上，想是定有原因的了？”

水俊浩颌首道：“原因有二，第一是为了学成一身神功绝艺之后，代替‘女王’向峨嵋武当清算焚城之恨！”

蓝立恒道：“第二呢？”

水俊浩道：“‘女王’是我的祖姑。”

蓝立恒道：“主上是何时进入‘大帝’洞府的？”

水俊浩道：“三个月前。”

蓝立恒道：“是‘女王’告知主上‘大帝’的洞府地址所在的？”

水俊浩抬手指了指施佳佳道：“不是，是施姑娘带我进入的。”

蓝立恒望着施佳佳问道：“姑娘也进入过‘大帝’洞府？”

施佳佳螭首微点道：“早在多年以前，家师就带我进去过了。”

蓝立恒轻“哦”了一声，问道：“姑娘可是‘玉仙子’的传人？”

施佳佳道：“蓝丞相见过家师？”

蓝立恒摇摇头道：“没有。是蓝都侍卫告诉老朽的。”

语声一顿，接道：“老朽曾听家祖谈说过，令师与令师伯‘金笔书生’都是昔年‘大帝’的忘年之交。”

水俊浩忽然插口问道：“蓝丞相，你听说‘大帝’与‘女王城’的关系没有？”

蓝立恒点点头道：“曾听家祖谈说过。”

水俊浩道：“对于‘女王城’令祖有何交待没有？”

蓝立恒道：“有。”

水俊浩道：“如何交待的？”

蓝立恒道：“家祖曾说，不得重出江湖便罢，若能重出江湖，对‘女王城’应特别照顾。”

水俊浩点了点头道：“既然曾有此交待，那么对于峨嵋武当两派火焚‘女王城’的事件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的好？”

“这个……！”

蓝立恒“这个”两字出口之后，立时明白了水俊浩的用心，是在利用这问题藉机考验他，心念突然一动，话锋顿转道：“老臣不明此中事端的原因

真象，不敢妄言处理之策，愿听主上的谕旨。”

水俊浩微微一笑，目光转望着项天寿道：“项天寿，你可将事情的发生起因，直到现在为止的经过情形述说给蓝立恒听。”

项天寿恭敬地答道：“属下遵谕。”

于是，项天寿轻“咳”了一声，便将事情的起因经过详说了一遍。

蓝立恒听后，这才明白了一切，脸上不由泛现一片怒色，说道：“武当派也欺人忒甚了！”

水俊浩忽地转望着司马羽荃道：“荃弟，你也将你的身世和令尊令伯被杀害的原因，告诉给蓝丞相听吧。”

司马羽荃道：“小弟遵命。”

蓝立恒听完司马羽荃的述说，不由气怒得须眉愤张，双目精光如电暴射般霍地站起身子，朝水俊浩躬身一礼说道：

“这等欺世盗名，假冒伪善的武林败类，焉能容任他毁侮侠义道信誉，请主上恕老臣斗胆请命，老臣愿率‘大将军’蓝守信所率领的二十四名高手，于明晨动身前往武当三清宫一会紫阳贼道，生擒此败类，献于驾前，听凭主上发落！”

这位“左丞相”蓝立恒，虽是年已七旬以上高龄，但却生就一副火暴的脾性，嫉恶如仇！

水俊浩含笑摆摆手道：“蓝丞相有此正直的肝胆，嫉恶的心肠，使我衷心十分欣慰，不过……”

语声微微一转，道：“且请坐下，稍安毋躁。”

蓝立恒心念一转，道：“主上可是认为武当山人多势众，怕老臣此去……”

他话未说完，水俊浩已摇手阻止他说下去，接道：“这只是个小问题，事实上我已邀约了紫阳贼道来此会晤，当面解决了断焚城中的事件！”

蓝立恒恭敬地说道：“主上既已与贼道订约当面了断，老臣遵旨。”

水俊浩脸色倏地一沉，冷冷地道：“若未订约，你就定要准你所请是么？”

蓝立恒一听语气，心头不禁微微一震！连忙低首躬身说道：“老臣不敢！”

水俊浩冷“哼”一声，道：“以后说话多思考一下，知道么？”

蓝立恒恭敬地答道：“老臣当谨记心头！”

水俊浩点了点头，目光朝厅外将黑的天色望了一下，转望着项天寿道：

“项天寿，天色已经将黑，后面的第三批人也将

陆续到达，关照厨房准备酒菜了没有？”

项天寿恭敬地答道：“属下已吩咐贺总管多派人手帮忙厨房加紧赶办了。”

水俊浩道：“时间上来得及吗？”

项天寿道：“大概没有问题。”

水俊浩道：“酒席设在这里，可立刻派人来摆设席位。”

项天寿答道：“是，属下立刻就去召人来办理。”

水俊浩转向蓝立恒道：“在右丞相等人来到之前，你们暂且先随项天寿去休息一会，今晚也许要派你们去办点小事。”

蓝立恒恭敬地应道：“老臣等遵旨。”

水俊浩点了点头，站起身来，缓步往厅外走去，施佳佳，常婷婷，慕容仪芳三位姑娘和司马羽荃相随在后。

“左丞相”蓝立恒和二“护驾将军”五“侍卫”，项天寿等人纷纷起身，

肃立躬身说道：“老臣恭送主上。”

“属下恭送公子。”

水俊浩微摆了摆手，率领着三位姑娘和司马羽荃回转银字楼而去。

“左丞相”蓝立恒目送着水俊浩的背影去远之后，忽然深深轻吁了口气，缓缓说道：“这一来，老朽可放了心了。”

“护驾将军”黄伟光接道：“看来主上非常圣明呢！”

“左丞相”颌首说道：“黄贤弟说得不错，主上不但非常圣明，而且睿智超人，英挺俊逸，自有一股令人不敢冒渎仰视的威仪，实为武林百年难见的盖世奇才……”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未见主上之前，老朽还担心主上太过年青，恐将难以服众呢，现在才知，老朽是白操心机了，

黄蓝两姓家臣百年苦守，终于得遇明主，必可重振‘大帝’昔年的雄风威声，誉满天下，扬威八表了！”

黄伟光说道：“是的，我们蓝黄两姓家臣，终于苦熬到出头之日了。”

“左丞相”忽然压低声音郑重地说道：“二位‘护驾将军’和五位‘侍卫’，本相有件事情要诸位贤弟严加谨慎留神！”

七人立时神色一肃，道：“什么事？丞相但请吩咐。”

“左丞相”神色凝重的说道：“就是主上的安危，万望诸位贤弟多多小心注意，以防患未然！”

七人心头不由齐皆一震！黄端仁心念一动，问道：“丞相难道已有何发现不成？”

“左丞相”道：“现在还不敢断言，不过，以老朽臆测，我们黄蓝两个家臣中，确实有人心怀不轨很久了。”

黄伟光微一沉吟，道：“丞相之意，可是指那‘参机’先生而言？”

“左丞相”微微颌首道：“此人心机深沉，老奸巨滑，若非他自知没有‘大帝’信符，决难号令群众，只怕早就发动阴谋了！”

“侍卫”黄意能一声轻“哼”道：“只要他行动真敢稍有不轨，我必叫他立毙掌下，命见无常！”

“左丞相”忽然微微一笑道：“贤弟太也小看他了，他不但心机深沉，而且善于藏拙，据老朽暗中窥视，他已练成了三项极毒的绝学，如果动手相搏，只怕二位‘护驾将军’联手，也难是他百招之敌！”

此语一出七人脸色不禁齐皆勃变！

黄伟光双眉轩动地说道：“如此说来，蓝黄两姓家臣中，岂非已无一人是其敌手了么？”

“左丞相”道：“不错，若是老朽和‘右丞相’联手，顶多也不过只能支持三百招！”

语声一顿，接道：“不过，现下已有一人足可制他！”

七人不由齐都迫不及待地问道：“是谁？”

“左丞相”吁声一叹道：“主上。”

蓝世奇接道：“可能吗？”

一直默立一旁的项天寿，此时忍不住插口说道：“公子已经练成了无坚不摧的神功罡气，举目当今武林，只怕已是鲜有敌手了。”

初更。

水俊浩和三位姑娘同着司马羽荃离开了银字楼，走向大厅。

大厅内，灯烛辉煌，酒香肉香四溢，在空气中飘荡。八十一名蓝黄两姓家臣，一个个均都正襟端坐着，他们面前桌上，虽然都摆有一杯斟得满满的酒杯，热气腾腾的菜肴，但是，谁也没有动一下酒杯，或者碰上一下筷子。

静！整座大厅内虽然坐着这么多人，却是鸦雀无声，静得彼此间的呼吸可闻。

水俊浩甫才走到距离大厅三丈开外的地方，那挺立在大厅门口两旁的二位“护驾将军”黄伟光，黄端仁立刻同时拉长着声音高声喊道：“主——上——驾——到——！”

大厅内正襟端坐的八十一名两姓家臣，随着喊声顿时纷纷起身，神情肃穆地垂手躬身肃立。

水俊浩带着三位姑娘和司马羽荃，步履从容潇洒地走进大厅，岸立在当中一席座前，三位姑娘和司马羽荃分立两旁。

蓝黄两姓家臣一齐躬身行礼参拜道：“臣等拜见主上。”

水俊浩目光神威射人地一扫两姓家臣，微一摆手道：“诸位诸坐。”

两姓家臣齐声应道：“谢主上。”

水俊浩落坐后，两姓家臣这才纷纷落坐，这时，二位“护驾将军”和五位“侍卫”，走至水俊浩身后，并肩排立着。

水俊浩回首转朝七人说道：“你们也去坐下吧，不要这样站着了。”

黄伟光恭敬地道：“多谢主上，但是臣等职份理应如此。”

水俊浩道：“不要紧，今天情形例外，你们只管去坐下好了。”

黄伟光不敢违渝，只得躬身答道：“臣等遵旨。”

说罢，便和黄端仁，五位“侍卫”各自分别就位归坐。

水俊浩端起桌上的酒杯，离座站起，朗声说道：“水俊浩承蒙诸位抬爱，今后愿与诸位甘苦相共，除魔卫道，拯挽当前的浩劫狂澜，发扬伸张武林正义……”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水俊浩谨以这一杯薄酒奉敬诸位，并为今后甘苦相共，伸张武林正义，遵守规戒之誓！”

话罢，朝两姓家臣举了举酒杯，一饮而干。

蓝黄两姓家臣也都双手各捧酒杯，纷纷离座站立，由“左丞相”蓝立恒代表，恭敬地答道：“蓝黄两姓家臣愿守今日之誓，并决遵从主上的谕旨，永守规戒，效力驾前，矢志不渝！”

说罢，举杯一饮而尽。

其余众臣，也都各自举杯饮干。

水俊浩缓缓坐下，待等众臣全都重行落坐之后，这才再度朗声说道：“有关规戒问题，一切仍从昔年大帝所订，不稍更改，尚希诸位勿犯，犯者定依规戒惩处不贷……”

话锋一转，含笑说道：“现在诸位可尽量开怀畅饮，不必拘束。”

水俊浩虽然要众臣不必拘束，但是，众臣在这位气度高华，威仪凛人的新主上面前，又怎敢放肆失仪。因此，众臣虽已开始饮食，但神情举动之间，仍然显得很是拘谨。

水俊浩见状，知道自己在座，众臣决不会开怀畅饮。于是便站起身子说道：“诸位请多饮几杯，本座尚有事情须要略作安排策划，少陪了。”

“左丞相”蓝立恒连忙起身恭敬地说道：“主上请便。”

水俊浩笑了笑，道：“二更时分，请蓝丞相来银字楼一谈。”

“左丞相”躬身答道：“老臣遵旨。”

这时，众臣都已离座站立。“左丞相”代表地躬身说道：“臣等恭送主上。”

水俊浩微一摆手，举步走向厅外，三位姑娘和司马羽基随行在后。

夜，二更，“左丞相”蓝立恒由项天寿陪同着上了银字楼，行礼过后，水俊浩微一摆手说道：“蓝丞相请坐。”

蓝立恒躬身说道：“老臣谢坐。”

在水俊浩旁侧下首的一张椅子上恭谨地坐下。

水俊浩望着蓝立恒问道：“眼下这黄冈城中的情形，蓝丞相可已看出什么异样么？”

蓝立恒点点头道：“是的，老臣心中正感奇怪，以老臣揣见，这城中显然将有不寻常的事情即要发生，否则，怎会荟集如许江湖人物！”

水俊浩颌首说道：“蓝丞相所见不错，但究竟是什么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丝毫不知，所以，我们必须得赶快弄清楚它，以防患未然！”

蓝立恒道：“主上说的甚是。”

水俊浩问道：“眼下所有众臣中哪几位的武功身手为最高？”

蓝立恒答道：“除‘右丞相’和‘都总督’，‘大将军’三人外便当推二位‘护驾将军’和五位‘侍卫’了。”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今夜便请蓝丞相和‘都总督’，‘大将军’、五位‘侍卫’八人，四人负责城内，四人负责城外，各自负责一方，搜索庙观寺院，探查消息，但一切均须小心谨慎，最好不要和人发生冲突，避免动手！”

蓝立恒恭敬地答道：“老臣遵旨。”

水俊浩微一颌首道：“好了，你去吧。”

蓝立恒站起身来道：“老臣告退。”

躬身一礼，正待转身退下楼去，水俊浩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星目神光湛湛地望着蓝立恒道：“还有件事情，希望丞相毫不隐瞒地告诉我。”

蓝立恒躬身说道：“老臣不敢，请主上明示。”

水俊浩正容问道：“那参机先生为何未来？”

蓝立恒答道：“适因身体不适之故。”

水俊浩道：“实情？”

蓝立恒点头答道：“他本和老臣同行，已走出百里之外，突然病发，乃返回去的。”

水俊浩道：“突然病发，想必是老毛病了？”

蓝立恒道：“是的。”

水俊浩道：“是什么病症？”

蓝立恒道：“据他自己说是一种极难医疗的绝症。”

水俊浩道：“不知道症名？”

蓝立恒道：“老臣虽曾问过他，他只说是一种怪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名。”

水俊浩道：“他这病时常发作吗？”

蓝立恒道：“是的，一年之中总要发四五次，每次都得静养十天到半月的时间，方能痊愈。”

水俊浩道：“有多少年了？”

蓝立恒道：“将近十年了。”

水俊浩微一沉吟，问道：“知道病发时的症状吗？”

蓝立恒道：“据他自己说，发作时浑身经脉抽搐，头昏目眩，手中发冷，真气难聚，无法调息行功，苦痛不堪！”

水俊浩星目微闭，沉思稍久之后，这才缓缓睁开，望了蓝立恒一眼，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就奇怪了……”蓝立恒道：“主上可是觉得他这病症很奇怪？”

水俊浩颌首道：“他这病症实在令人奇怪不解得很……”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武术本为健身强魄之道，凡是练武之人，体内自生抗病之能，尤其内功修为到达相当火候，则

更是百病难侵，而他竟然患有这种怪病，岂不奇怪么！”

蓝立恒点点头道：“主上说得不错，老臣心下也曾这样想过。”

水俊浩道：“所以我很怀疑他这种病情。”

蓝立恒心中微微一动，道：“主上可是认为他这种病症是假的？”

水俊浩道：“很有可能。”

话锋一转，目视蓝立恒问道：“他除心机深沉，善于藏拙之外，平日为人如何？是不是外貌很和蔼仁厚，实际却狡诈非常？”

对于水俊浩突然问起“参机先生”之事，蓝立恒心中本就甚感诧异，闻听此问，心头不由忽然一震！

他心念一转，突地恍然明白了，目光转朝静立在身边的项天寿瞥视了一眼。

当然，他因为项天寿也是主上的属下亲信，所以午后在大厅内谈论“参机先生”时，并未避讳项天寿。他恍然明白这个原因，认为必是项天寿已将他们所谈有关“参机先生”之言，告诉了水俊浩。

水俊浩是何等聪智，一见蓝立恒目光瞥视项天寿，立时便明白了他的心意，含笑说道：“蓝丞相，不要以为他告诉了我什么，你们在大厅内所谈的一切，他并没有告诉我一言半语。”

蓝立恒心中不由微微一震！奇怪地暗忖道：“项天寿既然没有告诉他一言半语，他又怎会知道的呢？难道……”

他暗忖至此，只听水俊浩接着又说道：“因为你们是初次见我，在我离开大厅之后，忽然想到你们对我必有一番议论，

所以，我便暗中运起‘天视地听’神功。”

蓝立恒听后，这才明白原因，心中暗道：“好险！幸而没有批评他什么坏话，否则事情就会糟糕了！”

但也由此可知，水俊浩内家功力修为，实已臻达上乘化境，不然，焉能练成这种“天视地听”罕世绝学。

于是，蓝立恒对这位新主上也就不禁更加恭敬地肃容说道：“主上圣明，‘参机先生’确是外视仁厚，内心狡诈！”

水俊浩微微一笑，又问道：“你既已探知他练有毒功，可知那毒功的名称？”

蓝立恒答道：“据老臣暗里侦察所得，似是武林失传很久的‘搜魂指’，‘五阴爪’和‘摧心掌’三种。”

水俊浩剑眉微皱，稍一沉吟，道：“可看出有几分火候了？”

蓝立恒想了想，答道：“‘搜魂指’和‘五阴爪’皆有七分火候，‘摧心掌力’大概只有五分火候的样子。”

他们谈话的声浪颇高，里面房间中的三位姑娘和司马羽荃均听得非常清楚。

蓝立恒话声甫落，突见房门开处，施佳佳莲步姗姗地走了出来，望着水俊浩莺声说道：“浩弟，此事你得赶快处理。”

她说得没头没脑，水俊浩一时不明她所指何事，不禁愕然一怔，问道：“什么事？”

施佳佳道：“有关‘参机先生’问题。”

水俊浩猛然醒悟道：“佳姊可是认为他突然发病，只是有图谋？”

施佳佳道：“现在还很难说，不过……”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最好是立刻派人赶返青海，以防患未然！”

水俊浩微一沉吟，目光转望着蓝立恒问道：“青海留守之人由谁率领负责？”

蓝立恒答道：“‘监察司’黄伟行为主，‘巡狩司’蓝守礼为辅，左右‘护殿将军’蓝贞义，黄庆彪协从。”

水俊浩道：“他四人武功如何？”

蓝立恒道：“各擅胜长，皆为一等高手。”

水俊浩道：“若和‘参机先生’相持，胜败如何？”

蓝立恒想了想道：“如是四人联手各展所能，可支持五百招不败，但要想获胜，却非常困难！”

水俊浩剑眉双蹙的沉思了片刻之后，忽地转望着施佳佳道：“姊姊，小弟想烦劳姐姐辛苦一趟，可以么？”

施佳佳道：“你想要我前往青海一行？”

水俊浩颌首道：“是的，小弟私心揣度，此行可能颇为艰险，唯有姊姊的才智武功才足以胜任，履险为夷。”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你别捧我了，你发令吧，明天一早我就动身便走。”

水俊浩起身拱手一揖道：“如此就有劳姊姊。”

话锋一转，目注蓝立恒道：“蓝丞相，请立刻去请‘都总督’和‘大将军’来。”

蓝立恒躬身答道：“老臣遵旨。”

蓝立恒下楼去后，施佳佳问道：“浩弟，你要派他二人随我同行？”

水俊浩颌首道：“姊姊此去人地皆生无他二人同往怎成，何况此去传谕更必双他二人不可，否则那‘参机先生’不识姐姐，他岂肯听信姐姐的。”

施佳佳问道：“你将传怎样的谕给他？”

水俊浩道：“小弟已决定要蓝丞相传发‘金牌令谕’，命他即刻随同姐姐前来此地。”

施佳佳道：“如果他抗谕不来呢？”

水俊浩笑道：“这就是小弟要劳动姊姊前往的原因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他如胆敢抗谕，以姐姐的武功才智，加上‘都总督’和‘大将军’二人必可制住他，将他带来。”

这时，常婷婷和慕容仪芳，司马羽荃三人都已走了出来，站立在施佳佳身旁。

慕容仪芳忽然说道：“浩哥，我和婷姐也随佳姐姐一同去好吗？”

水俊浩笑说道：“路那么远，你们去干什么？”

慕容仪芳道：“我们去玩玩嘛。”

水俊浩摇摇头道：“有什么好玩的，算了，你们别去了。”

慕容仪芳娇声道：“不嘛，浩哥哥，佳姐姐一个人和‘大将军’‘都总督’他们同行，路又那么远，男女有别，一路上岂不是怪寂寞的，有我和婷姐一起走，不但可以解除路途上

的寂寞，而且有什么事情时，也好有个照应啊！……”

说到这里，秀目微转向施佳佳道：“姊姊你说是不是呢？”

施佳佳微微一笑道：“你若要随我去玩玩，只要浩弟答应你就行了，何

必和我说呢。”

慕容仪芳道：“呵呀！姐姐，你真是不识好人心呀！”

施佳佳笑道：“算啦，别说得那么好听了，你这种好人心呀，我可不领情。”

慕容仪芳眼珠儿转了转，娇声道：“姐姐，说真的，我和婷姐陪伴你一起去不好么？”

施佳佳道：“好是好，不过……”

语声故意顿住，不接说下去。

慕容仪芳接道：“不过怎样？姐姐。”

施佳佳道：“我有个条件？”

慕容仪芳道：“什么条件？姐姐你说好了，小妹一定依你的。”

施佳佳秀目瞥视了水俊浩一眼，问道：“浩弟，你同意芳妹婷妹和我同去吗？”

水俊浩笑道：“佳姊自己做主好了。”

施佳佳含笑的转向慕容仪芳道：“不管什么事情，都得听我的话，你能遵守吗？”

慕容仪芳螭首连点不迭的道：“姊妹只管放心好了，做妹妹的本来就应该听姊妹的话嘛！”

施佳佳笑道：“你这张小嘴儿呀，真能够甜死人。”

慕容仪芳咯咯一声娇笑道：“做妹妹的嘴巴不放得甜些儿，姊妹会喜欢吗？”

常婷婷在旁“噗嗤”一声轻笑道：“芳妹这话说来似乎颇为有理，其实呢……”

她话未说完，慕容仪芳立即抢着道：“其实并不尽然是吗？”

常婷婷微点螭首的道：“当然啰，就像我……”

慕容仪芳又抢着说道：“呵呀，婷姐，谁敢拿你比呀，你生性文静温柔，聪明美慧，天生就一副讨人喜欢怜爱的模样儿性情，哪像我……”

她刚说到这里，忽闻楼梯一阵脚步声响，知道必是蓝丞相“都总督”“大将军”上来了，连忙住口不语。

适时，蓝立恒已带着“大将军”蓝守信，“都总管”黄应昌走上楼来。

三人齐朝水俊浩躬身行礼，水俊浩微一摆手，道：“三位请坐。”

三人恭敬地退到项天寿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水俊浩望着蓝立恒道：“蓝丞相，‘金牌令’共有几面？”

蓝立恒答道：“共有三面。”

水俊浩道：“带在身边没有？”

蓝立恒道：“现在老臣身上。”

说着伸手怀内取出三面金光灿灿，一面雕着一条栩栩如生的金龙，一面刻着“旨令”的“金牌”，站起身来，双手捧着送到水俊浩的面前，躬身说道：“恭请主上收起。”

水俊浩伸手取了一面“金牌旨令”，道：“其余两面，仍由你保管好了。”

蓝立恒恭敬地应了声是，将两面“金牌旨令”收入怀内，

退回原位坐下。

水俊浩目光转望着“都总督”黄应昌，“大将军”蓝守信肃容说道：“黄

都总督，蓝大将军听令。”

黄应昌蓝守信齐地立跨前一步，躬身应道：“老臣恭听主上令谕。”

水俊浩沉声说道：“请二位和三位姑娘于明晨动身前往青海，以‘金牌旨令’传谕‘参机先生’命其立刻随同你们赶来此地，共商要事……”

语声微顿目射威凌的接道：“倘‘参机先生’胆敢不听令谕，或借他故推托不来，即以抗令谕，可请由施姑娘出手将他生擒来此。”

蓝守信黄应昌齐声恭敬地答道：“老臣遵旨。”

水俊浩把“金牌旨令”交给黄应昌道：“这面‘金牌旨令’交与你，此去青海望你能保持它的威信。”

黄应昌神色凛然地道：“主上请放宽心，老臣纵是舍却性命，也必保住这‘金牌旨令’的威信。”

双手接过“金牌旨令”，收入怀内放好。

水俊浩颌首含笑道：“你清楚施姑娘的出身和我的关系不？”

黄应昌答道：“老臣已听得蓝都侍卫说过。”

水俊浩点了点头，目光转望着项天寿道：“你去吩咐准备‘九驹香车’，于天亮之前出发。”

项天寿起立躬身答道：“属下遵谕。”

转身退下楼去吩咐准备去了。

水俊浩目光转望着蓝立恒道：“今夜侦察之事，可改令

‘护驾二将军’抵充黄都总督和蓝大将军之缺，一切由你分派指挥。”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今夜当在侦察群雄来此的意图目的，最好尽量避免和任何一方的人动手，免得无故多结仇怨树敌，万一实在无法避免时，手下也要尽量克制点，不可轻妄伤人！”

蓝立恒起立恭敬地答道：“老臣遵旨。”

水俊浩含笑说道：“好了，你们去吧。”

黄应昌，蓝守信站起身来，和蓝立恒齐朝水俊浩躬身一礼，转身迈步下楼而去。

是夜，寅未时分。

天空刚透现出鱼肚白的时候，一辆九匹健马拉着的豪华香车，驶出了“悦宾楼”的后门，驾车的是两个胡须灰白，年约六旬开外，貌相威武的老者，蹄声“得得”，扑奔西城，出城而去。

这辆豪华香车内坐的是什么人？不用说，当然是施佳佳，常婷婷和慕容仪芳三位姑娘，驾车的两名老者，正是“都总管”黄应昌，“大将军”蓝守信。

是朝阳初升的辰光。

银字楼上，水俊浩居中而坐，左右两旁分坐左丞相蓝立恒，右丞相黄成槐，二“护驾将军”黄伟光，黄瑞仁，五“侍卫”蓝贞祥，黄意能，黄意良，蓝世奇，蓝世进。

由蓝立恒开始，依次禀说他们各人夜来的侦查所见所得。

水俊浩静静地听完八人的禀说之后，剑眉双蹙的微一沉

吟，道：“照这等情形看来，事情倒真是非常的棘手了。”

右丞相黄成槐道：“主上说得是，事情的确非常棘手，不过……”

水俊浩接道：“黄丞相有何高见，请说好了。”

黄成槐“咳”了一声道：“依老臣之见，‘世间无难事，只怕用心人。’

不知主上以为如何？”

水俊浩含笑说道：“黄丞相之意，可是暗派人手分往各处监视彼等的行动？”

黄成槐道：“主上明见，这虽然是一个‘守株待兔’的笨方法，但也唯有此笨办法，才能侦查出波辈的用意目的所在。”

水俊浩转望着蓝立恒问道：“蓝丞相以为如何？”

蓝立恒答道：“老臣认为这办法可行。……”

语声一顿，接道：“但是老臣心中也另有一种推想。”

水俊浩问道：“什么推想？”

蓝立恒道：“老臣推想，各方高手来此的目的是什么，除了他们的首脑人物之外，到目前为止，只怕尚还无人知道。”

水俊浩颌首道：“不错，我也有这种想法，否则人多口杂，消息绝不会封得这么严紧的……”语声一顿，目光望着“护驾将军”黄瑞仁问道：“你确定那陈家花园内住的都是道士么？”

黄瑞仁道：“以老臣看来，十有八九不会差错。”

水俊浩道：“大概有多少人？”

黄瑞仁道：“老臣因恐泄露身形，不敢过分逼近，以致无法估计有多少人……”语声一顿，接道：“不过，人数可能不少。”

水俊浩道：“可曾看出是哪派人物？”

黄瑞仁答道：“老臣私心忖想，不是‘武当’就是‘育城’道士。”

水俊浩点了头，转向“随驾侍卫”蓝世奇问道：“你所道的是‘长白派’掌门吗？”

蓝世奇道：“是的，臣下虽然从未见过‘青衫秀士’尚君恒，但却曾听说过他的形貌长相，白脸长髯，一袭青衫，儒雅中带有一种神威凌人的气度，言语神情之间，处处显示出一派掌门之尊的风华……”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想来他定是那长白掌门不会有错了的。”

水俊浩沉吟稍顷，缓缓说道：“长白派离此遥遥数千里，竟也率领派中大批高手赶来此地，事情更显得不寻常，不简单了……”语声略顿，接道：“群雄荟集，这黄冈城中看来定必难免要有一场鬼哭神号的大血战，不知道将有多少人枉送性命了……”

说到这里，忽然轻声一叹，又道：“但是，这关键究竟何在？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蓝立恒道：“主上心怀仁厚，悲天悯人，但事情的关键是什么？只有等到侦查出真象之后再作打算！”

水俊浩微微颌首道：“这黄冈地方虽非是我故乡，也是我生长十年之处，无论如何，我也得要尽力阻止这场血战杀劫……”目光注视了八人一眼，话锋一转，接道：“夜来诸位多辛苦了，请去休息吧。”

蓝立恒问道：“要不要派人分往各处监视彼等的行动？”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今夜我要亲往陈家花园和长白派人住处查探一番，这派人监视之事，且待明天再说吧。”

蓝立恒道：“这种小事，何劳主上亲往，请交由老臣前去一探好了。”

水俊浩微笑地摇摇头道：“不必了，你们去休息吧。”

是夜。水俊浩单独往探了陈家花园和长白派的住处。

他艺高人胆大，仗着一身超绝无伦的轻功，逐房挨间的窥探了一遍之后，虽证实是武当道士，为数约有二十余人之多，但并未发现武当掌门紫阳老道的踪影，显然，紫阳老道必是尚未来到。否则，紫阳老道就是另有阴谋，老奸巨滑的隐身在别处什么秘密地方。

长白掌门“青衫秀士”尚君恒，和派中十多名高手住在北大街上，一家参药铺的后院内。

长白山，为天下知名的产参地区，也是长白派开派立业的所在地，不用说，这家参药铺不是长白门下弟子开设的，也必与长白派有很深的渊源。

时近三更，这家参铺后院的花厅上，灯烛辉煌，“青衫秀士”尚君恒和派下高手都还未安睡，正在花厅上饮酒谈心。

在这等情形下，水俊浩轻功虽然超绝，可也不敢大意，过分大胆的逼近花厅，而隐身在距离五丈开外的一株树荫背后，凝目向花厅内窥视。

花厅内的情形他虽能一目了然，但是尚君恒等人谈的些什么？因为声音很低，他一句也无法听到。

于是，他运起“天视地听”神功，倾听之下，这才知道尚君恒等人谈的，乃是眼下黄冈城内复杂的形势。

淡了一阵之后，只见尚君恒双眉忽然微蹙，道：“奇怪，严奇去了一个更次了，怎么还未回来？”

坐在尚君恒右侧，一个年约五旬开外的老者道：“大概马上就要回来了。”

尚君恒蹙眉说道：“不知怎的，我心中似乎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到现在还不回来，可能已经遇上了什么事情。”

坐在尚君恒右首的一个紫面长髯老者笑说道：“不会的，这是掌门人深为关心严师弟的缘故，以严师弟的武功机警，纵或是遇上什么事情，也不会要紧的，掌门人请放宽心好了。”

尚君恒点点头道：“以严师弟的武功和机警，遇上事情颇能沉着应付，不过，眼下这黄冈城中的形势太为复杂，而大家又似乎都在摸索中……”话声微微一顿，接着道：“只怕遇上‘金狮盟’的高手，就麻烦了。”

紫面老者道：“掌门人所虑甚是……”话未说完，忽见一条黑影越墙而入，连忙沉声问道：“是严师弟么？”

黑影喘息急促地答道：“单师兄，小弟中途被‘金狮盟’属下拦截，业已受伤，东方望和卓镇东率领七八名高手追踪而至，请掌门人和师兄等快准备迎战。”

这紫面老者姓单名元昌，乃尚君恒师叔斐扬的大弟子。

水俊浩隐身荫暗处，朝严奇望去。

只见严奇年约三十五六，穿着一身玄色劲装，右手按抚着左臂伤处，鲜血自指缝间往外直流，脸色苍白，浑身血迹斑斑，衣衫破碎，脚步踉跄……

他一面说着，一面踉跄地奔向花厅，可能是因为臂伤太重，流血过多，走了不足二丈，竟是再也支持不住两腿一软

“砰！”

的仆倒栽地。

花厅上，尚君恒等诸人，乍闻严奇之言，心中全都不由陡然一惊，脸色微变。

严奇仆倒栽地，单元昌抢先掠身跃出，飞快的扶起严奇的身子，一手自怀内取出一颗药丸，捏碎外层腊壳，纳入严奇的口内，药丸入口，立时化作

津液顺喉而下。

严奇虽因伤重力疲倒地，神智仍然非常清醒，他轻轻吁喘了口气，望着紫面老者点点头声音软弱地道：“谢谢师兄。”

尚君恒和其他诸人也都已跟踪而出，站立严奇身旁。

突然——一阵衣袂飘风飒飒声响，九条人影越墙飞入，停身立在两丈开外之处。

水俊浩目光瞥处，只见为首两人，一个正是相貌阴鸷，腰下斜挂着一柄巨型长剑，“金狮盟”的“巡察总监”卓镇东。

另一个身材修伟，面色阴冷，白髯飘胸，右肩上斜露着一柄象牙剑和翠绿色的剑穗，气度沉稳，年约七旬开外的老者，尚君恒虽然并未见过此人，但已知他就是那被江湖誉为浙东地区当今武林第一高手的“冷魂剑客”东方望。

尚君恒一见，脸色微微一变，但到底不愧是为领袖一派的掌门之尊，旋即沉着地向单元昌道：“单师兄，请将严师弟抱回花厅内去，并负责保护严师弟的安全。”

单元昌点头应道：“元昌遵谕。”

抱起严奇，大踏步往花厅走去。

卓镇东蓦地一声沉喝道：“站住！”

单元昌脚下微顿了顿，但并未停步，依然朝前走去。

卓镇东大怒，双目一瞪，正待掠身扑出拦阻。

“冷魂剑客”东方望适时向他摇摇手，笑说道：“卓兄请暂息怒，有尚掌门在，我们便请教尚掌门好了。”话锋一转，望着尚君恒迫：“尚掌门，老夫想请教件事情，希望掌门人能据实回答。”

尚君恒道：“什么事情？东方兄请说吧。”

东方望道：“严奇夜行何往为何事？”

尚君恒冷冷地道：“东方兄可就是为此才中途拦截他，重伤他，而追踪来此的？”

东方望颌首“嘿嘿”一笑道：“不错，老夫本不想伤他的，怎奈他太不识相，竟想在老夫面前耍花枪，胡言搪塞，欺骗老夫。”

尚君恒道：“那么他身上的剑伤，皆是东方兄的手笔了！”

东方望冷然一晒，道：“掌门人认为令师弟的武功，也值得老夫亲自出手吗？”

尚君恒冷声道：“请教是那一位的杰作？”

东方望道：“掌门人可是要为令师弟雪恨？”

尚君恒双眉一轩，道：“不错，长白弟子岂是任人欺侮的！”

东方望微微一笑道：“掌门人请先回答老夫的问话如何？”

尚君恒冷冷地道：“很抱歉，碍难奉告。”

卓镇东陡然沉声说道：“尚君恒，老夫劝你还是据实回答的好。”

尚君恒震声道：“办不到。”

卓镇东“嘿嘿”一声阴笑道：“你可是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尚君恒道：“不管是敬酒罚酒，只要口味不正，尚某向来一概不受！”

卓镇东一声冷笑道：“这样，对你们长白派没有好处！”

尚君恒道：“不劳挂心，尚某向来只问当是不当，从不考虑好处坏处！”

卓镇东道：“你可知道本盟的口号？”

尚君恒轩眉答道：“什么口号？”

卓镇东双目陡瞪，沉声说道：“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尚君恒哈哈一笑道：“这倒是两句极为狂妄，颇能吓人的口号……”话锋一转，冷冷接道：“可惜，尚某并不吃这一套！”

卓镇东冷嘿了一声，道：“老夫劝你还是顺从地回答问题的好，否则……”

尚君恒接道：“怎样？”

卓镇东震声说道：“天山派便是榜样。”

尚君恒脸色勃然一变！

卓镇东接着又道：“你不妨多考虑一下，现在老夫替你计数，以十数为限，十数一过，你长白派便将从此除名江湖！”

说罢，也不待尚君恒答话，立即开始数道：“一……二……三……四……”

十数声落，尚君恒脸色冷凝地岸然挺立着，看样子，仍然无丝毫回答的意思。

卓镇东“嘿嘿”一声冷笑，再次问道：“尚君恒，你考虑好了没有？”

尚君恒冷声说道：“考虑好了。”

卓镇东道：“怎么样？”

尚君恒坚决的道：“办不到！”

卓镇东一声狞笑道：“你既是如此顽劣不化，可就怨怪不得老夫了！”话落了忽地举手一挥，沉喝道：“杀！”

静立在他和东方望二人身后的七名高手闻令，立时各撤兵刃，身形齐动直迈步朝尚君恒身前逼去。

尚君恒身后的派下高手，也立即齐地各撤兵刃，抢步排立在尚君恒身前，凝神敛气以待！

眼看一场血战即将展开，双方之人都是当今武林一流高手，血战展开势必惨烈无比！

就值此际，东方望突然说道：“且慢！”

七名高手身脚步一顿，停身伫立。

卓镇东问道：“东方兄为何拦阻？”

东方望微微一笑，目光转望向尚君恒缓缓说道：“尚掌门这种威武不屈的豪气，实在令人钦佩，老夫甚愿交你这种朋友，不过……”语声一顿，接道，“过刚则折，此为至理名言，尚望掌门三思！”

尚君恒陡然朗声哈哈一笑道：“多谢东方兄的谬赞好意，尚某心领了。”

东方望双眉微皱了皱，道：“尚掌门是宁愿玉碎么？”

尚君恒斩钉截铁地道：“不错，长白弟子从未有过瓦全之辱！”

卓镇东忽然说道：“东方兄不要和这种不识抬举的人多费唇舌了！”话锋一顿，转向尚君恒狞笑地道：“你既存玉碎之心，本总监便成全你就是！”

复又抬手一挥，沉喝道：“杀！不许留一活口！”

七名高手闻令，立时再度迈步齐朝长白弟子逼去。

卓镇东身形一晃，双掌挟劲风直扑向尚君恒。

尚君恒双眉一轩，错步偏身，避攻招，挥掌还击。

卓镇东虽然功力精深高绝，但尚君恒为长白一派的掌门之尊，武学功力岂是等闲高手之流！

他二人彼此均知对方是一劲敌，是以一动上手，立时各展一身绝学功力，

放手倾力抢攻！

刹那间，顿见四掌翻飞挥舞，掌风呼呼，招势变化，无不极尽奇诡迅快之能！

另一边，七名高手也已和长白弟子捉对儿的展开了搏战！刀光剑影纵横，软鞭，钢环挥舞翻飞……

“金狮盟”这边，只剩下东方望一人未曾出手，长白弟子，却有三人凝立一边，注视场中的战况变化。

半个时辰过后，搏战已历五十多招，双方虽尚无一人分出胜负，也无人受伤，但，行家高手眼里一看即知，“金狮盟”属下七名高手的武学功力，和长白弟子虽然大都不相上下，只在伯仲之间，但是，那七名高手，一个个全都剽悍非常，似乎根本懵然无知“死”是怎么回事。

有两名长白弟子，功力剑术均极精湛，手中一柄长剑挥洒之间，夭矫有若游龙，剑势颇极凌厉不凡，但是有时一招奇学剑式出手，眼看即将伤敌之际，却被对方悍不畏死的攻招，迫得不得不赶快撤招变式自保。

当然，这样一来，也就立时失去先机，被迫落下风。

这种战况情势很是明显，长白派要想赢得这场血战，实在非常困难，除非长白弟子也横下与敌偕亡的心肠，以死求生，始可有胜望。否则，结果必是败多胜少无疑。

水俊浩隐身树荫暗黑之处，目睹这等情势，不由眉头大

皱，心念飞转，在考虑要不要现身相助长白一臂之力？

他心念飞转未定，蓦闻一声惨叫，一名长白弟子已经重伤倒地。

凝神站立旁边的三名长白弟子见状，立时齐地掠身扑出，一人挥剑向敌人，二人抱起重伤的同门返身跃回，敷药止血包扎伤处。

突然——又是一声惨叫过处，血雨飞洒中，又有一名长白弟子负了重伤，一只右手齐腕被对手的泼风刀削断，身形急跃后退。

水俊浩见长白弟子已有两人受伤，知道自己若不现身相助长白派一臂之力，再战下去长白弟子今夜必然一败涂地，说不定精英尽失！

于是，他也就不再多作考虑，突然一声朗喝道：“住手！”

朗喝声中，儒衫飘飘，自树荫暗黑之处，缓步从容走出。

这一声朗喝，声音虽然不大，但却震得双方之人耳膜嗡嗡，心底齐都凛然一惊，立时各自虚攻一招，飘身疾退停战。

卓镇东一见水俊浩，脸色不由微微一变，旋即“嘿嘿”一声干笑，道：“水少侠，我们又遇上了，你好。”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卓总监你好。”

卓镇东又是“嘿嘿”一笑道：“托福，托福。……”话锋一顿，倏地转向东方望说道：“东方兄，你不大认识吧，小弟替你介绍介绍，这位水少侠便是最近名震江湖，本监认为第一劲敌的水俊浩。”

东方望耳听卓镇东称呼对方水少侠，心中虽已猜料到这位丰神俊逸的少年美书生，可能便是那传说中武功高不可测的水俊浩了，但于卓镇东介绍之后，心中仍不禁微微一震！

“冷魂剑客”到底不愧浙东地区武林第一高手之誉，是个威镇一方的枭雄！他心中虽是微微一震，但却仍然不失礼数的朝水俊浩抱拳“嘿嘿”一笑，道：“原来是水少侠，久仰了。”

东方望语锋一转，双目陡射灼灼如电精光地望着水俊浩道：“请问少侠，

老夫可与少侠有仇？”

水俊浩道：“无仇。”

东方望道：“方少甫呢？”

水俊浩道：“一样。”

东方望沉声说道：“你为何废他一臂？”

水俊浩冷冷地道：“他性情凶戾，桀傲不驯，本公子看着甚不顺眼，废他一臂当在代你东方大侠教训他，煞煞他的凶戾之气！”

东方望“嘿嘿”一笑道：“如此说来，老夫倒得要谢谢你了。”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不敢当，这些虚套的话可以免了，你东方大侠如果要替令徒一雪废臂之恨，请亮剑动手就是。”

东方望突然哈哈一笑道：“少侠快人快语，实在令人心佩得很！”

脸色倏的凝寒地沉声接道：“老夫向来心慈手软，更不愿和晚辈动手，以免胜之不武，而又落个以大欺小的臭名……”话声一顿，沉声接道：“少侠如能依从老夫之意，自断一臂以偿这段过节便就了结，老夫也决不过甚，放你一条生路！否则……”

说到这里，语声倏告顿止，双目突如两道寒光般地射视着水俊浩。

他这些话说得实在比唱得还好听，以他“冷魂剑客”在武林中的声名虽然不恶，但可也好不到那里，而今竟公然大言不惭，自夸自誉“向来心慈手软”，脸皮真是厚极。

“否则怎样？”以下之言，东方望虽然没有接说下去，水俊浩自也明白其意，却故作不懂地问道：“否则便将如何？”

东方望冷冷的道：“以你水少侠的聪明，你应该明白。”

水俊浩故意微皱了皱剑眉，道：“在下实在愚笨得很，尚望大侠明告。”

东方望一声“嘿嘿”道：“否则明年的今日，便就是你的周年忌日。”

“哦……”

水俊浩轻轻“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话音一顿，接道：“东方大侠可是很有把握？”

东方望道：“只要你敢不依从老夫之意，今夜你便死定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就凭你东方大侠一人？”

东方望道：“老夫还不屑和晚辈后生动手。”

水俊浩冷然一哂道：“在下认为你根本是不敢！”

东方望道：“你想激怒老夫？”

水俊浩道：“在下不想让别人伤在剑下。”

东方望“嘿嘿”一笑道：“你以为老夫所率七名高手皆非你之敌？”

水俊浩剑眉微挑，道：“你想令他们七人联手合搏。”

东方望阴声一笑道：“你胆怯了？”

水俊浩陡地朗声一笑道：“笑话，在下自出道以来，尚从不知有‘胆怯’二字……”语声微顿，话锋一转，接道：“别说是七人联手，就是加上你东方大侠和卓总监，九人联手，水俊浩也决不会稍有胆怯之意！”

东方望“嘿嘿”一笑，道：“水俊浩，你也太狂了。”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不信，你们便联手齐上一试。”

东方望冷哼了一声，倏地一挥喝，道：“围住他！”

七名高手立时身形飘展，围成了一个两丈方圆的圈子，将水俊浩圈在中

央，目射的的精光，凝注着水俊浩，一个个全都抱元守一，剑气蓄功待发。

水俊浩仍然气定神闲的挺然岳立，双眉上轩，星目左顾右盼，豪气遑飞地突然“哈哈”一声朗笑，道：“小生自从出道以来，迄今尚未遇上过这等大场面的搏战，能够尽展身手，看来今夜定必得以一展生平绝学了！”

“青衫秀士”尚君恒虽然已从峨嵋掌门了凡禅师口中听说过水俊浩一身武学功力精深超绝，高不可测，但此刻闻言之下，心中也不由地微微皱眉，暗道：“这水俊浩也实在太狂了！”

东方望嘿嘿一笑，才待喝令七名高手发招攻出，卓镇东突然哈哈大笑道：“水少侠，你这种如虹的豪气胆识，着实令卓某心佩的五体投地，不过……”语音略顿，接着道：“你可还记得三月之前的那一战么？”

水俊浩道：“怎样？”

卓镇东道：“那一战如何？过瘾不？”

水俊浩微一点头道：“嗯，很过瘾，你以为呢？”

卓镇东干“咳”了一声，道：“卓某也觉得很是过瘾。”话锋一转，问道：“你有兴趣没有？咱们再决战一场。”

水俊浩道：“你我单独？”

卓镇东点点头道：“怎么样？”

水俊浩剑眉微挑，道：“好，你亮剑吧。”

卓镇东干笑了笑，摇摇头道：“不，不是现在。”

水俊浩道：“什么时候？”

卓镇东道：“明天。”

水俊浩道：“为什么要约在明天？”

卓镇东道：“希望你立刻离开此地。”

水俊浩心念一动，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别管闲事？”

卓镇东嘿嘿一笑道：“不错。”

水俊浩目光瞥视了东方望一眼，道：“东方大侠他肯让我离开？”

卓镇东道：“卓某既已约你明天决战，东方兄决不会反对你现在离去。”

卓镇东转望着东方望问道：“东方大侠，是吗？”

东方望冷然颌首道：“是的，老夫不加反对。”

水俊浩目光一转道：“你不怕我就此一走了之？”

东方望哈哈一笑道：“老夫认为你并非那等屑小之辈。”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万一是呢？”

东方望语音森冷地道：“也不要紧，谅你也逃不出老夫的掌心。”

水俊浩道：“你有把握？”

东方望嘿嘿一笑道：“本监眼线遍布天下，任凭你逃往天涯海角，也是无济于事！”

水俊浩谈笑了笑，目光望着卓镇东问道：“明天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卓镇东道：“出西城，西北方十里地方有一座荒坟场，明夜二更时分，我们就在那里见面，如何？”

水俊浩一点首道：“好，先到先等。”

卓镇东道：“死约会，不见不散。”

水俊浩冷冷地道：“时间地点都已约定了，你们也可以走了。”

卓镇东微微一怔。

水俊浩接着又道：“今夜尚掌门邀约在下来此有事，不希望被人打扰，卓总监你们最好立刻离去！”

东方望双目突然一瞪，道：“水俊浩，你也欺人太甚了。”

水俊浩淡淡一笑道：“你要是这样想，也是没法子的事。”

东方望冷冷地道：“者夫的忍耐力有限，希望你能明白。”

水俊浩扬了扬剑眉，道：“在下明白的很，你东方大侠还是尽量忍耐着点的好，一切待等明夜二更再作解决为上。”

东方望怒道：“你是想逼老夫改变主意么？”

水俊浩笑了笑道：“那就随便你了……”语锋一转，问道：“请教改变主意怎样？”

东方望沉声说道：“取消明夜之约，要你立刻溅血当场！”

水俊浩轩眉大笑道：“在下早已说过，只要东方大侠自信有把握能够奈何得了在下，尽管亮剑动手就是。”

东方望嘿嘿一笑，转向卓镇东道：“卓贤弟，这小子实在狂得令人无法忍耐，今天明天反正都是一样，现在便先解决了他好了。”

卓镇东微一沉吟，倏地目注长白掌门尚君恒道：“尚掌门邀约水少侠来此何事？”

“青衫秀士”尚君恒领袖一派，才智自非庸俗之人。他和水俊浩虽然从不相识，也并未邀约水俊浩来此有什么事，但他心念微微一转之下，也就立刻明白了水俊浩的用意，乃在替他长白派解危。

因此，卓镇东一问，他立刻从容潇洒地一笑，道：“事关机密，无可奉告。”

东方望接道：“可是各派高手聚集此地的有关之事？”

尚君恒淡淡笑了笑，道：“那就由你猜测了，是否？”

水俊浩突然沉声说道：“东方望，时间已经不早了，你的意思究竟怎样？是现在就动手一战，还是留待明夜再决胜负。”

东方望嘿嘿一笑道：“老夫本有意让你多活一日，好好准备一下后事的，既然你要逼使老夫改变主意，说不得只好今夜便成全你，让你和长白弟子并尸此地！”

水俊浩剑眉一个挑，冷笑道：“那么你就亮剑动手吧。”

东方望一声狞笑道：“你要想老夫亲自动手，必须先战胜他们七人。”

倏地抬手一挥，喝道：“杀！”

七名高手身形齐动，手中兵刃全皆威势凌厉，劲疾如电地猛朝水俊浩攻出！

水俊浩朗声一声长笑，身形飘闪，双掌连挥，一口气拍出了七掌。

他内功真力深厚绝伦，七掌拍出，顿见劲气山涌，七名高手的攻势，立被他强猛的掌力所阻，七名高手心中全都不禁骇然一凛！迫得身形暴退不迭！

东方望见状，不由皱眉暗道：“小子的功力实在太高，太扎手……”

× × ×

七名高手心中虽都骇然一凛，但他们身形一退之后，立又各挥兵刃疾扑攻上！

蓦地——

一阵喝叱之声暴起，八条人影疾逾电射地飞扑而至。八人身形未落，已各自劈出一掌，击向七名高手。

掌力猛厉，劲气如涛……

七名高手见状，自是顾不得扑攻水俊浩，急忙齐地一顿攻势，仓促间，各挥左掌，发掌相迎！

“砰！砰！砰！……”

一连串的巨响大震过处，狂飚飞卷，劲风激射中，七名高手立被震得身形摇晃，踉跄地连退了三四步。

其中一名因为独接双掌，竟被震得连退了八步，方始勉强拿桩稳住身形。但却无法抑制胸膈翻腾上涌的气血，忍不住张口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八条人影落地，水俊浩立时脸色一寒，沉声叱道：“你们太大了！”

原来乃是“右丞相”蓝立恒，随驾五“侍卫”护驾二“将军”八人。

“右丞相”蓝立恒躬身说道：“请主上恕罪，老臣等实是放心不下。”

水俊浩轻轻“哼”一声，道：“希望只此一次。”

蓝立恒恭谨地答道：“老臣记下了。”

水俊浩微一摆手道：“现在你们都退开一边去。”

蓝立恒皱了皱眉头，微一迟疑道：“老臣有话上禀。”

水俊浩道：“什么话？说罢。”

蓝立恒目光一扫卓镇东等人，道：“杀鸡焉用牛刀？”

语声微顿，接道：“请准由老臣等与彼辈一搏！”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你知道他们的来历吗？”

蓝立恒摇头道：“老臣不知，但敢断定他们决不是正道之士。”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他们是‘金狮盟’属下。”话锋一顿，指了指东方望和卓镇东二人道：“他们二位一是誉称浙东地方第一高手的‘冷魂剑客’，东方望，现为‘金狮盟’浙东分坛坛主，一是‘金狮盟’总坛‘巡察总监’卓镇东。”

蓝立恒双睛精光电射地瞥视了二人一眼，道：“论身份地位，他二位当是‘金狮盟’一等高手之流，不过，他们还不配主上亲自动手。”

东方望和卓镇东二人，这时都已看出蓝立恒等八人，无一不是功力精深的超绝高手，只是令他二人大感惊异的是凭他们的见闻阅历之广，竟然不识蓝立恒等八人是何出身来历？

蓝立恒话声一落，东方望忍不住嘿嘿一声冷笑道：“尊驾何人？竟敢如此藐视某等。”

蓝立恒哈哈一笑道：“阁下听说昔年‘雷霆大帝’，手下的两姓家臣么？”

东方望和卓镇东心中全都不由凛然一震！

东方望心中一震之后，目注蓝立恒问道：“你们是蓝黄两姓家臣的后裔？”

蓝立恒点头道：“不错，老夫蓝立恒，世袭‘右丞相’之职。”

卓镇东道：“其余的七位呢？”

蓝立恒道：“五位是‘随驾侍卫’，二位是‘护驾将军’。”

东方望心中忽然一动，道：“那么这位水少侠，该是‘雷霆大帝’的传人了？”

蓝立恒敛容道：“你说对了，他正是‘雷霆大帝’二世。”话锋一转，接道：“现在阁下当知道蓝某决非藐视你们诸位了。”

卓镇东忽然嘿嘿一笑道：“‘雷霆大帝’，虽然威震天下武林，蓝黄两姓

家臣虽皆身负罕绝功力奇学，但却是百年以前之事，时至今日，嘿嘿……”说到此处，“嘿嘿”了一声，又道：“老夫认为你非但心存渺视，而且直是大言不惭！”

蓝立恒脸色一沉，道：“阁下心中可是不服？”

卓镇东道：“服与不服，还需要看你们蓝黄两姓家臣是否经得起考证了。”

蓝立恒哈哈一笑道：“这样说来，你是想与蓝某一搏了？”

卓镇东道：“不错，只怕你不是老夫百招之敌！”

蓝立恒双目精光电射地道：“何必百招，五十招内，老夫必将你败于剑下！”

卓镇东脸色一变，道：“休要把话说得太满了。”

蓝立恒道：“五十招之数，对你的估价已经很高了。”

卓镇东突然哈哈一声狂笑道：“好一个估价已经很高，老夫生平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狂话。”

蓝立恒淡淡一笑道：“那是因为你过去所遇的武林人物，都是些庸碌之辈！”

卓镇东怒哼了一声道：“如此说来，你定是身怀惊绝之学了！”

蓝立恒冷冷地道：“是与不是，动手一试便知。”

卓镇东以话扣话道：“我们便以五十招为限，一搏高下如何？”

蓝立恒微一点首道：“好，请即喝令贵属下退开，亮剑准备动手吧！”

卓镇东抬手一挥，喝道：“退下。”

右手一探腰下的剑柄，“呛！”

的一声龙吟，那柄冷气森森寒光鉴人，又宽又长的巨剑已经撤出。

巨剑握在手中，并未立即发招攻出。双目陡地一瞪，精光如电，森冷地射视着蓝立恒道：“老夫还要请问一句，你自信五十招必胜不？”

蓝立恒双眉一轩，道：“若不必胜，老夫之言岂不真成了狂话。”

卓镇东钉上一句道：“如果不胜便怎样？”

蓝立恒闻问，立时明白了卓镇东的心意，毫不犹豫地道：“直接说出你的意思吧！”

卓镇东嘿嘿一笑道：“你可敢和我赌点彩头。”

蓝立恒大笑道：“有何不敢！”

语声一顿，问道：“你想赌点什么彩头？”

卓镇东微一沉吟，道：“你身为右丞相，权力必是蓝黄两姓家臣之最了，对不？”

蓝立恒道：“你说得很对。”

心念微微一动，问道：“你想赌的彩头，和此有关？”

卓镇东嘿嘿一笑道：“正是有关。”

语声一顿，接道：“老夫想要和你赌的，便是你们蓝黄两姓家臣的进退了。”

这一注关系实在太大了。

蓝立恒顿时不由一呆道：“这个……”

卓镇东阴森一笑道：“怎样？不敢？”

水俊浩突然接口说道：“蓝丞相，答应他。”

蓝立恒倏地转身朝水俊浩躬身一拜道：“请主上恕罪。”

水俊浩微一摆手，截口说道：“丞相何罪之有……”话锋一转，震声说道：“雷霆门下，蓝黄两姓家臣岂可客人欺侮，何能落人讥讽话柄，答应他的赌注，放手倾力和他一搏！”

蓝立恒俯首恭敬地答道：“老臣谨遵法旨。”

转过身形，双目遽张，精光电射地射视着卓镇东道：“卓镇东，你可听到了。”

卓镇东嘿嘿一声干笑，道：“听到了。”

蓝立恒道：“现在请说出你自己的赌注是什么吧。”

卓镇东眼珠一转，问道：“你想要怎样的赌注！”

蓝立恒冷冷地道：“你自己酌量看吧。”

卓镇东微一沉吟，干咳一声道：“老夫就以项上的六阳魁首为赌注如何！”

水俊浩突然接口说道，“这样不相等。”

卓镇东阴声一笑道：“要怎样才算相等？”

水俊浩淡淡地道：“以六阳魁首为注，太重了。”

卓镇东微微一呆，道：“太重了？”

“嗯”水俊浩微一点首道：“你我无仇无怨，岂能要你以命为赌！”

卓镇东心念微转，问道：“依你水少侠之意呢？”

水俊浩笑了笑道：“答应我一件事，回答两个问题。”

卓镇东道：“这么简单？”

水俊浩扬眉一笑道：“虽然简单，但不知你阁下敢不敢答应？”

卓镇东脸色微微一变，道：“请教哪一件事？哪两个问题？”

水俊浩星目一转，道：“水某先要请问一件事。”

卓镇东道：“何事？”

水俊浩道：“在这黄冈城中的贵监属下，是谁全权负责指挥？”

卓镇东道：“这算两个问题之一？”

水俊浩微一摇首道：“不是，胜负未分之前，怎会就要你回答问题。”

卓镇东道：“那么你这是？……”

水俊浩截口道：“只是随便问问。”

卓镇东嘿嘿一笑道：“如此卓某也无奉答的必要了。”

水俊浩淡淡笑了笑道：“不过此问却关系你够不够资格答应我一件事情的问题。”

卓镇东微一沉吟道：“便是卓某。”

水俊浩星目电闪倏逝，微微一笑，道：“很好，你够资格了。……”话锋一转，问道：“你敢答应不？”

卓镇东陡地哈哈大笑，道：“卓某连项上的人头都敢付出，还有什么不敢答应的事情！”

水俊浩剑眉双扬，朗声一笑道：“到底不愧一名‘巡察总监’的身份，确实有些豪气。……”语声微顿，转向蓝立恒道，“蓝丞相，可以动手了。”

蓝立恒躬身应道：“老臣遵旨。”

大踏步跨前三步，右手反探“呛”的一声龙吟，斜背在背上的一柄百练精钢长剑已经撒在手中。

寒光闪闪，冷气森森逼人！

撒剑的手法干净利落，快！快得令人目眩神摇！

长白弟子，无一不是使剑的好手，目睹蓝立恒这种撒剑神速绝伦的手法，莫不肃然动容，打从心底升起一股赞佩：“好手法！”

“冷魂剑客”东方望和卓镇东二人看得也不禁心神微微一震！

蓝立恒抱剑当胸，神威凛凛，岸然岳立，双目精光电射地注视卓镇东缓缓说道：“卓总监，请亮剑。”

夜风徐拂，明月当空。

水俊浩，长白掌门“青衫秀士”尚君恒，“冷魂剑客”东方望，各与属下高手静立一方，正好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水俊浩在东南方，尚君恒在正北方，背对花厅，东方望则在正西方。

当中，是一块五丈大小的空地。

蓝立恒和卓镇东二人相距八尺远近对峙岳立，脸容沉肃，凝神敛气，目光灼灼，瞬不稍瞬地瞪视着对方。

这两个当代名家剑术高手，彼此心中都有数，对方是一劲敌，因此，双方谁都不愿冒失出手。

彼此都在等待机会，找寻对方的空隙，片刻时辰过后，二人的脚步开始缓缓移动，但彼此仍未出手。

蓝立恒右手横剑护胸，左手捏诀。

卓镇东，左手斜举巨剑，剑尖上指，右手捏诀。两柄剑，在情冷的月辉下，闪着森森寒气。蓦地——

卓镇东斗然一声暴喝，身形随着暴喝腾起，巨剑近处，寒光飞涌，剑气森森，势如怒涛狂澜般地直朝蓝立恒攻出。

蓝立恒眼见他出手这等剑式威势，心中不禁微微一震，右手精钢长剑疾地猛挥，寒虹暴长飞闪，迅逾电掣的迎着巨剑封去！一出手便即硬碰硬接，蓝立恒实在是太大胆，也太冒险了。

卓镇东的这柄巨剑，既宽又长且厚，其分量之重，起码要比他手上的精钢长剑重上一倍。

轻重相差一倍，硬碰硬接的结果如何？甭说，吃亏的自然是轻的一方，轻的也永远硬碰不过重的。

这是至理，也是事实。

当然，至理与事实有时也会被意外的环境力量粉碎的。

譬如蓝立恒的内功火候如果比卓镇东高上一筹的话，在这一招硬接硬碰之下，吃亏的便定将是卓镇东而不是蓝立恒了。

既如此，蓝立恒竟敢毫不犹豫的冒险硬碰硬接卓镇东的巨剑，是他不懂这种至理？还是自信内功火候高过卓镇东一筹，并未把卓镇东放在眼下？……

不！两者都不是！

是什么？

是蓝立恒存下了这一战不胜必死的决心！

也就是这一战的赌约关系太巨！虽然，这场赌约的应允并不是出自他的心愿，乃是水俊浩命谕他答应的。

但是他很明白这位年青俊逸绝世的主上的心意，是要他藉此一战，替蓝黄两姓家臣立威天下武林！

正因为他明白水俊浩的心意，这命谕虽使他有舍命之险，但他衷心并无半点怨言，反而还有着深深的感激！

情形极是明显不过，在这五十招内，他必须拼命求胜，宁可溅血横尸就地，也决不能活着落败！否则，使苦等了百多年的两姓家臣在刚获得重出江湖的今天，为他再度退隐荒山深谷，过那消沉无聊的岁月，他不仅是蓝黄

两姓家的大罪人，简直是百死莫赎了。

至此，已经不难明白蓝立恒的心意，他之所以一出手便即冒险硬碰硬接的原因，乃在试探卓镇东的内力火候，好作这五十招战略的决定。

是避重就轻，凭剑术取胜？是硬打硬拼，凭内力制敌？

抑或是舍死采用两败俱伤的战策？……

蓝立恒挥剑硬封巨剑，卓镇东心中虽是暗一皱眉。但他又怎甘示弱撤剑变式闪避。

两柄剑接实，“呛！”的一声交鸣激响，火星飞溅中，双方同时觉得虎门一热，身形微晃，各自后退了一大步，竟然是个半斤八两，不相上下。

虽只是个半斤八两；但蓝立恒以轻击重，相形之下，内功火候显然比卓镇东略高了半筹。

蓝立恒心中不由豪气大发，信心倍增，于是；他身形一退之后，立刻又振剑扑上。

寒虹飞涌，剑风“嘶嘶”，他已运聚一身内功真力贯注剑身，这一出手，剑势直若狂涛海啸，凌厉绝伦的直朝卓镇东电闪攻出。

卓镇东心头不禁一凛，疾地足下挪移右跨三尺，避过剑势，左手巨剑疾挥，招出“天外飞鸿”还攻。

他二人心中此刻都已十分明白，深知对方功力剑术身手，

莫不均是生平罕见的劲敌。是以二人再度出手，剑身不但全都贯注内功真力，同时也各展一身精绝之学，奋力抢功，争制先机！

双方剑势招式全都狠辣快速无比，莫不极尽精奇诡橘之能事，招式变异之间，更是迅逾电掣，十招之内，尚能清楚的看出二人的身形，但是十招过后二人的身形，便已全被重重剑气包围。

只能见到两条隐约的人影，在一片白茫茫森冷的剑气光幕中腾跃扑击，只看得旁观群雄目眩神摇，心头骇然。

这真是一场激烈罕见令人惊心动魄的恶战！

长白弟子虽都是当今武林精研剑术的名家好手，但眼见二人这等精奇变幻诡异绝伦的剑法招势，个个不禁为之瞠目结舌，心生赞叹。

那“冷魂剑客”东方望，虽以七十二招“冷魂剑法”称雄武林，威震浙东，剑术造诣确也已登上乘堂奥，素向极颇自负，但是，目睹二人搏战凌厉变幻奇诡的剑招之后，心头也不由得大生凛骇！

此刻，他也这才知道，以他自己的“冷魂剑客”和蓝卓二人相比，实在差得太多太多了。

晃眼工夫，蓝卓二人的搏战，已过三十招之数。

这时，蓝立恒的剑招攻势直若长江大河般，更见凌厉威猛，卓镇东已逐渐的被迫落下风劣势。

看情形，蓝立恒的剑术身手虽略高于卓镇东，但要想制敌获胜，非得经过百招以上之苦战不能。

然而，蓝立恒已经把话说死，五十招内，他如不能将卓

镇东败于剑下，便须履行赌约。

转眼又是十多招，蓝立恒虽已倾尽全力猛攻，无奈卓镇东实非一般庸手，虽被迫落下风劣势，守多攻少，但战来仍是沉稳非常。

突然——

水俊浩一声朗喝道：“四十五招。”

蓝立恒心中不由一阵剧烈大震！完了，五十招之限，只剩下五招了。

五招之内，他能败伤卓镇东于剑下么？

除非突然出现意外的奇迹，否则决无可能。

五招过后如何？甬说，他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便是自绝当场，一死百了，他死后，他和卓镇东的赌约自然也就随着他的死亡而了。

因此，蓝立恒心中一阵剧烈大震之后，立时闪电般地掠过了一个与敌偕亡的意念。

也就在这种意念甫生，准备身剑合一，作孤注一掷的扑向卓镇东时，耳畔突然响起一个细如蚊蚋般，极其清晰的声音说道：“右足外踏，剑尖斜指，刺肩削臂，快！”

传音入耳，他精神不由霍然大振，立时依言施为，按理，这一剑招出得并无什么奇突之处，但攻的却正是卓镇东的空隙。

卓镇东心中斗然一惊！连忙侧身避攻，巨剑反挥，“回风拂柳”，斩削蓝立恒腕臂。

蓝立恒耳畔又闻传声说道：“塌身沉腕，招化‘枯树盘根’攻下盘。”

又是一招平常的攻式。但却大出卓镇东意外。心中一凛！疾地飘退三尺。

适时，传声接着又道：“长身跟进，剑走轻灵，电攻敌方胸腹。”

所谓电攻，当然是要“快”，蓝立恒自是不会怠慢，身形暴退，长剑电闪刺出。

卓镇东身形尚未站稳，暮见冷芒耀目，直逼胸前，心头不禁大骇！

仓促间，不及挥剑封挡，赶急侧身闪避，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

卓镇东虽然躲闪过一剑穿胸的厄运，但左臂衣袖却被剑锋划破，臂上留下了一道三寸长的血痕。

卓镇东脸色神情不由突然剧变！

蓝立恒飘然退身八尺，倒提长剑，双手抱拳，微微一笑，道：“承让了。”

卓镇东突地哈哈一声大笑道：“阁下剑术确然不凡，不过……”语声微顿，接道：“卓某一时失慎，为你所算，所以，你胜得并不高明。”

蓝立恒眉头一皱，才待答话。

忽听水俊浩朗声一笑，道：“你心中可是不服？”

话声中，人已缓步飘身走出。

卓镇东哼了一声道：“不错，卓某正是不服得很。”

水俊浩冷然一晒，道：“也不肯认败了？”

卓镇东道：“事实上卓某并未落败。”

水俊浩剑眉微轩，冷峻地道：“卓镇东，想不到你竟是这样的无耻。”

卓镇东嘿嘿一声阴笑道：“随你怎么说，反正这一战卓某决不能认败。”

水俊浩道：“要怎样才认败？”

卓镇东咳了一声道：“很简单，再战一场。”

水俊浩双目陡睁，寒光电闪倏逝，点首说道：“可以。”

语声一顿，接道：“这一战，水某将亲自和你一决胜负。”

卓镇东嘿嘿一笑，道：“卓某欢迎之至。”

水俊浩忽地淡淡一笑，道：“现在请先包扎好你左臂的伤处再动手。”

卓镇东低头看了看左臂的伤处，撕下一块衣襟，包扎妥当后，目射的的

寒光地凝注着水俊浩道：“请亮剑。”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上次我们打了多少招？”

卓镇东道：“三十招不到。”

水俊浩道：“今天我们要不要也订下一个招数限制？”

卓镇东阴森地一笑道：“随你。”

水俊浩笑了笑道：“我们便以十招为限如何？？卓镇东心神不由一震！道：“十招？”

水俊浩冷然一点首道：“很感意外是不？”

卓镇东嘿嘿一笑道：“是的，很感意外，也很怀疑。”

水俊浩道：“你不信我们在十招内能够分出胜败？”

卓镇东冷冷地道：“老夫怀疑你是不是得了狂癫病！”

水俊浩剑眉微挑道：“卓镇东，你知道句俗语不？”

卓镇东道：“那句俗语？”

水俊浩道：“士别三日。”

卓镇东突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如此说来，你是自信十招之内必胜了！”

水俊浩道：“对你而言，十招之数已经是太多了。”

卓镇东脸色不禁勃然一变，但心念微转，旋即沉声说道：“好，十招之内，你如胜得卓某，卓某无话可说，定当遵守前约，答应你一件事情，回答你两个问题。”

在卓镇东心中，他决不相信，仅仅三月之隔，水俊浩的剑术功力会突然增高到他不是其十招之敌的境界。

当然，这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水俊浩在郡阳湖畔，一剑斩断“琼岛狂人”公孙楚一臂，独战“秦岭四凶”“四象剑阵”的事迹。

水俊浩冷笑着点点头道：“水某如是不胜，自也令渝蓝黄两姓家臣立即履约隐退江湖，并且……”语声微顿，凝声接道：“今后在江湖上，不论何时何地何事，只要有卓镇东在，水某便决不伸手。”

卓镇东大声说道：“好！丈夫一言。”

水俊浩轩眉朗声接道：“誓死无悔！”

卓镇东巨剑抱胸，肃容说道：“你亮剑。”

水俊浩对蓝立恒道：“你退下。”

蓝立恒躬身答道：“老臣遵谕。”

转身大步退下，和二“将军”五“侍卫”并肩肃立。

水俊浩右手握住剑柄，拇指一按把簧，“呛！”的一声龙吟，“赤龙神剑”已经出鞘，赤芒似电，冷气森森，逼人肌骨生寒！

卓镇东心中不禁斗然一惊，脸色勃变，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大步。

水俊浩右手握剑，剑尖垂地，神定气闲地望着卓镇东微笑道：“卓总监，请进招。”

卓镇东并未立即出手进招，目注水俊浩问道：“你手中可是‘赤龙神剑’？”

水俊浩道：“不错，你可是有些胆怯害怕了？”

卓镇东双眉陡轩，倏地一声狂笑道：“笑话，‘赤龙神剑’虽然锋利盖世，卓某尚不至于有胆怯害怕之意。”

其实，他只是说得嘴硬，心中实在胆怯得很。

水俊浩道：“倒也不是。”

卓镇东道：“既然不是，那么这‘未见得’三字，又怎样解释？”

水俊浩轻声一笑道：“怎样解释，你自己心里更应该明白。”

卓镇东心中不禁微微一震！但仍故作道：“卓某心里并不明白，倒要请教高明。”

水俊浩淡淡的道：“你是要考考我？”

卓镇东道：“卓某是诚心请教。”

水俊浩冷笑了笑道：“请问你这一剑够部位不？”

卓镇东脸色勃地一变，道：“你认为卓某这一剑不够部位，绝对无法伤得了你？”

水俊浩道：“不错，你的剑根本就没法再向前刺进少许。”

卓镇东嘿嘿一声狞笑道：“你要不要再试试。”

水俊浩剑眉微轩，道：“有何不可。”

卓镇东眼中陡地闪过一抹阴险的光芒，道：“如此，那你就再试试看。”

话落，巨剑再度平举，缓缓朝水俊浩心窝刺去，剑势招式，快慢速度与前并无二致，没有丝毫不同之处。

水俊浩仍是全神凝注地望着剑尖进势，身形岳立依旧，未移未动。

眼看巨剑剑尖又已逼近距离水俊浩心窝，只在五寸左右之际。

卓镇东陡地一声大喝，一条左臂竟然暴长数寸，剑尖迅似电掣地直朝水俊浩心窝间刺去！

变生意外突然，水俊浩脸色不禁勃然剧变！仓促间急急吸气凹胸，身形后仰，暴退三尺。

他应变虽已是快绝无伦，但仍嫌稍侵了丝毫，只听“嘶”的一声轻响，胸前儒衫已被剑尖划破了一条三寸多长的破缝。

水俊浩双眉上挑，俊脸沉寒凝煞地怒声说道：“卓镇东，你竟敢使诈，实在无耻之极！”

卓镇东双目陡地一瞪，道：“小子，什么叫做无耻不无耻，与敌搏战，关系生死存亡，岂不闻兵法中有‘兵不厌诈’之句，这只能怪你少见寡闻，焉能怨得卓某使诈。”

水俊浩心中暗忖道：“他这话确实有理，双方动手搏战，

关系性命威誉，当真怪不得他使诈……”心中这样一想，也就怒气顿消地道：“是我低估你了，没想到竟练有‘通臂功’，险些为你所算。”

卓镇东嘿嘿一声阴笑，道：“现在你该相信卓某确是剑下留情，并非虚言了吧。”

水俊浩淡淡地道：“不过，在下也深为你卓总监惋惜。”

卓镇东道：“你惋惜的什么？”

水俊浩道：“惋惜你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出手时，就使用‘通臂功’的话，在下也许已经落败了。”

话锋一顿，接道：“良机已经错过，现在还有九招，你出于吧。”

卓镇东一声狞笑道：“好！你小心了！”

话落振剑腾身，剑尖涌现剑花六朵，寒芒飞闪，快疾似电，威势凌厉绝伦地扑攻向水俊浩。

水俊浩口中一声朗笑，侧身横跨三尺，避攻还击，赤芒电闪，飞快地斩削卓镇东的腕臂。

卓镇东心头微微一凛！连忙缩腕撤剑，变招再攻。

水俊浩神剑疾挥，剑势直落长江大河般地涌出。

卓镇东巨剑快如雷奔电掣地一口气连攻了三招，这三招，招势连绵，凌厉威猛，大有撼山震岳之概，在他心底认为，这三招猛攻，虽不见得便能敌敌制胜，但，起码也足以将水俊浩身形迫退。

哪知，事实大谬不然，水俊浩身形不仅未被迫退丝毫，而且剑势挥洒自如依旧，他那凌猛的攻招，根本发挥不出一丝威力。

卓镇东心中不禁大是凛骇，暗冒寒气，剑光飞转，卓镇东再度猛攻了两招。

但是，情况如前，在水俊浩那挥洒势若长江大河般连绵的剑式下，仍然不生丝毫威力作用。

此刻卓镇东这才知道，水俊浩的剑术造诣，实已大非昔比，远较三月之前，不知精进了几许。

当真是“士别三月，须得刮目相看”。

形势已经非常明显，这十招之战，卓镇东定然败多胜少。

蓦地，水俊浩一声朗喝道：“阁下小心，水某要反击了。”

但见赤芒飞旋，剑气弥漫，势若惊涛狂澜，剑风嘶啸，夹杂着雷霆之威地涌迫向卓镇东。

卓镇东心头骇然大凛！巨剑疾挥，迅逾电闪地封出。

“赤龙神剑”盖世宝刃，锋利无比。

卓镇东手中的巨剑虽也是百练精钢合以海底万载寒铁打铸的利器，但是，以它硬封神剑，何啻是“螳臂挡车”，必折无疑。

然而，水俊浩为要使他败得心服口服，根本不想折断损伤他的巨剑。

是以见他挥剑封出，连忙剑身一们，“当！”

的一声激响，火星飞射中，卓镇东的巨剑立被神剑剑身一股绝强无俦的弹力震的往旁荡了开去，胳膊微微发麻。

卓镇东不禁一呆！

他做梦也意想不到，仅仅三月之隔，水俊浩不但剑术造诣大为精进，连内功火候也大见增强，从这一剑封实的情形上看来，水俊浩此刻内功真力之深厚雄浑，分明比他高出了一筹。

说来太慢，就在卓镇东神情一呆之际，蓦觉眼前剑虹一闪，“赤龙神剑”已平扁着剑身紧靠在他左肩胛上。

剑重虽然不足十斤，但，压在他的肩胛上，起码有三百多斤的力道。

东方望和属下七名高手见状，不禁齐都大惊失色，有心扑出解救，但又有着“投鼠忌器”的顾忌。

只见水俊浩脸色冷凝地道：“卓总监，阁下现在可服败了没有？”

卓镇东脸色一片苍白死灰，废然一声轻叹道：“阁下剑术高强，卓某无话可说。”

水俊浩点首一笑道：“阁下确不愧是位当代豪雄俊杰！……”话锋一顿，缓缓收回神剑，还剑入鞘，正容接道：“现在请阁下履行约言。”

卓镇东也收剑还鞘，点头道，“那是理所当然。”

水俊浩笑了笑道：“请先回答我第一问。”

卓镇东咳了一声道：“卓某当是知无不答。”

水俊浩道：“请问贵总坛设在何处？”

卓镇东道：“九华山金狮谷。”

水俊浩道：“我是问的真正的总坛。”

卓镇东道：“本盟并无第二处总坛。”

水俊浩道：“事实上贵盟主并不住在金狮谷中，发号施令也不在那里，对不？”

“不对。”

卓镇东摇头道：“敝盟主虽然另有居所，但是，事实上所有一切的号令行动，皆是由金狮谷总坛出的。”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皱道：“贵盟主居所何处？”

卓镇东道：“阁下这是第二问？”

水俊浩呆了呆，道：“不是。”

卓镇东道：“那么卓某可以不答了。”

水俊浩淡淡的道：“当然可以。”

卓镇东咳了一声道：“如此卓某愿闻阁下的第二问。”

水俊浩点点头道：“请问贵盟主是哪一位武林高人？”

卓镇东道：“万乘神君。”

水俊浩凝思问道：“他的姓名？”

卓镇东道：“复姓独孤，上仰下吾。”

水俊浩剑眉微蹙，目光转望着左丞相蓝立恒问道：“承相闻听说过此人么？”

蓝立恒想了想，摇头答道：“没有。”

水俊浩星目忽地转视着长白掌门尚君恒问道：“尚掌门见闻广博，可知这位独孤盟主的出身来历不？”

尚君恒摇首缓缓说道：“在下也似乎从未闻听说过这个名号。”

卓镇东忽地嘿嘿一声阴笑道：“本盟盟主的名号，举目当今武林，你们算是最先知道之人了。”

水俊浩星目转了转，微微一笑道：“如此说来，在下等倒是十分有幸了。”

卓镇东一声嘿嘿，道：“事实上你们应该引以为荣。”

水俊浩谈笑了笑，道：“多谢阁下回答二问。”

卓镇东道：“不必，卓某这是履行赌约。”

水俊浩又笑了笑，面容倏转沉肃他说道：“二问一毕，如今，只剩下一件事了。”

卓镇东道：“卓某这里洗耳恭听。”

水俊浩缓缓震声说道：“请阁下率领所属于天亮前全部撤离黄冈城。”

卓镇东神情不由微微一呆！道：“这个……”

水俊浩截口说道：“以阁下‘巡察总监’和负责指挥的身份权力，决非办不到的，希望阁下能立刻传令贵属，尽速离开此城，否则……”

话锋忽地顿住，垦目一张，神光慑人，电闪倏逝。

× × ×

卓镇东心神不禁一震！

他虽已猜料到“否则”以下之意是什么，但，仍忍不住脱口问道：“否则怎样？”

水俊浩星目神光再度电闪倏逝，俊脸凝寒如冰地沉声说道：“除非阁下

愿意贵属高手血溅黄冈城！”

卓镇东神色剧烈一变！

但，眼珠一转，旋即“嘿嘿”一声阴笑，道：“阁下可知本盟眼下在这黄冈城内的高手共有多少？”

水俊浩淡淡地道：“共分三路，总数百余人左右，由‘毒龙客’马烈，‘铁杖阎罗’穆再兴和阁下率领，对不？”

卓镇东想不到水俊浩对他们情形竟是如此了解，当下不由颇感意外地怔了怔，“咳”了一声道：“阁下倒是蛮清楚的嘛……”话声微微一顿，接道：“卓某如果不答应，阁下是决定要使用武力了。”

水俊浩点点头道：“不错！将不惜倾全力以驱逐阁下和贵属！”

卓镇东道：“如此，势必难免展开一场群战血搏了！”

水俊浩微微一下道：“这就要看阁下你自己的决定了。……”语声一顿，接道：“在下极希望阁下能做一个识时务的伶俐。”

卓镇东心念电转，沉吟地道：“为了不失信约，卓某或许可以勉为其难地答应阁下，不过……”话锋一转，接道：“阁下却须答我数问。”

水俊浩微一颌首道：“可以，但是在下先要声明，阁下发问必须尽量简单，在下回答自也力求使阁下满意，而回答完了之后，也请阁下立刻率领所属离去。”

卓镇东咳了一声道：“那就得要看你阁下回答的是否真能令人满意，再作决定了。”

水俊浩笑了笑，道：“在下已经声明在前，究竟如何决定，也就只好听凭阁下了！……”话锋微顿，接道：“阁下想要问些什么？现在可以问了。”

卓镇东正容问道：“阁下为何要本盟之人撤离黄冈？”

水俊浩道：“理由很简单，这黄冈城乃是一块清净地方，在下不想贵盟属下在这块清净的土地制造血腥。”

卓镇东微一沉吟，道：“眼下这黄冈城内风云际会，各派高手，江湖豪雄云集据闻都为谋夺一件武林奇珍而来？……”话锋一顿，目光凝注地问道：“阁下可知是件什么奇珍和它的藏处？”

水俊浩摇头道：“不知道；在下根本丝毫无知，也不是为此而来。”

卓镇东冷笑道：“阁下此答实在很难令人满意。”

水俊浩剑眉微皱了皱，道：“要怎样你才感觉满意？”

卓镇东咳了一声，道：“说出你此来的真意目的。”

水俊浩正容说道：“和人相约。”

卓镇东“哦”了一声，道：“真巧呵！真巧！”嘿嘿一笑，问道：“和什么人相约？”

水俊浩道：“武当掌门紫阳道长。”

卓镇东又“哦”了一声，问道：“是他约你？还是你约他？”

水俊浩道：“我约他。”

卓镇东心念一动，问道：“何事？”

水俊浩冷冷的道：“了断十年前火焚‘女王城’的公案。”

卓镇东心念电转，沉吟地道：“但是……”

水俊浩截口道：“并不足证明我不是为奇珍而来，是不？”

卓镇东嘿嘿一笑道：“不错，事实确是如此。”

水俊浩冷笑道：“在下所答并无半句虚言，阁下要是不信，只好听凭你如何想法了。”

卓镇东眼珠转了转，又问道：“对于奇珍之事，阁下心中有何感想？”

水俊浩想了想，道：“在下对此事既是毫无所知，自也无什么感想可言。”

卓镇东道：“那你对此也无兴趣了？”

水俊浩道：“在下并非好贪之人，在下认为此事并不完全可靠。”

卓镇东道：“你不相信这黄冈地方的某处藏有奇珍？”

“嗯！”

水俊浩点了点头道：“很可能是‘空穴来风’的谣传。”

卓镇东道：“卓某认为‘无风不起浪’。”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对于此事，在下不想和阁下争执多说……”话锋一转，问道：“阁下问完了没有？”

卓镇东想了想，道：“卓某还有一问。”

水俊浩道：“请问，越简单越好。”

卓镇东轻“哦”一声道：“关于各派高手和一众江湖豪雄等，你是不是也要他们都撤离黄冈城？”

水俊浩颌首道：“在下正有此意。”

卓镇东道：“他们会听你的吗？”

水俊浩道：“也许不听，不过……”胸有成竹地一笑，接道：“阁下请放心，在下自然另有计较。”

卓镇东道：“所谓另有计较，是不是以武相迫？”

水俊浩剑眉微轩，道：“不是，在下并不是个好勇嗜斗之人，非至逼不得已，决不会轻妄使用武力凌人！”

卓镇东阴声一笑道：“阁下应当知道，各派高手一众江湖豪雄，都是为谋夺那武林奇珍赶来的，他们岂肯……”

水俊浩微笑地截口说道：“阁下不必再废话了，在下既说另有计较，自能令他们心悦诚服地撤离黄冈。”

卓镇东嘿嘿一笑道：“那么卓某倒要拭目以看了。”

水俊浩轩眉正容说道：“三天之内，其他各派之人如是还未撤离黄冈，贵盟之人可以再来。”话锋一转，冷冷地接道：“现在距离天亮已只剩下一个多更次，你们该赶快走了！”

卓镇东心念一阵飞转，终于点首说道：“好！卓某答应你了，不过……”语声微顿，接道：“卓某得声明在先，那武林

奇珍出现时，卓某可也要算上一份。”

水俊浩哈哈一笑，颌首说道：“那是当然，这黄冈城内倘果真有什么武林奇珍出现，阁下尽管放心，在下决不干涉你出手夺取。”

卓镇东嘎嘎一笑道：“如此，卓某先谢了。”语锋微顿，倏地转向“冷魂剑客”东方望道：“东方兄，我们走！”

话落，身形当先腾起，疾射越墙而去。

卓镇东等人走后，长白掌门“青衫秀士”尚君恒立刻疾步抢前，朝水俊浩抱拳一揖说道：“多谢水少侠解厄之德。”

水俊浩连忙拱手还礼，含笑谦虚地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辈武林道上极平常之事，何德之有，尚掌门如此说法，水俊浩实在愧不敢当。”

尚君恒朗声哈哈一笑道：“少侠英风豪情，侠肝义肠过人，实在令人钦佩心折得很……”语声微顿，轻咳了一声，接道：“不怕少侠笑话，尚君恒还有自知之明，今夜之战，设非少侠适时现身解厄，此刻，长白派只怕已是一败涂地，精英尽失，从此除名武林了！”

水俊浩剑眉微皱了皱，倏地正容说道：“尚掌门再要如此说，水俊浩便只好就此告辞了。”

尚君恒一听，连忙说道：“好，好，尚君恒遵命不说就是。”

话锋一顿，突然肃容躬身说道：“请少侠入厅待茶。”

说罢，侧身举手肃容。

水俊浩微一点首道：“如此，水俊浩就打扰了。”

×

×

×

花厅上。

水俊浩和尚君恒分宾主落坐，献茶过后。

尚君恒轻咳一声道：“少侠来了已经很久了吧？”

水俊浩俊脸微微一红，点了点头，道：“是的，早在卓镇东未到之前就来了……”话锋一顿，接道：“冒昧唐突之处，尚祈掌门人原谅勿怪。”

尚君恒微微一笑道：“哪里，哪里，少侠如此一说，岂不见外了么。”

双目忽然凝注地望着水俊浩道：“少侠深夜驾到敝处，想来必有所见教了？”

水俊浩敛容说道：“见教可不敢，水俊浩久仰尚掌门为人胸怀磊落，正直不阿，所以不揣冒昧，想请教点事情。”

尚君恒道：“少侠有话尽管下询，尚君恒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水俊浩敛容抱拳一拱道：“如此，水俊浩这里先谢谢了。”

尚君恒含笑摆手道：“少侠请别客气，过份客气，便显得虚伪了。”

语锋微顿了顿，接道：“尚君恒心佩少侠豪憎义风，有心高攀，如不见外，我们便免除一切客套，以兄弟论交如何？”

水俊浩双眉一扬，道：“好！年长为兄，大哥请受小弟拜见。”

说着，离座站起，肃容躬身朝尚君恒拱手拜下。

尚君恒连忙起身伸手扶住，哈哈一声朗笑道：“贤弟请勿多礼。”

二人再次落坐。

尚君恒含笑道：“贤弟有什么想问的，现在可以不用顾虑地问了。”

水俊浩点点头道：“小弟遵命。”语声微微一顿，问道：“大哥可知那武林奇珍究是何物？”

尚君恒摇摇头道：“不知道，现正在探索之中。”

水俊浩又问道：“可知奇珍确实藏地？”

尚君恒道：“据说在这黄冈城附近。”

水俊浩道：“城内还是城外？”

尚君恒道：“这就不清楚了。”

水俊浩想了想，道：“大哥可觉得此事有些奇怪不？”

尚君恒一怔，道：“什么奇怪？”

水俊浩笑了笑，道：“闻听消息，赶来此地的各派之人，江湖豪雄虽多，但是，竟无一人知道奇珍何名，藏处何地，这难道不够奇怪么？”

尚君恒沉思稍顷，点点头道：“对于此点，愚兄一直未作沉思，如今经贤弟这么一说，细想起来，此事确实有点奇怪！”

亲率四大护法，十二名高手赶来此地。”

水俊浩不由一怔！感觉诧异地问道：“绝缘大师想和小弟见见？”

尚君恒颌首道：“他想和贤弟谈谈。”

水俊浩道：“大哥知道什么事吗？”

尚君恒道：“可能是关于武当派的事。”

水俊浩双眉微皱了皱，道：“绝缘大师太多事了。”

尚君恒忽然一笑道：“贤弟，绝缘大师也是为你好。……”语锋略顿，咳了一声，道：“当年火焚‘女王城’之事，武当派虽然很不对，但是……”

水俊浩突然截口问道：“大哥对武当掌门知道多少？”

尚君恒一怔！问道：“什么知道多少？”

水俊浩道：“他的为人情形。”

尚君恒心念微微一动，反问道：“贤弟认为呢？”

水俊浩道：“欺名盗世假冒伪善之徒。”

尚君恒不禁一呆！道：“贤弟此语有所本么？”

水俊浩面容沉肃地道：“若无所本，小弟焉敢妄出断语。”

尚君恒微一沉吟，道：“贤弟可否详告所本事实？”

水俊浩颌首道：“请大哥明日午前移驾小弟住处‘来福客店’中，小弟当为大哥介绍一位朋友，说明一切。”

尚君恒点点头道：“愚兄明日一定准时前往拜访。”

水俊浩忽地站起身来，道：“辰光已经不早，小弟就此告辞了。”

抱拳一拱，举步走出花厅，“左丞相”蓝立恒，护驾二“将军”和五“侍卫”随后而行。

尚君恒未作挽留，率领派下弟子相送。

× × ×

翌夜，初更时分。

水俊浩在他自己居住的“银”字楼上，设宴招待着一批当今武林顶尖儿的豪客。

这批膏客，都是接到今午水俊浩以“雷霆大帝”二世，和长白掌门“青衫秀士”尚君恒具名发出的请柬之人。

七派一帮中，除“峨眉派”无人前来黄冈，“天山派”已被挑毁，“武当派”未接到请柬外，少林、华山、青城三派掌门和穷家帮主都到了。

其他被请之人，身份虽不如一派掌门帮主尊高，但，无一不是领袖一方，威震江湖的豪雄霸主。

酒过三巡。

“青衫秀士”尚君恒缓缓站起身来，朗声说道：“承蒙各位掌门、大侠，赏光驾莅，尚君恒和水俊浩至感荣幸，这里先谢谢了。”说着，双手抱拳向群雄环拱了拱，轻咳一声，又道：“今夜邀请各位来此无别，实是想请问各位一事。……”

江北大豪“铁胆霸王”齐彪突然截口说道：“尚大侠，你这是什么意思？”

尚君恒不禁一怔！问道：“齐兄此话指的是什么？”

“铁胆霸王”齐彪忽然一声哈哈大笑，道：“指的是什么意思，你尚大侠自己应该明白，何必问我齐彪。”

尚君恒正容说道：“尚某实在不明白，齐兄你请说清楚吧。”

齐彪双目陡睁，精光激射，神威慑人的震声道：“请教你尚大侠柬邀齐某等来做什么的？”

尚君恒一听此问，已经明白齐彪的意思，立刻含笑答道：“商谈有关武林藏珍消息之事。”

齐彪点头说道：“那就是了，现在尚大侠放着正事不谈，反要请问我们一事，齐某不知你尚大侠是何居心？难道齐某等人此来是供你尚大侠审问的了？”

尚君恒忽地朗声一笑，道：“江湖传说，江北大豪‘铁胆霸王’齐大侠虽然是个性情暴烈的粗人，但却十分能言会道得很，口舌锋利，说出话来，声势咄咄逼人，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齐彪双眉一扬，又是哈哈一笑道：“那是承蒙江湖朋友的夸奖，其实齐彪只是粗人直肠，心直口直，口没遮拦而已！”

尚君恒微微一笑道：“齐兄太谦虚，太客气了……”语锋略顿，脸色倏地一正，敛容说道：“齐兄可知尚某想要请问的是什么？”

齐彪道：“这个……齐某又非你尚大侠肚里的蛔虫，怎知你想问之事。”

尚君恒道：“齐兄既然不知，何不暂作忍耐，稍安毋躁，待等尚某所问出口，如与武林藏珍消息无关，齐兄再加责难也并不迟吧！”

齐彪心中一动，暗忖道：“他这话有理，我实在太性急了……”

于是，遂即肃容道歉的道：“请原谅齐彪性情急躁，言语多有唐突之过……”话锋一转，接道：“尚大侠，你请问吧。”

此人虽然性情粗燥，但倒是个能提得起放得下，直来直往直肠子的豪雄，像这种人物，在波诡云谲，险诈万端的江湖上，还真百难一见。

也就因为他是个百难见一的爽直豪雄，顿使水俊浩心中兴起一种惺惺相惜的意念，暗忖道：“这齐彪为人性情确实爽直得很，我倒要好好的交交这个朋友……”

只见尚君恒微笑了笑，目光环扫了各派掌门、帮主、群豪一眼，然后轻咳了一声，肃容朗声说道：“请问各位，是否都因为接着一封未具名的怪信，才知道这黄冈城附近藏有一件武林奇珍而赶来的？”说着，探手入怀取出信笺扬了扬，补充的道：“就是这样的一张信笺。”

少林掌门绝缘大师目光凝注的望了信笺一眼，点首说道：“老衲也接到了这么一张信笺。”

接着，华山掌门伍奇昌，青城掌门紫云道长，穷家帮主

麦鹏飞，各方豪雄等人都纷纷点首说道：“我也接到了。”

尚君恒忽然朗声哈哈一笑，侧脸望着水俊浩道：“事情果然不出贤弟你的所料。……”话锋一顿，目光再度的环视了群豪一眼，问道：“诸位对于这张无名信笺，可觉得有什么可疑之点没有？”

群豪神色齐皆不由愕然一怔！眉头微蹙的看着尚君恒。

“铁胆霸王”齐彪忽地大声说道：“尚大侠，你别卖关子了，究竟有什么可疑之点，你就快些明白的说出来吧。”

尚君恒微微一笑，道：“齐兄你也太性急了，事情自是非得说个明白不可，你仍请稍安勿躁如何……”话锋一转，侧脸望着水俊浩含笑道：“水贤弟，事情还是由你来说明好了。”

水俊浩神情洒脱地一笑，道：“只怕小弟人微言轻，说来难以取信于人。”

少林绝缘大师嘴角微动，正待出声说话时。

那“铁胆霸王”齐彪已哈哈一声大笑道：“水少侠，你别客气了，请，你请放心大胆的说就是，只要合情合理，谁要敢不信，除非他能更具理由，否则……”话锋一顿，虎目倏睁，威态慑人的震声说道：“俺齐彪就决不饶他！”

语音铿锵，声若雷鸣，震人耳膜嗡嗡作响。

由此可见，这“铁胆霸王”齐彪，确不愧为领袖江北武林的一代大豪，内功真力之修为火候，显是深厚绝伦，已臻上乘！

穷家帮主“神风追魂”麦鹏飞接着朗声哈哈一笑，道：“水兄弟，有齐大侠这么一句话，你该可以大大的放心了吧。……”语声微顿，望着“铁胆霸王”齐彪笑了笑，旋又转向

水俊浩笑道：“其实，以你‘雷霆二世’的身份，统率大帝旧部蓝黄两姓家臣重现江湖，一言一动，对当今天下武林，实已足有举足轻重之力，你既已发觉其中大有可疑，还谦虚客气什么，就赶快说出来，让大家明明白白吧。”

水俊浩神情潇洒地笑了笑，长身站起，朗声说道：“齐大侠铁胆侠骨，豪义热诚令人至为感佩，水俊浩这里先谢谢了。”

说着双手抱拳朝齐彪一拱。

齐彪连忙站起虎躯，抱拳拱手还礼，哈哈地笑道：“水少侠，你请快别这样，俺齐彪是个粗人，可不惯这些啰嗦礼数。”话锋一顿，接道：“你如果看得起俺齐彪，想交俺这个粗朋友，咱们免掉一切俗礼，待会儿咱们不妨较量一下，只要你能使俺服了你，没有话说，俺齐彪和江北武林道便都是你的，从此都听命于你！”

水俊浩忽地朗声一笑，道：“齐大侠，像你这样一位豪义热情，铁胆侠骨的朋友，水俊浩衷心钦佩之余，还有个不愿交的么，可是……”话锋微顿，剑眉双皱地道：“你齐大侠这么一说，岂不是教我水俊浩为难吗！”

“铁胆霸王”齐彪一时未懂水俊浩的话意，怔了怔瞪目道：“怎么教你为难了？”

水俊浩含笑缓缓说道：“齐大侠，你要和我较量一下，我水俊浩决不反对，但是，较量的结果，必定有个高低之分，对不？”

齐彪点头说道：“不错，谁输了谁就得认服。”

水俊浩笑道：“那就是了，较量的结果，究竟谁高谁低？谁服谁？现在虽还不能说，但是为了一个‘名’字，我们都

必定全力争持，万一……”话锋倏地一转，肃容说道：“你齐大侠这句‘俺齐彪和江北武林道便都是你的，从此都听命于你’的话，我水俊浩担当得起吗？”

“铁胆霸王”齐彪突发声震屋宇的纵声哈哈一阵大笑，道：“水少侠，你太谦虚了，以你的‘雷霆二世’统率蓝黄两姓家臣的身份，不但是绝对担当得起，而且俺齐彪和江北武林道，能够听命于你，为你效命，还觉得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呢！再说……”话锋微微一顿，脸色骤转沉凝地接道：“眼下正有人动着江北武林道的脑筋，威胁俺齐彪，如果不答应效命于他，便要血洗江北武林！”

江北武林，地区广达六省。

齐彪，人称“铁胆霸王”，不但天生神力，武功高绝，神勇罕世，而且生具一身侠骨，满腔热血，铁胆义肠，为人更热诚豪迈，性格爽直，实是一位武林极不多见的盖世英雄。

他，年龄虽只四十多岁，正如日之中天，但，他领袖江北武林道，已有十五年之久，已成为当代天下武林瞩目共知的江北武林盟主。

在江北，他受着千万武林人物的敬仰、尊重，有着无比的威望，跺跺足，确能使整个江湖震颤。

江北武林，没有人不敬佩他，不听他的，因此，在他领导下，江北武林中，极少有仇杀、流血的悲剧发生。

偶而，纵为一时的激愤难忍，发生了，但只要他一出面，在他正义热诚的调停下，天大的仇怨、怒恨，莫不一笔钩销，化干戈为玉帛，化血泪为祥和。

他待人慷慨热诚，以德服人，从不以威慑人。他爱交朋友，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也决不皱眉。

但是，千万别触犯了他，惹恼了他，不然，他决不轻饶，一双钢掌，非生劈了你不可！他，就是这么个以德服人，受人尊敬的人。

事实上，他虽然外貌粗豪，生具一副莽夫之相，似是个毫无心智之人，但，相反的，他不仅心智颇高，且亦颇具慧见。

“团结即是力量”。他似乎很懂得这句格言的真理，因此，十五年来，他一直在努力于江北武林道的团结。

十五年来时间，他的心血没有白费，本是一盘散沙的江北武林，现在确实已走上了团结的道路。

如今，问题来了，竟有人胆敢动上了江北武林的脑筋，要他臣服听命。这人，真可以说是吃了熊心豹胆，胆子也实在大得骇人！

当然，“铁胆霸王”齐彪心中十分愤怒，这人不但胆大狂妄无比，也根本就没有把他齐彪放在眼内。

他想立刻去找这人，斗斗这人，各凭武学功力一拚高下，看看这人到底有多大能为，多高武功，竟敢如此狂妄？但是，这人是谁？在什么地方？他根本不知道，也找不到！

凭良心说，“铁胆霸王”齐彪实在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盖世英雄，不然，他怎么能称做“铁胆”！

这人是谁？

齐彪他不在乎，对于这人的威胁，他可以不理，要血洗江北武林，不行！只要他齐彪有一口气在，就决没有那么容易！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齐彪可以率领江北武林，倾力一拚！头可断！血可流！

江北武林，在他率领下，决不臣服于恶魔！

他深信，只要他这样决定，江北武林决不会有人反对的！

可是，他却又有着极大的顾忌。

这顾忌，关系太大太广，使他不能，也不敢作此决定！因为，这恶魔除要血洗江北武林外，还有一句更狠毒凶残，令人心胆寒颤的话。

那就是“斩草除根”，将连带的屠杀尽江北武林的家族，老幼妇孺，皆在杀戮不赦之列！于此，可见这人心肠的阴狠残毒无伦至极，使这位天不怕地不怕，号称“铁胆”的江北武林盟主胆寒了！

确实，他可以不顾他个人的生死，决心和恶魔一战，但他却不能不顾成千累万老幼妇孺的性命！

这些人，他们是无辜的……

× × ×

对于水俊浩，齐彪虽是初次见面，但一见面，他就已为水俊浩那高华的气质风仪而心折，打从心底生起“惺惺相惜”之感。

他觉得，这是个了不起、非凡的人！同时也已看出水俊浩不但是当代武林的奇葩俊彦，而且将必是众望所归，领袖整个武林的一代英杰。

尤其，又是“雷霆大帝”继承衣钵的传人，当此武林浩劫血腥掀起之际，统率那些武功高绝，昔年曾令恶徒闻名丧胆的蓝黄两姓家臣，突然重现江湖，不用说，这拯救浩劫狂澜，荡魔救乱的大任，不落在他的肩上，又有谁担当得起！

“铁胆霸王”，他慧眼独具，乃才要和水俊浩较量，想藉此把江北武林交给水俊浩。

如此做，虽然有失他江北武林盟主的威望，也很愧对江

北武林对他的敬佩，但，为了千万条无辜的性命，他实在顾不得这许多了。

何况，事实上，水俊浩这个人，就他的眼光观察，实在比他强，江北武林能得他领导，也实在是江北武林之福！

× × ×

齐彪，他这句“眼下正有人动着江北武林的脑筋”之语一出口，立刻震惊了在座群豪和各派掌门。

所有的人，莫不目射灼灼如电奇光，脸露骇异之色地望着这位号称“铁胆霸王”威震江北六省的北道盟主。

只有水俊浩，他神色镇定如故，丝毫未现惊奇之色，望着齐彪平静地笑了笑，淡淡地道：“这敢动江北武林脑筋的狂徒，想必是那迄今未露面现踪的‘金狮盟’盟主了，是不？”

水俊浩语气虽然很是平静，但，群豪耳中听来，恰有如平地一声惊雷，心神全都不禁猛烈一震，相顾骇然失色！

齐彪想不到水俊浩竟能一语中的，不由颇敢意外地呆了呆，因而心中也更加佩服，点头道：“不错，水少侠，您是如何知道的？”

水俊浩微微一笑，从容地道：“齐大侠，你神勇盖世，天下武林闻名，这且不说，单江北武林，在你的领导下，已结成一股浩大强壮无比的力量，声势何等雄厚，举目当今天下武休，有谁有这样的胆子，敢轻捋虎须，除了那‘金狮盟’外，还有谁？……”

“铁胆霸王”齐彪陡发声震屋宇的一阵哈哈大笑，道：“水少侠，俺齐彪心服了您了，没有话说，也不用较量了，江北武林，从今而后已是您的，听命于您了！”

水俊浩剑眉一皱，道：“齐大侠，你这是……”

“铁胆霸王”接口道：“水少侠，甭再说谦虚客气的话，谁教您使俺齐

彪心服您了！”

水俊浩深蹙着眉头道：“齐大侠，武林创业危艰，江北武林，是你齐大侠流血流汗，历经多年的艰苦努力创下的基业，我怎能……”语锋一顿，接着道：“我水俊浩何德何能，值得你齐大侠如此看重宠爱，你齐大侠的热诚，我只能心领，却不能也不敢接受！”

“铁胆霸王”哈哈一声大笑，道：“水少侠，俺齐彪可是个粗人，只知‘言出如山’，说出口的话，决不收回，您若再推托说那些客套话，便就是瞧不起俺齐彪和江北武林……”语锋微顿，他虎目陡睁，神色突然一肃，震声接道：“要不然，您便是怕那金……”

水俊浩剑眉猛地往上一挑，星目倏睁，神光激射，瞋目朗喝道：“住口！”

喝声直如惊雷暴响，只震得屋宇摇动，群豪脸色齐变，心神剧烈震颤！

随见水俊浩星目神光敛隐，扫视了群豪一眼，歉然说道：“对不起，诸位，是我水俊浩一时控制不住，失态了。”

少林掌门绝缘大师口喧佛号，道：“阿弥陀佛，这正是您水少侠至情至性的流露，也是正气凛然顶天立地奇男子的特质！”

穷家帮主“神风追魂”麦鹏飞接道：“水少侠，您请别再客气了。”

水俊浩谢意地笑了笑，目光转向“铁胆霸王”道：“齐大侠，水俊浩冒犯虎威，你请多原谅，千万别见怪！”

“铁胆霸王”哈哈一声大笑，道：“水少侠，您这不是骂俺齐彪么，事实上是俺齐彪出语莽撞无状，说得太过份了，冒犯了您，请原谅的应该是俺齐彪才对！”

水俊浩微笑了笑，忽地轻声一叹，道：“齐大侠，你这番苦心，我水俊浩心里很明白，其实，你齐大侠又何必多此一举，我水俊浩……”语锋一顿，肃容接道：“既承你齐大侠如此抬爱，这么看得起我，没有话说，你齐大侠放心，这份重担，我水俊浩承担了。”

“铁胆霸王”齐彪一听水俊浩这种语气，明白水俊浩已经识破了他的心意，脸孔不禁感觉一阵热燥！

但，他仍是一个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的人，旋即哈哈一声大笑，道：“如此，俺为江北武林庆幸。……”语锋一转，接道：“从今而后，俺齐彪已是您的属下，这‘齐大侠’的称呼，属下可担当不起，该改掉了。”

水俊浩摇手正容说道：“齐大侠，你这就不对了。”

齐彪一怔，道：“属下怎么不对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承蒙你齐大侠的抬爱，我也接受了你齐大侠的热诚，但，你仍是江北武林的盟主，我们也只是好朋友，今后你江北武林的事，便就等于是我水俊浩的事，决不袖手旁观不顾……”语锋微顿了顿，接着道：“如果你齐大侠想过做属下的瘾的话，我水俊浩自认不敢阻拦，那你请找‘金狮盟’盟主去，水俊浩万万当受不起！”

最后的这两句话，份量虽然很够重的，但，并无一点轻侮“铁胆霸王”的意思，是谦虚，也是真诚！

水俊浩越是这么谦虚，也就越发地使人肃然动容，心生无比的敬佩。

“铁胆霸王”齐彪虽然生得一副粗相，但，并不是个毫无脑筋的人。

对于水俊浩的谦虚、真诚，这等超人的气度，心底更是敬佩得五体投地，豪放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好！好！水少侠，俺齐彪是恭敬不如从命，您怎么说，便怎么好，一切都听您的就是。”

水俊浩笑了笑，突又神色一正，问道：“齐大侠，‘金狮盟’给你多久的限期？”

齐彪道：“一个月。”

水俊浩道：“现在多久了？”

齐彪道：“十九天。”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你有何打算？”

齐彪苦笑了笑，道：“说来惭愧，迄今还一筹莫展。”

水俊浩星目略转，暗道：“奇怪，这种口气，不像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铁胆’英雄说的话，难道这其中还另有……”心念一动，缓缓说道：“既惭愧，而又一筹莫展，想必是拚又不能，不拚则就必须臣服听命，臣服又非所愿，因而大感进退两难，是不？”

齐彪一点头道：“不错，若然能拚，齐彪何致于一筹莫展。”

水俊浩道：“此中定有牵涉极广，非常棘手的原因了？”

齐彪虎目一张，道：“水少侠，您料事如神，实在使俺齐彪佩服得五体投地。……”

水俊浩含笑截口道：“齐大侠，请说这非常棘手的原因。”

齐彪点点头道：“齐彪遵命。”

语锋微顿，忽地一声长叹，道：“恶魔心肠阴狠残毒，除了血洗江北武林，还要杀尽江北武林的家族，老幼妇孺，不留一个活口！”

此语一出，在座群豪齐皆脸色剧变，心神猛颤！

江北武林家族，老幼妇孺千万条性命何辜？……

恶魔竟以他们的性命生死，来威胁“铁胆霸王”齐彪和整个江北武林。这手段，实在太残酷、太恶毒了！

齐彪，他身系千万条性命的生死，实在难怪他这位“铁胆霸王”变成“无胆”，要一筹莫展，大感棘手进退两难了！

在群豪心中全都以为，水俊浩闻听“铁胆霸王”此言之后，也必脸色勃变，大为惊骇地双目深锁。

哪知，出于群豪意外地，水俊浩竟是神色未动，仍然极其平静地望着“铁胆霸王”，而且还淡笑了笑。

这时候，他竟能笑得出来。群豪在他的淡笑中，立刻都不禁微皱了皱眉头。

水俊浩谈笑了笑之后，语声更其平静地望着“铁胆霸王”齐彪问道：“于是，齐大侠，你害怕了？”

“铁胆霸王”虎目陡睁，威态慑人地道：“水少侠，您未免小看俺齐彪了，在俺齐彪的一生中，还不知怕为何物？也从没有过一个‘怕’字的念头！……”

的确，在他的意念里，如果有个“怕”字的存在，那他还能称做什么“铁胆霸王”呢？

他语锋一顿，忽然长叹了口气，威态尽敛地道：“俺承蒙江北武林同道的敬重，得以荣膺盟主，俺个人生死虽不足惜，但，事关千万条人命，俺可不得有所顾虑了，说实在话，对于这个问题，俺齐彪是有点怕了，也是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这个‘怕’的滋味！”

水俊浩忽又一笑道：“这怕的滋味如何？”

此时此刻，他竟问出这种开玩笑似的话，实在令人听来有些格格不入，心底大生反感。

华山掌门伍奇昌皱眉暗道：“这太不像话了，他竟还有心情开玩笑……”

他心里这样想着，脸上也就露出不愉之色。

但，“铁胆霸王”并未把水俊浩这种开玩笑似的问话放在心上，他苦笑地摇了摇头，道：“别提了，头昏脑胀，心烦得要死，这滋味说多难受就有多难受，俺情愿去死，也不愿受这个活罪！”

水俊浩突然神色一正，道：“齐大侠，你真的情愿去死？”

齐彪不禁一呆！旋又虎目一张，点头震声说道：“只要能挽救得千万条性命，俺齐彪虽死，又有何憾，虽是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语气坚定无比，显示他不惜一死拯劫的决心，这种决心，这份豪情，实在令人听得悚然动容，莫不心生敬佩，有值得竖起大拇指头一赞之感。

水俊浩突然抱拳一拱，朗声说道：“齐大侠，有你这一句话，可见江北武林朋友，没有敬错了人，有你这样一位盟主，实是江北武林之福……”语锋微顿，肃容接道：“我敬佩你，齐大侠，这个问题，我水俊浩一肩承担，你请放心，我决不让‘金狮盟’得逞凶焰，不过，你却得听我的安排！”

至此，群豪这才明白水俊浩的言谈，虽是令人听来有着格格不入，似在开玩笑的感觉，事实上，他是另含用意的

只见齐彪虎目陡地一亮，浓眉双扬，点头说道：“那是当然，俺已经说过了，从此江北武林都听命于你，甭说是听你安排，就是要俺去汤里火里，要俺立刻去死，如果略皱一下眉头，便算不得是一条汉子，也枉为领袖江北武林的盟主了！”

水俊浩点头一笑，道：“好！如此，我也就不说客气话了，你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再作详谈安排，现在我们且言归正传，先谈眼前这黄冈城内的问题。……”语锋微微一顿，星目神光电射，灼灼地环视了各派掌门群豪一眼，脸容沉肃，朗声缓缓说道：“诸位！这所谓武林奇珍之事，在下觉得很可疑！”

×

×

×

各派掌门群豪十数道目光，立时全部投射向水俊浩，凝视着他，默默地，没有一个人发问，都在静待下文。

水俊浩轻咳了一声，语声平静而从容他说道：“依照在下的猜料，这可能是一个极大的阴谋。”

华山掌门伍奇昌突然发话道：“请恕老朽发问。”

水俊浩道：“伍掌门请别客气。”

伍奇昌道：“老朽请问，少侠可疑，猜料这是个阴谋，根据是什么？”

水俊浩道：“理由很多。”

伍奇昌道：“请说理由如何？”

水俊浩道：“伍掌门可否先回答我数问？”

伍奇昌道：“少侠想问什么？”

水俊浩道：“自是和奇珍有关问题。”

伍奇昌微微一怔，道：“少侠将会大失所望。”

水俊浩道：“在下认为决不会失望。”

伍奇昌眉头一皱，道：“可是，老朽并不知道什么。”

水俊浩笑道：“伍掌门，你如是知道什么，我就不敢问了。”

伍奇昌心中不禁沉吟地暗道：“此人心智过人，才华高绝，言语之间，都暗含使人高深莫测之玄机，看来我这一问实是自找麻烦，上了他的当了……”

他暗忖未已，水俊浩又已含笑问道：“伍掌门，你考虑好了没有？”

伍奇昌心知麻烦已经惹上了身，再想推已无法推得掉，除了答应之外，实无他话可说。

于是，他只得点头说道：“老朽考虑好了。”

水俊浩道：“意下如何？”

伍奇昌道：“老朽已经说过了，老朽并不知道什么，必将会使少侠失望。”

水俊浩笑道：“事实上，我也只望你伍掌门回答我所问，并不希望你能知道什么，否则，那反而不好！”

这话，实在矛盾得很，似乎又含有难测的玄机。少林绝学大师等人，全都听得不禁暗皱眉头，心中大感纳罕愕异无比！

伍奇昌怔了怔，道：“如此，少侠请问吧。”

水俊浩笑了笑，正容问道：“我请问，伍掌门可知这‘武林奇珍’消息的来源不？”

伍奇昌怔了一怔，道：“少侠不是已经知道，是那封怪信么？”

水俊浩点了点头，道：“可知那发信人是谁？”

伍奇昌摇了摇头道：“不知。”

水俊浩道：“请问那所谓‘武林奇珍’是什么？知道不？”

伍奇昌道：“不知道。”

水俊浩道：“我再请问，可知这奇珍藏处不？”

伍奇昌眉头一皱，道：“不知。”

水俊浩问道：“据信中说，‘正有人将于近期内前往掘取’，我请问，你伍掌门知道这前往掘取之人是谁不？”

伍奇昌道：“不知……”语锋一顿，接道：“不过，那发信之人定必知道。”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伍掌门可是认为那发信之人，会再发出同样的信给各位，透露这掘取奇珍之人是谁吗？”

伍奇昌道：“这并非没有可能。”

水俊浩突然一声冷笑，道：“我也承认有此可能，但是，我可也有另一个想法。”

伍奇昌道：“什么想法？”

水俊浩语声沉凝地道：“当各位果真接到第二封信时，必定是一场无边杀劫的开始之时，不知将有多少武林高手精英付出生命的代价，使这黄冈城附近血流成渠，而整个武林，从此也必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这番话，忽如奇峰之突起，各派掌门群豪脸容全都不禁骇然失色，心神猛烈震颤不止！

少林绝学大师忽地高喧一声佛号，道：“一语点醒梦中人，水少侠，你这番话，直如醍醐灌顶，使老衲顿悟，这实在很可能是个大陷阱、大阴谋，多谢少侠的警语提示，老衲现已决定立刻率领门下弟子离开这是非之地……”语锋微微一顿，

接道：“但是，老衲于临行之前，拟向少侠略进一言，祈望少侠能予采纳，则老衲定然感同身受！”

水俊浩正容说道：“大师请说，只要水俊浩能办得到的，无不遵命，但是，唯有那武当派的事，希望大师千万别管。”

他心知绝缘大师必将为武当派的事，出面说情调停，是以乃先发制人，封住了绝缘大师的口。

绝缘大师呆了呆！口喧佛号，道：“阿弥陀佛，俗语有云：‘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少侠你何不大度宽容……”

水俊浩截口说道：“水俊浩对任何人都可宽容，唯独对武当紫阳不行！”

绝缘大师道：“少侠对紫阳掌门的成见，似乎很深很深？”

水俊浩突然问道：“我请问，大师对紫阳的为人，性情，作为，自问了解几分？”

绝缘大师一怔，迟疑的答道：“这个……大概可以说八分的样子。”

水俊浩道：“那就请说说他的为人，性情，作为如何？”

绝缘大师微一沉吟，道：“为人光明磊落，心性慈善，乃是一君子，性情正直，嫉恶似仇，作为并无过失，领袖武当，声誉颇佳。”

水俊浩忽地一声冷笑，道：“据在下所知，恰与大师所言相反，他为人假作光明伪善，性情奸诈阴险，作为恶透，实在是个欺名盗世的伪君子。”

绝缘大师慈眉轩动，脸色微变，沉声道：“少侠说话须要有所根据！”

水俊浩冷笑着道：“大师所谓对他了解八分，这只是大师你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大师对他的了解，根本连半分都说不上，大师等和天下武林，都被他那假冒伪善、光明磊落的假面具所欺骗了……”语锋一顿，目视绝缘大师接道：“我这话，大师定必不信，是不？”

绝缘大师脸色冷凝地道：“不错，少侠如果不能拿出真凭实据，纵令是三尺童子，也无法相信少侠所言不是诬谄中伤……”语锋微微一顿，接道：“少侠虽是‘雷霆大帝’的衣钵传人，但，这几句话，也足以使少侠受到天下武林的指摘轻蔑，因而威信尽失！”

显然，这位修养颇深的少林掌门老和尚，已被水俊浩的这番话引起了嗔怒！

“铁胆霸王”齐彪陡地虎目一瞪，威态慑人地道：“老和尚，水少侠所言，是不是诬谄中伤，在事实真相未弄清楚之前，你说话最好多留点分寸！”

绝缘大师此刻心中嗔怒已动，“铁胆霸王”这种语气，他那能容忍得住。

慈眉轩动，双目突睁，精光激射如电地沉声喝道：“齐彪，你敢对本座这等无礼，实在大胆！”

“铁胆霸王”纵声哈哈一笑，道：“老和尚，你记错了，俺齐彪岂只是大胆，根本就是只‘铁胆’……”语锋一转，沉声接道：“对你无礼便又怎样？凭你少林派的声威，还吓不倒俺江北武林！”

绝缘大师脸色勃变，怒道：“齐彪，你这是存心要和少林挑衅？”

“铁胆霸王”又是哈哈一笑，道：“你们少林派平素自负绝艺无双，为七派一帮之首，执中原武林之牛耳，无事时，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一旦有什么大号魔头出现江湖，杀劫血腥掀起时，却又闭门自扫，龟缩不出。还说什么这是天意，江湖杀孽太重，该遭劫运，在劫的劫数难逃，不在劫的自然

平安无事，出家人岂可违逆天意，劫运将了时，自有那武林俊彦奇才，现身出来降魔挽劫等堂皇动听之言。俺齐彪是个粗人，可不懂得什么天意佛理玄机，只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少林派除了自高自大外，就只会坐享其成，遇上事情，为保全自己的实力声威，决不挺身而出，是以……”语声微顿，接着道：“俺齐彪虽无挑衅之心，却想看看你们少林派究竟有什么样的绝艺？是不是那虚有其表一戮即穿的纸老虎！”

这番话，几乎没有一句不是在揭少林派的短处、疮疤，直如一根根的钢针，刺扎着绝缘大师的心窝！

虽然，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这般，绝缘大师的脸色，也不禁连连剧变，由白变红，由红变紫，由紫变青，终而一片铁青！双目瞪如铜铃，身躯剧烈猛颤不止。

这位修养功深的老和尚，心中显然已是气极！怒极！

也许是由于气怒至极的关系，他反而显得出奇的平静了下来，默默地没有出声拦阻“铁胆霸王”的话。

直到“铁胆霸王”话说完了，他这才深深地长吁了口气，语声平静，但却冷峻如冰的望着“铁胆霸王”问道：“齐大侠，你话说完了没有？”

“铁胆霸王”点点头道：“话完了，俺齐彪是个直肠子，向来是有话不吐不快。”

绝缘大师道：“那么，现在你齐大侠该听听老衲的了。”

齐彪点头道：“理所当然，你说你的，俺也绝不出声拦阻你……”话锋一顿，问道：“大和尚是对俺所言有所解释？”

绝缘大师摇摇头道，“是就是，否就否，天下武林自有公论，老衲不想饶舌，多作无谓的解释。”

“铁胆霸王”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好一个天下武林自有公论，大和尚，俺佩服你这等修养气度……”语锋一顿，问道：“大和尚，你既然不想饶舌解释，又有何高论？”

绝缘大师此刻脸色已恢复正常，双眉一轩，道：“老衲只要告诉你一句话。”

“铁胆霸王”道：“什么话？俺这里洗耳恭听。”

绝缘大师沉声说道：“少林不是纸老虎！”

“铁胆霸王”道：“单凭这句话，俺怎会相信。”

绝缘大师道：“老衲自必给你齐大侠证据，使你相信。”

“铁胆霸王”道：“大和尚是想露两手给我看看。”

绝缘大师“哼”了一声，道：“请你齐大侠欣赏少林绝艺。”

“铁胆霸王”虎目一睁，浓眉微挑道：“什么时候？”

绝缘大师冷冷的道：“就是现在。”

“铁胆霸王”道：“在什么地方？”

绝缘大师道：“在这楼上也并无不可。”

“铁胆霸王”目光一瞥水俊浩，只见水俊浩闭目垂帘，有若老僧入定般端坐着，对他二人的话语，听如未闻，因此，他咳了一声，道：“在这楼上恐怕不大好吧。”

绝缘大师道：“有何不好，眼下这楼上在座的，莫不都是身负绝学，望重当代的武林高人，正好请他们各位为老衲和齐大侠做个见证！”

“铁胆霸王”道：“如此，大和尚是要和俺较量较量了？”

绝缘大师道：“老衲只是给你齐大侠一个证明，少林派不是纸老虎！”

“铁胆霸王”一声冷笑，道：“好，俺便领教你大和尚的少林绝艺就是！”

绝缘大师缓缓站起身子，气纳丹田，震声说道：“久闻齐大侠天生神力，一双钢掌，冠盖武林无敌，老衲便以大力金钢掌先和齐大侠互对三掌，然后再论其他如何？！”

“铁胆霸王”站起虎躯，双目精芒电射，神威凛凛的一点头，道：“好！俺感觉非常荣幸。”

绝缘大师“哼”了一声，道：“齐大侠请准备小心了。”

“铁胆霸王”道：“不劳多虑，大和尚也请小心留神。”

× × ×

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空气顿然显得紧张无比，肃杀气氛窒人。

情形一变至此，实为各派掌门群豪料所不及，一时间，众人都不禁傻了眼。

这二人，一个是江北武林盟主，一个是执中原武林牛耳的少林掌门，哪一方都不是好惹的。

各派掌门群豪目睹二人这等情形，一个个都不由得双眉深锁，觉得劝解既不是，不劝解又不是，心中大感为难。

因为，一个劝解不得当，很可能会惹祸上身，于是，各派掌门群豪的目光，立刻全都移向主人水俊浩，希望水俊浩适时出面劝解调停。

他二人发生这场冲突的起因，可说是全由水俊浩所导致，水俊浩也实该理当出面劝解调停的，可是，水俊浩却在闭目垂帘端坐如故，对二人这种一触即发的局面，恍若未闻，根本不予理会。

这神情，他分明是存心在坐山观虎斗。

青城、华山两派掌门，和几位威镇一方的群雄，对水俊浩的这种态度，心中暗暗感到不满。

穷家帮主“神风追魂”麦鹏飞，长白掌门“青衫秀士”尚君恒，他二人和水俊浩虽然相识不久，但对水俊浩的为人性情已有了个约略的认识，了解水俊浩乃是个面冷心热，外和内刚之人。

不说别的，单从他一口承担下决不让“金狮盟”对江北武林威胁逞凶的这份豪情，就可见一般。

因之，他二人见水俊浩于此时此刻，仍然闭目端坐，不闻不问，就知其必然胸有成竹，另有深意。

× × ×

绝缘大师和“铁胆霸王”隔桌对峙岳立，距离约在八尺左右，此刻，二人都是双掌平提胸前，一掌护胸，一掌蓄劲待发。

双方俱知对方是一劲敌，目光均有如两道冷电寒芒，灼灼不瞬地瞪望着对方，脸上全是一片凝重之色。

突然，绝缘大师一声沉喝道：“齐大侠，请先接老衲一掌。”

单掌缓缓推出，掌心外吐，击向“铁胆霸王”齐彪的胸窝。

掌力发出，竟然不带丝毫劈空风声劲气。

“大力金钢掌”，佛门奇学，威力绝伦罕世，多少年来，少林弟子，能够练成此一绝艺的，为数并不多见，尤其是，掌力练到发时无声，劲气不泄

之境的，更是少之又少。“铁胆霸王”乃是个识货之人，眼见掌发无风，立知绝缘大师的“大力金钢掌”火候，已练到十成，达炉火纯青之境。虽然，他天生神力，内功深厚，内力雄浑，决不畏怯绝缘大师的“大力金钢掌”力，可也不敢稍存轻视骄敌之心，口中也即立时一声沉喝，钢掌急推，吐掌心，发力迎出！这两人，都是当今武林绝顶高手，双方掌力接实，无可疑异的，其声势必如石破天惊般骇人！

旁坐的各派掌门群豪，都唯恐被二人的掌风劲力波及，暗作准备，随时离座飘身退避，以免遭受鱼池之殃。就在电光石火，二人掌力快将接实的刹那。

蓦闻一声朗喝暴起，叱道：“你二位太放肆了，都与我坐下！”

奇事突然发生了，随着这一声喝叱，二人发出的掌力竟皆有如牛泥入海般，顿然消失，无影无踪！

同时，二人也都非常听话，身形微晃，竟果真都乖乖地坐了下去。

这只能说是别人的看法和想法，但，他二人身所感受的，可就不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是身不由己，被一股绝强无比，也是根本毫无反抗余地的，极大的压力迫得坐下的！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心里都很明白清楚，是水俊浩以无上功力化解去他们的掌力，又以无上功力迫使他们坐下的！

在座之人，都是领袖一派的掌门，威镇一方的豪雄，无一不是内家高手，眼睛雪亮的人物。

绝缘大师和“铁胆霸王”心里明白清楚，其他之人，又何尝不明白，不清楚。

当此魔焰高涨，浩劫掀起之际。一众群豪眼见水俊浩显露了这等无上功力，心中除大感钦佩赞叹之外，更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水俊浩功力高绝罕世，为生平所见。喜的是，侠义道中有此天纵奇才俊彦，何忧魔道猖獗作恶，“金狮盟”为祸为患，除魔卫道有人矣！

水俊浩，他显露这一手无上功力，是有心人，也是有计划的。因为，他深知眼前这些个掌门豪雄，无一不是平素极颇自负，自高自大的人物，如想要这般人敬服、听话，就先必得在武功上使他们心折才行。

故而，绝缘大师和“铁胆霸王”发生冲突时，他不但不言劝阻，反而闭起双目，故意不予理会。

直到二人出了手，双方掌力发出，快将接实的一刹那，他才突以无上功力化解掉二人的掌力，并迫使二人就位坐下。

绝缘大师被迫坐下后，这位平常颇为自负，自视奇高的老和尚，于心中惊骇欲绝之外，更是傻直了眼。他几乎有点不敢相信，天下之间，功力竟有高绝如是之人。

此刻，老和尚心情烦透了，也乱极了。

他想到武当掌门紫阳老道，想起了水俊浩对紫阳老道的成见……

他实在替紫阳老道担心，也替整个武当派担忧！

以水俊浩的功力，武当派已是无人能挡其一击之力，何况他还统率着蓝黄两姓家臣，更有那据说个个武功奇高莫测的“女王城”里的女人，如今又加上一个江北武林盟主“铁胆霸王”齐彪，甘愿听命于他，为他效命！

如此强大雄厚的实力声势，举目天下武林，还有谁能堪与其匹敌？从今

叫道：“呵！原来是这么回事……”

水俊浩笑道：“伍掌门，想了想么？”

伍奇昌一点头道：“想通了……”语锋微顿。接道：“的确没有错，细想起来，这实在极有可能是一个大陷阱，大阴谋！”

水俊浩笑了笑，道：“能够想明白这些，足见伍掌门才华智慧实不低人，只是一时疏忽，没有多用脑筋，多想想

伍奇昌忽然哈哈一声大笑，笑落，神情一正，脸露钦佩之色地道：“水少侠，你别捧我了，此事幸亏你能及时提醒，不然，我们这些人都必上当，非得掉进这个大陷阱里去不可！”

这话，确是没有一点虚假的实话。

在座人，既都是领袖一派一方的人物，自然没有一个庸才。他们只不过是贪欲蒙心，没有多用脑筋，仔细分析一下而已。

如今，由于水俊浩的提醒，各自用心一阵细想，思考之后，也都立刻发觉了此中矛盾之点。

水俊浩目光一扫众人，突又正容说道：“诸位，在下对此可能是阴谋的陷阱，有两种推测。”

青城掌门灵风道长问道：“请教这两种推测？”

水俊浩道：“第一，其用意在先使各位率领所属精英高手，集中于此地，然后派人暗中放出谣言，说‘奇珍’是什么前古武学名家异人遗留的宝录、经谱罕世绝学之类，埋藏在某处地方，眼下正有人前往掘取中……”语锋微微一顿，轻咳了一声，缓缓接道：“诸位于听得这谣言之后，必然立刻率领属下高手赶往那地方，于是，各方高手云集，在彼此心存私欲。你我猜忌之下，一场空前绝后的血战便展开了，为那尚未见到的‘奇珍’倾力拚搏，到后来……”语锋忽又一顿，星目如电，缓缓地环扫了众人一眼之后，续道：“这结果如何？诸位想想就知道了。”

“铁胆霸王”齐彪心中暗道：“不用说，这结果必定是血与肉的堆积，一片尸山血海惨不忍睹的场面了……”

华山掌门伍奇昌接着问道：“请教这第二种推测？”

水俊浩脸色沉凝地说道：“这第二种推测说出来，只怕诸位会更加惊心，在此连片刻都要坐不住了。”

众人心神全都不禁猛然一震！

水俊浩忽然深长地叹了口气，缓缓说道：“还望我这第二推测，只是我的神经过敏，绝对的错误就好了。”

众人的脸色神情，立时都现出了一片紧张与骇愕，双目大睁，精光电芒灼灼地瞪视着水俊浩，静等着水俊浩接说下去，说出那第二种推测。

可是，水俊浩却默默地没有开口出声，他似乎很不愿说出这第二种令人更加惊心动魄的推测！

空气突然像似凝固了般的沉静。……

这沉静，令人心胸有着将欲炸裂的窒闷，坐立不安！

海南“五指山主”路百丰，他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此刻再也忍不住了，眉锋微皱，轻叹一声，道：“水少侠，老朽憋不住了，请接着说下去。”

水俊浩点了点头，但，他尚未开口，突闻楼梯一阵“蹬蹬”声响，项天寿已带着司马羽荃急步走上楼来。

司马羽荃目不斜视，一直走到水俊浩身侧，躬身行礼道：“小弟见过大

哥。

水俊浩含笑说道：“荃弟少礼。”

司马羽荃退后一步，肃容垂手而立。

水俊浩忽地长身站起，朗声向众人介绍司马羽荃说道：“诸位，他复姓司马，双名羽荃，是我义弟，今后在江湖上若然相遇，尚望诸位多多照顾一二，则水俊浩定当感同身受。”

这时，众人对水俊浩的观念已经完全改变，对水俊浩那冷傲的态度，已不再介意放在心上，心底由衷地生起了一股敬佩。

水俊浩话声一落，众人连忙纷纷道：“水少侠请放心，令义弟也就是我等义弟，我等理当照顾的。”

水俊浩朗声哈哈一笑，道：“如此，我水俊浩这里先谢谢诸位了。”

说罢，朝众人拱手一揖。

众人连忙各自抱拳拱手还礼，道：“水少侠，请别客气多礼。”

水俊浩一笑，转向司马羽荃道：“荃弟，你赶快谢谢各位的慨允照顾之德。”

司马羽荃闻言，立即夸前一步，拱手躬身朝众人作了个

环揖，朗声说道：“承蒙各位慨允照顾，司马羽荃感激不尽，这里先谢谢了。”

众人纷纷抱拳还礼，道：“司马兄弟，请休客气多礼。”

水俊浩突然特别向司马羽荃介绍绝缘大师，道：“荃弟，这位是少林当代掌门绝缘大师，你应当特别上前行礼拜见过才是。”

司马羽荃立即依言上前，向绝缘大师肃容躬身行礼拜见，道：“武林末学后进司马羽荃，拜见掌门大师。”

× × ×

各派掌门群豪，除长白掌门“青衫秀士”尚君恒外，其余之人，虽都不知司马羽荃的出身来历，但，一听水俊浩这种语气，立刻明白这司马羽荃必和水俊浩所言武当掌门的为人有关。

少林绝缘大师并不是傻瓜，他见水俊浩突然命人把司马羽荃叫上楼来，并命司马羽荃向他特别行礼拜见，心里那有什么不明白的，因此，他一面口喧佛号，双手合十还礼，一面心念电转的暗忖道：“此子是何出身来历？难道紫阳当真是

陆闻水俊浩忽地一声朗笑，打断了他的暗忖，道：“大师，他乃是‘东海三奇’的弟子，‘西陵双侠’的后人。”

绝缘大师心神不由猛烈一震！暗道：“那‘西陵双侠’的被害，难道会与紫阳有关……”

他暗忖中，那“铁胆霸王”齐彪突地站起虎躯，双目猛张，神情激动地望着司马羽荃道：“贤侄，你快说，你那二叔和你父亲究竟是被什么人杀害的？俺齐彪定必摘下他的脑袋来！”

“西陵双侠”昆仲，乃“铁胆霸王”当年初出江湖闯名立世时的知交好友，后来，“铁胆霸王”当上了江北武林盟主时，双侠兄弟已因厌倦江湖生涯，看透了江湖上的险诈仇杀，而隐退“西陵”老家“紫荆庄”，不再在江湖上逞雄争强，深居简出，甚少和江湖朋友来往接触。

“铁胆霸王”还是远在十多年前，司马羽荃在牙牙学语时代，因事房山附近，曾抽空顺道前往“紫荆庄”访晤过双侠昆仲，盘桓了三日方始告辞离

去，后来也就一直未有机缘再见，不过，对于双侠兄弟，“铁胆霸王”却在念中。

五年前，双侠昆仲遇害的消息传出，“铁胆霸王”当即匆匆兼程赶往双侠家中，探查被害真象，凶手是谁？当时，他虽也听得江湖传说，凶手可能是武当派紫阳道长的消息。

但是，当他检视过双侠兄弟身上致命的伤痕后，便立刻否定了此江湖传说的真实性，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双侠兄弟的胸窝上、各有一个非常清晰，触目惊心的血红掌印。

他知道，这是武林传说中的“血影掌”，双侠兄弟是死于“血影掌”下的。

“血影掌”乃失传武林的一种歹毒掌功，掌发无风无声，力能隔空伤人，中人必死无救！

但，死于这种掌功的人，身上必然留有一只血红的掌印，全身则呈显枯缩的现象，死状至惨，令人怵目惊心！

“血影掌”为一种邪道掌功，“铁胆霸王”心中暗想：“武当掌门紫阳道长，乃是一位望重武林的正道侠义君子，他怎会练有这种邪道歹毒的掌功？……”

因此，他认为杀害双侠昆仲的，决不是紫阳道长，必定另有凶手！

于是，他暗暗留心查访，想找出这杀害好友的凶手，替好友报仇！然而，江湖茫茫，有如大海捞针。

这凶手，竟像从江湖上突然消失了般的，迄今五年多来，尚未查访到一点消息，或是可疑的线索，当其时，他已听说双侠兄弟的独子，“宝哥儿”，并未遇害（宝哥儿是司马羽荃的乳名）。这是一个令他感觉安慰，也衷心为亡友庆幸的消息。他曾到处打听寻访宝哥儿的下落，但结果也是毫无所得。

他又怎知，宝哥儿已被“东海三奇”带往东海，行踪又非常隐秘，他这位江北武林盟主的势力，又只限于江北六省范围内。无法远达数千里外的东海，自是无法打听得宝哥儿的下落。

水俊浩命司马羽荃特别拜见绝缘大师时，“铁胆霸王”心中虽已想到司马羽荃可能就是那武当掌门为人阴毒邪恶的证人，但绝未想到司马羽荃就是他寻访了五年多。未得踪迹下落的“宝哥儿”。

按理，“铁胆霸王”既已知司马羽荃是宝哥儿，也就应该连想到当年的江湖传说可能不妄。

根据水俊浩对紫阳道长为人的指摘，眼前的这种情势，武当紫阳道长，可能确是杀害双侠兄弟的凶手才对。

但是，这位外貌粗鲁，而称得上是心智过人的北方大汉，于一听得司马羽荃便是亡友的独子“宝哥儿”之后，神情便立刻激动得不遑多想，迫不及待地急急向司马羽荃直问凶手是谁？

“铁胆霸王”齐彪，当年见到司马羽荃时，司马羽荃尚在牙牙学语时代，他当然不认识这位父执好友。

不过，他于人事渐知之后，曾闻听父亲和叔父闲谈时，提说过这位江北武林盟主的为人侠义事迹，那口气之中，对他甚为钦佩敬重。

因此，司马羽荃一听他自称齐彪，便就立刻神色肃然地望着齐彪问道：“您就是江湖人称‘铁胆霸王’、江北武林盟主的齐叔叔？”

“铁胆霸王”点头道：“贤侄，你可是听令尊令叔提起过俺？”

司马羽荃神态恭敬地道：“先父先叔对齐叔叔的铁胆侠骨，豪情义风，非常钦佩崇敬！”

“铁胆霸王”浓眉微挑，哈哈一笑，道：“贤侄，那是令尊令叔对俺的夸奖，其实……”语锋一顿，忽地长叹了口气，道：“俺实在很惭愧，到今天为止，俺不但未能替令尊令叔报却血仇，连凶手是谁也都未查访出来，实在非常愧对令尊令叔的泉下英灵！”

司马羽荃脸上掠过一阵悲戚之色，旋即神色一正，朝“铁胆霸王”躬身一揖，肃容朗声说道：“多谢齐叔叔，您这份侠怀义肝，小侄衷心至为感激，不过，关于报仇之事，小侄已决誓亲刃恶贼！”

他的语声铿锵，有如斩钉截铁，只听得众人一个个心神微震，悚然动容，莫不衷心赞道：“有志气！”

“铁胆霸王”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好贤侄，你有志气，叔叔佩服你！”

水俊浩突然向司马羽荃说道：“荃弟，关于二位叔父究竟是为了什么被杀害的？凶手是谁？现在当着各位掌门、帮主、盟主、山主的面前说出来，让各位明白真象，也正好请望重武林的少林当代掌门大师，替你主持公道。”

最后的两句话，乍听起来，对绝缘大师似乎非常尊敬，有礼貌，但在座之人莫不明白，这种尊敬有礼貌，实在厉害得很，无异是一条软索，套上了绝缘大师的颈顶脖子。

绝缘大师自然也明白水俊浩的用心意思，不过，他也更明白，此时，最好不要说什么，也不宜说什么，因此，他只皱了皱眉头，口中低念了声佛号：“阿弥陀佛。”

于是，司马羽荃便把武当紫阳道长和他父亲二叔动手，将他们以歹毒的掌功毙杀的经过详情，向绝缘大师述说了一遍。

他说时语声朗朗，显得很平静，神情也很镇定，脸上虽是一片沉重悲戚的容色，但两只星目之中，并无一滴泪影，代之的，却尽是那震人颤骇的仇恨火焰！

听完司马羽荃的述说，众人都不禁暗叹了口气，默然不语，但目光却集中地投向绝缘大师，这情形，很是明显，众人都在静待绝缘大师开口，想听听他的意思？空气，顿然又显得沉闷窒人起来。

绝缘大师神色凝重，双眉深锁地沉默了片刻之后，忽地低喧了声佛号，双目微张地环视了众人一眼，望着司马羽荃道：“小施主，可否回答老衲数问？”

司马羽荃目光转望向水俊浩。

水俊浩向他含笑地颌首道：“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管大师问什么，应该据实回答，你自己有权作主，纵是答错了什么，我想，大师也不会责怪你的。”

语锋微顿，转向绝缘大师道：“大师，你说的是么？”

绝缘大师微微一笑，道：“水少侠，你不必再拿话扣老衲了，事实确是如此！”

话锋一转，正容接道：“水少侠，为武当掌门为人的事，老衲现在向你深致至诚的歉意！”

水俊浩也正容说道：“大师，你太客气，水俊浩言语冒渎得罪之处，大师能够原谅，不予介怀，水俊浩就很感激不尽了！”

话锋一转，接道：“大师有觉得可疑之点，请只管发问就是。”

绝缘大师微一颌首，目视司马羽荃问道：“小施主，武当学门和令尊令叔动手的情形，是小施主亲自目睹的么？”

司马羽荃点头道：“是的。”

绝缘大师道：“当时小施主也在场？”

司马羽荃道：“不！我躲在柴房中。”

绝缘大师道：“那时小施主几岁了？”

司马羽荃道：“十一岁。”

绝缘大师道：“小施主家学渊源，十一岁的年龄，武功根基一定很不错了？”

老和尚心机实在够深沉的，他心中明明是想问，你那时武功如何？但并不直接问出来。却兜着圈子问。司马羽荃摇头道：“和大师想的相反，那时，我根本不会武功。”

这回答甚出绝缘大师意外，自然，心中也极怀疑不信。于是，他目光突如电射地注视着司马羽荃问道：“小施主，少年人说话应该诚实。”

司马羽荃正色说道：“我并未说谎。”

绝缘大师道：“你出生于武林之家，怎会不会武功呢？”

司马羽荃道：“事实我确是不会。”

绝缘大师道：“令尊令叔皆有一身不凡的武功，他们都没有教你？”

司马羽荃道：“没有。”

绝缘大师道：“有什么理由吗？”

司马羽荃道：“有，先父先叔，均因看透江湖险诈仇杀牵缠不休不止，所以乃才急流勇退，退出江湖，不再逞雄争强，隐居山庄不再牵涉江湖恩怨是非，不教我武功，是不愿我做江湖人。”

绝缘大师低喧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如此说来，小施主那时确实还没有习练过武功了？”

司马羽荃道：“大师若是实在不信，我就无法了。”

绝缘大师微一沉吟，道：“武当掌门于击毙令尊令叔之后，他没有找你，想斩草除根？”

司马羽荃道：“没有，我想……”话锋微顿，接道：“也许他一时没有想到，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把一个小孩子放在心上。”

绝缘大师道：“他不怕你泄露这秘密，长大以后找他报仇？”

司马羽荃道：“这问题，大师似乎应该去问他而不应该问我。”

绝缘大师呆了呆，暗道：“确实，这问题，我问他要他如

何回答……”于是，他轻咳了一声，致歉道：“老衲向小施主致歉，老衲问错了。”

司马羽荃淡然一笑，道：“不过，大师既然问我，我也可以回答，这问题，可能有两种原因。”

绝缘大师道：“哪两种原因？”

司马羽荃道：“一是他根本不知道有我。”

绝缘大师道：“第二呢？”

司马羽荃道：“第二，他定是认为我人微言轻，一个小孩子，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绝缘大师默然了，对于司马羽荃解说的这两种原因，他虽然觉得理由似乎并不十分充足，但也无法反驳司马羽荃说的绝对不合理，因为紫阳道长若真是杀害“西陵双侠”的凶手，其所以没有“斩草除根”的原因，也只有这两种，而这两种原因中，很可能以第一种成份占多数。

这时，各派掌门群豪心中，都不禁暗暗感叹，觉得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以紫阳道长那等望重武林，领袖武当一派掌门之尊的身份，竟然做出这种卑鄙无耻，夺宝杀命的事来！

人心，实在太险诈，太可怕了……

水俊浩静静地坐着，他没有开口说话，只是俊面含着微微笑意，一双星目光彩奕奕地注视着绝缘大师，情形很明显，他存心要看这位武林誉为泰山北斗的少林派掌门老和尚，对此事作何论断？如何处理？……

绝缘大师默然不语，水俊浩不开口说话，其他众人，于此时此刻，自是谁也不愿意随便开口，表示什么意见，因为，此事关系实在太大了！

紫阳道长乃武当派掌门人，事情既发生在紫阳道长的身上，自然也就牵涉到整个武当派，如果一句话说得不得当，

传到武当派的耳朵里，便就是一场纠缠不清的大祸，势必从此与武当派结下深仇！

于是，楼上的空气，又陷入在刹那的沉寂中……

终于，还是由绝缘大师以一声佛号，打破了这沉寂的空气，双手合十朝水俊浩一礼，道：“水少侠，为此事。老衲再度向少侠深致无限的歉意。”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大师方才已经道过歉了，再度致歉似乎已无必要，大师未免太过客气，太多余了些。”

绝缘大师正容说道：“老衲此番再度致歉，心意与先前完全不同。”

水俊浩道：“怎么不同？”

绝缘大师道：“先前致歉，老衲是为对人了解不深，对少侠多有冒读得罪。”

水俊浩笑了笑，问道：“现在呢？”

绝缘大师道：“现在则是……”话锋微顿了顿，缓缓接道：“少侠胸襟宽大，虽然身负罕世绝学神功，并不持技骄狂，以成慑人，心正光明。处处以理、以德服人，使老衲心生愧歉，由衷的叹服，故而，现在也是发自肺腑衷诚的歉意！”

敢情这老和尚对水俊浩的印象观念，此刻已完全地改变了，乃才说出这等诚恳由衷之言。

水俊浩倏地长身站起，肃容朝绝缘大师拱手一揖，朗声说道：“大师望重武林，水俊浩一介末学后进，何敢当得大师如此赞誉……”语锋微顿，接道：“水俊浩年青气傲，入世不深。江湖阅历浅薄，对大师失礼不敬之处，大师能予大度宽容见谅，便已感激不……”

绝缘大师忽朝他摇摇手说道：“少侠请别谦虚客气了，老衲向来不善谎言，少侠实是老衲生平如此由衷至诚赞誉的第一人……”

话锋忽地一转，目视水俊浩接道：“老衲心中还有一项疑点。不知少侠能予解释不能？”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大师还有什么疑点请直说好了。”

绝缘大师道：“据传说。双侠是毙于‘血影掌’下的，不知可真？”

水俊浩不由一怔，月光转望向怀司马羽荃。

司马羽荃见水俊浩转向他来，连忙摇摇头道：“那时小弟年事幼小，又不懂得武功，故对此事，实是毫无所知。”

“铁胆霸王”齐彪接口道：“传说确实不错，双侠兄弟也确是毙于‘血影掌’下的。……”话锋一顿，接道：“当时俺齐彪也就因为这是邪道歹毒掌功，才否定了江湖传说没有去找紫阳老道算帐。”

水俊浩心念电转，望着绝缘大师问道：“大师可是认为紫阳决不可能练这种邪道歹毒的掌功？”

绝缘大师并不否认地点头说道：“老衲确有这种想法，不过，可也另有一种想法。”

水俊浩问道：“哪一种想法？”

绝缘大师正容缓缓说道：“武功一道，本无正邪之分，端赖人之心术而定，心正者则为正，心邪者则为邪，是以‘血影掌’虽名为邪道歹毒的掌功，事实上并未规限正派人士绝对不能习练。正派人士之所以不习练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它的歹毒，而不屑习练而已，紫阳如果练有这种歹毒掌功，只

要用之于正，实无可厚非，不过，……”说至此处，话锋微微一顿，忽地轻声一叹，脸色沉重地说道：“否则，紫阳的为人心术，就太可怕了！”

水俊浩肃容点头说道：“大师确不愧为望重当代武林的佛门高僧，所说句句皆是至理箴言，令人听来有如醍醐灌顶之慨。”

绝缘大师微微一笑，道：“少侠如此夸奖，实使老衲心感惭愧汗颜之至。”

水俊浩正容说道：“在下所言并非夸奖之词，就以‘雷霆剑法’二十四招剑式而论，无一不是充满杀机，毒辣无比的剑招。……”话锋微微一顿，接道：“然而，它在武林中，虽是招出定必见血，但并无一人认它是邪道的剑法，其原因，也就是昔年大帝用之于正的关系。”

绝缘大师朗喧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少侠说得不错，老衲曾闻听师祖提说过‘雷霆剑法’，虽是精奥绝伦，威力罕世的奇学，可也是最毒辣的剑法，昔年大帝以这套剑法威震天下武林，群邪慑伏，恶徒莫不闻名丧胆，但，若非大帝胸怀坦荡，宅心仁厚，剑下多半留情，不肯滥造杀孽，则这套剑法，定然已被人视为邪道，而大帝也就不会受到天下武林尊仰，获得‘大帝’的尊号了！”

水俊浩笑了笑，话锋一转，道：“依大师的看法，认为紫阳老道可不可能练有这种歹毒的掌功呢？”

绝缘大师微一沉吟，道：“如据老袖以往对紫阳的看法，当然认为绝不可能，不过，如今……”

水俊浩含笑接道：“如今大师对他的看法、信心已经动摇了，是不？”

绝缘大师微一点首道：“事实确是如此，若紫阳果如少侠所言，确实是个假冒伪善的阴诈之人，暗练有这种歹毒掌功，也就没有什么绝不可能了。”

水俊浩道：“如此，大师对于这件夺宝杀命的事情，究将如何处理？”

绝缘大师朗喧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少林、武当，乃齐名武林的两大派，武当掌门做出这等人心激愤的恶行，老袖衷心至感惭愧……”话锋微微一顿，接道：“少侠乃‘雷霆二世’的身份，论地位，在武林中实比老衲尤高，此事既有少侠出面，老衲还能有什么话说，不过，少侠但请放心，老衲虽不敢说主持公道，自必定当站在正义的一端！”

水俊浩拱手一揖，道：“如此，水俊浩这里先谢谢大师了。”

绝缘大师连忙双手合十还礼，口喧佛号道：“阿弥陀佛，不敢当。”

青城掌门灵风道长忽然站起身来，朝水俊浩稽首一礼，道：“水少侠，对于武当掌门是不是那夺宝杀命的凶手，现在已只剩下‘血影掌’一项疑点了，是与非，只要再略加查证，便可定论……”话锋一转，接道：“水少侠先前所言之那第二种推测，究竟什么？便请直说出来，免得我们大家……”

语声一顿而止，目光灼灼地望着水俊浩。

水俊浩微点了点头，一双星目缓缓地扫视了众人一眼，然后这才正容朗声说道：“在下先要声明，这只是猜测，猜测当然不能完全可靠，希望诸位听后千万毋躁稍安，一定要沉着，切切不可自乱！”

众人闻听，心头虽都不禁微微震颤，但皆肃容朗声答道：“少侠放心，在下等当谨记少侠此言。”

水俊浩目视众人微笑地点了点头，这才缓缓说道：“在下第二种推测，便是对方可能乘隙派其属下高手，分别前往突袭各位的根基地，使各位后归无路，并以各位门中的长老、弟子、妻儿等人，胁迫各位臣服归顺，听其命令，供其驱策！”

蓦如一声晴天霹雳骤发！各派掌门、群豪等众人，脸色全都不禁立时骇然大变，心头突如地动山摇般狂震不已，惊魂出窍地呆住了。

华山掌门伍奇昌，突然站起身子说道：“少侠这种推测，虽不能说是绝对可靠，但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可能，在下可要先走一步了，就此告辞！”

说罢，双手抱拳朝水俊浩一拱，便待离座离去。

水俊浩早已料到众人于听得他说出这第二种推测后，一定会惊震无比，骇然失措地沉不住气，片刻也无法安坐地要急急离去，乃才先向众人声明，要众人千万沉着，不可自乱。不过，他这种推测太令人心神惊凛不安了！

众人在心头有若雷殛巨震，惊魂出窍，激荡无比的情绪下，哪还能控制得住，沉得住气！

于是，海南“五指山”主路百丰，立刻跟着站起身来，向水俊浩抱拳一拱，道：“路百丰也就此告辞。”

青城灵风道氏和那自始至今，从未发过一言半语的“锦衣帮”主吕培信，四川“唐家门”掌门唐少文，怀玉山“怀玉门”主温静寰等人，接着也都顿时纷纷离座站起，向水俊浩抱拳拱手告辞作别。

只剩下“铁胆霸王”齐彪，长白掌门“青衫秀士”尚君恒，穷家帮主“神风追魂”麦鹏飞，和那已对水俊浩衷心敬服的少林掌门绝缘大师等四人，他们仍然沉着地端坐着未动。

自然，他们内心中，此刻完全和众人一样，也是非常惊震惶急无比，只是，他们却谨记着水俊浩那“一定要沉着切切不可自乱”之言。

水俊浩见状，不由暗皱了皱眉头，陡地一声朗喝道：“诸位，你们难道已经忘记在下适才声明之言了么？”

他语声朗朗，音韵铿锵。

众人神情都不禁微微一怔！目光一齐投注在他身上。

接着，水俊浩朝众人微一摆手，说道：“诸位且先请安坐。千万沉着勿躁！”

四川“唐家门”掌门唐少文突然说道：“水少侠，在下非常感激你的提

醒，虽然，这种推测并不一定可能发生，但是，倘然不幸被少侠而言中，则后果实在太不堪设想了，是以，唐少文此际已再也无法安心，在此多作片刻的停留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在下并非不知唐兄和诸位此刻急欲归的心情，不过……”话锋忽地一转，目注唐少文道：“唐兄，请答复我两句问话后，再去如何？”

唐少文一点头道：“少侠有什么要询问的，请就快问。”

水俊浩道：“请问唐兄，离开四川出来有好久了？”

唐少文道：“十天光景。”

水俊浩道：“如果在下的推测无差，则唐兄此刻纵是飞驰赶回，只怕也来不及了，请唐兄且冷静地想一想，在下此言可对？”

唐少文不由微微一呆！心道：“这话一点不错，事实真要果如所料，此刻飞驰赶回，事情也必已经发生，确实是来不及了……”

“锦衣帮”主吕培信道：“不管来得及来不及，事情如是没有想到便罢了，既然已经想到，就是明知来不及，我们也得立刻赶回去看看，以图一尽人力！”

水俊浩点头说道：“吕帮主所言甚是，在下之请诸位暂且安坐沉着的用意，并非是要拦阻诸位，而是……”话锋微顿，目光电闪地掠视了众人一眼，缓缓说道：“在诸位临离此之前，在下要当众宣布说明两项重要事情。”

青城灵风道长突然自作聪明地问道：“少侠可是已经知道，发动这阴谋陷阱之人是谁了么？”

水俊浩目视灵风道长微微一笑，尚未开口答说是与不是。华山掌门伍奇昌接口道：“这还用说么，举目当今天下，有谁胆敢发动这等武林浩劫的阴谋陷阱，自必是那个神秘的‘金狮盟’主无疑了！”

“锦衣帮”主吕培信道：“伍兄说得不错，当今天下武林中，除了这个妄图称霸武林的恶魔外，绝无第二人！”

水俊浩突然朗声一笑，道：“在下和诸位所想的恰恰相反。”

众人闻言全都不由愕然一怔！

海南“五指山”路百丰目注水俊浩问道：“水少侠难道已经发现另有其人？”

水俊浩微一摇头道：“这倒没有，但在下认为此事决非那个‘金狮盟’主所为。”

“锦衣帮主”吕培信忽地向水俊浩笑说道：“以吕某的看法，恐怕不见得吧。”

水俊浩道：“在下敢说料断绝对无差。”

吕培信皱眉自语地道：“若果真另有其人，则事情就显得离奇令人不解了？……”

“五指山”主路百丰道：“吕帮主可是发现什么可疑之点了么？”

吕培信微一点头，倏地望着水俊浩问道：“水少侠可知‘金狮盟’属下高手，已于今晨天明之前，突然全部退出城外离去了么？”

水俊浩并未立刻回答，只淡笑了笑，转向仍然站着未曾落座的灵风道长等人摆摆手，说道：“诸位要去，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且请安坐稍时，容

好强，私欲很重之人。

对于水俊浩，这个风标绝世，丰神俊逸，气度英挺高华的青年人，她有点茫然了。

他给她的印象太好，太完整了，完整得令她倾倒，心醉

因此，他对他的观察，似乎已失去了灵感，认为他的一言一动，都是好的，都是中肯动人的。

一个人，哪能全无瑕疵，岂真有十全十美？

她曾试图努力抹煞掉对他的好印象，冷静仔细地观察他一番，分析他是怎样一个人？”

然而，她失败了。

她发觉，她的灵智，已为他那高华慑人的气度风仪所吸引，使她对他失去了观察的能力！

最后，她只好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水俊浩，他的神态，虽然似乎过嫌冷傲逼人，言语之间，也似乎过嫌卖弄，使人莫测高深。

但，这正表现了他超人的智慧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事实上，也唯有这样的男人，才足以肩负大任，领袖天下武林群雄，担当一切的风暴！

她虽为一派掌门，虽然生性内向，年龄也已双十有四，但她尚是个“云英未嫁”的女儿之身，对于这样的一位少年俊彦，她怎得不为之倾倒，醉心，芳心情愫暗生，爱意渐滋？……

于是，她平静的心湖上，立刻有如被投下了一粒爱情的石子，荡漾着阵阵的微波，涟漪……

× × ×

为了在倾心的男人面前，表现她不是一朵“哑巴花”，为了表现她的才智，这位性情端庄娴淑内向，一直不愿开口说话的“怀玉门主”，此刻，也不禁有点儿克制不住她自己了。

于是，尚君恒话完之后，她便眨了眨一双妙目，而后盈盈地凝视着水俊浩的俊面，语音娇柔而温婉地道：“水少侠，请恕妾身冒昧发问。”

水俊浩含笑说道：“不敢当，门主请不要客气。”

也许是因为她神情端庄娴淑的关系，水俊浩对她的印象极佳，是以，言语显得特别温和谦冲，神色也一扫那冷傲逼人之态。

温静寰微微一笑，道：“妾身请问，对于此人是谁，少侠心中可有一点眉目没有？”

水俊浩道：“没有，不过……”语锋微微一顿，沉吟地道：

“在下以为近日之内，或可知晓。”

温静寰妙目微转了转，道：“少侠可是以为近日之内，这人曾出面？”

水俊浩道：“在下对此未便妄作论断。”

温静寰笑了笑，道：“猜测呢？”

水俊浩道：“尚未发现过适当的对象。”

温静寰嫣然一笑，道：“妾身倒有个猜测。”

水俊浩道：“在下静聆门主高见。”

温静寰道：“这猜测很是唐突无礼，只怕少侠会见怪。”

众人蓦如掉入一片雾海中，被弄得一头雾水，齐都疑惑不解地望着这位端庄娴淑的“怀玉门主”。

水俊浩也不禁一怔！目注温静寰正容说道：“门主请说，请不必顾虑，在下也决不见怪。”

温静寰含笑说道：“妾身的猜测无他，只是觉得少侠有点言不由衷！”

此语一出，众人全都不禁脸色勃变，心神猛颤！刹那，所有的目光，全都突如电射地一齐投向水俊浩的身上，注视着水俊浩的脸色神情。

水俊浩脸色也不由得微微一变！

站立在水俊浩身后的项天寿、司马羽荃二人，立时全都双眉上挑，星目怒睁，满脸激愤之色地瞪视着温静寰。

那肃立在楼梯门口的随驾“二将军”，一听此言，也立刻倏地回转过身躯，须眉愤张地怒瞪着温静寰。

空气，顿然显得十分紧张起来，温静寰一见这种情况，不禁惊得花容失色，知道自己这句话说得太含糊，闯下了大祸

仓促间，她急得双手连摇，急急说道：“诸位，请千万不要误会，我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水少侠本身而言，水少侠也绝不是那种阴恶之人！”

她虽然急急作了如是的解说，也只使众人的脸色神情稍稍一动，但紧张的空气依然，并未因而松弛下来。

这时，水俊浩倒是非常的冷静，他虽然脸色凝寒如冰，两只星眸光似两道冷电霜刃般慑人心底生寒地逼视着她，但，却未说话。

“铁胆霸王”齐彪突然沉声说道：“温门主，你最好立刻把这句话解说得清楚点，别看俺齐彪已经心服了他，只要他果真有什么可疑之处，有证有据，俺齐彪照样会和他反脸，势不两立，为正义洒热血，和他拚命一战！”

少林绝缘大师忽地朗喧一声佛号，朝齐彪一竖大拇指头，道：“齐盟主，你确不愧是一位号誉‘铁胆’，满身侠骨的当代英雄，你这种浩然正气，实在令人钦佩！”

这老和尚不知是何居心，竟于此时此刻，说出这种隐含挑拨是非之言。

温静寰秀目陡地一挑，怒喝道：“大师，你身为一派掌门之尊，德尚望重武林。怎可说出这等话来，你不觉得太有失你的身份么！”

绝缘大师白眉微微一轩，道：“温门主，老衲这话，难道有什么不对么？”

温静寰一声冷笑，道：“老和尚，你心地太阴险了。”

绝缘大师冷冷地道：“老衲佛门弟子，素以我佛慈悲为怀，

门主说话最好不要太过份了。”

温静寰冷笑道：“佛门有你这种卑鄙阴险的弟子，实使佛门蒙羞，太污辱佛门了！”

“铁胆霸王”齐彪沉声喝道：“老和尚，此时似乎不是你们应该斗口的时候！”

绝缘大师哈哈一笑，道：“既是你齐盟主如此说，老衲便就不与她一般见识就是，然则……”

突然——

楼梯一阵“蹬蹬蹬”急响，步履如飞地奔上两个人来，众人举目一望，竟是那三十年前十大凶人中的“天地双煞”人。

群雄心头齐都不由猛然一震！暗忖道：“这两个老魔头，怎么重出江湖？为何来到此处？……”

群雄思忖之间，只见“天地双煞”已并肩走近水俊浩身侧，神色恭敬地齐朝水俊浩躬身行礼道：“属下参见令主。”

“铁胆霸王”齐彪，“神风追魂”麦鹏飞，“青衫秀士”尚君恒三人，一见“天地双煞”对水俊浩口称“令主”，自称“属下”的这等情形，全都不禁为之一呆！

刹时，三人心中也都不由得飞快地升起了一丝疑念……

只见水俊浩神情态度依旧从容沉着地，向二人微一摆手，道：“二位辛苦了……”

水俊浩话未说完，绝缘大师突然朗声说道：“诸位现在认为还有解释的必要没有，他们二位便就是最明白最清楚不过的事实证明了！”

“天地双煞”暮闻此言，一时不明究理，全都不由愕然一

怔！但他二人都是年老成精，江湖阅历经多见广的人物，目光略一扫视群雄的脸色神情态度，立刻便发觉了异样，空气有点儿不对劲。

“地煞”常世洲眉头忽地一皱，目注绝缘大师道：“大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绝缘大师朗喧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二位施主多年不见，风采依昔，实在令人钦羨！……”

常世洲皱眉截口道：“大师请回答老夫的问话。”

绝缘大师忽地哈哈一笑，道：“二位三十年前凶威盛极一时，江湖黑白两道朋友，无不闻名色变，三十年后，今番再出江湖，重作冯妇，本身功力精进自是不在话下，如今且投身明主辖下，想来二位定必将有一番大大的作为了！”

常世洲听他语含讥刺脸色不由勃然一变！怒喝道：“绝缘和尚，你说话最好多多考虑一下！”

绝缘大师冷冷地道：“老朽已经考虑过了，不管怎样，老衲总不是江湖朋友们心目中的大凶人！常施主，你以为是吗？”

“天煞”东方毅道：“大和尚，你在捣什么鬼？”

绝缘大师冷然一笑，道：“捣什么鬼？你们肚子里应该比老衲明白有数！”

“地煞”常世洲陡然一声怒喝道：“绝缘和尚，你满口胡言乱语什么？希望你最好交代清楚，否则……”

绝缘大师飞快地接道：“怎样？”

常世洲嘿嘿一声冷笑，道：“你便是在找死！”

绝缘和尚正是要他说这句话作为挑拨是非的话柄藉口，常世洲当然料想不到，而中计冲口说出。

水俊浩在旁虽然已经听出老和尚的话意用心，但他无意阻止常世洲的中计。

此刻，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这老和尚的心机与阴险，他在深思着；如何对付这个阴恶奸诈狡猾的老秃驴？

只听绝缘大师忽又哈哈一声大笑，道：“诸位请看，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老衲揭露了他们的秘密疮疤，竟要置老衲于死地了！”

话锋一顿，倏地转朝楼下沉声朗喝道：“四大护法何在？”

× × ×

这时，各派掌门群豪等人，对绝缘大师的心意，都看得很清楚，知他是在挑拨是非，因而对他的为人也很是不齿，但是，另一面，因为“天地双煞”的突然来到，对于水俊浩的为人，他们不禁也发生了怀疑。

他们认为，“天地双煞”乃昔年著名的十大凶人，水俊浩的属下中，既

有这等凶人，又何能好到那里？

再说，“双煞”口称他为“令主”，他是个什么“令主”呢？

他既是是个什么“令主”，那就可想而知，除了“雷霆二世”的身份外，定必还有另一种身份了？

情形发展至此，众人都反而显得冷静了下来，谁也不愿开口表示什么意见，只在冷眼旁观！

“怀玉门主”温静寰，这时，她芳心里最气苦不过了，她做梦也料想不到，她一句未经深恩，意思有点含糊的话，竟引出了这大的麻烦，这等局面，因此，她心底觉得深深地对不起水俊浩，对水俊浩有着无限的愧疚！

她几次想开口大声的向众人加以解说，可是，眼前的局势，竟使她没有一个插得上口的机会。

她心中也恨死了绝缘和尚，但却又无可奈何！在无可奈何下她只好频频用抱歉的目光去望水俊浩，向水俊浩道歉，希望水俊浩原谅她的过失。

但是，水俊浩却似在有意躲避她的道歉，偏偏不愿与她的目光接触，使她内心的歉意无法传达。

于是，她后悔了！也更恨！她恨她自己，好端端的为何要想表现什么才智，结果，却闯下这么大的祸事！

现在，她也才明白。那些所谓：“大智若愚之人。”

“最笨的人。也就是最聪明的人。”

“懂得藏拙的人，才是最有真正才智的人。”

这些道理，她如今已经亲身体会了，心中想着：“古人之言，诚不我欺。”

×

×

×

蹬蹬蹬……

随着绝缘大师的一声沉喝，楼梯上暴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接着，四名身材高大魁梧，肩上各扛着一柄长约五尺许，纯钢打铸，看起来足有五六斤重的方便铲、身着灰色僧袍的中年僧人，登上楼来。

铲头寒光灼灼，铲柄粗逾儿臂。守立在楼梯门口的“二将军”，各自出一步，便待横身拦阻四僧。

陆闻水俊浩一声朗喝道：“让他们上来。”

“二将军”身形一侧，退后一步挺立。

“四护法”齐朝绝缘大师躬身为礼，道：“弟子敬候掌门法谕。”

绝缘大师微一摆手，道：“四位师弟少礼。”

语锋一顿，目光瞥视了“地煞”常世洲一眼，缓缓接道：“这楼上有人想要本座的性命，四位师弟有何意见？”

“四护法”闻言，全都不由微微一呆！

为首的法风和尚双目突地一瞪，精光如电激射，也跟着扫视了“地煞”常世洲一眼，问道：“可是这位施主？”

绝缘大师微一点首道：“师弟可认得他？”

法风和尚道：“不认得，在这楼上，他连个坐位都没有，想来也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有名人物了！”

他这话，说的倒是直心肠的话，并无半点讥讽之意，可是，“地煞”常世洲听得却脸色勃然一变。心中极不是味道，“嘿嘿”一声冷笑，正待发作。

绝缘大师却已飞快地朝他摇摇手，哈哈一笑，道：“常施主，请且别生气，法风师弟说的是直心肠话，施主名震江湖时，他尚未出世，施主退隐时，

他也只不过是个才十多岁的小沙弥，如何能认得施主……”语声一顿。转向法风和尚道：“师弟，这位施主姓常，名世洲，乃是三十年前名列武林十大凶人‘天地双煞’中的‘地煞’，现在是此间主人水俊浩的属下高手。”

法风和尚身躯不由微微一震！

但他旋即哈哈一声大笑，道：“我当是什么人吃了熊心豹胆，敢对掌门师兄如此无礼，原来是位凶人，这就难怪了……”双目倏地一瞪，精光如电地射视着常世洲，喝道：“常世洲，你先接我一铲！”

话落，铲出，沉重的“方便铲”，夹带着一股疾劲的厉风，猛朝“地煞”常世洲当头劈下。

常世洲心头不禁凛然一惊！他再也想不到这法风和尚，竟是如此的不讲江湖礼数规矩，不管对方手上有没有兵刃，一出手，便以手中沉重的“方便铲”相对。

这，实在太欺人，也太使人愤怒了！

常世洲虽然功力深厚，身手高绝，可是，他赤手空拳，如何能敌对这柄五六十斤沉重的“方便铲”？眼见铲势劲疾劈下，他只得赶紧侧身横跨出一步避开，双掌一挥，才待吐力拍出还攻时。

突闻水俊浩陡地一声朗喝道：“住手！”

朗喝声中，右手一抬，弹出一缕指风，击向法风和尚的“方便铲”头。

“当！”

一声激响中，沉重的“方便铲”头如受大力撞击，立被水俊浩的指力弹震得向旁外荡开，并且带动法风和尚的身躯横跨出一大步，费了很大的气力，方才稳住向外荡开去的铲势。

法风和尚心头不禁凛然大骇，瞪着两只眼睛望着水俊浩发呆！

水俊浩脸色冷峻如冰地望着绝缘大师道：“大师，我希望你不要迫人过甚！”

绝缘大师道：“是老衲逼迫你水少侠了么？”

水俊浩道：“你已经极尽了挑拨煽动之能事。”

绝缘大师道：“真金不怕火炼，老衲纵然挑拨煽动又有何用？何况老衲并未。”

水俊浩道：“我相信，你这句‘真金不怕火炼’，倒是句非常高明的措词。”

绝缘大师道：“可惜你不是真金，所以你怕火炼。”

水俊浩道：“大师不但口齿锋利，而且也很会歪曲事理，实令水某自叹弗如。”

绝缘大师道：“水少侠，老衲很佩服你这种遁词巧辩的本领，可惜，你纵能舌底翻莲，老衲已经看清了事实，再也不会上你的当，受你巧言蛊惑了！”

水俊浩道：“我请教，事实何据？”

绝缘大师一笑，道：“眼前的两大凶人难道还不能算是事实证据？”

水俊浩剑眉微微轩动，道：“大师，你太卑鄙了。”

绝缘大师道：“总还不如你水俊浩阴恶吧。”

“怀玉门主”温静寰突然插口叫道：“老和尚，你实在是个最卑鄙，最阴恶之人！”

绝缘大师叱道：“温静寰，老衲希望你说话多多慎重的考虑一下！”

水俊浩冷峻地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你一定要逼我，我只有先杀了你，然后再拿事实给天下武林看了！”

绝缘大师心神不由一颤！他还真被水俊浩这句话镇慑住了。

的确，水俊浩真要是被逼急了，不顾一切向他出手的话，虽有四大护法护持在他身侧，恐怕也难逃出这座楼外去。

他心念电转，知道不能再逼下去了，再逼下去，那就等于是在逼他自己的性命。

于是，他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强龙不压地头蛇，你水少侠是此间主人，在你的势力范围下，看来老衲除了屈服，听你的话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了！”

老和尚的口风实在尖厉，他一言一语，都不肯饶人。

“风、虎、云、龙”四大护法，分立在绝缘大师两旁身侧，全神运功戒备，神情显得紧张无比。

水俊浩见状，朝四大护法摇摇手，微笑地道：“四位无须如此紧张，只要贵掌门能安静地听我把话说明白了，我决不会对他出手怎样，如果……”语声顿了顿，神色冷傲地接道：“我真要出手对他不利的話，就凭你们风、虎、云、龙四位护法，只怕还无法保护得了他！”

四护法脸色不由皆勃然一变！

水俊浩飞快地又道：“你们四位可是不信。”

法风和尚道：“你这口气太狂了，连黄口孺子也断然不信！”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你们风、虎、云、龙，四大护法，在少林寺中虽是绝顶高手，但是，在我的眼里只不过是一招之敌！”

法风和尚双目一瞪，怒喝道：“水俊浩，你可敢与我一战！”

水俊浩笑了笑，道：“可是你们四位联手？”

法风和尚沉声道：“贫僧独自一人已足。”

水俊浩摇摇头道：“对不起，大护法，要只是你独自一人，我可没有这个兴趣。”

法风和尚双目怒睁地道：“你可是认为贫僧一人绝不是你的敌手？”

水俊浩冷冷地道：“事实也是如此，我那所谓‘一招之敌’，本就是指你们四位联手而言。”

法风和尚双目直欲喷火，道：“好！阁下，贫僧成全你的心愿就是，走到楼下院子中去，这楼上地方隘窄，施展不开手脚。”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别忙，大护法，且等我把要说的话完了之后，我们再同到楼下去动手走上一招如何？”

法风和尚心中此刻虽已怒不可遏，恨不得立时和水俊浩战，出手一铲将水俊浩毙杀铲下，但，闻言之后，只得强捺住怒火，点点头道：“如此，阁下有话就快说吧！”

水俊浩笑了笑，转向绝缘大师道：“大师，现在我要请教您几点事情，希望大师能慎重诚恳的回答我。”

绝缘大师道：“老衲可以发问么？”

水俊浩道：“当然可以，不过，希望大师注意，千万别再激怒我，否则，对大师将是有百害决无一利。”

绝缘大师微微一沉吟，点头道：“好吧，少侠你请说你的吧。”

水俊浩笑了笑，缓缓说道：“大师，我请教，你知道我的出身不？”
绝缘大师道：“听说你出身‘女王城’。”

水俊浩道：“你可知我眼下的身份？”

绝缘大师怔了怔，道：“‘雷霆大帝’的传人，‘雷霆二世’，不过……”
语锋微微一顿，接道：“可能还有另一种身份。”

水俊浩道：“银旗令主。”

绝缘大师微一沉吟，道：“有‘银’也就必有‘金’了？”

水俊浩道：“不但有‘金’，而且还有玉、铜、铁、一共有五位。”

绝缘大师道：“如此，必定是一个很庞大严密的组织了？”

水俊浩道：“大师想知道这组织之名不？”

绝缘大师道：“请教？”

水俊浩俊脸神光湛湛地道：“正义教。”

绝缘大师心中微微一震，道：“老衲似乎从未听说过。”

水俊浩道：“那是因为本教尚未正式公开露面江湖。”

绝缘大师道：“请问教主是谁？”

水俊浩道：“没有教主。”

绝缘大师愕然一怔，道：“怎会没有教主？”

水俊浩道：“金旗令主就是教主。”

绝缘大师心中一动，道：“银旗令主为副？”

水俊浩道：“不错，玉、铜、铁，不称‘令主’，名为‘旗主’。”

绝缘大师道：“请问‘金旗令主’是谁？”

水俊浩道：“女王。”

绝缘大师道：“据说‘女王城主’和她的属下，因受一个誓言所限，不能离开‘女王城’一步，她出任‘金旗令主’，

那她是要毁誓了？”

水俊浩道：“她就是因为不想毁誓，乃才组织‘正义教’，由水某主持一切，不过……”语锋微微一顿，接道：“现在情况不同了。”

绝缘大师道：“怎么不同了？”

水俊浩道：“大师可知誓言的内情？”

绝缘大师道：“听说和‘雷霆大帝’有关，是不？”

水俊浩道：“不错，因为我现在是‘大帝’的传人，‘雷霆二世’的身份，有权解除当年的誓言。”

绝缘大师道：“请问玉、铜、铁、三位旗主都是什么人？”

水俊浩道：“玉旗主是‘女王城’的总管，铜旗主便是‘地煞’常世洲，铁旗主则是‘铁剑神龙’申无畏申大侠。”

绝缘大师心头不禁剧烈一震！问道：“申大侠他还健在？”

水俊浩微一点头，道：“嗯，江湖谣传岂可信真，申大侠不但健在，剑术功力也皆较诸二十年前更为精深了很多。”

原来“铁剑神龙”申无畏，乃昔年名震西北武林的一代大侠，剑术精深，功力高绝，三十年前曾挟剑独访嵩山少林和武当三清宫，与少林，武当两派上代掌门较技论剑，结果，两派掌门均以一技之差，落败于申无畏的剑下。

不过，申无畏虽然以一柄铁剑，挫败了这一僧一道当代两大门派的掌门，但并未持以骄狂，也未向人炫耀、提说过此事。

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为了他们本身在武林中的荣誉地位关系，自是更不会将这种败辱之事说出去。

两派掌门同时严令门下弟子，今后对申无畏要以师执之

礼尊敬之，决不准向申无畏寻仇！

这是一种封人口舌的最高明的手法。

如果两派弟子都向“铁剑神龙”申无畏寻仇雪辱，定必会引起江湖人士的猜疑：“为什么？”

而申无畏在恼怒之下，也必定说出这件事情，如此一来，少林，武当两派的荣誉丧失矣，因此，江湖上也从无人知晓此事。

申无畏虽是剑术高强，功力精深的一代大侠，为人极为正直，但在武林道上的人，总难免不和人结仇的，二十年前，申无畏突然失踪江湖，据传说，是被仇家杀害了。绝缘大师再也意想不到，失踪江湖二十多年的“铁剑神龙”申无畏，竟是“正义教”下的“铁旗主”。

水俊浩笑了笑，道：“大师很感觉意外吧？”

绝缘大师点点头道：“确是很感意外……”话锋一顿，问道：“申大侠他现在何处？”

水俊浩道：“在一处深山中，训练一批剑术高手。”

绝缘大师道：“有多少人？”

水俊浩道：“四十八名二十岁以下的少年，他们都将是‘正义教’下的精锐高手，执行武林‘正义’的四十八位使者。”

绝缘大师微一沉吟，道：“他们在申大侠一手调教训练下，剑术功力一定都很高了？”

水俊浩正容道：“不错，否则何能称得上是精锐高手！”

绝缘大师道：“时间很久了吧？”

水俊浩道：“再有十天，便届满七年。”

绝缘大师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现身江湖，执行‘正义’？”

水俊浩道：“十天以后。”

绝缘大师道：“贵教也将同时宣布正式成立，公开江湖。”

水俊浩道：“正是如此。”

绝缘大师道：“贵教第一目标将对付什么人？”

水俊浩道：“现在我正在考虑中。”

绝缘大师道：“贵教没有一定的宗旨？”

水俊浩道：“有。”

绝缘大师道：“为何还在考虑中？”

水俊浩道：“因为事情有了变化。”

绝缘大师道：“贵教原来的目标是什么人？”

水俊浩正容朗道：“第一是‘金狮盟’。”

绝缘大师道：“第二呢？”

水俊浩道：“武当三清宫。”

绝缘大师接道：“第三该是峨眉派是不？”

水俊浩道：“没有第三，也和峨眉和尚无关。”

绝缘大师道：“当年火焚‘女王城’，不是也有峨眉派一份么？”

水俊浩道：“峨眉派已经知错悔过，并且遵令重建‘女王城’。”

绝缘大师道：“但是，峨眉派只重建了一半，可见并不是真正的知错悔

过。”

水俊浩笑了笑，道：“另一半未建，那该是武当派的事。”

语锋一顿，忽地问道：“大师可知我为何要考虑变更原来的目标么？”

绝缘大师道：“老衲正要请教？”

水俊浩道：“因为我突然发现了另一个更为阴险狡诈之人。”

绝缘大师道：“但不知那人是谁？”

水俊浩道：“目前我还不愿指明，不过……”绝缘大师道：“怎样？”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以大师的心智，也许会猜想得到的。”

绝缘大师摇摇头道：“老衲无法猜想得到。”

水俊浩和绝缘大师二人谈话至此，各派掌门群豪等人心中微一思忖，大都有点明白了水俊浩的话意，同时，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少林掌门大师，也逐渐发觉，他实在是个很阴险狡诈的老和尚。

很明显地，他先前对水俊浩的改变态度，那些个诚恳的道歉，由衷的叹服赞佩之词，根本都是假的。……绝缘大师口里虽然回答着“无法猜想得到”，事实上，他心底可比谁都清楚明白水俊浩的意思。

只见水俊浩神色淡冷地望着他笑了笑，话锋一转，问道：“大师知道我为何要谈说这些，提前透露‘正义教’消息的用意么？”

绝缘大师道：“老衲不知。”

其实，他心里却在暗说道：“你小子的那点鬼心思能瞒得了我么，用意无非是在向我示威罢了，我又岂会被你吓住……”

他暗忖中，水俊浩接着又道：“我的用意是在使大师明了我所掌有的实力声势。”

绝缘大师道：“少侠是想以此威胁老衲屈服？”

水俊浩冷然一笑，道：“你还不配。”

绝缘大师道：“那你何必徒费这多唇舌，多此一举。”

水俊浩道：“我只是要使大师明白，凭我眼下所拥有的‘蓝，黄’两姓家臣，女王城和‘正义教’三方的实力，如果有什么武林霸业，君临天下的图谋，大可以明张旗鼓，大刀阔斧地明干一番，根本就用不着暗使什么阴谋诡计手段，是不？”

绝缘大师忽地哈哈一笑，道：“这话似乎颇有点道理，以你所拥有的三方实力声势而言，也确是足以威憾天下武林，不过……”语锋一顿又起，道：“你也应该明白，武林七派一帮的实力，可比你只强不弱，你如真敢明目张胆的图谋武林霸业，那是你自取灭亡！”

水俊浩神色从容地一笑，道：“我承认，武林七派一帮，倘能携手合作，这力量确实非同小可，足今天地震动，山河色变，但是……”声调微微一顿，接着道：“大师，我请问，你有把握么？可能吗？”

绝缘大师目光掠扫了各派掌门和穷家帮主一眼，道：“为什么没有可能？”

水俊浩笑了笑，道：“同仇敌汽，情势所迫，七派一帮也许可能携手合作一次，但，那须要明显而具体的事实才成，所以……”语声一顿又起，朗声严厉地说道：“我希望你不要自作聪明，不要逼我过甚，否则，那是你在替少林派自我灭亡之祸！”

绝缘大师心头凛然一震！旋忽双目猛睁，精光电射地哈哈一声大笑，道：“你这话，确实惊人心凛，不过，少林派自祖师创派迄今，屹立武林数百年历史，尚从未被狂言吓住过！”

水俊浩语声冷凝地道：“大和尚，我这是狂言也好，虚声恫吓也好，话说到这里为止，我也不再多说了，只有一句话，听与不听，悉凭你大和尚的意思！”

绝缘大师道：“哪一句话？”

水俊浩一字一字地震声说道：“安分悔过！”

绝缘大师一声冷笑，道：“你是要老衲别再管你的事情，任由你……”

“住口！”

水俊浩陡地瞋目一声沉喝，截断他未完之言，威凌慑人地道：“大和尚，我再警告你，别再招惹我。”

绝缘大师冷笑了笑，道：“你做贼心虚了？”

水俊浩星目神光电闪倏逝，冷峻地道：“大和尚，你虽然心存阴毒，硬要在我头上加一顶武林罪恶的大帽子，我实在懒得和你再分辩下去了，反正此刻我心中已经有了新的决定……”

绝缘大师道：“新的决定如何？”

水俊浩沉声缓缓说道：“当我以事实证明于天下武林同道之时，也就是你嵩山少林寺大祸临头之日！”

绝缘大师心中一震！道：“怎样的事实？如何的证明？”

水俊浩道：“找出这次发动阴谋陷阱之人。”

绝缘大师道：“你断定这是个阴谋陷阱么？”

水俊浩道：“当然，无根无据，非阴谋陷阱而何？”

绝缘大师道：“如果不是呢？”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那更好。”

绝缘大师道：“何以更好？”

水俊浩忽地淡笑了笑，道：“替我，也替你大和尚解释了一切，岂不更好！”

绝缘大师微微一愕！旋即恍然悟到水俊浩这句话的含意妙用，心念电转，正要再出言反击时。

突然，穷家帮主麦鹏飞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够了，大师，你已经出尽风头，话到这里为止，该可以告一段落了。”

语含讥讽，绝缘大师听得不禁眉头暗暗一皱。

麦鹏飞却是语声一顿又起，道：“水少侠既已如此说了，大师又何必固执成见，何妨就让水少侠以事实证明来解释一切呢！”

“怀玉门主”温静寰首先赞成道：“麦帮主说得不错，妾身极表赞同！”

绝缘大师沉声道：“温姑娘，你妇道人家，此时此地最好少开口。”

温静寰，虽然是“妇道人家”，但也是领袖一派的掌门人身份，老和尚这种语气，实在太不礼貌，辱人过甚，也太使温静寰的脸上难堪了！

只见温静寰秀目陡地一瞪，纷纷凝寒地冷叱道：“大和尚，你简直玷辱佛门，太无耻……”

“住口！”

一声怒喝，截断了温静寰的话声。

是“风、虎、云、龙”四大护法之首的法风和尚，他双睛精光电射地望着温静寰，怒声说道：“温静寰，你好大的胆，竟敢污蔑本派掌门人，看来你是……”

温静寰突然一声冷笑，截口道：“看来本门主是不想活了，是么？”

法风和尚嘿了一声，道：“你明白最好。”

“铁胆霸王”齐彪忽地沉声喝道：“法风和尚，你太放肆了！”

法风和尚浓眉一挑，目光转向齐彪，道：“齐大侠，你这话，不觉得太偏袒了些么？”

齐彪道：“俺人对人对事向来公正，从不作偏袒之言。”

法风和尚道：“太放肆的应该是温静寰，而不是贫僧。”

齐彪道：“你这样想？”

法风和尚道：“不是想，这是事实。”

齐彪道：“但是俺偏要说是你，而不是温门主。”

法风和尚道：“齐大侠，你虽然身为江北武林盟主，但是，这种强词夺理之言，对你盟主的声望可并无好处！”

齐彪忽然哈哈一笑，道：“你认为俺确是强词夺理么？”

法风和尚道：“这还用解释？”

齐彪道：“你要不要听听俺的解释？”

法风和尚道：“贫僧没有兴趣。”

齐彪道：“没有兴趣没有关系，俺决不勉强，不过，你必须得向俺道歉。”

法风和尚一怔，道：“道什么歉？”

齐彪道：“为‘偏袒’和‘强词夺理’的字眼。”

法风和尚道：“是贫僧用得不恰当么？”

齐彪道：“如果只是用得不恰当，那就算了，可惜不是。”

法风和尚翻了翻白眼，道：“那么你齐大侠的意思是？……”

齐彪沉声道：“侮辱！”

法风和尚怔了怔，皱眉道：“你齐大侠误会了……”齐彪飞快地接口道：“齐某认为一点也未误会！”

法风和尚浓眉一轩，道：“如此看来，贫僧倒是非得要听你齐大侠的解释不可了！”

齐彪道：“不错，是应该，也是必要。”

法风和尚冷冷地道：“那么你齐大侠请说吧，贫僧洗耳恭听。”

齐彪咳了一声，道：“俺请问，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法风和尚眉头一皱，道：“这与贫僧用的字眼也有关系？”

齐彪道：“且别问有关系与否，请先回答俺的话。”

法风和尚心念微转了转，道：“一间客店的小楼，总不能说是帝王的宫殿吧。”

齐彪虎目忽地一张，威态慑人地正容说道：“这里虽非帝王的宫殿，但是，在座之人，无一不是一派掌门的身份，论身份，岂有你说话称狠的余地……”语锋微微一顿，接道：“而你竟公然对温门主如此大声喝叱称狠，这不是太‘放肆’而何？”

这几句话，合乎情，在乎理，更正直气壮。

法风和尚虽然理屈，但，仍强辩地道：“但是，温门主她不该侮蔑辱骂掌门。贫僧身为护法弟子，在旁岂能充耳不闻，沉默不语。”

齐彪道：“大和尚，你可知‘敬人者人恒敬之，侮人者人必侮之’的古训不？贵掌门如不先出语侮蔑温门主，温门主又怎会得对贵掌门有那‘玷辱佛门’之言出口，是以，归根究底，实是贵掌门侮人在先，才引起温门主照方抓药的回敬！”

语声一顿又起，道：“现在俺要向你大和尚请教，齐某之所谓‘放肆’，是哪‘偏袒’？又怎样‘强词夺理’了？”

法风和尚并非善具辩才之人，在“铁胆霸王”齐彪这种句句占理，也是事实的情形下，一时不由大感窘迫，无词以答。

绝缘大师轻咳一声，道：“齐大侠，法风和尚出言无状，冒犯虎威，尚望你齐大侠大量宽容，勿予介怀计较！”

语锋一顿，转向法风和尚喝道：“师弟，你还不赶快向齐大侠道歉赔罪！”

这位心机深沉的少林掌门，为了理屈在己，当着各派掌门群豪面前，他不得不作如此之处置，以维武林之礼数。

其实，他口上虽在喝令法风和尚道歉赔罪，心底却在暗骂道：“目前且由你这匹夫威风，将来定必叫你知我的手段厉害！”

他心底暗骂中，法风和尚已遵谕的朝“铁胆霸王”双手合十一礼，道歉地道：“贫僧言语鲁莽，冒渎无礼之处，万望齐大侠海涵，勿予怪罪是幸。”

齐彪哈哈一笑道：“不敢当，只要你护法大师认为齐某之言，并不‘偏袒’，也未‘强词夺理’，俺也就心满意足了……”语声微顿，目光环视了各派掌门群豪一眼，道：“麦帮主之言，俺齐彪认为很对，衷心赞同，各位意为如何？”

长白掌门“青衫秀士”尚君恒立刻朗声说道：“鄙意和齐大侠之意相同。”

海南“五指山主”路百丰接道：“凭良心说，路某和水少侠虽尚是初次见面，但从言语气度上，已觉得水少侠实在是位胸襟磊落，正气凛然的年青俊逸，武林一代奇才，怎么看，也看不出是那等阴险狡诈的卑恶之人，所以……”语声一顿又起，道：“路某也非常的赞同麦帮主之言，事实上，我们实在不当胡乱猜疑水少侠之为人，再说，水少侠如果真是那阴谋发动之人，他便决不会邀请各位来此会谈，揭露这阴谋陷阱，提醒各位的注意警惕了！”

×

×

×

绝缘大师一听各派掌门群豪之言，多半赞同“穷家帮主”麦鹏飞之意，知道此时此刻不宜再多言挑拨了，不然，不但是徒费口舌，而且将会引起众人的不满。

他心念飞快地转了转，便即高喧了声佛号，道：“阿弥陀佛，老衲只不过是因江湖波诡云谲，人心险诈难测……”语声一顿又起，道：“诸位掌门施主，既然都很赞同麦帮主的意思，老衲自是不便再多事枉言什么，否则，倒好像老衲和水少侠有什么深仇大恨，存心和水少侠过不去，在挑拨蛊动诸位和水少侠为敌了……”

说至此处，语声复又一顿，目光环视了各派掌门群豪一眼，缓缓接道：“不过，眼下武林浩劫已起，江湖上阴谋陷阱处处，请位领袖一派掌门的身份，虽然都有一身精深超绝不凡的武学功力，但，阴谋陷阱难防，倘不小心谨慎，个人生死荣辱事小，门派存亡绝续事大……”

他侃侃而言，似是语重心长，令人觉得他所言实是大有道理，无法驳说他用心险恶，谬言不当。

但是，他语未尽意，即已被“青衫秀士”尚君恒接口朗声说道：“多谢大师善意提醒，但是，尚君恒以为，在座诸位

掌门，均非三岁小儿，不会不辨善恶，不知那‘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的。”

绝缘大师微笑了笑道：“阿弥陀佛，老衲也知诸位掌门施主都是江湖阅

历甚深，曾经大风大浪之人，可是，老衲仍要奉劝诸位一句，凡事仍以多多谨慎小心为宜……”语锋一顿又起，道：“好了，老衲也不多说了，即此敬向主人和褚位掌门施主告辞。”

水俊浩飞快地接道：“大师且慢言告辞，仍请稍留法驾，水俊浩还有话说。”

绝缘大师眉头微皱了皱，道：“少侠还有什么见教？”

水俊浩道：“水某不是已经说过要宣布说明两项重要事情的么，希望大师听完之后再走。”

绝缘大师道：“老衲有要听的必要吗？”

水俊浩道：“虽然并不一定必要，不过，大师如果不听，定然会后悔遗憾的。”

绝缘大师道：“那么少侠请宣布吧，老衲当洗耳恭听。”

水俊浩微笑了笑，道：“第一项要宣布的事情，大师已经知道了，便是水某所领袖的‘正义教’，将于十天后正式创立，公开露面江湖。”

绝缘大师道：“请说第二项。”

水俊浩神情容色忽地一肃，道：“这第二项，乃是一件有关武学秘笈的事情。”

绝缘大师心中一动，问道：“可就是这黄冈附近的藏珍？”

水俊浩道：“不是。”

绝缘大师道：“是什么武学秘笈？”

水俊浩道：“大师听说过一位武林前辈异人‘龙渊上人’么？”

绝缘大师道：“你要宣布的便是‘龙渊上人’所遗的？”

水俊浩道：“不错。”

绝缘大师道：“那‘龙渊秘笈’据说共分上下二册，乃是‘龙渊上人’综合天下各家武林精华研录的一部武学奇书……”语声一顿又起，问道：“此书可是已经为你所得？”

水俊浩道：“水某只是得到了此书的‘藏珍图’。”

绝缘大师道：“你没有去取秘笈藏珍？”

水俊浩道：“没有。”

绝缘大师道：“为什么不按图索骥会取它？”

水俊浩道：“有两个原因。”

绝缘大师道：“哪两个原因？”

水俊浩道：“第一，水某眼下没有时间，无暇分身往取，第二，是水某不想将它独占据为私有。”

绝缘大师道：“那你现在公开宣布的意思，便是要把此书公诸武林，让在场各位掌门施主，都有获得的机会了？”

水俊浩点头道：“水某正是这意思，不过……”绝缘大师心怀恶意地接道：“必须答应遵从你的某种条件，是不？”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大师，你的心智实在令人叹服。”

绝缘大师笑道：“多谢少侠夸奖，若与少侠比，老衲就差得远了。”

水俊浩笑了笑道：“大师以为水某会有什么条件呢？”

绝缘大师心念电转，轻咳一声，道：“这个，老衲就不敢妄言了。”

绝缘大师又道：“此乃想当然尔……”语声一顿又起，接道：“非仅老衲个人有如此之想，各位掌门施主心中必然也会这样想呢！”

目光倏地转向“青城掌门”灵风道长问道：“道兄，你说的是么？”

他本以为灵风道长一定会点头说“是”，那知灵风道长只笑了笑，并未答言。

水俊浩忽地朗声一笑，道：“好一个‘想当然尔’……”语声一顿，正容接道：“大师，你想错了，水某并无任何条件。”

绝缘大师道：“也没有用意？”

水俊浩道：“没有。”

绝缘大师道：“可是由衷之言？”

水俊浩冷然道：“水某生平从不作不由衷之言。”

绝缘大师心念飞转了转，问道：“那‘藏珍图’所示是什么地方？”

水俊浩道：“是一座山峰。”

绝缘大师道：“什么山？什么峰？”

水俊浩道：“很抱歉，水某还不知道。”

绝缘大师不信地道：“这话，实在很耐人寻味。”

水俊浩道：“大师不相信？”

绝缘大师道：“那‘藏珍图’既已为你所得，岂会不知‘藏珍’是什么山峰，谁相信。”

水俊浩道：“大师之言虽颇合理，但是，水某如果没有详看研究图示的山峰形势何处，是不是可以？”

绝缘大师道：“这当然可以……”语锋一顿又起，道：“请问‘藏珍图’现在何处？”

水俊浩道：“水某身上。”

绝缘大师道：“请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是哪座山？哪座峰？”

水俊浩道：“大师急于要看么？”

绝缘大师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岂独老衲个人如此，相信在座的各位掌门施主莫不和老衲一样，急于看那‘藏珍图’所绘的山峰是何所在。”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大师但请放心，水某既然当众宣布了这项消息，稍待自必拿出来给各位掌门观看，然后再商订如何往取，又如何处理的方针。”

绝缘大师道：“少侠自己难道没有一定的主见方针？”

水俊浩道：“有虽有，但是，我仍愿以各位掌门的意见为意见。”

绝缘大师道：“老衲倒很想听听少侠的高见。”

水俊浩道：“我哪会有什么高见，我想待等此地事了之后，便会同各位掌门按图索骥，往取藏珍秘笈，不过……”语声一顿又起，道：“大师应该除外。”

绝缘大师脸色微微一变，道：“少侠之意，是不准老衲参与同行？”

水俊浩道：“大师言重了，水俊浩怎敢。”

绝缘大师道：“请教这‘应该除外’之意？”

水俊浩笑了笑，道：“少林七十二种绝艺，无一不是盖世奇学，‘龙渊秘笈’虽是武学奇书，但，何能与少林绝艺相比，是以……”语锋微微一顿，接道：“水某之意，以少林奇学绝

艺之多，一部‘龙渊秘笈’，根本就不在大师眼下，大师实无参与同行

往取它的必要，故而应当除外。”

绝缘大师忽然哈哈一笑，道：“少侠如此一说，老衲倒真下好意思参与同行，不过……”语声略顿了顿，又道：“老衲已经说过，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为满足好奇心，如果老衲定要参与同行往取一开眼界呢？”

水俊浩冷然一笑，道：“大师只怕不是真为满足好奇心吧！”

绝缘大师脸色又是微微一变，道：“少侠以为老衲会另有意图？”

水俊浩道：“另有意图与否？乃大师心底秘密之事，我如何知道。但是，我却要先奉劝大师，最好是别妄生贪念！”

语锋一顿又起，道：“否则，那可是大师自找难堪！”

绝缘大师心底蓦地闪过一个意念，倏地站起身躯，脸现怒色地道：“如此，老衲告辞。”

水俊浩道：“请恕水某也不多留法驾……”语锋一顿，目光转向法风和尚道：“护法，我们的‘一招之搏’之约如何？”

绝缘大师飞快地接口道：“如少侠自信真有一招击败四大护法之能，当可履约，否则，就不必了。”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轩，朗声说道：“大师不必使用激语，可是要和我一赌？”

绝缘大师深沉地一笑，道：“少侠要赌，老衲决不反对，请教，赌点什么？”

水俊浩道：“大师以为什么才值得一赌？”

绝缘大师道：“由少侠你自己决定如何？”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一招之内，我若不能击败贵派四大护法，便算负数，准许大师和各位掌门同行往取‘龙渊秘

笈’，参与如何处理的办法。”

绝缘大师道：“好！少侠如胜，老衲就决不参与此事。”

水俊浩道：“君子言重如山。”

绝缘大师道：“放心，老衲决非那等无信之人。”

×

×

×

楼下，院中的空地上，各派掌门群豪和一众门人弟子，绝缘大师和其派下十二名高手，水俊浩属下“天地双煞”，蓝黄两姓家臣……“左丞相”蓝立恒等一众高手，全都屏息凝神地静立在周围，形成了一个大圆圈。

中央，是一块十丈大小的空地，四面，照明风灯，松子油火把高挑，照耀得整个院落如同白昼。

水俊浩，神定气凝，岳峙渊停的挺立场中，手握“紫金短刀”，刀身紫芒闪烁，在火亮下耀人眼目。

“风、虎、云、龙”四大护法，手握粗逾儿臂的“方便铲”，铲头寒光闪闪，散发着森森冷气，四人分方岳立，所站的位置，正合“四象”。

水俊浩胸罗奇学，星目一扫之下，便已了然。

四大护法，虽然身怀少林上乘绝艺，为少林寺中一等高的高手，但他们均深知水俊浩一身武学功力高不可测，实在是个非常难斗的强敌。

大敌当前，他们自是不敢稍为轻敌之心，尤其是，这“一招之搏”，不仅关系他们四人的荣辱，更关系少林一派在武林中的地位声望，是以，他们虽然分站“四象”方位，但，

并未立刻轻妄出手，全都双目精光灼灼如电地射视着水俊浩。

显然，他们是在找寻水俊浩的空隙，谨守着武家名言，“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必先动”“以静制动”的要诀。

这时，四围一百多双眼睛，全都凝神注视着场中水俊浩和四大护法五人身上。

场中的空气，于这刹那间，似乎凝结住了，气氛，有着令人提心吊胆的刺激与紧张！

突然，水俊浩朗朗一声，道：“四位大护法可以出手了，若再这样干耗下去，那样就太没有意味了。”

四大护法双目精光灼灼，仍然不稍瞬霎地注视着他不动，沉着如旧。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皱，朗声道：“水某可不耐久耗，你们四位如再不发动‘四象’阵势进招，水某便不客气要先出手了！”

话声中，右手“紫金短刀”挥处，蓦见紫芒暴长电旋，耀眼生花，飞绕盘空……

法风和尚为四大护法之首，也是“四象阵”之主枢，见状，以为水俊浩已经发招出手，心中不由一凛立时一声大喝手中“方便铲”一挥，四人身形齐动，有如走马灯般，环绕着水俊浩快似飘风地疾走起来。

可是，四人身形才动，那绕空紫芒已敛，水俊浩仍然气静神凝，渊停岳峙的挺立中央原地，一丝未移未动。

原来水俊浩适才挥动“紫金短刀”，只是虚张声势，旨在逼使四大护法发动阵势，他“以静制动”，于一招之内“克敌制胜”。

“四象阵”既已发动，四大护法身形也就越走越快。

蓦地，法风和尚突然一声大喝：“四象归宗。”

大喝声中，四人身形倏地折转，同时飞扑向水俊浩，四柄“方便铲”挟呼呼劲风，分自四方极凌厉无伦地齐朝水俊浩攻到。

“方便铲”每柄重六十二斤，加上四人都已运足内功真力贯注铲身，一击之力，至少也有五六百斤。

换句话说，四柄“方便铲”同时击出的力道的总和，足有两千斤以上，以此，不要说是个血肉之躯的人，就是一座山峰，经此猛力一击之下，也必被击得碎石纷飞。

然而，奇事突然发生了，四柄“方便铲”虽是势猛力沉无比，但，击到水俊浩身外四周三尺之处，立被一座无形的气墙所阻，不但力道顿失，用不上一点力气，而且还有一股极强的吸力，吸住四人的“方便铲”。

四人默运内功，猛力往回一挣，意图撤回“方便铲”，挣脱这股吸力，但是，如何能够，四人心中全都不由凛然大惊！

同时，也这才知道，水俊浩一身武学功力，实以高绝罕世，高得出于他们想象之外。

陡闻水俊浩朗然一声大笑，道：“四位大护法，请撒手吧！”

倏见紫芒飞闪耀眼，直朝他们四人握着铲柄的右手腕脉划到。

四人心头不禁大骇！在这等情形之下，四人要保住一只右手，赶紧缩手丢铲，各自飘身后退寻丈。

但闻一阵“嗤！嗤！”

“叮当！”

之声激响中，紫芒剑处，四柄粗逾儿臂的“方便铲”柄均已齐飘中断，变成八截跌落在地上。

各派掌门群豪等人目睹水俊浩这等功力身手，全都不禁为之瞠目结舌，惊愕无已地望着水俊浩呆然发怔！

绝缘大师则是脸色连变，暗中倒吸了一口冷气，心念飞转地忖道：“这小子只才这么一点年纪，武学功力就已如此高绝骇人，若不设法及早除去，武林中哪还有少林武当称雄的余地，声威势必被他压得一蹶不振，抬不起头来不可……”

只见水俊浩缓缓收起“紫金短刀”，双目神光如电，威仪慑人地望着绝缘大师朗声说道：“一招之搏已毕，水某幸未出丑，大师可还有什么见教没有？”

绝缘大师虽是个极富心计之人，但，此时此刻，当着各派掌门群豪之前，也不禁感到无颜再说什么，于是，他轻咳了一声，故作大方从容地道：“少侠武学功力罕世，老衲除衷心钦佩以外，已无话可说。”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如此，可得请大师委屈些，遵守赌约了。”

绝缘大师正容说道：“少侠请放心，赌约既负，老衲理当遵守约言，决不参与少侠和各位掌门施主往取藏珍秘笈就是。”

话声一顿又起，道：“老衲就此告辞。”

水俊浩道：“那么，就请恕水俊浩不再留客了。”

语锋一顿，朗声道：“请蓝丞相。”

蓝立恒抢步而出，躬身说道：“老臣敬候谕旨。”

水俊浩道：“请丞相待我送客。”

蓝立恒恭敬地道：“老臣遵旨。”

话落，转朝绝缘大师一举手，道：“大师请吧。”

绝缘大师双手合十，向水俊浩施礼道：“承蒙少侠盛情款待，老衲这里致谢了。”

水俊浩淡淡一笑，道：“不敢当，招待不周，大师原谅。”

绝缘大师又道：“老衲心直口快，言语失当之处，尚望少侠切勿介怀。”

水俊浩道：“哪里，哪里，水俊浩年轻气盛，唐突冒犯之处，敬祈大师多多海涵。”

他二人一言一答，似乎都非常客气有礼，事实上却是针锋相对，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可完全是两回事，各派掌门群豪心中自也全都明白，他二人只是口头上的客气，实际，这仇恨早已结定了。

绝缘大师双目微轩，哈哈一笑，道：“少侠，我们是彼此彼此，大家都不用客气了”语声微微一顿，转向各派掌门群豪合什一礼，道：“各位请多珍重，老衲要先走一步，失陪了。”

×

×

×

楼上，各派掌门群豪静睁地坐着，十多双精光灼灼的眼睛，齐都全神贯注的凝在当中桌上，一幅尺五六寸宽，八寸来长的羊皮上。

那是一幅山峰形势图，图中，树木苍郁，山脉连绵，峰峦起伏，当中一峰独秀，高峰入云，峭壁悬崖，形势险峻非常。

图上角写着四行朱砂小字：

峰峦起伏。

宝藏其间。
奇珍异学。
留赠有缘。

众人目光投注，默默地望着这幅山形图。

足足过了有一盏茶的辰光之久，水俊浩这才轻咳一声，问道：“诸位，都看清楚了没有？”

众人微点了点头，但是，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目光仍然不稍瞬息的投注在图上。

水俊浩星目环扫了众人一眼，又问道：“诸位可看出来没有，这是何山何峰？”

众人全都双眉紧蹙，默默摇头。

水俊浩见状，也不由得眉峰微微一皱，道：“诸位请再仔细的多想想看，不然……”

四川“唐家门”掌门唐少文突然接口说道：“在下想起一处地方似乎颇与此图形势相全，只是时隔多年，印象已很模糊，有点不敢断定。”

水俊浩笑说道：“且不管是与不是，唐兄请说出来听听看。”

唐少文道：“在下昔年随同先父采药各地深山大泽时，经过‘陇’省‘龙首山’中，曾见一峰挺拔独秀，高耸云霄，极似此图山峰形势。”

垂手肃立在水俊浩身侧的“天煞”东方毅，忽然接口说道：“禀令主，属下认为唐掌门可能说对了。”

水俊浩侧首目注东方毅问道：“东方护法也知那地方？”

东方毅道：“属下三年前曾经过那里。”

水俊浩道：“可知山峰何名？”

东方毅道：“属下未曾问过。”

水俊浩目光一扫群豪，问道：“对此，诸位有何意见？”

青城灵风道长道：“贫僧以为，既是唐掌门和东方兄都认为极其相似，我们便何妨前往勘查看看之后再说呢？”

水俊浩微一点头，笑道：“事实也只有如此，才可论定是与不是，不过……”语声一顿又起，道：“从这里去‘龙首山’，途程不近，我们是大伙儿同往勘察呢？还是……”一顿而止，目注群豪不语。自然，群豪全都明白水俊浩的心意，不由均皆沉吟不语。

海南“五指山主”路百丰突然轻咳一声，道：“老朽以为，如何前往勘察之事，该由少侠决定，老朽等自必附随骥尾，但是……”话锋微微一顿，接道：“眼下老朽必须赶返山庄一行。”

唐少文道：“在下和路山主之意相同，也要立刻赶回本门看看。”

“锦衣帮主”吕培信道：“吕某和二位的意思一样。”

水俊浩微微一沉吟，道：“我很明白，各位都在忧心本门的安危，急欲回去看看，并稍作安排布置，以防万一。”

语锋一顿又起，道：“我想请各位推行出一位代表，另外再由我派出二人同往‘龙首山’中勘察一番，诸位意下以为如何？”

“怀玉门主”温静寰目光掠视了“铁胆霸王”一眼，道：“妾身推举‘齐盟主’齐大侠为代表。”

“铁胆霸王”齐彪刚待张口推辞。

“穷家帮主”麦鹏飞已飞快接口说道：“齐大侠为当代武林铁铮奇豪，是最恰当的代表人选，麦鹏飞举双手赞成温门主此议。”

青城灵风道长道：“贫道也举手赞成。”

路百丰道：“老朽附议。”

长白掌门尚君恒道：“尚君恒也附议。”

水俊浩目视“锦衣帮主”吕培信问道：“吕兄以为如何？”

吕培信道：“在下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也就等于赞成。

水俊浩又转向唐少文道：“唐兄你呢？”

唐少文道：“在下和吕帮主一样。”

水俊浩一笑，转望着“铁胆霸王”齐彪含笑道：“众意如此，只好烦劳齐兄辛苦一趟了。”

“铁胆霸王”齐彪本想要推辞，另选别人前往，但，众人都异口同声地附和赞成了，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又怎能推辞辜负众人的信赖！

何况，这只是前往勘查山形地势之对与不对，又非是就要觅取藏珍，更何况，此行又并非他独自一人，水俊浩尚要派人前往。

于是，他也就不作推辞的点头道：“承蒙诸位如此看得起俺齐彪，俺齐彪遵命。”

水俊浩笑了笑星目复又一扫群豪，道：“事情就这样决定。勘查之事，由我派人陪同齐大侠前往，各位立刻动身赶回本门稍作安排，以防万一，然后再赶回此间来会齐。……”语锋微微一顿，接道：“至于如何觅取藏珍，取得后又如何处理？待确定地方无差，前往觅取之前，我们再作商讨好了。”

水俊浩这么说众人自是都不反对，点头表示赞成。

“怀玉门主”温静寰突然站起娇躯，肃容朝水俊浩裷衽一福，道：“水少侠，为适才的事，妾身深感愧疚。”

水俊浩微微一怔，道：“刚才何事？”

温静寰粉脸一红，道：“适才若非妾身口不择言，怎会引起……”

水俊浩明白了，他不待她话完，立即摇手截口笑说道：“温门主请不必放在心上，事情过去就算了。”

温静寰道：“那是你少侠胸襟宽大，但，妾身心中却不这样想。”

水俊浩道：“你怎样想？”

温静寰道：“妾身衷心十分不安，所以……”话锋一顿，接道：“少林掌门虽已离去了，妾身仍要对那句‘言不由衷’，向在座的各位掌门作一详尽的解释。”

水俊浩道：“我看不必了。”

温静寰道：“少侠心怀坦荡，无愧无作，自可认为不必，但是，妾身心心的感受可就与少侠完全不同。”

水俊浩道：“门主可是觉得仍有解释的必要？”

温静寰螭首微点地道：“是的，误会乃由妾身引起，妾身对此若不当众解释清楚，便会感觉永远不能安心。”

水俊浩微一沉吟，似乎无可奈何地道：“好吧，门主既然这样想，那你就请解释吧。”

x

x

x

温静寰微微一笑，秀目掠扫了各派掌门群豪一眼，缓缓说道：“诸位，妾身当时的意思，实是指水少侠对发动此次阴

谋陷阱之人，心中明明已经猜想到可能是谁，而仍在‘言不由衷’，说尚未发现适当的对象而已。”

“铁胆霸王”齐彪道：“那么门主必然已经猜到了？”

温静寰螭首一点，道：“妾身不愿说谎，确实已经猜想到了一个人。”

齐彪问道：“此人是谁？”

温静寰秀目一瞥水俊浩，道：“这就要看水少侠承不承认，是不是‘言不由衷’了？”

水俊浩朗声一笑，道：“门主，我承认了。”

温静寰嫣然一笑，道：“少侠相不相信我们猜想的是同一个人。”

水俊浩星目陡地一亮，道：“门主以为是？……”

温静寰道：“可以直说吗？”

水俊浩星目闪动，道：“门主确知与我心中猜想的是同一个人？”

温静寰盈盈一笑，道：“不然，妾身也不会有那句‘言不由衷’之语了。”

水俊浩星目神光电闪，道：“无凭无证，光凭猜想，门主认为可以说得吗？”

温静寰正容道：“当然不可说……”语声一顿又起，道：“但是，为澄清那句‘言不由衷’真意，为解释诸位掌门对少侠产生的误会，妾身没有不敢说的。”

水俊浩星目神光再闪，道：“门主不怕因而惹祸？”

温静寰淡然一笑，道：“为少侠这等武林奇才，仁心侠骨的俊彦，妾身虽死亦感荣幸，何畏惹祸！”

语声虽然十分平静，但却真情洋溢正义凛然！

水俊浩心中微微一震！皱眉道：“门主如此高看我，实使我衷心感愧良深……”语声一顿又起，道：“再说，我也实在不值得门主如此。”

温静寰正色说道：“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我明白门主的心意，不过，门主更应该明白，一句话很可能会使‘怀玉门，从此除名江湖！”

温静寰螭首轻点地道：“妾身知道，但是，妾身更知少侠心胸，决不会就袖手不管，任由‘怀玉门，血流成渠！”

水俊浩道：“如果我力所不逮呢？”

温静寰淡淡地道：“那是命运，‘怀玉门，该遭劫数。”

水俊浩心中不由一阵激动，道：“我水俊浩何德何能，得学门主如此钟爱！”

温静寰道：“无他，为武林，也为误会由妾身引起。”

水俊浩剑眉轩动，道：“我相信，有门主这些解释已经够了，各位掌门心中对我的那点误会，一定也早冰释，不须要再多说什么了！……”语锋一顿，目光环视了各派掌门群豪一眼，道：“诸位，是吗？”

穷家帮主麦鹏飞首先点点头道：“麦鹏飞相信少侠的为人。”

“铁胆霸王”齐彪道：“俺不愿说谎，心中虽曾暗生怀疑，但，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早就丝毫无存了。”

长白掌门尚君恒道：“尚某心中根本就从没有发生过一丝怀疑。”

“五指山主”路百丰道：“当时老朽虽曾心惊生疑，但是，不久之后，便转换了目标。”

唐少文目注路百丰问道：“可是转对少林掌门起了疑心？”

路百丰点头道：“不错，那老和尚言语之间，极尽挑拨之能，实在令人难禁生疑！”

“锦衣帮主”吕培信接道：“那老和尚居心叵测，吕某也有同感。”

唐少文笑道：“在下心中曾经怀疑到老和尚很可能……”水俊浩突然含笑截口道：“唐兄说话小心！”

唐少文一怔！忽然长身站起向水俊浩抱拳一拱，道：“多谢少侠当头棒喝。”

水俊浩连忙拱手还礼，含笑说道：“唐兄请勿多客气，话出如风难收，一切应该小心慎言为上。”

唐少文再度拱手躬身道：“唐少文敬请受教。”

水俊浩摆摆手道：“唐兄请坐。”

“铁胆霸王”齐彪目注温静寰问道：“温门主，俺……”水俊浩飞快地接道：“齐兄，你想替‘怀玉门’惹祸么？”

“铁胆霸王”一怔！

水俊浩接着又道：“无凭无证之言，说来徒乱人意，齐兄何必多问。”

齐彪闻言，只好点首不问。

温静寰秀目深注，温婉地一笑，道：“少侠，看来妾身和少侠所猜想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了，不过……”语声微顿，星眸眨动地接道：“妾身有心想和少侠印证一下，不知少侠可以否？”

水俊浩略一沉吟，回首向垂手肃立在身后的项天寿吩咐道：“天寿，去取纸笔来。”

项天寿恭应一声，飞步下楼。

片刻功夫，项天寿已取来纸笔，恭敬地放在水俊浩身前桌上。

水俊浩目注温静寰含笑说道：“门主，你我各将心中所猜想的人名写在纸上，你写上一半，我写下一半，看看是否对得上，如何？”

温静寰一点螭首道：“妾身遵命。”

水俊浩撕下一片纸，握在掌心中，提笔一挥而就，他写的是一个什么字，除了站在他身后的项天寿知道之外，即连紧立在他身旁的“天地双煞”和司马羽荃也均皆不知。项天寿将纸笔送给温静寰，温静寰如样地写，毫不考虑地也是提笔一挥而成。

接着由项天寿将二张写的纸片，交换地分送到二人手上，二人将纸片暗合在掌心中一看，脸上立时全都泛起了笑意。水俊浩抬头哈哈一笑，道：“英雄所见。”

温静寰微微一笑，谦虚地道：“妾身这是偶然一得，何敢当得这‘英雄听见，四字。”

水俊浩正容说道：“门主智慧高入，我实在佩服。”

温静寰淡然一笑，道：“让少侠见笑了，妾身这点愚智又算得了什么，如和少侠比起来，可就差得太远了。”

水俊浩道：“门主不必谦逊了，我说的是实话。”

温静寰秀目深注，嫣然一笑，没有再说什么，她虽然没有再说什么，可是，心底感受却是甜蜜无比。

×

×

×

夜！

二更时分。

黄冈城东十里，那里建筑了一半的“女王城”内的大厅上，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昼，大厅当中，并肩高坐着一男一女。

男的，一身白衣，是一个气度高华，俊逸英挺无伦的少年美书生，他，正是“雷霆二世”——“玉面书生”水俊浩。

女的，一身杏黄宫装，脸蒙轻纱。

真可惜，也实在太煞风景！她为何要脸蒙轻纱，不让人一睹她庐山真面？她，是美？是丑？……

在未见过她的人猜想中，她，一定是位美艳倾城的绝色美人儿。

为什么？因为她现露在衣领外面的颈项，那细嫩如凝脂般的肤色。

她是谁？

在这“女王城”的大厅当中，竟能和“雷霆二世”并肩而坐？

无可疑异的，身份必定非常尊高，她，正是“女王城”城主。

大厅中，人数不少，有男有女，但，所有的人都垂手肃然排立着，男东女西，秩序井然，更鸦雀无声。

男的，是蓝黄两姓家臣，由“左丞相”蓝立恒率领，总共是十五人。

女的，是“女王城”的女臣，由“女王城”总管“黑凤”秦曼芝率领，总数也是十五人。

水俊浩身后，排立着“随驾五侍卫”。

“女王城主”身后，排立着四个中年青衣妇人，她们是“女王城”的四大护法。

大厅门口，身形如山般地挺立着两个高大魁梧的老者，他们，是水俊浩驾前的“二将军”。

出厅门往外，一直到“女王城”的城门口，每隔一丈就有一男一女分立在道旁两边。

这种气派，这种威势，实在令人生骇，望而惊心却步。他们这在做什么？为何要摆出这等声势气派？显然，他们是在有所等待！

时间在悄悄地消逝，溜走……

在静寂中，使人觉得有点特别难耐。

终于，“女工城主”有点不耐了。

她忍不住轻咳了一声，道：“浩……”

“浩”什么？她没有喊出来，便倏地转了口，接道：“看来，我们是白等了。”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剔，道：“我已经通知过他们，我想不会不来。”

“女工城主”道：“现在已经二更半，要来应该早来了。”

水俊浩道：“我们多等他一会好了。”

“女王城主”道：“等到三更？四更？”

水俊浩道：“不！等到天亮。”

“女工城主”道：“我不赞成。”

水俊浩道：“我这样做，是要他将来无话可说。”

“女王城主”道：“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两样。”

水俊浩道：“但是，我们必须先占住理。”

“女王城主”道：“你的一个‘理’字，好象永远都用不完。”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并不是永远用不完，而是事事均有‘理’的一面。”

“女王城主”道：“但是，你应该明白，有些人，有些事，根本不值得以‘理’字来衡量的。”

水俊浩点点头道：“我懂得，但是，我更懂得，讲理，决不会吃亏！”

星目神光忽地一闪，轻声道：“来了！”

大殿，距离城门有三十多丈远。从大殿上，一眼可以直望到城门外。

“女王城主”抬首凝目朝城门口望去，竟什么也没有发现，不由得皱了皱双眉，问道：“你听见声息了？”

既是毫无所见，芳心里自是不免要惊疑发问。

“嗯。”

水俊浩微一点头道：“人数不少。”

“女王城主”两道清澈明亮的目光透过蒙脸轻纱，异采闪漾地瞥视了水俊浩一眼，喜悦地道：“看来你的功力又增进了不少了，小妹真高兴，也恭喜你。”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应该高兴、恭喜的该当是我，梅妹，恭喜你接任‘城主’大位。”

“女王城主”姓夏，芳名玉梅。

夏玉梅，她不仅是新接任的“女王城主”，听称呼，年龄也比水俊浩小。

夏玉梅轻声一笑，道：“小妹这还不是沾了你的光。”

水俊浩不由一怔，诧异地道：“是沾我的光？”

夏玉梅螭首轻点道：“嗯，要不是你忽遇奇缘，获得大帝绝学，成为‘雷霆二世’，小妹怎会得现在就接位。”

这，水俊浩算是明白了“沾光”的原因。但是，这原因必定另有道理。

是什么道理？水俊浩感觉惑然。也更不明白。

口一张，正待发问。

蓦地，一声清朗震人的长笑，骤起划破夜空。

“女王城”城门外，岸然岳立着一位气度沉凝，面貌清癯，双目精光灼灼逼人，长髯飘胸，年约五旬开外的青袍道人。

青袍道人，正是那威望两重武林，武林派当代掌门人——紫阳道长。

随着紫阳道长现身的，是十六位须眉发白，右肩斜露剑柄的老全真，分两行，前七后九，脸色神情肃穆，并肩列立在紫阳道长身后。

他们，这一十六位老全真，正是武当派当世绝顶高手，威震寰宇的“七子”“九真”紫阳道长目光倏如冷电激射，语产银铎的震声说道：“摆出如此气派，是向出家人示威么？……”语锋微顿，忽然淡淡一笑，接道：“贫道远来是客，主人竟然不知迎宾，到底是初出茅芦的晚辈，不懂得江湖礼数。”

身形乍现，就以江湖礼数扣人，姜实在是老的辣。

水俊浩剑眉倏地双轩，朗声哈哈一笑，道：“礼数，那要看是对准？”

紫阳道长脸色微微一变，道：“以贫道的声望，天下武林谁敢不敬，你……”

水俊浩朗然截口道：“掌门阁下，在我的面前，你最好少夸耀你的声望，天下武林对你如何，那可与我无关，今夜，你应该先弄清楚，你是来赴约的，不是来作客的，岂能责我这主人的不知迎宾，不懂江湖礼数！”

语声一顿又起，震声道：“阁下，你已经迟到了半个更次，这是我好心情，耐着性儿在这里等你，不然，你可要空跑一趟了。”

紫阳道长淡笑了笑，道：“是么？如此，贫道倒得谢谢你阁下了。”

语锋微微一顿，接道：“不过，约是阁下你订的，贫道相信，别说是只多等半个更次，就是再多等一个更次，你也会好心情等下去的。”

水俊浩浩俊脸冷凝地道：“那么你是有心迟到的了？”

紫阳道长道：“贫道若然有心，就决不会得只让你阁下多等一个更次了。”

水俊浩浩道：“如此，道长是为事耽误了？”

紫阳道长道：“贫道并非不守时信之人。”

水俊浩浩道：“我相信。”

语声一顿又起，问道：“请问是为何事？”

紫阳道长道：“有告诉阁下的必要吗？”

水俊浩浩淡然一笑，道：“我只是随便问问，道长不愿相告就算了。”

语锋一顿，接道：“现在我们应该言归正传了。”

紫阳道长道：“贫道是客随主便。”

水俊浩浩道：“外面夜寒露重，道长请进殿内坐下再谈如何？”

紫阳道长冷冷地道：“不必了，有贵属下相伴，虽然夜寒露重，又有何妨。”

水俊浩浩剑眉微皱，道：“道长敢是怀疑我这大殿中有如龙潭虎穴？”

紫阳道长哈哈一笑道：“阁下，你不必激我，是龙潭虎穴，贫道又有何惧！”

语声微顿又起，道：“你这么一说，贫道倒不能不进去坐坐，不好不闯闯你这龙潭虎穴了！”

话落昂首大步地跨进了城门，直向大殿行去。

七子九真，紧随其后。紫阳道长走入大殿。

水俊浩浩虽仍端坐身形未动，但却左手微抬，肃容道：“道长请坐。”

随着他的话声，左首肃立着的蓝黄两姓家臣，霍地身形齐分，往两旁退开，露出一桌一椅。

显然，这是早先预备好的。

紫阳道长一见，也就不稍作犹豫客气，大踏步走过去安然落坐。

七子九真，神情肃穆地坐立身后。

接着，水俊浩浩陡扬轻喝道：“献茶。”

一个手托茶盘的宫装少女，应声袅娜而出，将茶盘轻轻放落紫阳道长面前桌上，然后衿衽一福，垂首躬身退下。紫阳道长伸手端起茶杯，朗声说道：“古人有云：‘寒夜客来茶当酒’，施主真是可人，有此一杯香茗，足抵三杯佳酿有余，贫道叨扰了。”

话落，举杯一饮而尽。

到底不愧是威望两重武林的武当派掌门，这份豪气，确实令人折服。

水俊浩浩朗声一笑，道：“想不到道长倒也是个风雅高士呢。”

紫阳道长淡然一笑，道：“不敢当，出家人焉敢当得‘风雅高士’之称。”

水俊浩浩微微一笑，道：“酒，须过三巡，香茗可是只有一杯……”

语锋微顿，正容接道：“道长。我们该谈谈正题了。”

紫阳道长淡然点头道：“阁下说得是，我们是该谈谈正题了”

水俊浩浩道：“道长有何说词没有？”

紫阳道长道：“贫道没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想说。”

水俊浩浩剑眉微皱地道：“道长是不愿谈了？”

紫阳道长道：“贫道是客随主便。”

水俊浩道：“我想先弄清楚道长这‘客随主便’的真意？”

紫阳道长淡淡地道：“很简单，你说你的，贫这洗耳恭听。”

水俊浩道：“只听不答？”

紫阳道长道：“一定。”

水俊浩道：“要看你高兴不？”

紫阳道氏道：“可以这么说，不过，主要的还要看值不值得。”

水俊浩剑眉微扬，道：“如此，道氏何必还来赴约？”

紫阳道长直：“不来，阁下岂不认为贫道胆怯怕事。”

水俊浩目光电闪倏逝，道：“可否说说你值不值得答的界限？”

紫阳道长道：“没有界限。”

水俊浩道：“看来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紫阳道长道：“那倒不见得。”

水俊浩心念电转，问道：“道长可以答我数问不？”

紫阳道长淡淡地道：“那得要看你阁下问些什么了？”

话声一倾又起，道：“问什么？权属阁下，答与否？其权在于贫道。”

水俊浩心中不由暗凛，深觉这位武当掌门很不简单，是个颇为难斗之人，当下微微一笑，点头道：“道长说得是，我要问的，道长无法拦阻我不问，道长不想答的，我也不勉强道长答。”

紫阳道长道：“阁下能明白就行了。”

语锋微微一顿，接道：“阁下请发问吧。”

水俊浩微一沉吟，问道：“缘绝大帅走了么？”

紫阳道长道：“阁下此问实在不够聪明。”

水俊浩心中一震！道：“是不该问？还是问得不对？”

紫阳道长轻声一笑。道：“阁下，你要想知道他和贫道说些什么，何必多绕圈子，直截明白地问，岂不来得干脆。”

水俊浩俊脸不由忽地一红，道：“道长实在高明，令人佩服。”

语声一顿又起，道：“道长，我请问？……”紫阳道长淡淡地道：“贫道只能告诉阁下，该说的，他都说了，不该说的，他一字未提。”

这不是废话，什么是该说的，什么又是不该说的，如此答复，与不答复又有什么不同。

然而水俊浩对于这仲答复，丝毫没有不满意的表示，似乎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介意。

他笑了笑，道：“道氏对他说的，有什么感想？”

紫阳道长一点头道：“有。”

水俊浩道：“感想怎样？”

紫阳道长道：“是的，赖不掉，不是的，栽不上，是非自有公论。”

水俊浩道：“如此说，道长是准备接受考验，听凭公论了？”

紫阳道长道：“贫道们心无愧，根本无须接受什么考验，也无须听什么公论。”

水俊浩道：“如果有证据呢？”

紫阳道长道：“那当然另当别论，不过，贫道认为那不可能。”

水俊浩道：“我是说万一。”

紫阳道长道：“贫道认为永不可能有这万一。”

水俊浩淡淡一笑，道：“万一有呢？”

紫阳道长道：“阁下，那必须人证物证俱全。”

水俊浩暗暗一皱眉，道：“单有物证不行？”

紫阳道氏摇头道：“阁下，物证可以栽赃，焉能完全作准。”

水俊浩剑眉微挑，道：“道长以为我会栽赃？”

紫阳道氏冷冷地道：“阁下，你多心了，贫道只是在提醒阁下，物证不是完全为凭的理由。”

水俊浩星目微微一转，道：“如此，多承指教了。”

紫阳道长淡淡一笑，道：“哪里，哪里。”

水俊浩话锋忽地一转，目注紫阳道长道：“我再请问，对于重建本城的问题，道长竟下究意如何？”

紫阳道长道：“本派可以依图重建，不过，却有条件。”

水俊浩道：“什么条件？”

紫阳道长道：“第一，必须交还本派弟子李玉堂。”

水俊浩脸色一变，道：“人死焉能复生。”

紫阳道长脸色冷凝地道：“否则，就休想本派重修本城。”

水俊浩道：“如此，贵派是决定不肯重建本城了？”

紫阳道长道：“不是不肯，而是根本无此必要。”

语声一顿又起。道：“不然，李玉堂何辜，他泉下英灵有知，岂非死不瞑目！”

夏玉梅忍不住插口说道：“那是他自己找死，怎能怨怪别人！”

紫阳道长冷冷地道：“芳驾何人？”

夏玉梅道：“本城城主。”

× × ×

紫阳道长双目寒光电射，突然冷笑一声，道：“贫道请教今夜之约，究竟由谁做主，是水施主还是城主？”

夏玉梅反问道：“你掌门人希望呢？”

紫阳道长淡淡地道：“贫道我无所谓，谁都一样。”

语声微顿又起，道：“不过，贫道希望只由一人发言谈话。”

夏玉梅目光瞥视了水俊浩一眼，默言不语。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由我一人发言如何？”

紫阳道长道：“事实本应如此。”

水俊浩星目一转，问道：“道长，我请教第二个条件？”

紫阳道长道：“重建本派川、湘、豫、陕四省的十多处观院。”

水俊浩道：“道长要谁重建？”

紫阳道长一声冷笑，道：“阁下，你何必故作糊涂。”

水俊浩道：“我是难得糊涂。”

紫阳道长道：“阁下不敢承认？”

水俊浩道：“大丈夫敢作敢当，我做的事，没有不敢承认的。”

紫阳道长道：“如此说来，你承认了？”

水俊浩道：“我没有承认什么，也不知道承认什么？”

紫阳道长道：“阁下，你不是没有不敢承认的事么？”

水俊浩道：“那应该是我做的事。”

紫阳道长道：“你要贫道说出来。”

水俊浩道：“道长最好说出来。”

紫阳道长道：“阁下，你以为贫道不知道？”

水俊浩道：“道长知道，我可不明白。”

紫阳道长一声冷笑，道：“阁下，贫道请问，本派这附近四省的观院，是谁焚毁的？”

水俊浩道：“道长问我，我又去问谁？”

紫阳道长目光冷电地射着水俊浩，道：“那难道不是你阁下的杰作？”

水俊浩神色不变，道：“道长，我郑重地告诉你，那不是我。”

他并未说谎，事实上也真不是他。

紫阳道长心中已认定除他之外，别无第二人，目光如刀，语冷如冰地道：“你想狡赖？”

水俊浩淡淡地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没有狡赖的必要！”

紫阳道长冷笑道：“你敢说那些黑衣蒙面人，不是你的属下？”

水俊浩道：“难道就不会是别人的属下？”

紫阳道长道：“贫道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有这样大胆，敢动本派一草一木！”

水俊浩淡笑了笑，道：“道长别忘了眼下正有一个图谋天下武林，唯我独尊的金狮盟。”

紫阳道长双眉一轩，道：“贫道敢说他们不敢。”

水俊浩笑道：“道长应该知道‘金狮盟’的口号。”

紫阳道长道：“那口号还吓不住本派！”

水俊浩道：“我请问那‘天山派’的实力如何？”

紫阳道长道：“堪称不弱。”

水俊浩道：“比诸贵派怎样？”

紫阳道长道：“相差无几。”

水俊浩点头一笑，道：“这就是了，‘金狮盟’既然毁掉‘天山派’于一夜之间，我就不相信他不敢动你武当派……”语声一顿又起，道：“贵派这几处道观的被挑毁，焉能断定不是‘金狮盟’属下的杰作，不是‘金狮盟’对贵派胁迫示威的第一步？”

紫阳道长突地哈哈一笑，道：“阁下好锋利的口才，实令贫道衷心佩服！”

水俊浩正容接道：“道长，我这可是依情据理的推测。”

紫阳道长冷冷地道：“可是，贫道却仍认定是你属下的杰作！”

水俊浩一笑，道：“道长，我请教，你这认定有证据么？”

紫阳道长一怔，不禁哑口无言。

水俊浩笑了笑，又道：“道长，我也要人证物证俱全。”

紫阳道长一声冷笑，道：“阁下诚然高明。”

水俊浩淡然道：“比道长，我可自叹不如。”

紫阳道长忽然轻声一笑，道：“阁下，你这可是不打自招水俊浩道：“我招了什么了？”

紫阳道长道：“你自己心里有数。”

水俊浩道：“我认为你的心里比我更有数。”

紫阳道长眼珠儿转动，忽地哈哈一笑，道：“如此，我们该是彼此彼此，心照不宣了。”

水俊浩淡淡地一笑，道：“那就随你怎么想了，不过，我可要提你个醒儿。”

紫阳道长笑道：“谢谢，我想不必了。”

水俊浩道：“我可完全是一番好心。”

紫阳道长道：“好心心领。”

水俊浩道：“你既然不愿接受，我只好缄口不言了。”

紫阳道长一笑，道：“这才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水俊浩道：“你应该明白，我之缄口不言，可并不是怕你。”

紫阳道长道：“我可也不见得怕你。”

水俊浩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谈没有？”

紫阳道长道：“应该先问你自己。”

水俊浩道：“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好谈了。”

紫阳道长道：“那么告辞了。”

水俊浩道：“不送。”

紫阳道长一笑站起，举步向大殿外走去。

水俊浩突然想起什么地说道：“道长请留步，我还有一事请教。”

紫阳道长脚步一停，但未转身，冷声问道：“阁下还有何指教？”

水俊浩道：“关于那‘藏珍图’，道长不想讨回去么？”

紫阳道长淡淡地道：“阁下肯还么？”

水俊浩星目微转，道：“道长怎知我一定不肯还？”

紫阳道长霍地转过身形，手一伸，道：“那么就请赐还贫道。”

水俊浩真想不到他会突然来这一手，不由微微一怔！紫阳道长一声冷笑，道：“怎么，说话不算？”

水俊浩剑眉倏地一轩，道：“谁说我说话不算了！”

紫阳道长道：“那么为何不还？”

水俊浩道：“没那么容易？”

紫阳道长道：“有条件？”

水俊浩道：“不错，只要你……”

紫阳道长截口道：“阁下别说。”

水俊浩道：“你已经知道我这条件？”

紫阳道长摇头道：“不是。”

水俊浩道：“为何要我别说？”

紫阳道长道：“贫道根本不想知道你的条件。”

水俊浩道：“你以为我提出的条件一定很难？”

紫阳道长道：“贫道承认这是理由之一，但并不能算真正的理由。”

水俊浩剑眉微微一皱道：“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紫阳道长道：“贫道根本就不想讨还它。”

水俊浩道：“我不相信。”

紫阳道长道：“你不信那是你的事，在贫道确实如此。”

水俊浩碰了个钉子，不禁一怔！诧异地道：“梅妹，你在和谁生气？”

夏玉梅道：“这是我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也管不着。”

水俊浩剑眉一皱，道：“梅妹，你是在生我的气么？”

夏玉梅道：“我怎敢，水大侠，雷霆二世阁下。”

水俊浩苦笑地道：“梅妹，你这是何苦呢？”

夏玉梅道：“何苦，哼！你自己想想吧。”

水俊浩星目转动，忽然若有所悟地微微一笑，道：“梅妹，你是怪我不该如此地轻易放过武当弟子么？”

夏玉梅冷语如冰地道：“该不该，你自己心里明白。”

水俊浩突然轻声一叹，道：“梅妹，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想到，我这样做，不会是没有用意的。”

夏玉梅道：“我想不到你此举会有什么用意。”

水俊浩道：“以你的智慧，只要略想一想，就不难明白了。”

夏玉梅道：“我不要想，也想不明白……”语锋一顿又起，道：“你最好说清楚你的用意吧。”

水俊浩笑了笑，神色一肃，道：“梅妹，我是为大局着想。”

夏玉梅一怔道：“我不懂你这‘大局’的意思？”

水俊浩道：“梅妹，你认为武当派的实力怎样？”

夏玉梅反问道：“你认为怎样？”

水俊浩道：“可是我们之敌？”

夏玉梅道：“不堪地击。”

水俊浩点首一笑，道：“这就是了……。”

语锋微微一顿接道：“梅妹，依你猜想，紫阳老道可清楚这一点？”

夏玉梅遮蒙在轻纱后面的明眸眨了眨，道：“我想他应该非常清楚。”

水俊浩道：“梅妹，你可曾想到，他既然明知不是我们之敌，而竟敢如此倔强，与我们为敌，这是为了什么？”

夏玉梅道：“非常简单，为了他们武当派的颜面，武林中的声望地位，在死要脸，硬充好汉！”

水俊浩摇摇头道：“我以为问题决非这么简单。”

夏玉梅道：“难道他另有所恃？”

水俊浩点点头道：“不错，如非另有所恃，他会和峨眉和尚一样，重建本城！”

夏玉梅心中一动，道：“这和你所说的‘大局’有关？”

水俊浩道：“很有可能……”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只是这么推想，现在还不敢十分确定。”

夏玉梅心念电转，蒙在黑纱后面的一双眸，一阵眨动。道：“既称谓‘大局’，关系定然很大了？”

水俊浩正容说道：“关系正是非常之大。”

夏玉梅道：“大到什么程度？”

水俊浩神情肃穆地道：“可能危及整个武林！”

夏玉梅芳心一震！道：“有这么严重？”

水俊浩道：“可能性很大。”

夏玉梅道：“只是‘可能性很大’？”

水俊浩道：“这是推想，在没有获得真凭实据之前，我无法删除这‘可能’的字眼。”

夏玉梅道：“我实在很不懂。”

水俊浩道：“什么不懂？”

夏玉梅道：“不懂你这些‘推想’，根据的是什么？”

水俊浩道：“当然是理由。”

夏玉梅道：“能说说你的理由不？”

水俊浩点点头道：“自然能……”语声一顿又起，问道：“梅妹，知道江湖上崛起了一个高手如云，势力异常庞大的组织吗？”

夏玉梅道：“你说那个‘金狮盟’？”

水俊浩道：“不错。”

语声略顿，点首一笑，旋又正容接道：“那‘金狮盟’已在江湖上掀起一片血腥杀劫，凶残狠毒，喊首‘顺我则生，逆我则死！’的口号，其用心企图甚为明显，是想以暴虐的手段统治武林，称霸天下，独尊宇内！”

夏玉梅忽然格格一声轻笑，道：“你把事情说得太严重水俊浩剑眉微微一轩，道：“我说的是事实。”

夏玉梅蜂首轻点地道：“我相信，也承认你说的是事实。不过，这事实，并不足以威胁整个武林，也不会成为真的事实！”

水俊浩道：“但是‘金狮盟’的恶行，眼下已经在威胁整个武林！”

夏玉梅道：“那不要紧，不久便会成为过眼烟云的！”

水俊浩道：“你是说‘金狮盟’很快就会被消灭？”

夏玉梅点点头道：“凶恶残暴之徒，永远难成大业。”

水俊浩道：“但，那也必须要有相当的力量去阻挡！”

夏玉梅摇摇头道：“这倒不见得。”

水俊浩道：“事实心然.没有相当的力量，岂能阻挡暴力！”

夏玉梅轻声一笑道：“这道理虽没有什么不对，我却并不以为绝对是！”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须知正气即是力量，正气足以阻挡消泯一切的暴力！”

水俊浩道：“你的意思是说邪不胜正！”

夏玉梅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水俊浩道：“但是……”

夏玉梅忽然截口道：“好了，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语声一顿又起。道：“还是说说你‘推想’的理由吧。”

水俊浩笑了笑，道：“自从得知紫阳是谋害‘西陵双侠’的凶手起，我对这位武当掌门便起了很大的怀疑。”

夏玉梅道：“你怀疑他跟‘金狮盟’有关连？”

水俊浩点点头道：“在此之前，只是有些怀疑，现在更甚了！”

夏玉梅道：“可是因为他明知不是我们这敌，而仍然敢逞强与我们为敌？”

“不是。”

水俊浩摇摇头道：“我从他的谈话语气中，获得了另外的启示。”

夏玉梅道：“怎样的启示？”

水俊浩微笑了笑，问道：“梅妹，你知道我适才为什么不承认那川、湘、豫、陕四省，十多外武当分支观院，是我们的人挑毁的理由吗？”

夏玉梅首微摇，道：“说实在话，对于这一点，我很为不满，你不应该不承认！”

水俊浩道：“但是，我这是有用意的。”

夏玉梅恍有所悟地道：“你是以此试探他对‘金狮盟’的看法？”

水俊浩道：“不错，他和‘金狮盟’，如果毫无关连，便不会得认定是我们的人所为，对‘金狮盟’，没有一丝怀疑之心！”

夏玉梅微一沉吟，道：“如此，适才你就更不应该轻易放过他！”

水俊浩道：“梅妹，你应当明白‘擒贼须擒王，射人先射马。’这道理。”

夏玉梅道：“你要由他的身上找出那幕后操纵之人？”

水俊浩点头一笑，道：“也就是那迄未现身露面江湖的‘金狮盟’主。”

夏玉梅默然稍顷，道：“如此说来，我真是错怪了你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也该怪我没有及时说明。”

夏玉梅轻声一笑，话锋忽转，问道：“关于本城未建的一半，你有何打算？”

水俊浩道：“我听你的。”

夏玉梅摇摇头道：“不！我应该听你的。”

水俊浩笑道：“梅妹，你怎么和我客气起来了？”

夏玉梅道：“不是客气，是门规！”

水俊浩一怔，道：“是门规？”

夏玉梅道：“你以为我在说笑话？”

水俊浩道：“我很感惊奇！”

夏玉梅道：“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你要不是‘雷霆二世’的身份，一切就得听我的，明白了吧！”

水俊浩明白了，同时也明白了另一件事情。

为这另一事情，他心底深处起了些微的轻颤和不安，同双眉微锁，目光深注地望着夏玉梅。

夏玉梅，她脸上虽然蒙着黑纱，使人看不到她的神色，但在水俊浩深注的目光下，她忽然芳心急跳，缓缓地垂下头来。这为什么？是女儿家的娇羞？还是另有原因？……稍顷之后，水俊浩方始轻咳一声，问道：“梅妹，你的意思？你的希望呢？”

夏玉梅头微一抬，声音低得不能再低地道：“浩哥，小妹当然希望能立刻把未建的一半重建起来了。”

十多年来，夏玉梅虽然一直喊水俊浩“浩哥”的，但是，此时此刻的一声“浩哥”，听入水俊浩的耳中，不知为什么，浑身竟然微微一震，心神又起轻颤！……

× × ×

“女王城”那应该由武当派来重建未建的一半工程，开始动工重建了。

当然，这是“女王城”本身雇工出资重建的。

在“女王城”动工重建的第三天，水俊浩却带着“护驾二将军”，“随驾五侍卫”离开了黄冈城。

大巴山，位于四川万源东北。山脉连绵，深山腹地，多密林丛草，毒蛇猛兽，人迹罕至。

在一处极难发现的秘谷中，住着一群为数近百的武林人物。为首的是一

位年逾古稀精神矍烁、白发皤皤的老者，和另一位年约六旬左右，但却是满脸病容的老儒生。其余之人，除了三十多名黑衣壮汉外，便是一群年纪未及弱冠的少年。这群少年，共四十八人，全部是清一色的书生打扮，头戴儒生巾，一袭青衫，腰悬佩剑。

最难得的是，这四十八位少年书生，竟没有一位不是气宇轩昂，英挺俊逸的人物。

原来这四十八位书生打扮的少年，正是水俊浩曾经对少林掌门绝缘大师提说过，即将出道江湖，执行武林“正义”，“正义”教下的四十八位“使者”。

于此已知，那位古稀老者，必然就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一代大侠，“铁剑神龙”申无畏了。

至于那位满脸病容的老者，则是十多年前，只身孤剑，遨游江湖，行踪飘忽，武林人见头痛的“病书生”公孙飘萍。

未时刚过一刻。“铁剑神龙”申无畏，“病书生”公孙飘萍，率领着未来的四十八位“正义使者”，静静地排立在秘谷谷口。

显然，他们是在等候着迎接人，一盏热茶时辰过后，他们等候迎接的人还没有到来。

“病书生”公孙飘萍忍不住了，他轻咳了一声，望着“铁剑神龙”申无畏道：“申兄，怎么不见到来？”

申无畏道：“大概快了。”

公孙飘萍道：“项天寿不会计算错时间吧？”

申无畏道：“我想不至于。”

公孙飘萍道：“会不会路上遇上了麻烦？”

申无畏道：“或者有可能。”

公孙飘萍道：“我们要不要派人迎上去看看？”

申无畏摇头道：“我看不必，令主一身武功已臻上乘。二‘将军’、五‘侍卫’，部非是等闲高手，路上纵然遇上什么麻烦，不会应付不下来的。”

原来他们所等候迎接的人，竟是水俊浩一行。

公孙飘萍忽然话锋一转，问道：“申兄，你认为令主突然提前三天来此何意？”

申无畏道：“我想可能要先考察考察他们的剑术功力。”

公孙飘萍道：“我认为不是？”

申无畏道：“依贤弟你猜想呢？”

公孙飘萍道：“有两种可能。”

申无畏道：“那两种可能？”

公孙飘萍道：“第一种可能我们会提前离开此谷。”

申无畏想了想，又问道：“第二种呢？”

公孙飘萍笑道：“对他们四十八人可能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并且我们也连带沾光。”

申无畏道：“可能是什么好处？”

公孙飘萍忽然含笑问道：“申兄，他们四十八人的剑术功力怎样？”

申无畏一怔，道：“贤弟和我合力传授训练他们这么多年，又不是不清楚，何必还要问我。”

公孙飘萍点点头道：“是的，小弟是很清楚，但是，想听听申兄你的看

法见懈？”

申无畏微一沉吟，道：“火候虽然略差，但是已是武林一流高手。”

公孙飘萍点点头道：“不错，他们确是当今武林一流高手，不过……”语声微微一顿，目注申无畏问道：“申兄执行武林‘正义’，这任务，你认为怎样？”

申无畏道：“任务艰巨，困难多多！”

公孙飘萍忽然一笑道：“如此，‘正义使者’就必须要有傲视江湖的武功身手，始能执行‘正义’，完成这艰巨困难的任务，而凭你我两人传授的这点武功剑术，决难完成这等大任，申兄，你以为是不？”

申无畏点头道：“贤弟说得甚是，凭我你二人所授的武功剑术，用以对付一般高手自是绰有裕余，但，若遇上什么大魔头，便就难伸正义了。”

公孙飘萍笑了笑，又道：“所以小弟猜想令主突然提前来此，对他们四十八人可能有所传授。”

申无畏道：“传授他们傲视江湖的罕世奇学？”

公孙飘萍道：“小弟只是这么猜想，对与不对，尚须令主驾莅之后才能知道。”

申无畏笑道：“贤弟，你向来料事如神……”语声微顿，话锋忽地一转，道：“贤弟听见了么？”

公孙飘萍道：“听见了。”

于是，二人不再谈话，神情肃然默立。

四十八名青衣少年，功力虽然略逊二人半筹，但，这时他们也都听见了，那是一片奔腾的马蹄声音。

蹄声越来越近，也越大。百丈外的山弯处，出现了八骑健马飞驰奔来。

当先一骑马上，是一位丰神俊逸的青衫少年书生，后面七骑，全都是年逾花甲的黄衫老者。无须介绍多说，这青衫少年书生和七名黄衫老者，自然就是水俊浩和“二将军”“五侍卫”。

眨眼之间，八骑健马已奔近丈外地方，霍地一齐收缰勒

马，飘身下了马背。

申无畏，公孙飘萍同时疾步上前，躬身行礼道：“属下参见令主。”

水俊浩含笑拱手还礼，道：“二位请少礼。”

星目突如电闪，一扫垂手肃立谷口两旁的四十八名青衫少年，转向申无畏和公孙飘萍二人再度含笑说道：“二位辛苦了。”

申无畏和公孙飘萍一齐躬身说道：“不敢当，为武林正义，这是属下等份内之事。”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今后武林正义之得伸，不能不说皆是二位之功。”

申无畏谦逊地道：“但也是令主的仁德侠心。”

水俊浩一摇头道：“申大侠，你错了，不是我，是城主。”

申无畏正容说道：“诚然，训练四十八使者，是出于城主之意，而今后这领导主持正义之人，事实上却是令主。”

这是实话，并非申无畏对水俊浩恭维、讨好。

水俊浩没有再说话，笑了笑，迈步入谷。

第二天。午时刚过不久，水俊浩和二将军五侍卫一行八人，在申无畏公孙飘萍率领四十八名未来的“正义使者”恭送下出了秘谷，飞驰而去。

目送水俊浩一行八人八骑的背影，消失在山弯转角处之后，申无畏忽地

转向公孙飘萍哈哈一笑，道：“贤弟，真有你的，两样都被你猜对了。”

公孙飘萍笑了笑，道：“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根据事理，只要多用点脑筋，分析的想一想，便不难猜料得到的。”

申无畏摇摇头道：“但是，在我便就很难。”

公孙飘萍道：“那不是难，而是……”

申无畏接道：“是我不肯多用脑筋是不？”

公孙飘萍点首一笑道：“这是事实。”

申无畏微微一笑道：“我否认，这是智力的问题，论智力，我比你差了很多。”

公孙飘萍摇头道：“小弟却不以为然，相反地，认为申兄的智力比小弟只高不低。”

申无畏哈哈一笑道：“你这是往我的脸上贴金么？”

“绝对不是。”

公孙飘萍一本正经地说道：“小弟我有充分的理由。”

申无畏望着公孙飘萍正经的脸色神情，怔然问道：“什么理由？”

公孙飘萍淡然一笑，道：“我这理由是，是根据学习那四招剑式而来……”话锋微微一顿，正容接道：“从学习那四招紧复深奥无匹的剑式进度上，你总不能不承认比小弟领悟的快，不比小弟学得差吧！”

这些事情申无畏不得不点头承认。

公孙飘萍接着又道：“申兄，论智力，你实在比小弟强，你只是一向疏忽了自己深藏的智力，没有运用它而已。”

申无畏仅眉微轩地道：“贤弟也许说得很对，是我一向疏忽了自己的智力，今后遇上了事情，我倒真要好好的用用脑筋，运用运用它了。”

公孙飘萍道：“应该如此。……”语声一顿又起，道：“申兄，有许多事情，不是光凭武功就能解决，必须运用智力帮忙才行。”

申无畏突然肃容朝公孙飘萍拱手一揖，道：“多谢贤弟指教。”

公孙飘萍连忙拱手还礼，哈哈一笑，道：“申兄，你这不是要折煞小弟么，你我七载相处，何须言谢，再说，小弟之提醒申兄，乃是受……”

话至此处，忽然发觉说漏了嘴，语声倏地一顿而止。

但是，申无畏已经发觉了话中有因，紧接着问道：“受什么？”

公孙飘萍摇头一笑，道：“没有什么。”

申无畏眉头微微一皱，道：“贤弟何必瞒我。”

公孙飘萍眼珠儿一阵转动，道：“申兄何不用点脑筋试猜猜呢？”

申无畏沉吟不语，果然开始运用他的脑筋智力了，沉思稍顷，似乎有所得地目注公孙飘萍问道：“可是令主的意思？”

公孙飘萍哈哈一笑，道：“申兄果然一猜中了，正是令主受意小弟遇讷提醒申兄的。”

申无畏诧异地道：“这，我很是不解。”

公孙飘萍道：“什么不解？”

申无畏道：“令主他何不直接指正我？”

公孙飘萍微微一笑，道：“这，正是令主为人谦虚谨慎，知礼，值得人钦敬的地方。……”语声顿了顿，接着：“他怕直接指正说叫，会有伤申兄

的自尊心，使申兄感觉不快，是以，乃受意小弟有机会提醒申兄。”

申无畏明白了，的确，水俊浩如当面指说他不知用脑筋，粗心大意，那他会感觉很难堪的。

公孙飘萍接着又道：“令主还要小弟特别提醒申兄，此次所斗之敌手，乃是心智机深，善用阴谋诡诈的魔头，日后遇事，切须沉着应付，谋定而后动，决不可陡逞血气之勇，稍一不慎，必将落入恶魔的诡计陷阱中。”

申无畏听得不由双眉耸动，旋忽轻声一叹，道：“令主实在是一位令人敬佩，了不起的当代奇才俊彦！”

翌日清晨。晨曦微露中，四十八名青衣少年，分成一批一批地离开了秘谷。随后，“铁剑神龙”申无畏和“病书生”公孙飘萍二人，率领着三十多名壮汉，也离开了秘谷。

不过，他们和水俊浩一行，四十八名青衣少年所去的方向相反。

水俊浩等一行和四十八青衣少年往西，而他们却是往东，奔向了黄冈城。

这里是一刚小镇。地方是青海祁连山脉外三十里之处。

小镇上，人家不多，饭馆客店也少得可怜。镇街，冷清清的，没有繁荣，也没有喧闹，行人寥落可数，从镇头，一眼可望到镇尾。

好冷落，好静！这哪里像座镇市，简直就像中原地区、长江两岸一带的三家村店。

蓦然，一阵急促如雷的马蹄声，震破了这座小镇的冷静。此时近黄昏。

镇头上，进了八匹快如风驰电掣的健马。当先一骑马上，是一位丰神俊逸，气度高华，双眉斜飞入鬓，朗目重瞳，腰悬古剑的青衣少年书生。

书生的身后七骑马上，则是七个须发灰白，精光灼灼如电，年逾花甲的黄衫老者。不用说，他们正是水俊浩和二“将军”五“侍卫”。

人骑健马，在一家门口高挂着“吉祥屋”招牌的店外街上停下来，飘身下了马背。蹄声，早已惊动了店里的伙计。

一个三十岁以上的浓眉虬须壮汉，肩上搭着一条已经变成灰黑色的布手巾，快步如飞地迎了出来。

这店伙计倒是挺和气的。他躬着身，哈着腰，陪笑招呼

着：“爷们，快请里面坐。”

口里招呼着，手已经伸出，接过了水俊浩等人手里的马缰绳。

那年头儿，开客店的为了方便过往行旅客商，十家有九家都兼营着饭馆生意。

这家“吉祥屋”，不能算小，店堂内，四方桌儿虽然大都破旧不堪，但，总算是摆着那么几张，一下子来上百把十位客人，不怕没有位子坐。

此时，店堂内客人少得可怜，只有十多位客人。

水俊浩举步入店，目光微一掠扫，偶而瞥见坐在柜台里面，那位白面长髯，年约五十多岁的老儒生，不由突然一怔！

对这位老儒生，面熟得很，觉得有似曾相识之感！但，记忆飞转，却一时想不出来。

这老儒生是谁？曾在哪里见过？怎地这等眼熟？……他深深的投注了这位老儒生一眼，然后在一张较为干净的四方桌旁坐下，摆手示意二“将军”五“侍卫”落坐

店伙计送上茶水，哈着腰，满脸堆笑地问：“爷们是吃酒还是吃饭？”

水俊浩道：“把你们店里最上好的酒菜来一桌好了。”

店伙计眉开眼笑地应：“是，公子爷，您和几位老爷子请先喝杯茶，休息会儿，小的就关照过去，马上就给您送上来。”

水俊浩含笑地点了点头，又道：“小二哥，我请教您点事。”

店伙计哈着腰，满脸笑容：“不敢当，公子爷，您请吩咐。”

水俊浩目光瞥视了柜台里面的老儒生一眼，问道：“那位老先生是贵店掌柜？”

店伙计摇摇头：“他是小店的帐房先生，也是我们东家的知交好友。”

水俊浩道：“他贵姓？”

“姓何。”

店伙计道：“公子爷认识何老先生么？”

水俊浩道：“看着面熟得很，却已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语声微顿，话锋一转，问道：“这店里事情，可是都由他作主？”

“是的。”

店伙计点点头，问：“公子爷您有什么吩咐？”

水俊浩道：“我想和他商量点事情，小二哥，可不可以请他过来谈谈？”

接着两声小二哥，可喊得店伙计眉儿飞扬，眼睛也发了亮，比得了十两银子的赏头还要高兴。

的确，那年头儿里，客店、茶楼，酒馆的店伙计这一行，虽不算是贱业，但是，店伙计就是店伙计，能够尊称店伙计一声“小二哥”的客人，实在很难见少有，何况又是出自于这样一位俊秀体面的读书公子之口。

这店伙计，被喊得浑身有点飘飘然，连心花儿都乐开了。于是，脸上也就自然流露出了真诚的笑意，忙不迭地点着头：“公子爷，我们这位何老先生，为人性情最和气，也最热诚，公子爷想和他商量事情，小的便去替您请他过来就是。”

水俊浩笑道：“谢谢你，小二哥。”

店伙计笑答道：“公子爷，您请不要客气。”

于是，店伙计走到柜台前，向帐房先生转达了水俊浩的意思。

帐房先生抬起头，目光深注地看了水俊浩一眼，站起身，脸上挂着祥和的微笑，走出柜台踱着方步，行了过来。水俊浩站起身子，拱手微揖，道：“老先生，劳您驾了。”

帐房先生含笑拱手道：“不敢当，公子请别客气。”

微微举手，道：“公子请坐。”

水俊浩道：“老先生请坐。”

落坐，帐房先生目视水俊浩问道：“公子有何见教？”

水俊浩笑道：“不敢当，请问老先生，贵店共有多少客房？”

帐房先生道：“大小共三十六间，公子此问之意是？”水俊浩道：“小的可想包下贵店所有的房间。”

帐房先生道：“公子是还有同伴要来么？”

水俊浩点头道：“还有四十八位。”

帐房先生微一沉吟，道：“公子和贵同伴要住多久时间？”

水俊浩道：“眼下还不能决定，不过，最多不超过十天，老先生以为何如？”

帐房先生没有立即点头答应，一双老眼却扫视了二“将军”五“侍卫”七人一瞥，目光投注，望着水俊浩的俊脸，问道：“公子是武林中人？”

这话，似乎问得有点多余，二将军五侍卫的威猛神情，早已说明了一切。

水俊浩微微一笑，点首直承，不过，他的话却出于帐房先生的意外：“老先生可不是也有一身不凡的功力么。”

帐房先生神色微变！旋即哈哈一笑，道：“公子看走眼了，老朽年轻的时候虽曾练过几手庄家把式，但，绝对谈不上‘不凡’二字。”

水俊浩笑了笑，道：“也许小的是真的看走了眼，不过，究竟谈得上谈不上，老先生心里不会不明白……”语声微顿，目光深注，接道：“如果小的并未走眼，而老先生也不再矫情谦虚的话，相信以老先生的一身精深功力，足列当今武林一流高手毫无逊色！”

帐房先生神色再变，忽又哈哈一笑，道：“眼力高明如公子，老朽是欲矫情也无法遁形矣！”

他承认了，事实上遇上了高明，他想矫饰不承认已是不行！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如此，老先生当也是我辈武林中人了。”

帐房先生道：“那已成过去，现在，老朽却是个道地的生意人。”

水俊浩道：“所谓‘过去’，已经很久了么？”

帐房先生颌首道：“是的，已经很久很久了。”

水俊浩道：“多久了？”

帐房先生道：“算来已是十年有另……”

语声微微一顿，有意转开话题，道：“老朽请教，公子此来贵干？”

水俊浩目光凝注地道：“老先生既已非武林中人，何必还问武林中事！”

帐房先生微微一笑，道：“公子如果不想包住小店，老朽自可不问。”

水俊浩剑眉一挑，道：“老先生可要以此来作决定？”

帐房先生道：“老朽不否认此意。”

水俊浩眉锋轻皱了皱，道：“请老先生原谅，事关重大，小的实在不便奉告。”

帐房先生正容说道：“公子有所不便，老朽自是不便勉强，但，也请公子原谅，小店不能……”

水俊浩倏然截口道：“老先生如今既是个道地的生意人，便应在商言商，小的等包住贵店，只要不短少分文，老先生似乎无有必要问明小可等的来意……”语声微顿又道：“而且老先生既曾是武林中人，当知武林中忌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道不如不知道的好！”

这话有理，也是实情，在商言商，只要客人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分文不少不短不欠，何必管他是干什么来的！

然而，帐房先生可也有他的道理，微微一笑，道：“公子说得有理，这种事，老朽本该不问，不过，老朽身为小店帐房，却不能不小心谨慎点，为小店打算着想……”

水俊浩刚张口，方要说话，帐房先生却摇摇手，道：“公子先听老朽把话说完。”

水俊浩只好颌首闭口不言。

帐房先生咳了一声，接着又道：“公子是武林中人，又率领着大批高手，此来为何？已是不言可知，不是寻仇，便是有所图谋，也就必定难免凶杀、流血、恶战，公子等包住小店，势必祸殃小店，替小店惹来无妄之灾！”

话，不仅有道理，有见识，也很有分量！到底曾是武林中人，闯荡过江湖的豪雄。

水俊浩目光深注，微一沉吟，道，“如此说来，老先生是恐怕‘鱼池之殃’，绝对不肯答应了？”

帐房先生淡淡地道：“事实如此，做生意的人，谁也不愿招惹那无妄灾祸，不过……”语声一顿又起，道：“可也并非绝对，但却必须先弄清楚是非因由，看是值不值得？”

水俊浩目中异采一闪，道：“老先生，小的请教，何谓‘值得’？”

帐房先生突然肃容良声说道：“若为天下武林苍生，虽遭‘鱼池之殃’，

店毁人亡，何惜！是谓‘值得’！”

水俊浩目中异采再闪，道：“相反，便是‘不值’？”

帐房先生颌首说道：“不错，所以老朽必须先问清楚公子的来意企图？”

水俊浩双眉忽挑，朗声一笑，道：“老先生虽已隐退武林多年，仍然如此关怀天下武林苍生，这等侠义心胸，实在令人钦佩，不过，老先生的这份胆量也着实太大了些！”

诚然，他这种“值不值得”的论调，面对着的幸而是水俊浩，如果换作“金狮盟主”，或者那些凶残狠毒的恶魔，定然立招杀身之祸！

帐房先生似乎胸有成竹，脸色丝毫不变，神情显得很平静地微微一笑，道：“公子说得是，不过，老朽自信一双老眼不花，尚有识人之能，否则，老朽便不会这么说了。”

水俊浩道：“老先生认为小可不会因此对老先生不利？”

帐房先生含笑点头道：“公子气度高华雍容，满脸正气，决非邪恶之人！”

水俊浩目中异采闪动，脸色陡地一寒，道：“老先生敢肯定？”

帐房先生脸色神情依旧不变，淡笑道：“公子何必故作狠

态吓唬老朽，须知煞由心生，脸色虽寒，但，眸光不冷，杀机不现眉宇，何能出手杀人！”

× × ×

话，完全是实情，也是星相哲理。无仇无恨，自然无从突生煞心，煞心不生，杀机何来，又怎能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骤下毒手！

水俊浩忽地一声哈哈朗笑，道：“高明，高明，老先生，小的佩服你了……”

语锋微顿，目光深注道：“老先生既敢肯定小的绝非邪恶之人，那又为何要小的说明来意企图，这岂非矛盾？”

帐房先生笑了笑，道：“因为老朽心有所疑，欲加证明。”

水俊浩道：“何所疑？请明告。”

帐房先生道：“兹事重大，老朽必须谨慎。”

水俊浩道：“如此，小可如说不出来意企图，或是不对，老先生决不肯相告了？”

帐房先生点头道：“老朽不愿否认。”

突然店门口人影一闪，奔进一个浑身浴血，身材高大的苍发老者来。

水俊浩及二将军、五侍卫脸上不禁勃然色变！

那，赫然是“大将军”蓝守信。“护驾二将军”黄伟光，黄瑞仁不待水俊浩吩咐，已双双飘身向前，一左一右地扶住了蓝守信。

蓝守信神光散淡的双目一见水俊浩，精神陡然一振，双臂一挣，挣脱了黄伟光和黄瑞仁的扶持，抢前两步，跪地俯身，颤声说道：“主上，老臣无能，有辱主上的令谕威信，实

在罪该万死！”

水俊浩神色镇定平静地伸双手，扶起蓝守信，道：“蓝大将军，这不能怪你无能，我看得出，你已经尽了力了，快先运功调息一下，然后再说。”

蓝守信不由心中感激地道：“多谢主上恩德仁慈，老臣遵命。”

说罢，就地盘膝坐下，闭目行功运息。

水俊浩忽然转朝黄伟先道：“黄将军，请以内功真气助他功力行百骸。”

黄伟先恭谨地应了一声，立时在蓝守信身后盘膝坐下，伸掌抵在蓝守信背后“命门”穴上，内功真气缓缓输入。水俊浩又朝五侍卫一挥手，道：“去

两个人到门前戒备着。”

蓝贞祥，黄意能两人应声而动，身形电闪，分立在店门外两边。

水俊浩星目微转，忽然望着帐房先生微微一笑，道：“老先生认识这位蓝大将军么？”

帐房先生摇头道：“不认识，他前夜曾在小店住过一宿。”

水俊浩问道：“就是他一个人？”

帐房先生道：“不，一共五个人，内中有三位是姑娘。”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小的请教，此地附近，祁连山中，隐居着一批隐世武林高手，老先生知不？”

帐房先生道：“听说过，但是没有见过。”

水俊浩道：“听说过他们的出身来历么？”

帐房先生道：“没有。”

水俊浩目光深注，道：“老先生真不知道？”

帐房先生忽然一笑道：“老先生不想知道！”

帐房先生双目突射奇光地道：“公子知道？”

水俊浩点了点头，话锋忽然一转，道：“小的请教，老先生上姓高名？”

帐房先生道：“不敢当，老朽贱姓何，人可‘何’，草字鹏举，鹏程万里的‘鹏’，举人的‘个’，请教公子贵姓？”

水俊浩道：“小的姓水”语声微顿即起，问道：“老先生是四川人氏吧？”

帐房先生道：“老朽正是四川人氏，听公子的口音，府上也是四川吧？”

水俊浩颌首微笑道：“小的世居合江‘太平庄’。”

帐房先生老眼忽射异采奇光地道：“公子世居‘太平庄’，姓水？”

水俊浩道：“是的，老先生到过敝庄？”

帐房先生目中异采奇光更盛地凝注着水俊浩，问道：“那‘万里飘萍’水大侠是公子的什么人？”

水俊浩脸色神情忽地一黯，凄然道：“正是先父”眼一抬。目光深注，问道：“老先生认识先父？”

帐房先生神情突现无比激动，须发俱颤，颤声说道：“你……你是水贤弟的公子……”

一以手已紧紧地抓住水俊浩的胳膊。

“五侍卫”中的黄意良，蓝世奇，蓝世进，“二将军”中的黄瑞仁见状，四人立时身形齐动，分立水俊浩两侧，八道目光如电地盯视着帐房先生，凝功蓄热的戒备，只要帐房先

生稍有不利于水俊浩的行动，他们便将全力出手！帐房先生双目涌现泪光，脸色神情既悲痛又高兴地道：“水家有后，水贤弟泉下英灵有知，他该含笑瞑目了！”

水俊浩自一进店门，便对这位老帐房先生，有着似曾相识之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在何处见过。

他搜索记忆，后来虽然想到可能是他父亲的一位故交好友，但却因姓氏不对，而不敢贸然断定。现在他明白了，这位自称姓何名鹏举的老帐房先生，正是他心中所想到的那位父执故交。

水俊浩神色平静地道：“那么，您老人家该不是真的姓何，而是那外号江湖人称‘铁算秀士’的吴伯父了！”

此人正是那昔年名震川湘，与水俊浩父亲水明飞交称莫逆的“铁算秀士”吴千里。

吴千里哈哈一笑，松开了水俊浩的胳膊，点首道：“不错，想不到贤侄竟记得愚伯。”

陡地，一声喝叱起自门外：“站住！”

是侍卫蓝贞祥的声音。

只听一个苍劲的声音喝道：“蓝侍卫，你胆敢阻拦本司！蓝贞祥道：“奉帝君旨谕，暂时不准任何人进入店内。”

苍劲的声音道：“帝君来了？”

蓝贞祥道：“御驾现在店中。”

苍劲的声音道：“蓝大将军也在店内么？”

蓝贞祥道：“刚到。”

苍劲的声音道：“蓝大将军违犯谷规，本司奉命追擒他回谷。”

蓝贞祥道：“奉谁之命？”

苍劲的声音道：“奉‘参机先生’之命。”

蓝贞祥道：“蓝大将军犯的什么谷规？”

苍劲的声音道：“擅带外人入谷。”

蓝贞祥道：“可是三位姑娘？”

苍劲的声音冷笑一声，道：“蓝侍卫原来已经知道了。”

这说话声音苍劲之人，原来竟是“巡狩司”蓝守礼。蓝贞祥冷冷地道：“不知道。”

蓝守礼道：“黄都总督和蓝大将军都没有说？”

蓝贞祥道：“没有，现在本侍卫告诉你，她们三位，一位是帝后，二位是帝君的好友。”

蓝守礼忽然一声哈哈大笑，道：“蓝侍卫，你以为本司会相信你的话么？”

蓝贞祥怒声道：“帝君御驾现在店内，不相信，稍停你可以当面请问帝君。”

蓝守礼道：“根本不须用问。”

蓝贞祥道：“难道你连帝君也不相信？”

蓝守礼忽又哈哈一声大笑，道：“你以为本司会相信，会不知道你们的阴谋么？……”话锋微顿，倏地沉声喝道：“让开路，让本司人店先擒下蓝守信再说，否则，休怪本司要对你们不客气了！”

蓝贞祥不由须发暴张，双目怒瞪，喝道：“蓝守礼，你敢！”

蓝守礼大笑道：“你们既敢阴谋叛谷，本司为维护谷规祖训，有什么不敢的！”

话落，双掌缓提，作势欲发。

蓝贞祥，黄意能二人亦即连忙运气凝功以待。

蓦地，黄意良身形电飘而出，停立在店门口，朗声说道：“帝君有谕，让蓝巡狩入店谈话。”

蓝贞祥、黄意能二人身形立时一分，分退两旁。

蓝守礼嘿一声朗笑，垂下双掌，率领着司下四名高手，昂首大步入店。

这时，“大将军”蓝守信在黄伟先内功真气相助下，已经调息运功完毕，内伤痊愈，只剩下一些皮肉外伤，正由黄瑞仁敷药包扎中。

蓝守礼道：“见不见，没有两样。”

水俊浩道：“你认为‘王符’是假的？”

蓝守礼道：“事实上是假的。”

水俊浩道：“谁说的？”

蓝守礼道：“参机先生。”

水俊浩道：“你相信参机先生的话？”

蓝守礼道：“参机先生功参造化，学究天人，向不虚言。”

水俊浩语声陡转冷峻地道：“如此说来，‘玉符’纵是真的，你也不会相信了！”

蓝守礼道：“必须待‘参机先生’鉴定而定。”

水俊浩道：“这也是‘参机先生’的令谕？”

蓝守礼道：“是的。”

水俊浩道：“你这样相信‘参机先生’？”

蓝守礼道：“‘参机先生，说得很有理，不容人不信。”

水俊浩道：“他的理由，是蓝丞相一手布置的阴谋，对不？”

蓝守礼道：“事实也确是如此。”

水俊浩道：“还有其他的理由没有？”

蓝守礼道：“这，已经足够了，也包括了一切，再无须其他什么理由！”

水俊浩双目陡射湛湛神光，威凌慑人地震声说道：“蓝守礼，我希望你说出真情实话！”

蓝守礼身躯忽地一颤，竟然低首避开水俊浩湛湛的目光，道：“我说的全是实话。”

水俊浩俊脸凝寒地道：“你真愿意为虎作伥！”

蓝守礼心神一震，道，“你这话我不懂。”

水俊浩道：“你真不懂？”

蓝守礼道：“不懂就是不懂。”

水俊浩道：“我问你，你为何要隐瞒实情？”

蓝守礼道：“我没有。”

水俊浩挑了挑剑眉道：“但是，事实上你是在隐瞒着一切。”

蓝守礼道：“你要是不信，我无可如何。”

水俊浩忽然冷笑一声，道：“我再问你，你的妻女，现在她们在何处？”

蓝守礼浑身倏起轻颤，道：“这个……”

水俊浩道：“怎么？”

蓝守礼道：“都在谷中。”

水俊浩道：“她们都很好么？”

蓝守礼道：“很好。”

水俊浩道：“也很自由？”

蓝守礼暗中咬了咬牙，点点头道：“是的，她们都很自由。”

水俊浩忽地的淡笑了笑，道：“只怕你是言不由衷吧！”

蓝守礼道：“你不相信我，又何必问我。”

水俊浩一声冷笑，道：“据我所知你那唯一的爱女，已被送往一个不可知的地方，你的妻子，也不自由，而且性命还操在别人手里！对不？”

蓝守礼精神突然崩溃了似地，缓缓低垂下了头，显得非常虚弱无力地悲声轻叹了口气，惨笑了笑道：“你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些，何必还要多问。”

语声一顿，倏地抬头，不解地望着水俊浩，问道：“你，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这，事关别人，你就不必问了话锋顿，目光深注，问道：“你现在怎么说？”

蓝守礼怔了怔，道：“什么怎么说？”

水俊浩正容的道：“你愿意永远这样受人胁迫？”

蓝守礼凄声一叹道：“我能有什么办法。”

水俊浩沉声道：“这么说，你为了妻子的性命，为了爱女的安全，愿意为虎作伥，甘心做蓝黄两姓家的罪人了！”

蓝守礼身躯猛然一阵颤抖，脸色苍白地道：“虽然我极不甘心，但是，实在……”

水俊浩截口道：“实在毫无办法可想，是不？”

蓝守礼无力地点点头道：“事实也确是如此。”

水俊浩剑眉双皱，星目凝注着蓝守礼沉吟稍顷，缓缓说道：“你虽然很自私，但，这也是人情之常……”话锋微顿，忽地一挥手道：“你回谷去吧。”

蓝守礼突地一摇头，道：“不！我不能就这样回谷。”

水俊浩道：“为什么？”

蓝守礼目光掠视了蓝大将军一眼，道：“我必须擒下蓝守信回谷交差。”

这时，蓝守信的皮肉外伤，已经“护驾将军”黄瑞仁替他敷药包扎完毕，垂手肃立在水俊浩身后。

蓝守礼话声甫落，蓝守信立时跨出一步，躬身说道：“主上，臣属请令。”

水俊浩道：“大将军请今要与蓝巡狩一搏？”

蓝大将军毅然点首道：“主上明见，请准臣属擒此叛臣！”

水俊浩摆手微笑地道：“大将军请且暂退，我自自有道理。”

蓝大将军不敢多说违谕，只得恭敬地道：“臣属遵命。”

水俊浩目注蓝守礼，冷然地道：“蓝守礼，我请教，你和蓝大将军二人，武学功力孰高？”

蓝守礼微一沉吟，道：“伯仲之间。”

水俊浩点首一笑道：“武学功力既然伯仲，你也就没有擒住蓝大将军的把握了，对不？”

蓝守礼摇摇头道：“那倒不尽然。”

水俊浩道：“不尽然，那你是有把握了？”

蓝守礼道：“眼下最少有七成把握。”

水俊浩道：“是因为他负了伤？”

蓝守礼点头道：“他如没有负伤，我和他五百招内决难分出胜负。”

水俊浩谈笑了笑，道：“你可知他内伤已完全调息复原，剩下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皮肉外伤！”

蓝守礼道：“皮肉之伤虽然无关紧要，但是，拼搏百招之后，他的伤处必因用力过度而复裂流血，决难支持二百招之数！”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我承认你的话很对，可是，这里有‘护驾将军’

们……”

蓝守礼忽然大声搭口道：“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他钢牙咬紧，面部肌肉一阵抽搐。终于，猛地一跺脚，椎金山，倒玉柱般地跪地伏身，颤声说道：“主上，罪臣冒渎圣威，实在罪该万死，罪臣不敢妄乞开恩宽恕死罪，但求他日罪臣妻女苟能幸逃死难时，主上略予恩泽关注，罪臣死在九泉之下，亦必感激主上的宏恩大德！”

说罢，腰身直起，右掌一举，猛朝自己头顶拍下，竟欲自碎天灵谢罪！

水俊浩早已听出他的话锋不对，适时微一抬手，一缕指风疾射而出。蓝守礼只觉右臂一麻，顿时劲力全失，软软地垂下！

他本想一死以求解脱胁迫之苦，哪知竟然不能如愿。

水俊浩脸色沉寒地叱道：“蓝巡狩，你妄为七尺之躯的男子汉！”

蓝守礼怔了怔，惨声道：“万望主上宽恕，罪臣若不如此，妻女必将无法苟活！”

水俊浩道：“别无他法可想？”

蓝守礼道：“除此而外，罪臣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水俊浩道：“如此，你是非死不可了？”

蓝守礼道：“只要罪臣一死，妻女便即失去利用价值。”

水俊浩道：“你实在愚蠢至极。”

蓝守礼道：“罪臣也知道愚蠢，但是……”

水俊浩截口道：“你不是藉此以求解脱逃避吧？”

蓝守礼道：“主上圣明，蝼蚁尚且贪生！”

水俊浩道：“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你懂？”

蓝守礼心中一凛！点首道：“罪臣懂了。”

水俊浩目光深注，道：“你可愿意听我安排？”

蓝守礼垂首道：“罪臣恭聆主上谕旨。”

水俊浩嘴角泛现笑意地道：“那么，你先起来，再听我说好了。”

蓝守礼道：“多谢主上恩典。”

长身站起，恭敬地垂手肃立。

水俊浩目光转向其司下四名高手，道：“你们四位怎样？”

四人连忙一齐跪地俯身道：“罪臣等也都愿听候主上的谕旨安排。”

水俊浩含笑地点了点头，转望着默立在一旁的“铁算秀士”吴千里问道：“吴伯父现在可答应小侄了么？”

吴千里哈哈一笑，道：“愚伯敢不从命。”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劳驾伯父先带小侄等到一间静室。”

吴千里道：“愚伯遵命。”

说罢，举步在前带路。这是一间布置陈设颇为幽雅的静室，蓝大将军，蓝巡狩和其司下四名高手，神情肃穆地端坐两旁。自然，水俊浩不开口说话，谁也不会得随便开口说话。

店伙计送来一壶热茶，神色毕恭毕敬地问：“公子要的酒席已经做好了，是送到这里，还是？……请公子吩咐。”

水俊浩道：“麻烦你就送到这里来好了。”

店伙计恭敬地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水俊浩目光深注地望着蓝守礼，问道：“蓝巡狩，关于谷内真实情形究

竟如何，我还不十分清楚，现在，你先详细地说说看。”

蓝守礼微微欠身，恭敬地答道：“臣属遵命。”

语锋顿了顿，微一沉吟，缓缓说道：“自从‘参机先主’半途托病返回谷内后的第三天，便突传‘黄监察’暴病逝世的噩耗，当臣闻讯匆匆赶到‘蓝监察’家中时，‘黄监察’尸体早已僵冷多时……。”

水俊浩突然问道：“你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光？”

蓝守礼道：“辰时一刻左右。”

水俊浩道：“你估计他是什么时间死的？”

蓝守礼道：“据臣估计，大概在三更左右。”

水俊浩道：“那么，他已经死了三个多时辰了？”

蓝守礼点点头道：“是的。”

水俊浩道：“你赶到‘蓝监察’家时，那‘参机先生’已经先到了么？”

蓝守礼道：“是的，他和右‘护殿将军’已经早到了，正在命人替‘黄监察’夫妇净身换衣成殓。”

水俊浩心中一震！道：“黄夫人也死了么？”

蓝守礼道：“黄夫人死得很惨！”

水俊浩星目突射威煞地道：“是被残杀的？”

蓝守礼摇首道：“不是，是上吊死的。”

语锋微顿了顿，接道：“不过，臣属当时很感诧异不解。”

水俊浩道：“黄夫人的自尽，很是可疑？”

蓝守礼道：“不是，是黄监察的死。”

水俊浩道：“对黄夫人的上吊自尽，你没有发生一点怀疑？”

蓝守礼道：“当时没有，后来才发觉。”

水俊浩道：“那该是他已经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身受胁迫之时，是不？”

蓝守礼点点头道：“主上明见，他如不露狰狞面目，臣属也永不会发觉‘黄监察夫妇的死因可疑！’”语锋微顿，忽地深叹了口气接道：“他为人阴险狡诈恶毒非常，臣属现在才知道，他已心积处虑多年，早就暗在谷中培植起了强大的潜势力！”

水俊浩问道：“有多少人？”

蓝守礼道：“大约有四十多人。”

水俊浩道：“都是谷中子弟？”

蓝守礼道：“是的，都是谷中年轻子弟，武功身手平常都不过三流，实际，却是深藏不露，一个个均怀具惊人的功力！”

水俊浩目中忽地异采一闪，道：“武功招式诡异而辛辣，是不？”

蓝守礼望着水俊浩怔了怔，点头道：“是的，主上是如何知道的？”

水俊浩笑了笑，道：“我是随便猜想的……”语声一顿，问道：“以你的动力身手，如与彼等相搏，百招之内，可能获胜不？”

蓝守礼微一沉吟，道：“虽可获胜，但，必须百招以外。”

水俊浩道：“如果以二对一，你决难支持五十招了。”

蓝守礼点头道：“他另有得力心腹五人，个个功力身手高绝，臣属等人中，恐怕还无一人能是彼等三十招之敌！”

水俊浩剑眉倏挑，星目陡射神光，威凌慑人地道：“你这话可真？”

蓝守礼恭敬地道：“臣属不敢说谎，蓝大将军便是伤在这五人手下之一

的。”

水俊浩目光投视向蓝大将军。

蓝大将军点首恭敬地道：“黄都总督和三位姑娘也是败在这五人手下被擒的。”

水俊浩威态稍敛，道：“施姑娘也不是他们之敌？”

蓝大将军道：“不，他们功力身手虽然高绝惊人，但，谁也不是施姑娘之敌。”

水俊浩道：“他们以二对一？”

蓝大将军道：“事实上，施姑娘若非分心旁鹜，他们虽是以二对一，也难胜得姑娘。”

水俊浩剑眉微皱了皱，道：“这么说，那‘参机先生’根本没有出手了？”

蓝大将军道：“他只在一旁站着未动。”

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三名店伙计送来了酒菜。店伙计摆好了酒菜退去，“铁算秀士”吴千里走进来说道：“贤侄，外面来了八位书生投店，不知是不是贤侄的属下？”

水俊浩问：“是什么样的打扮？”

吴千里道：“青衫佩剑。”

水俊浩转向侍卫蓝贞祥道：“蓝侍卫，你出去招呼他们一下，要他们在外面招呼后到的人。”

蓝贞祥离座站起躬身应道：“臣属领谕。”

水俊浩又道：“问问他们八人是谁为首，带他来见我。”

蓝贞祥恭敬地应了一声，转身大踏步走出静室而去。

吴千里正要转身随同走去，水俊浩却说道：“吴伯父别走，请坐下喝杯吧。”

吴千里道：“这方便么？”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伯父请坐好了。”

吴千里摇摇头道：“但是，愚伯认为还是避点嫌疑的较好。”

水俊浩正容说道：“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小侄此来根本没有秘密可言，同时，以伯父和先父的相交之深，实在也没有什么避嫌的必要。”

吴千里哈哈一笑，道：“如此，愚伯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铁算秀士”吴千里落坐后，水俊浩这才问道：“伯父现在大概已经明白，那祁连山秘谷中隐居着的隐世武林高手，都是些什么人了吧？”

吴千里目光掠视了蓝大将军等众人一眼，道：“可是昔年‘雷霆大帝’属下的蓝黄两氏家臣？”

水俊浩颌首道：“不错，正是蓝黄两氏家臣。”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小侄偶因机缘巧遇，得进‘雷霆’洞府，独得大帝的遗学绝招。”

吴千里微一沉吟道：“那‘参机先生’也是蓝黄两氏家臣中人么？”

水俊浩道：“如果不是，何能进入谷中，又怎得职司‘参机’？”

话锋一顿，忽然感觉诧异地目注吴千里问道：“伯父为何忽有此问？”

吴千里道：“愚伯偶而想起一件事，觉得可疑？”

水俊浩道：“伯父可是曾经见过这位‘参机先生’？”

吴千里微一犹豫，道：“是不是他，实在不敢说。”

水俊浩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吴千里道：“三年以前。”

水俊浩道：“他曾来店中住过？”

吴千里摇摇头道：“没有，三年以前，突然来了一批武林高手，也包下了整座店房。”

水俊浩道：“是哪路武林人物？”

吴千里道：“脸上全都带着人皮面具，难识庐山真面目。”

水俊浩道：“一共有多少人？”

吴千里道：“十六个人，十六匹马。”

水俊浩道：“在这里住了几天？”

吴千里道：“三天。”

水俊浩道：“可知他们是何而来？”

吴千里道：“三天里，他们足未出户。”

水俊浩道：“这么说，他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什么事也没有做了？”

吴千里道：“事实确是如此。”

水俊浩星目一转，道：“结果，他们是在这里等人的，对不对？”

吴千里道：“一点不错，他们会见过那人之后，第二天一早，便就动身走了。”

天色已黑。一弯眉月高挂头顶蓝空，繁星点点，像无数只少女晶亮的明眸，在轻轻地眨动着，闪烁着。

静室内，灯烛辉煌。水俊浩本待要说：他们会见的那人大概就是“参机先生”了的，但，口刚张，话锋却竟忽地一转，含笑道：“各位请不要拘束，尽管吃酒用菜，我们边吃边谈好了。”

他话题忽然一变劝酒用菜，众人全都不禁诧异地一怔！

水俊浩语声微顿，端起面前的酒杯，星目一扫蓝大将军等人，接道：“各位，我敬你们一杯。”

蓝大将军等人连忙纷纷双手捧杯站起，恭敬地道：“多谢主上。”

话落，举杯仰首一饮而尽。各自举杯饮干。

水俊浩微一摆手，道：“各位请坐，不必拘礼。”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侍卫”蓝贞祥领着一位青衫佩剑走了进来。此刻，众人这才明白他话题忽然一变的原因，原来竟是发现外面来了人，因为不知来的是什么人，乃才转变话题。

青衫少年抢前两步，神色恭敬地朝水俊浩躬身一揖，朗声说道：“属下牟正平，参见令主。”

水俊浩一摆手，道：“你是第一队领队？”

牟正平恭敬地答道：“是的。”

水俊浩道：“第二队何人领队？何时到达？”

牟正平道：“夏正扬领队，两个时辰之后可到。”

水俊浩道：“第三队呢？”

牟正平道：“余正寰领队，明晨天亮时分与第四队一齐到。”

水俊浩道：“最后一队最迟什么时候到达？”

牟正平道：“未时以前。”

水俊浩点点头道：“你回到前面后立即用饭，除留二人守在店外等候招呼第二队外，其余之人担任警戒，如何警戒，由你负责分配，第二队也由你指挥。”

牟正平的俊脸上顿时掠过一丝惊喜惶悚之色，恭敬地躬身答道：“属下谨领令谕。”

他初次出道，即受重用，被派负责分配警戒，连第二队的师兄弟们也归他指挥，心中怎得不为之惊喜、惶悚！重用，使他惊喜。但，负责分配警戒，责任重大，却又令他觉得惶悚！

水俊浩神目如电，见微知渐。牟正平脸上掠过一丝惊喜惶悚之色，水俊浩岂不明白他的心意，微微一笑，倏地肃容说道：“不要高兴，也不要害怕，这对你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历练，望你多运用你的智慧，谨慎，细心，懂么？”

牟正平心中不由悚然一凛！连忙垂手答道：“敬谢令主教诲，属下记下了。”

“铁算秀才”吴千里坐在一旁，心中不禁钦佩至极地暗忖

道：“他实在是位武林罕见的盖世奇才，人中之龙，日后的成就，威誉，德望，必定尤在昔年大帝之上……”

水俊浩又道：“如果发现敌踪，最好不要轻妄出手，纵然出手，对方手下如不十分恶毒，非万不得已，不得随便伤人，知道不？”

牟正平恭敬地道：“属下知道。”

水俊浩颌首一笑，伸手指了指蓝大将军和吴千里，道：“见过蓝大将军和吴店主，回头我会请他们二位去巡看你分配布署的警戒情形，如有什么事情或是困难，可请教他们二位好了。”

牟正平神色恭敬地转向二人躬身一揖，道：“牟正平拜见大将军和店主，请二位多多指教。”

二人连忙各自抱拳拱手还礼。

蓝大将军哈哈一笑道：“牟弟台请勿客气，主上慧眼识英豪，牟弟台得蒙重用，自必不差，定有过人之能的！”

牟正平谦逊地道：“这是令主的抬爱，大将军的夸奖。”

蓝大将军笑了笑，道：“谦虚是一种美德，尤其是青年人应该有这种美德，但是，除‘美德’外，更须有凌云的豪气，不屈的傲骨，你懂么？”

牟正平点首肃然道：“多谢大将军的教诲。”

蓝大将军又笑了笑，道：“希望你不要使主上失望，替申大侠和公孙大侠丢人！”

牟正平剑眉突轩，肃容朗声道：“牟正平定当尽全力而为！”

语音铿锵，震人心弦，语气坚毅，有如斩钉截铁。

水俊浩适时含笑摆手道：“好了，你去吧！”

牟正平恭敬地应了一声，躬身退出室外而去。

“铁算秀才”吴千里忽然笑说道：“贤侄，巡看警戒布署情形，有蓝大将军一人出马已足，何用多拉上老朽，老朽能担当大任么？”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请伯父恕小侄放肆无礼，未得您老许可同意，就大胆擅专地劳动了您老，实在有失恭敬，万望伯父原谅，不过……”语声一顿又起，道：“伯父是此处主人，居位此间多年，对此地四周环境……”

吴千里笑接道：“最为熟悉，了如指掌，对不？”

水俊浩点点头道：“事实如此，纵是小侄自己分配布署，恐怕也难免会有‘百密一疏’之处，唯有劳动伯父亲自出马巡视指点，小侄才能安心高枕无忧！”

好！有道理，有见解，实在令人佩服！

他对吴千里那句“老朽能当得大任么”的问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却于此番话中，作了高明的解说。

吴千里哈哈一笑，忽地目光深注，望着水俊浩道：“贤侄，老朽突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水俊浩愕然问道：“什么奇怪事情？”

吴千里笑道：“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似乎不但非常有理，而且使人听来心里很是受用，更隐隐有一股不可抗拒，令人不想不听，不愿不遵的力量。”

看吴千里的神情语气，这话，似乎不是故意谬赞，也不是说笑的。

水俊浩怔了怔，道：“哪有这回事，伯父，你别谬赞小侄了。”

吴千里正容说道：“贤侄，这决不是谬赞，老朽说的完全是实心话，最起码，这也是老朽个人心中的感觉！”

水俊浩剑眉方自微微一皱，“巡狩司”蓝守礼忽然接口说道：“主上，请恕老臣插嘴。”

水俊浩星目转视着他，微点了点头。

蓝守礼道：“吴店主说的确是实情，刚才臣也有这种感觉，主上说话虽极谦和平易近人，但，威仪天生，慑人于自然，隐隐中自有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力量！……”语锋微微一顿，正容接道：“若非主上这种慑人于自然的天生威仪，老臣何能心服，说实在话，以老臣的处境，为顾及妻女的生命，纵是明知决非主上之敌，也必将不顾自身的生死，全力和主上一战！”

“大将军”蓝守信在旁点头说道：“主上，他两位确是实话，像这种感觉，老臣在初见主上之时就有了，只是没有说出过而已。”

蓝守信、蓝守礼也都这么说法，都有这种“感觉”，那么吴千里的所言和“感觉”也确是发自心底而非谬赞之词了。

既非谬赞，水俊浩当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淡笑了笑，道：“竟真有这样的事情，我自己实在一点也不知道。”

吴千里笑了笑，话题忽地一转，问道：“那些青衫少年，他们不是蓝黄两氏家臣么？”

这后问得似乎有些多余，如是蓝黄两氏家臣，刚才那少年领队怎会得姓牟，第二、第三队领队，又怎会得一个姓

“夏”，一个姓“余”？”

水俊浩摇摇头道：“不是，他们共四十八人，乃是‘正义教’下，今后执行江湖的‘正义’的‘正义使者’。”

吴千里一怔！道：“正义教？……”

心中怦然一动，问道：“教主便是……”

他贤侄两字已到了口边，突然想到刚才牟正平对水俊浩的称呼，是“令主”而不是“教主”，想来这“教主”定必另有高人了。

是故，他便将“贤侄”两字咽了回去。

水俊浩当然明白他这没有说出口的是什么，朝他笑了笑，道：“正义教只有‘令主’没有教主，‘令主’共有二位，第一位‘令主’也即是‘教主’。”

吴千里明白了，他认为这第一位“令主”，一定是水俊浩无疑。

当然，不但是吴千里认为如此，任何一个不知内情，真相的人，也会认为水俊浩是理所当然的第一位“令主”。吴千里这才真正的明白了。他口中轻“哦”了一声，问道：“贵教还是刚创立的吧？”

水俊浩道：“到今天为止，还尚未公诸江湖？”

吴千里道：“将于什么时候公诸江湖。”

水俊浩道：“此间事了之后。”

话锋微顿，目光忽地转向“巡狩”蓝守礼道：“蓝巡狩你的问题应该略作安排了。”

蓝守礼起身恭敬地道：“老臣敬聆谕旨。”

水俊浩朝“侍卫”蓝世奇、蓝世进二人说道：“撤出你们二人的长剑，去将蓝巡狩刺伤，出手必须要狠！要重！”

蓝世奇、蓝世进二人不禁同时一怔！

水俊浩又道：“但是，不可伤及他的要害！”

蓝世奇、蓝世进二人微一犹豫，终于应道：“臣属遵命。”

拔下腰下长剑，口中同时说道：“蓝巡狩，对不起你了。”

蓝守礼神情镇定地微微一笑，道：“二位请只管出手就是。”

寒光一闪，蓝世奇、蓝世进两柄长剑已告出手，齐朝蓝守礼身上刺去。

蓝守礼身形挺立如山，既未闪避，也未还手。

两声“扑吱”过处，红光崩现，血腥飞洒，两柄长剑已实实在在地刺在蓝守礼的右肩和左胸两处。

当然，这两剑所刺，均非要害。虽非要害，但却是又狠又重，只疼得蓝守礼头上立时青筋暴露，钢牙紧咬！虽是这样，也几乎要忍不住哼出声来。

蓝世奇、蓝世进二人不禁微微一呆！手中剑也不由得顿然软软的垂下。

蓦听水俊浩沉声喝道：“别发呆！再刺，我不叫停，不准停手！”

蓝世奇、蓝世进二人心中一震！暗中一咬牙，长剑陡挥，再度快如电闪地齐朝蓝守礼身上刺去！

寒光飞闪，两柄长剑果然未再稍停。蓝守礼身形仍旧挺立如山，不移不动，不闪不避。好像这两柄剑不是刺向他身上般地，视若未见。

眨眼之间，蓝世奇、蓝世进已狠着心肠，手不停挥的一口气各刺出了七八剑之多。

其实，他二人虽是狠着心肠，但，除了头两剑是又狠又

重外，以后的几剑，二人已是手软心颤，大有力不从心之感。若非是令谕难违，他二人只怕早已停手了。是故，后面的几剑，已是越刺越轻，有几剑，简直仅仅只伤了蓝守礼的外皮，入肉最多不超过三分。

水俊浩神目如电，对二人出剑的情形，自然看得十分清楚，他虽然剑眉微皱了皱，但并未说什么。

这时，蓝大将军等人看了这种情形，心中虽都大为不忍，眉峰暗皱，可是，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因为他们都很相信，知道这位面冷心慈的主上，此举定有深意，决不会得是要蓝守礼的性命。

否则，便不会嘱咐蓝世奇、蓝世进二人，不准伤了蓝守礼的要害了！再说，水俊浩如是想要蓝守礼的性命，实在用不着等到现在，早在蓝守礼追进店来的时候，就没有命了！

人，就是那么奇怪又矛盾的动物。他们虽都非常相信水俊浩这样做，必有深意，但，一颗心却仍然像一张拉满了的弓弦般，那么绷得紧紧的，为蓝守礼暗暗担心，忐忑不安。

但，其中有一人，却是唯一的例外，那便是此间的店主人，“铁算秀才”吴千里。他神色悠闲地看看被刺着的蓝守礼，又看看水俊浩，脸上竟还泛露丝丝笑意，竟似丝毫无动于衷。

此刻，蓝守礼的身上，胳膊上，腿上，已满是轻重不一的剑伤，最少有二十余处之多。鲜红的血，从伤口汨汨流出，染红了衣衫，往地上缓缓淋漓！浑身浴血，蓝守礼已经成了个血人。

水俊浩突然沉声喝道：“停！够了。”

剑光修敛，蓝世奇蓝世进两人，已飞快的收敛停手，蓝大将军等人心中，也随之暗暗地轻吁了口气。

这蓝守礼实在称得起是一位铁铮铮的硬汉，这时，他虽已疼得浑身颤抖，脸色苍白，汗如雨淋，身形摇晃欲倒。但是，他仍旧紧咬钢牙，勉力支持着不倒下去。

水俊浩目睹蓝守礼这份刚强的神态，星目不由异采飞闪，暗暗点头赞佩，

目光凝注地含笑问道：“蓝巡狩，你懂得么？”

这话，问得是如此的无头无脑，实在令人不知所答。然而，蓝守礼却颤抖着声音答了话：“主人，老臣懂得，不过……”语声微顿，喘息了口气，接道：“还请主上详细指示。”

水俊浩微一颌首，忽地朝“护驾将军”黄瑞仁道：“黄将军，麻烦你替他敷药止血。”

黄瑞仁应声离座，取出一瓶金创散，替蓝守礼敷药止血，随手撕下一大幅衣襟，正要将蓝守礼几处伤势较重的地方包扎起来。

水俊浩突然说道：“不要包扎。”

黄瑞仁一怔，随即恭敬地应道：“臣属遵旨。”

躬身退回原位归座。

水俊浩向蓝守礼微一摆手，含笑道：“你先坐下。”

蓝守礼躬了躬身，缓缓坐下。

水俊浩这才神色一肃，说道：“如果我估料无错，你久不归去，二更以后，谷中必定有人追踪而至，那时，如得知你已负伤被擒，他们惟恐你泄机密，必然要将你救回去，纵是救不了，也定将杀你以灭口！”

语锋微微一顿，又道：“当然，

我的目的也就是要他们将你救回谷里，自是决不会得全力出手拦阻他们的！”

蓝大将军忽然插口说道：“主上是要蓝巡狩返回谷内卧底，设法救出黄都总督和三位姑娘么？”

水俊浩微一点头道：“不错，除相机设法救出黄都总督和三位姑娘外，并尽力维护所有人质的安全！”

至此，众人都明白了，水俊浩用的是一条苦肉计。吴千里目光突然一瞥，随同蓝守礼同来的司下四名高手，望着水俊浩问道：“他们四位呢？”

水俊浩道：“伯父以为呢？”

吴千里微一沉吟，道：“自是和蓝巡狩分开为宜。”

水俊浩道：“小侄的意思相反。”

吴千里道：“让他们和蓝巡狩一起回谷？”

水俊浩道：“如此，蓝巡狩不至于孤独无助。”

吴千里有点不同意地道：“这种事，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危险！”

水俊浩道：“但，多一个人也就多一分助力，有多一个人的好处。”

吴千里道：“我恐怕会不大妥当。”

水俊浩忽然一笑道：“我想他们四位都系蓝黄两氏的忠贞子孙，头可断，血可流的铁铮英雄，决不会负我的！”

语声一顿，目注四人说道：“四位是么？”

四人连忙一齐站起，躬身说道：“主上请放心，臣属等宁死也决不会负主上！”

语声如铁，豪气如云。

吴千里听得暗中点头笑了。

水俊浩颌首一笑，道：“那么四位也都愿回谷，为蓝巡狩臂助了！”

四人齐都恭敬地答道：“臣属愿意。”

水俊浩点了点头，倏地正容说道：“如此，你们四位中，至少也要有两人受点轻伤，才能不会引起那‘参机先生’的怀疑，你们可懂得？”

四人点头答道：“臣属等懂得。”

水俊浩笑了笑，道：“既然懂得，现在就由你们自己决定，自己动手做两处轻伤好了。”

话声甫落，立闻“呛！呛！”

连声轻响，寒光电闪中，四人竟都探手撤出了腰下的长剑。

水俊浩道：“且慢！”

四人手握长剑，肃容而立。

水俊浩道：“我说只要两人就够了，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四人一齐躬身道：“臣属听明白了。”

水俊浩道：“既然听明白了，为何不先商量决定一下？”

这四人乃“巡狩司”下“巡狩四将”，名黄青云、黄梦熊、黄震九、蓝大虎。

四人对互望了一眼，黄青云突然说道：“我已经决定了。”

黄梦熊接道：“我也决定了。”

蓝大虎摇摇道：“那不行，梦熊弟，我比你大，应该由我来。”

黄震九也摇头道：“青云兄，你应该让给小弟。”

好！他们竟然争执起来。

这大概是水俊浩那两句“忠贞分子”，“铁铮英雄”的力量吧！的确，人性心里都是好强的，好高的，也都是好荣誉的，谁愿意被讥骂做奸诈、懦弱之徒呢！

水俊浩含笑摆手说道：“你们四位别争执了。”

黄青云躬身说道：“请主上指决。”

黄伟先笑道：“四位的这份忠心，使我十分感动，我看这样好了……”
语音微顿，接道：“你们拈阄决定如何？”

“四将”一齐恭敬地答道：“臣属遵谕。”

水俊浩转向蓝大将军道：“大将军，麻烦你做四个阄吧。”

蓝大将军应了一声，就桌上拿了一双竹筷子，折成四节，握在掌心中，望着“四将”笑说道：“长的彩，四位请吧。”

结果，是黄震九和黄梦熊二人抽到的中彩，同时哈哈一笑，朝黄青云和蓝大虎二人道：“二位，对不起了。”

黄青云和蓝大虎二人对望了一眼，摇摇头，默然无语地纳剑归鞘。

寒光突闪，黄震九和黄梦熊二人同时挥剑，各在自己的腿肩等处，迅快的连划了三剑。

刹时，衣破血现，鲜血自伤处往外泉涌。二人自己动手做伤，手下自是很有分寸，但，虽不太重，可也不见得很轻。既是不见得很轻，当然也就很疼。

不过。二人虽疼得钢牙暗咬，但，脸色神情却丝毫不变！

由蓝守礼身受轻重二十余处剑伤，虽疼得浑身颤抖，摇晃欲倒，而仍坚强挺立，和“四将”互争做伤，黄震九、黄梦熊二人这等脸色不变的神情……

吴千里看得不禁大为动容，暗暗心折，赞叹地忖道：“这

蓝黄两姓家臣不同凡响得很，看来倒真大都是忠贞不二的铁铮英雄呢，江湖中有这般英雄正义之士，何患道不长，义不张，正气不汤，邪魔不灭，歹徒恶梟不亡……”水俊浩看得心底更是大为激动，星目异采奇光电闪，神采飞扬地哈哈一声朗笑，道：“好！好！这才不愧是蓝黄两氏家臣的后裔！”

语声一顿，转向黄青云蓝大虎二人道：“你们两人替他二人敷药止血吧。”

“巡狩”蓝守礼和“巡狩四将”被关进了一间暗黑的柴房里，门外则由两名青衫少年看守着。

当然，他们两人已经得到指示，如果有人来救这五人，他们会在不着痕迹的情形下，让对方把人救走。静静室内，灯烛高挑依旧。水俊浩和吴千里已开始了先前未完的谈话，问道：“伯父，那十六位不知来历何人的武林高手，他们会见的那人是谁？可就是‘参机先生’么？”

吴千里道：“很可能是。”

水俊浩眉锋微微一皱，道：“为何只是很有可能是？”

吴千里道：“因为我只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先生’。”

水俊浩道：“以后便什么话都未听到了么？”

吴千里摇摇头道：“不！大部分的谈话都听到了。”

水俊浩道：“是他们以后都改用了‘你、我’的称谓？”

吴千里道：“不是，是他们换了称呼。”

水俊浩道：“换了什么称呼？”

吴千里道：“主人。”

水俊浩道：“自称属下？”

吴千里道：“底下多加了两三个字。”

水俊浩道：“多加了两三个什么字？”

吴千里道：“号码。”

水俊浩道：“从一到十六号？”

吴千里摇头道：“从二号到二十八号。”

水俊浩道：“如此，他们至少该是共有二十八人，或者还多了？”

吴千里道：“应该如此，缺号的可能是因为另有事没有来。”

水俊浩微一沉吟，又问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伯父可还记得一二么？”

吴千里道：“尚还记得些，只是大都不甚了了，有许多话根本就听来莫名奇妙，十分难懂。”

水俊浩笑道：“十分难懂，必然是些暗语了。”

吴千里道：“但是，听来却又不是暗语。”

水俊浩浓眉微轩，道：“那是些什么话？”

吴千里想了想，道：“譬如那主人问：三号，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三号道：“还没有。”

主人问：“为什么还没有？”

三号答：“机会还未成熟。”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这就难怪了。”

吴千里道：“其实，这只是因为我们是局外人，丝毫不知他们的来历情形而已，否则就不会感到莫名其妙了……”

语声微顿了顿，又道：“不过，其中也有些话，却是我们一听就可以懂得的。”

水俊浩星目陡射异采地问道：“是什么话？”

吴千里道：“那主人问：二号：你那里的支坛建立起几处了？”

二号答：“三处，还有二处现正考虑入选建立中。”

主人问：“分舵呢？”

二号答：“十一处，不足之数也正在设立中。”

主人又问：“五号，你呢？”

五号答：“已经建立了支坛二处，分舵七处，其余的也正在急急建立中。”

主人问：“八号，你那里如何了？”

八号答：“已遵照主人指示规定，全部建立完成。”

主人问：“二十一号，你那里呢？”

二十一号答：“已完成四处支坛，十一处分舵。”

主人问：“二十八号，听说你那地方有困难，是么？”

二十八号答：“主人请放宽心，属下那里虽略有困难，但是，凭着主人的福德，一切当可迎刃而解的！”

主人哈哈一笑，道：“如有力所不逮的困难时，不妨就近请十九号、二十三号、二十五号他们三位协助你解决好了！”

二十八号道：“多谢主人恩典。”

主人道：“但愿你不要随便麻烦他们。”

二十八号道：“属下明白主人的心意。”

主人道：“你懂得最好……”语声一顿又起，问道：“诸位可有什么困难问题没有？”

众人纷纷答道：“没有。”

吴千里述说完这段谈话经过后，忽地轻叹了口气，又道：“由这些问答中，我们不难听得懂，他们正在秘密建立一个势力非常庞大惊人的组织，而这些人，也无可置疑地，无一不是成名武林，威震江湖，称霸一方，枭雄霸主之流的角色！”

水俊浩剑眉微皱地点点头，道：“从这番话对答中听来，这推料是决不会有错的，但是……”语声微顿，心念忽地一转，道：“这组织莫非就是‘金狮盟’么？”

旋忽脸色勃然一变！脱口道：“若果真是他，那就糟了！”

蓝大将军等人全部不禁愕然一怔！

吴千里惊愕地问道：“什么事糟了！”

水俊浩轻声一叹，道：“水俊浩我害了他们三个人！”

吴千里道：“他们三人是谁？”

水俊浩道：“是‘青海三怪’。”

蓝大将军、二护驾将军五侍卫脸色全都变不禁一变，身躯倏地起轻颤！

他们想到了，水俊浩口中那“糟了”的意思了。“青海三怪”四字入耳，吴千里心中不由顿然猛地一震，惊得双眼暴睁，瞪视着水俊浩，急问道：“他们三个怎么了？”

水俊浩道：“我命他们加入了‘金狮盟’。”

吴千里道：“卧底？”

水俊浩点首道：“那‘金狮盟’本在网罗他们入盟，他们拒绝，我知道之后，就命他们将计就计地加入了该盟。”

语声一顿，问道：“伯父和他们交情很好么？”

关切之情现于形色，若非交情很好，焉会如此。这话，问得似乎有点嫌多余。

吴千里点头道：“岂只是交情很好，只差没有焚香磕头而已。”

水俊浩又问道：“伯父可知他们的出身来历么？”

吴千里摇摇头道：“相交七八年，相交虽然极深，也无话不谈，但唯独对这出身来历问题，彼此曾有约言，决不探询。”

语锋一转，问道：“他们三人既是奉你之命加入‘金狮盟’卧底，想必是投入你‘正义’旗下了？”

水俊浩摇头道：“不是，他们也是两姓家臣后裔。”

至此，吴千里算是叫白了，懂得了水俊浩那句“糟了”的意思。

不过，他心里可有点不明白，他想：那庞大的组织，如果就是“金狮盟”，而那首脑人物真是“参机先生”，又有什么“糟了”呢？……

除非“参机先生”已知他们三人是奉命加入“卧底”的，否则，他们同是蓝黄两氏家臣的后裔，又是自动网罗他们三人入盟的呢！

这是由于他并不知道，“青海三怪”是见到水俊浩，奉谕传令后，才再去投入“金狮盟”的。

倘是知道，他便不会有如是想了。

水俊浩话锋倏又一转，望着吴千里问道：“伯父，那‘主人’的身材相貌是个如何形状？”

他虽然从未见过“参机先生”，但是，只要吴千里说出那位“主人”的相貌身材，蓝大将军等人自能知道是与不是的。

吴千里摇摇头道：“他来去均未经过店门，又是时在起更以后，别说是他的身材相貌了，连他的影子我也未曾见到。”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店内也没有一人见过他么？”

吴千里道：“没有。”

水俊浩忽然脸露迷惑诧异之色问道：“伯父，他们谈话的声音一定很低很低吧？”

吴千里点首一笑道：“你很奇怪我怎会听得到那么多，那么清楚的，是么？”

水俊浩道：“那些人既都是武功高绝的武林高手，伯父如是隐身屋外附近窃听，岂能容易逃过他们的耳目，是以

说至此处，语声倏地顿住。

吴千里微微一笑道：“贤侄说得不错，以愚伯的轻身功力，如果潜身彼等室外附近窃听，这实在太危险了……”话锋一顿，笑了笑，又道：“他们谈话的地方，恰巧装有一顶特殊的传音设置，通达愚伯的卧室内，是故，他们的谈话，除了少部份，因为声音极低未能听清楚外，其余大部分，均都听得十分清楚！”

“哦！原来如此。”

水俊浩这才明白此中的道理。

吴千里忽又笑了笑，道：“贤侄，你可想得到他们谈话之处，是在什么地方么？”

水俊浩心头灵光电闪，剑眉忽地一轩，星目倏射奇光地道：“敢莫是就在这间静室之内么？”

吴千里哈哈一笑，道：“贤侄反应实在敏捷惊人，一点即透，不错，正是这间静室之内。”

水俊浩笑道：“伯父休要夸奖小侄了，若非伯父提醒，小侄如何能够猜想得到。”

话锋微顿，问道：“此处其他房间内，可也都有装这种传音设置么？”

吴千里道：“除后面的八间上房外，余都没有。”

水俊浩笑道：“这实在大出小侄意外，想不到这么一座不起眼的客店内，竟然装有这种特殊的传音设置……”话锋一顿，笑了笑，又道：“幸亏小侄等不是什么凶恶的歹徒，此来目的，也未瞒骗伯父，否则，一切仍将瞒不过伯父的。”

吴千里哈哈一笑道：“瞒不过又怎样？贤侄等纵是那穷凶极恶的歹徒，愚伯还不是瞪眼看看，将能如何？”

语声微顿又起，道：“说良心话，论武功，除开贤侄你不说，就眼前诸位而言，任凭是谁出手，我也难挡百招之敌！”

这话一点不假，蓝大将军、五侍卫、护驾二将军等人的武学功力，无一不在他之上，高他半筹。

水俊浩笑了笑，语锋忽又一转，向蓝大将军问道：“大将军，你想黄都总督和三位姑娘他们，可能被困在谷内何处？”

蓝大将军答道：“谷内只有一座石牢。”

水俊浩道：“西北方的山凹间。”

又问道：“地势很隐秘难找么？”

蓝大将军点头道：“不知道之人极难找到。”

语声一顿，目注水俊浩问道：“主上想入谷去救他们么？”

水俊浩颌首道：“我忽然改变了心意，觉得还是早点救出他们的好。”

蓝大将军道：“就在今夜？”

水俊浩道：“我突然想到今夜将是最好的机会。”

语声一顿，转向吴千里道：“这里有纸笔么？”

吴千里道：“有。”

起身离座，走向右壁，伸手掀起挂在壁上的一幅山水，单指按点，立闻“轧”声响，壁上现出了一道门户。众人目光瞥处，原来竟是一间书房。

水俊浩笑道：“书房如此隐秘，内中想是必有珍贵之物了！”

吴千里笑了笑，没有说话，迈步走了进去。

没有说什么当然也就是承认书房内确有珍贵之物。什么珍贵之物？吴千里不自动说出来，水俊浩自是不会询问，探人隐秘！

吴千里捧着纸、墨、笔、走出来，将门户还了原。水俊浩向蓝大将军道：“请书出谷内路径略图和石牢所在给我。”

蓝大将军怔了怔，道：“主上要单独入谷？”

水俊浩淡淡地点了点头。

蓝大将军眉头微微一皱，道：“请主上准许臣属等随行，以策安全。”

水俊浩笑道：“你的意思是大家都去？”

蓝大将军点点头道：“臣属等如何能放心主上单独入谷涉险！”

水俊浩道：“大家都去便不险了么？”

“附驾侍卫”蓝贞祥道：“臣属等职司‘侍卫’，应该随侍主上左右，主上的安全，也是臣属等的职责！”

“护驾将军”黄伟光接道：“臣属职司‘护驾’，职责和‘侍卫’相同。”

水俊浩剑眉微皱道：“你们应该明白，我此去目的，旨在救人，并不是和人动手。”

蓝大将军道：“臣属等懂得，只是……”

水俊浩截口道：“如被谷内警戒发觉，便由不得我，是不？”

蓝大将军点头道：“事实如此，谷内警戒森严，如想不被发觉，实在非常困难！”

水俊浩剑眉一轩，笑道：“你们也不相信我有这份能力？”

蓝大将军肃容道：“主上功力高绝，身法迅捷目力难及，臣属等怎敢不相信，不过……”

水俊浩含笑截口道：“别多说了，我心意已决，你快画吧。”

蓝大将军迟疑地道：“主上……”

水俊浩不待他接说下去，飞快地又道：“你们如是实在不放心，可于四更左右，前往谷口附近接应我好了！”

二更将交。“吉祥居”的后院中，突然冒起了一条淡淡的黑影。清冷的月辉下，青影连闪了闪，瞬眼化成一缕轻烟，消逝不见。

这青影是什么人？竟有这种高绝罕世无匹的功力身法！他，正是堪称当今武林第一高手，绝世奇才的“雷霆二世”——水俊浩。

吴千里和蓝大将军，二护驾将军，五侍卫等人站立在静室门口，凝视着水俊浩身消逝不见的空际。

吴千里忽然轻吁了口气，道：“看来他轻功身法之高，已到飞行绝迹的境地了。”

蓝大将军笑说道：“如果兄弟猜想得不错，主上大概还只用了九成的功力呢！”

吴千里点首一笑道：“兄弟相信大将军此言十分正确。”

语声一顿，接道：“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该去看看牟正平的分配部署了。”

蓝大将军一点头道：“吴兄说得是，主上令谕，兄弟也必须早点传达给他，以免误事。”

声落，身形已和吴千里相偕腾起，跃上了屋顶。

三更不到。

一条淡淡的青影，出现在祁连山一处隐秘谷口之外——他自然是水俊浩。

他那快如轻烟一闪的身法，极其容易的瞒过了谷口暗樁警戒的视力，只不过觉得眼睛一花而已。

这些足列当今武林高手的暗樁警戒，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天下竟有这样高绝快捷的轻功身法！眼睛一花之间，人已进入谷内。

水俊浩此行旨在救出黄都总督和三位姑娘，当然不愿暴露丝毫形迹，惊动警戒自惹麻烦。

虽然，凭着他的功力身手，他并不惧怕什么，纵是救人不成，保身退出谷外，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今夜他必须将人救出不可！

因为他已经想到，三位姑娘落在“参机先生”这种心机深沉阴险之人的手里，实在太危险了。

“参机先生”既能以挟持蓝巡狩等人妻小的手段，威胁蓝巡狩等人为他效力卖命，自然也会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他，以三位姑娘的性命作为威胁的工具。

若果真如此，他岂不要大伤脑筋——投鼠忌器。

他将一身功力提到十成，轻功身法施展到极限，身形有若轻烟电闪，根据蓝大将军所画的谷内地形方向，不到盏茶辰光，便已找到了那座石牢。

他隐身十五丈外的一株大树背后，凝目朝石牢门前望去。四名劲装佩剑的中年壮汉，分守在石牢门外两边，身形动也不动地挺立着。

这情形，看得水俊浩皱起一双剑眉。他心中在考虑沉思：“怎么办？”

问题不是怕这四人不好对付，而是在如何才能于一举手间同时制住四人，不使他们发出一点声音，以免惊动了别人，麻烦。

他正考虑未决，突闻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响，沉重而有力地行了过来。听脚步声，已知来人共有四人。水俊浩心中暗忖道：“大概是换班的吧？……”暗忖中，身形突地向上拔升，轻如花絮般地跃登上了大树的枝桠间。

也是四个劲装佩剑的中年壮汉，步履沉稳地从树下走了过去，走向石牢。

石牢门前传来一声沉喝：“古诀。”

走向石牢的四名壮汉之一，沉声答道：“龙符。”

敢情这是谷内自己人的暗号。

石牢门前的四名壮汉之一，道：“是亮五弟么？”

亮五弟答道：“华三哥，是小弟换班来了。”

水俊浩猜得没有错，果然是换班的。

华三哥道：“五弟，蓝巡狩回来了没有？”

亮五弟道：“还没有，先生已派人去找去了。”

华三哥道：“我想蓝巡狩可能不会回谷了。”

亮五弟道：“三哥小弟以为莫非遇上了意外，否则决不会不得不回谷的。”

说话间，亮五弟等四人已走到石牢门前。

华三哥道：“五弟，要不要开开门去看看？”

亮五弟笑道：“三哥，这是手续，万一差了一个，小弟可担代不起呢。”

华三哥点头笑道：“五弟说得是，你请入内去点点数吧，十一个一个不少。”

亮五弟轻声一笑，伸手在右边石壁上按了按，石牢门缓缓移开，亮五弟立即举步走了进去。

片刻工夫，亮五弟出来了，笑说道：“三哥，你请回去休息吧。”

说着，伸手一按左边石壁，石牢门缓缓关了起来。华三哥笑道：“五弟，没有差吧。”

亮五弟笑道：“三哥，差了，我还接班么？”

华三哥哈哈一笑，和另三名壮汉向水俊浩隐身的大树这边快步走了过来。

半盏茶辰光后，水俊浩飘身下了大树，迈步缓缓朝石牢门前走去。

他胆子实在不小，竟敢大摇大摆而行。

亮五弟沉声喝道：“古诀。”

水俊浩迅速答道：“龙符。”

亮五弟道：“是楚兄弟么？”

水俊浩声音低沉含糊的应了一声，没有说话。他不知道对方口中的“楚兄弟”是谁？可也不敢随便说话，以免对方马上发现不对生疑。

亮五弟又道：“楚兄弟这时候来做什么？捉人么？”

话声甫落，水俊浩已近四人立处丈外，自然亮五弟也看清楚水俊浩的俊脸，立刻发觉了不对，心中不禁陡地一惊！喝道：“站住！你是谁？”

水俊浩神情镇静地从容一笑，道：“五哥，小弟是谁？五哥连小弟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亮五弟一怔，道：“你的身材声音都像楚兄弟，但是……”

水俊浩笑接道：“五哥，小弟的这张面孔却不是，一点都不像，对不？”

亮五弟道：“不错，实在一点都不像，这张面孔太俊了。”

水俊浩笑道：“五哥，你要不要也变得俊点？”

亮五弟不禁又是一怔，道：“怎么变法？”

水俊浩道：“你看不出来吗，小弟戴的是一张人皮面具呢！”

亮五弟恍然道：“哦！那么你果真是楚兄弟了？”

水俊浩轻声一笑，道：“五弟，不是我，是谁？”

话声中，脚下陡地跨前两步，双手倏忽齐抬，指风如电疾射，已点住了四人“麻、哑”二处穴道。事发突然，四人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一声轻哼也未发出。

四人心中明白了，但，明白的已经迟了。

“麻、哑”二穴被制，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只有空自又惊又怒，八目暴睁地瞪视着水俊浩，却是无可奈何！

水俊浩星目一扫四人惊怒的脸色神光，淡笑道：“四位，你们别那么瞪着我，为了救人，我这是不得已，也不得不暂时委屈你们一会儿。”

话落身形电飘，伸手虚按右边石壁，“轧轧”声中，石牢门缓缓移开。水俊浩身形一闪而入。

石牢中一灯如豆，共有石室三间，石门上各挂着一个拳大的铁锁。

水俊浩眉峰微微一皱，轻声唤道：“佳姊，婷婷，你们在哪里？”

右边的一间石室内立刻传出了施佳佳的声音，惊喜地道：“是浩弟么？”

水俊浩道：“正是小弟。”

口里答着，人已走到那间石室门前。门上的铁锁，自然难不住水俊浩伸手运力一扭，“卡喳”一声轻响过处，铁锁立断。

推开门，施佳佳，常婷婷，慕容仪芳三位姑娘，立时飘身而出。

施佳佳问道：“浩弟，蓝丞相他们都来了么？”

水俊浩摇了摇头，问道：“佳姊，可知黄都总督在哪间石室内？”

施佳佳尚未回答，黄都总督和五个四十开外的中年壮汉一齐俯身拜伏在地上，道：“臣等拜见主上。”

水俊浩微一摆手道：“你们都请起来，不要多礼了。”

四人挺身起立，黄都总督垂手躬身道：“臣属无能，有辱主上令谕威信……”

水俊浩摆手截口道：“你不必说了，力所不逮，何能怪你”话锋一转，问道：“可知那间石壁里关的是什么人？”

黄都总督道：“听说是‘惊魂堡’许堡主和‘旋风刀’方青纯二位。”

水俊浩剑眉一皱，道：“他二位怎会被关在这里？”

黄都总督道：“臣属不知。”

水俊浩目光转向五名中年壮汉道：“五位知道不？”

五人齐都摇头恭敬地道：“臣属等不知。”

水俊浩微一沉吟，向黄都总督道：“你去弄断锁放他们出来吧。”

黄都总督应声大步走过去，功运五指，扭断锁，推开门，向内说道：“许堡主和方大侠出来吧。”

“惊魂堡主”和方青纯二人缓步走出石室，目光一扫水俊浩等人，“惊魂堡主”嘿嘿一笑，道：“你们放老大出来做什么、”

这话问得好不通情理，放他出来，难道也有什么不对么？水俊浩剑眉微皱了皱，含笑拱手道：“在下水俊浩……”“惊魂堡主”陡然截口道：“别和老大通名报姓，老大也不管你是谁，只问你放老大出来做什么？”

黄都总督在旁刚要开口，水俊浩已经含笑又道：“请问尊驾刚才可听见我们的谈话？”

“惊魂堡主”冷冷地道：“听见了又怎么样？”

水俊浩道：“那么尊驾难道还不明白么？”

“惊魂堡主”嘿嘿一笑道：“老大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岂会随便相信你们那几句莫名其妙的谈话。”

水俊浩笑道：“尊驾疑心是圈套？”

“惊魂堡主”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老夫既不认识你，焉知你不是奉命故示恩惠而来，何况……”话锋微微一转，接道：“他们都是谷中弟子，既然称呼你是主上，分明也是谷中之人，老夫怎能不疑心这是圈套！”

“惊魂堡主”敢情是为了“主上”的称呼，乃误以为水俊浩也是谷中之人，而疑心水俊浩是奉命故示恩惠而来。水俊浩轩眉轻笑一声道：“尊驾未免也太多疑了。”

语声一顿又起，道：“尊驾既然如此多疑，不愿离开此地，在下自是不便勉强，那么再见了。”

转向黄都总督轻喝道：“走！”

声落，转身大步往石牢外走去。

“旋风刀”方青纯站立旁边一直未开口，此际突然扬声道：“小兄弟且请留步。”

水俊浩停步回身，目注方青纯问道：“尊驾何事？”

方青纯问道：“小兄弟也是谷中弟子么？”

水俊浩道：“不是。”

此答大出方青纯和“惊魂堡主”意外，二人同时微微一怔！

方青纯诧异地道：“小兄弟，你真不是谷中弟子？”

水俊浩摇摇头道：“请问尊驾是？……”

方青纯道：“老朽方青纯，外号‘旋风刀’。”

水俊浩袍拳一拱，道：“原来是方大侠，在下失敬了。”

目光转向“惊魂堡上”道：“尊驾大概是‘惊魂堡主’许堡主了？”

“惊魂堡主”道：“不错，老夫正是许元皓。”

方青纯双目精光灼灼地凝注着水俊浩道：“老朽有两点疑问，请小兄弟坦诚赐告。”

水俊浩点点头道：“方大侠请问就是。”

方青纯目光一扫黄都总督等人道：“请问他们六位和小兄弟是什么关系？”

水俊浩道：“乃是在下的部属。”

方青纯道：“那么小兄弟该是此谷的主人了？”

水俊浩道：“不是。”

方青纯目光一瞥三女，又问道：“这三位姑娘可是此谷中人？”

水俊浩道：“不是，她们是在下的朋友。”

方青纯道：“小兄弟是特地来救他们的么？”

水俊浩点点头道：“方大侠如果相信在下，便请随同在下出谷。”

方青纯道：“老朽至为感谢小兄弟的这份盛情。”

语声一顿又起，问道：“小兄弟是单独一人入谷的么？”

水俊浩道：“正是单独一人。”

方青纯道：“门外守卫之人也没有发现小兄弟？”

水俊浩道：“他们都被在下点制了穴道。”

“惊魂堡主”突然插口问道：“门外守卫的有几个人？”

水俊浩道：“四个。”

方青纯问道：“他四人身手如何？”

水俊浩道：“堪称高手。”

“惊魂堡主”陡地嘿嘿一笑，道：“小子，你说漏了吧。”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堡主可认为在下决无制住四人的能力。”

“惊魂堡主”道：“是的，老夫很不相信你一个人有制住四名高手的能力，纵然有，也无不惊动其他之人。”

水俊浩谈谈一笑道：“堡主不相信，可要试试。”

“惊魂堡主”道：“如何试法？”

水俊浩正容说道：“堡主和方大侠一齐出手攻向在下便知。”

“惊魂堡主”一怔！道：“你认为老夫和方大侠也不是你的敌手？”

水俊浩冷然点头道：“一招之内，在下足能制住二位。”

好大，好狂的口气！“惊魂堡主”和方青纯脸色不禁齐皆——变！

方青纯冷冷地道：“小兄弟，你说话太没有分寸了。”

施佳佳突然一声轻笑，道：“二位疑心太重，把好心当作恶意，岂能责人说没有分寸。”

水俊浩沉声说道：“二位究竟如何？请速作决定，在下外面还有接应之人，必须早点出谷，方能免去一场血战。”

方青纯望了“惊魂堡主”一眼，问道：“许兄认为怎样？”

许元皓道：“我们先试试他再说。”

方青纯一点头道：“好。”

转向水俊浩道：“小兄弟，请小心了。”

声落，二人同时欺身枪进，四只手掌齐朝水俊浩快疾无佛地拍、抓攻出。

水俊浩一声轻笑，身形微侧避攻，屈指轻弹，指风电射

而出，分击二人身上五处穴道。

许、方二人都是身怀精深功力的当今武林一流高手，蓦觉指风袭体，心中方自一惊，待要飘身闪避，但已无及，均被掌风击中穴道，木立当地。

许元皓被点住三处穴道，方青纯被点了两处穴道。水俊浩儒袖一拂，解开二人的穴道，微微一笑，道：“二位相信了在下之言没有？”

许元皓和方青纯脸孔都不禁一红，他俩人已经亲身经历了事实，哪有不相信之理。

方青纯哈哈一笑道：“小兄弟一身功力之高，实令老朽心折。”

水俊浩淡笑了笑道：“二位现在是否愿意随同在下出谷了？”

方青纯望着许元皓道：“许兄怎样？兄弟可要和这位小兄弟一起走了。”

许元皓一点头道：“好吧，我们就一起走吧。”

水俊浩一笑道：“那么便请二位殿后。”

说罢，转身向石门外走去。

水俊浩等人甫出石门，陡见谷口方向天空，爆散开一蓬紫花讯号，水俊浩心中不由一惊！道：“外面接应的人已经到了，我们快走。”

声落，身形已经弹射纵起，施佳佳等三位姑娘，黄都总督等人也即连忙各纵身形，朝谷外扑去。

前进不到百丈，陡闻一声沉喝：“什么人？站住！”

人影飘闪，八名中年壮汉手横长剑，现身拦住去路。

水俊浩等人身形一停。

黄都总督陡地抢身而前，沉声喝道：“主上圣驾亲临，你们还不赶快让路。”

八名中年壮汉大概为“主上圣驾亲临”这句话所慑，不由齐都一怔！

为首的一名壮汉目光扫视了众人一眼，道：“请问黄都总督，哪一位是主上？”

水俊浩朗声说道：“我便是水俊浩。”

那壮汉目注水俊浩道：“主上是何时入谷的？”

水俊浩道：“三更不到时分。”

那壮汉道：“是由何处入谷的？”

水俊浩道：“就是这条路，”

那壮汉又怔了怔！道：“没有被人发现？”

水俊浩道：“我身手太快，根本不易发现。”

话锋一转，接道：“请让开路。”

那壮汉道：“这个……”

黄都总督双目一瞪，道：“黄天保，你也要做蓝黄两氏家臣的罪人么？”

黄天保脸色一变，犹豫了一下，道：“请都总督原谅，黄天保不敢，不过……”

水俊浩摆手截口道：“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苦衷，你们八人尽管全力出手拦阻好了，这样，你们也好向他交待！”

蓦地，人影划空，电射投落。落地现身，是两名年约五旬开外的青袍老者，八名黄衫少年。两名老者目光电闪地扫视了黄都总督等人一眼，齐地投射在水俊浩身上。

一名身材略高的老者沉声问道，“阁下是谁？”

水俊浩冷冷地道：“水俊浩。”

两名老杆脸色齐皆微微一变！另一名老者嘿嘿一笑，道：“你一个人入谷的么？”

水俊浩道：“不错。”

身材略高的老者道：“你的胆子真不小。”

水俊浩冷声道：“少废话，二位是让开路，还是怎样？”

身材略高的老者陡地哈哈一声大笑，道：“让路，你说得未免太便宜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那么你是要动手了？”

身材略高的老者道：“你已经来得去不得了。”

另一名老者阴声一笑道：“我看你还是乖乖的束手就缚吧。”

水俊浩道：“我不呢？”

另一名老者道：“不，必难逃溅血剑下之危。”

水俊浩淡然一笑，道：“就凭你们二位么？”

身材略高的老者嘿嘿冷笑道：“凭我们二人足够收拾下的了。”

水俊浩笑了笑，道：“你们两人在谷中是什么身份，什么名字？”

身材略高的老者道：“我们擒下你，你就会知道了。”

水俊浩一声朗笑道：“既如此，你们动手吧。”

身材略高的老者嘿嘿一笑，和另一位老者齐地探手腰下，“呛！呛！”

两声轻响，同时撤出了长剑！

一声暴喝，寒光电闪，两柄长剑已齐向水俊浩刺去。出

手剑势又快又稳，狠辣兼备，显示出了两人的功力火候剑术造诣，均皆精深不凡，令人心懔！

水俊浩哈哈一声朗笑，左掌一挥，震开那名身材略高的老者的长剑，右手屈指轻弹，弹向另一名老者刺向他心窝的剑身。

水俊浩蓦然哈哈一声朗笑。朗笑声中，身形飘闪之间，竟已脱出二人那绵密纵横的剑幕之外，飘退八尺，岳峙渊停岸立。

蓝仲槐、黄九道二人一震手中长剑，正待纵身疾扑再攻。水俊浩突地沉声喝道，“且慢！”

喝声震耳心悸，二人心头微微一震！顿住身形。蓝仲槐嘿嘿一声冷笑，道：“你有什么话说？”

水俊浩脸色沉凝如水，冷冷地道：“我本想令你们二人知难而退，哪知你们竟是……”

蓝仲槐阴声一笑，飞快地接道：“不识进退，是么？”

水俊浩道：“你们两人太不识进退了！”

蓝仲槐嘿嘿一笑，道：“我已经说过，百招之内，你还胜不了我们两柄长剑。”

水俊浩目中星采一闪，道：“那么你自知百招之后必败了？”

蓝仲槐道：“我承认，你可能有这份功力！”

他虽然承认了，但，只是承认“可能”，而不是“一定。”

水俊浩忽然一笑道：“为什么只承认可能？”

蓝仲槐道：“因为必须要等到百招之后，才能看得出来。”

水俊浩笑了笑道：“恐怕不是这意思吧？”

蓝仲槐心头微微一震！诡笑道：“我说的是事实。”

水俊浩道：“但，我却断定你在此刻之前，就已经看出来‘必败’了，对不？”

蓝仲槐摇摇头道：“我却要说不不对。”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你否认也没有用，因为我已经完全了解了你的心意。”

蓝仲槐神色微变地道：“你以为我是什么心意？”

水俊浩道：“你根本不用和我苦战百招，是不？”

蓝仲槐假装糊涂地道：“为什么？”

水俊浩笑了笑道：“因为不出百招之数，你们的主子必会现身。”

心意既被揭穿，糊涂已装不过去，那就只有承认了。于是，蓝仲槐突地哈哈一声大笑，道：“你心机敏捷，实在令人佩服！”

水俊浩目中星采一闪，问道：“你以为他定能胜得过我？”

蓝仲槐双目陡射电芒，震声说道：“‘参机先生’学究天人，功参造化，武功之高，已是天下无敌，你岂是他老人家的敌手！”

水俊浩笑了笑道：“你那么相信他？”

蓝仲槐嘿嘿一笑道：“难不成我会相信你？”

水俊浩忽然一转话题，问道：“他现在何处？”

蓝仲槐道：“到谷口去了，”

水俊浩道：“可是因为谷口传警？”

蓝仲槐道：“他老人家以为你到了谷口。”

水俊浩目中星光又闪，道：“他知道我已经来到此地了？”

蓝仲槐道：“不错，若不是知道你已经带着二将军，五侍卫于午后抵达，他老人家便不会亲自赶赴谷口去察看。”

水俊浩问道：“你们是什么时候接到的消息？”

蓝仲槐道：“起更时分。”

水俊浩道：“谁传来的消息？”

蓝仲槐道：“当然是本谷的眼线。”

水俊浩道：“也是谷中子弟？”

蓝仲槐道：“不是。”

水俊浩道：“是外姓人？”

蓝仲槐冷声道：“你不嫌问得太噜苏了么？”

水俊浩笑笑道：“我想知道这些外姓人，担任本谷眼线有多久了？”

蓝仲槐阴声一笑道：“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水俊浩忽地淡然一笑，道：“其实，我只不过想求证一下而已，你不说我也知道。”

蓝仲槐冷笑道：“你别想诈我，我不相信你真会知道。”

水俊浩笑笑道：“我说出来，你别惊心变色。”

蓝仲槐道：“放心，我不会，你说出来听听看。”

他心中实在不相信，水俊浩会知道这种事。

水俊浩忽地震声说道：“三年至五年不等，对不？”

蓝仲槐不禁神色一变！旋又掩饰地哈哈一笑，道：“不对，事实上只有三月到五月的时间。”

他虽然没有承认，神色也掩饰得极快，但，却没有能逃过水俊浩一双如电的神目，心中已经了然，知道自己猜料得未曾有错。

水俊浩心念电闪，话锋忽又一转，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公开你们的大计？”

这句话问得有点没头没脑。不但是“都总督”黄应昌和施佳佳等三位姑娘，全都愕然一怔！连黄九道、蓝仲槐二人也不禁为之一怔！

黄九道瞠目愕然地问道：“什么大计？”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称霸武林，君临天下的大计呀，这等重大的事，你们难道还不知道么？”

“都总督”黄应昌和施佳佳三位姑娘等人，都明白了，但，明白之后，全都不禁脸色微变！心头大震！

黄九道忽然哈哈一声大笑道：“我还当什么大计，这种事情，我们身为‘五方天王，之尊，焉有不知道的道理。”

水俊浩接道：“什么时候公开？”

黄九道道：“快了。”

水俊浩问道：“你们这‘五方天王’的身份，何时正式宣布公开武林？”

黄九道道：“快了。”

接连两句“快了”，虽然答得很含糊，也无时间上的定性，但是，水俊浩的脸上却浮现了一丝笑意。

水俊浩笑了笑，又道：“已经有了部署了，是不？”

蓝仲槐嘿嘿一笑，道：“你料想的完全正确不错，不过

水俊浩不容他有思索，转变话锋的余地，飞快地接着问道：“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而且已经掌握了几个在武林中颇有势力地位的大门派，对不？”

蓝仲槐狡诡的阴笑一声，道：“你以为是怎么？”

这老家伙竟然来了这么句反问，看来倒也是个心机不差，颇为狡猾之人

呢！

水俊浩淡淡地道：“是与不是，你心里自然比我明白，我想我猜料的不可能会相差太远。”

蓝仲槐嘿嘿一笑，道：“你要那么自以为是，我无可如何。”

话题忽地一转，道：“你可知‘参机先生’的动机心意，是为了什么？”

水俊浩目中星采一闪，道：“我愿闻高论。”

蓝仲槐道：“为的是天下武林幸福、安宁。”

水俊浩一笑道：“这理由倒是十分堂皇，高明动听，可惜，他真正的用心，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我！”

蓝仲槐道：“你才多大年纪，又能懂得什么？”

水俊浩正容道：“明是非，办善恶，识正邪，并不在乎年纪的大小，你懂？”

蓝仲槐道：“‘参机先生’天人，功参造化，他老人家难道还不如你？”

水俊浩道：“你说得也许不错，也许他确实太如我了，但，坏也坏在这一点上，也就因为他自信什么都比人强，乃才兴生野心，有那图霸武林，君临天下，称尊宇内，做那天下第一人之意。”

蓝仲槐道：“为天下武林苍生的，幸福安宁，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对！”

水俊浩道：“若果真如是，不但没有什么不对，而且该为天下武林庆幸，可惜，他只是说的好听，事实上……”语锋微微一顿，星目陡射神光，威仪慑人地道：“他心怀叵测，手段恶毒，实非武林之福！”

黄九道突然接口道：“说话必须要有根据，休要血口喷人！”

水俊浩道：“你以为我没有根据？”

黄九道道：“我不相信你有什么根据。”

水俊浩忽然一笑，道：“我请问，‘监察司’黄伟行他是怎么死的？”

黄九道心中微微一震！道：“暴病逝世。”

水俊浩沉声道：“他真是暴病逝世么？”

黄九道道：“此乃谷内人人尽知的事实。”

水俊浩道：“这人人尽知的事实，只怕并非真正的事实吧？”

黄九道道：“你不相信，那也无可奈何！”

× × ×

水俊浩冷笑了笑，又道：“那么我再请问，黄夫人又是怎么死的？”

蓝仲槐道：“黄夫人和黄监察，夫妇恩爱情深，黄监察突然暴病逝世，她痛不欲生，自尽以殉，追随黄监察于泉下，这难道也有什么可疑的？”

水俊浩冷笑道：“这是你的理由，还是她自尽的理由？”

此问，很奇怪，令人甚是不解，难懂！

但，蓝仲槐却毫不犹豫地答道：“这并没有什么两样。”

水俊浩道：“我却以为有所不同。”

蓝仲槐道：“那是你的事，我可不愿为这无聊的问题，浪费口舌置辩。”

水俊浩道：“那真是无聊的问题么？”

蓝仲槐道：“人都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不是无聊是什么？”

水俊浩道：“正因为人已经死了，问题才不是‘无聊’！”

蓝仲槐道：“我不懂你的意之所指。”

水俊浩道：“我想你并不是真的不懂，只是假装糊涂。”

蓝仲槐道：“事实我并未装糊涂。”

水俊浩话锋回转到正题，道：“你想不想知道我这‘有所不同’的理由不？”

蓝仲槐道：“嘴巴是你的，你要说，我不表反对。”

水俊浩道：“你想不想听呢？”

蓝仲槐道：“你说，我便姑妄听之。”

水俊浩倏地正容道：“我请教，妇人女子，讲究的是‘三从四德’，何谓‘三从’？”

蓝仲槐道：“未嫁从父，嫁夫从夫，夫死从子。”

水俊浩点首一笑，道：“对了，黄夫人总不可能不懂得这‘三从’吧？”

蓝仲槐忽然沉声道：“本谷妇女，均皆幼承庭训，文事、武功、女红、无不兼习，管教极严，焉得不懂‘三从四德’之礼！”

水俊浩道：“这就是了，所以，对黄夫人的自尽，我觉得不合情理，认为她不该！”

蓝仲槐一怔，摇摇头道：“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也没有什么不该的！”

水俊浩道：“但是。我却有很充分的理由。”

蓝仲槐道：“什么理由？”

水俊浩缓缓说道：“这理由很简单，她既知‘三从四德’便不应该抛下未成人的爱子不顾而自尽，她应该为爱子忍悲茹苦地活下去，将爱子抚养成人，如此，她方对得起黄监察泉下英灵，不愧对黄氏祖先。”

蓝仲槐忽地哈哈一笑，道：“你这话……”

水俊浩飞快的紧接上一句，道：“很有理，是么？”

蓝仲槐无法否认地点点头道：“我承认，你这话很有道理，但，并非绝对。”

水俊浩道：“为什么？”

蓝仲槐道：“因为她爱子已经失踪，生死不明……”语声一顿又起，道：“夫死爱子失踪，请想想，这对一个女人，该是多么重大的打击，她活着还有什么生趣，所以水俊浩忽然哈哈一笑，道：“你以为那黄小伟确是失踪了么？”

蓝仲槐愕然一怔！道：“你见过黄小伟了么？”

水俊浩道：“不但是我知道，黄监察夫妇也知道。”

蓝仲槐道：“他现在何处？”

水俊浩道：“蓝丞相身边。”

蓝仲槐明白了，但，他却做作地叹了口气，道：“这孩子太大了，他竟然……”语声倏地一顿而止，没有接说下去。

没有接说下去，是因为他不知如何措词才适当。

水俊浩笑了笑道：“想不到他竟然敢一个人偷偷地溜出谷去，独行千里，去找蓝丞相通风报信，是么？”

蓝仲槐道：“这小鬼小小年纪，便敢违犯谷规，实在应该按规严惩！”

水俊洽淡淡地道：“其实，这不能怪黄小伟，他是奉命的。”

黄九道突然问道：“他是奉谁之命？”

他一时脱口而问，未加思考。话出口后，便立即发觉了自己问得实在太笨、多余，是不该问的。

蓝仲槐不由侧首瞪视了黄九道一眼，黄九道已知自己问得太不高明，只好向蓝仲槐赧笑了笑。

水俊浩适时道：“你不用拿眼睛瞪他，目真怪他，他就是不问、我也要告诉你们的。……”话声微顿了顿，接道：“他是奉父母之命去找蓝丞相的。”

蓝仲槐嘿嘿一笑，道：“鬼话连篇，谁会相信。”

施佳佳忽地插口道：“浩弟，你如此不惜唇舌，你以为顽石会点头吗？”

水俊浩道：“人是有灵智的，岂能和顽石相比，我相信，他们两人决非良知丧失之人，定会悔悟改过自新的。”

施佳佳道：“你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对他们二位，我恐怕你要失望了！”

水俊浩摇摇头道：“我不以为他们二位是那种无药可救之人。”

星目倏向蓝仲槐、黄九道二人，道：“二位，是么？”

二人全部被这句“是么”，问得一怔！

蓝仲槐到底比较高明，嘿嘿一笑，道，“这有两种说法。”

水俊浩道：“哪两种说法？”

蓝仲槐道：“是，也不是。”

水俊浩道：“是，怎么说。”

蓝仲槐正容沉声说道：“我们有灵智，也有良知，更有一颗仁善的侠义之心，愿以此身除恶卫道，为天下武林苍生谋取安宁幸福！”

水俊浩星目异采一闪，道：“不是呢？”

蓝仲槐道：“我们没有为恶作歹，也未做过一件坏事，根本不须要悔什么悟，改什么过，更不须要什么药救！”

他说得振振有词，正义凛然，令人为之动容。

水俊浩倏地探手入怀，取出“龙形玉符”，双手高捧，俊脸沉凝，星目神光电射，威仪慑人地注视着二人，沉声说道：“你二人可知我手中何物？”

蓝仲槐、黄九道二人神色齐地一变！肃然低头。那八名壮汉和八名黄衫少年一见“龙形玉符”，立刻也都自然而然地肃色垂首，不敢仰视。

水俊浩星目电闪，扫视了众人一眼，心中不禁暗暗点头。沉凝的脸色稍霁，闪过了一丝笑意，但，旋又敛容沉说道：“蓝仲槐，答我问话，我手中何物？”

蓝仲槐道：“龙形玉符。”

水俊浩道：“‘玉符’代表什么？”

蓝仲槐道：“代表大帝，见‘玉符’，如见大帝。”

水俊浩道：“那么我问你，见‘玉符’应该如何？”

蓝仲槐答道：“大礼参拜，恭聆谕旨。”

水俊浩陡然大声问道：“那你为何还不依礼参拜？”

蓝仲槐楞了楞，倏地抬头亢声说道：“‘玉符’真假未辨。”

水俊浩道，“你不相信‘玉符’是真？”

蓝仲槐道：“不错。”

水俊浩道：“如何你才相信？”

蓝仲槐道：“须得‘参机先生’鉴识认定！”

水俊浩道：“你相信他的话可靠？”

蓝仲槐道：“我似乎没有理由相信你。”

水俊浩道：“蓝丞相的话你也不相信？”

蓝仲槐道：“蓝丞相已生叛谷之心，他的话自是更不可靠。”

水俊浩沉声道：“你可知不敬‘玉符’是什么罪名？”

蓝仲槐道：“‘玉符’既然是假，何来罪名？”

水俊浩道：“如果是真的呢？”

蓝仲槐道：“甘愿领罪！”

水俊浩道：“如此看来，无论如何，你是不会相信‘玉符’是真了？”

蓝仲槐道：“除非你将‘玉符’交‘参机先生’鉴认不假。”

水俊浩道：“你以为我会上当？”

蓝仲槐道：“我认为这不是上当不上当的问题。”

水俊浩道：“是什么问题？”

蓝仲槐道：“是敢不敢的问题。”

水俊浩道：“你认为我不敢？”

蓝仲槐道：“是假的，你当然不敢。”

水俊浩忽然一笑道：“你是在激我么？”

蓝仲槐道：“我何必要激你，我还希望你不敢交给‘参机先生’鉴认呢！”

水俊浩道：“那又为的什么？”

蓝仲槐嘿嘿一笑，道：“如经‘参机先生’鉴认是真，对我可不是件什么好事呢！”

水俊浩笑了笑道：“我本想让‘参机先生’鉴认一下的，你这么一说，我倒不便让他鉴认了。”

说着，竟将‘玉符’入怀里，收了起来。

蓝仲槐故意一怔，道：“你这是何必呢？”

水俊浩笑道：“这样免得你担心还不好么？”

蓝仲槐道：“那我倒要谢谢你这番好意了。”

水俊浩道：“谢，那倒不必，不过……”

不待水俊浩话完，蓝仲槐忽地哈哈一笑道：“不过，我突然想起一句有趣的俗语，于此刻的情势倒颇为吻合。”

水俊浩问道：“什么俗语？”

蓝仲槐道：“做贼心虚。”

水俊浩剑眉一轩，旋忽轻声一叹，转向施佳佳道：“佳姊，看来我是白费口舌，难使顽石点头了！”

施佳佳道：“你上体天心，心怀仁厚，这种予人改悔向善的菩萨心肠，我只有赞同，决不反对，不过，那得要看人而为。”

水俊浩点了点头，目光转望着蓝仲槐、黄九道二人，又轻叹了口气缓缓说道：“二位既是如此执迷不悟，我也无可奈何了。”

语声一顿，星目倏射神光地逼视着二人，道：“我有句话，不知二位是否相信？”

蓝仲槐道：“什么话？”

水俊浩道：“以二位一身功力，双剑联手，决非我掌下十招之敌。”

蓝仲槐、黄九道二人心头不由同时暗暗一凛！

凛虽凛，但，心中却很为不信。

蓝仲槐嘿嘿一笑道：“你这话不觉太狂了么？”

水俊浩冷冷地道：“狂不狂，立刻便可兑现。”

蓝仲槐心念微转，道：“如果你也用剑呢？”

水俊浩反问道：“你自信你两人可挡得几招？”

蓝仲槐道：“五十招决无问题。”

水俊浩道：“我说十分之一不到。”

蓝仲槐神色一变！道：“五招？”

水俊浩道：“不，三招。”

蓝仲槐突地哈哈一声大笑，道：“说你狂，你竟然更狂起来了。”

水俊浩冷声道：“你不信？”

蓝仲槐道：“我说‘日出西方，你可不信？’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你猜我所言你们双剑联手，决难挡得三招的，将是什么剑法？”

蓝仲槐道：“总不会是‘雷霆剑法’吧？”

水俊浩沉声道：“你说得对了，正是‘雷霆剑法’。”

蓝仲槐脸色一变！道：“你会‘雷霆剑法，？’

水俊浩道：“我要不会，怎配身怀‘玉符’？”

蓝仲槐眼珠一转，道：“你纵已练成‘雷霆剑法’，我仍然不信双剑联手，挡不住你剑下三招！”

水俊浩星目陡睁，神光电射，道：“你敢轻视‘雷霆剑法’的威力？”

蓝仲槐摇摇头道：“这倒不是。”

语声微顿，嘿嘿一笑，接着道：“‘雷霆剑法，虽然威力罕世，宇内无敌，但，须用得‘赤龙神剑，施展出来，才能发挥它的无匹威力，换一柄剑，纵是‘干将、莫邪，之类的前古神兵，亦难发挥剑法的七成威力！”

到底是蓝黄氏的家臣后裔子孙，对“雷霆大帝，昔年的这套荡魔剑法，竟是深知得很。

水俊浩忽然微微一笑，道：“你可知我腰下所佩的是什么剑？”

蓝仲槐道：“什么剑都无关紧要，我敢说绝不会是‘赤龙神剑’。”

水俊浩道：“何以见得绝不会是‘赤龙神剑’？”

蓝仲槐道：“当年‘大帝，因此剑沾满血腥，杀机太重，已将它沉入一座百丈深潭潭底，根本再无复出之可能！”

水俊浩道：“神剑通灵，应劫复出，难道也不可能？”

蓝仲槐道：“神剑虽然通灵，也决不会从百丈潭底自动飞出。”

水俊浩道：“事实上我腰间所佩，正是‘赤龙神剑’。”

蓝仲槐道：“我不相信。”

水俊浩道：“你可是要看看。”

蓝仲槐道：“否则我决不相信。”

水俊浩脸色沉寒地冷声道：“在未看之先，我可得要先警告你，神剑沉

埋潭底百多年，此番应劫出世，出鞘必须刃血，你二人可别后悔！”

蓝仲槐、黄九道二人浑身不禁一颤，神色勃然剧变！

水俊浩神目如电，察微知渐，眼见两人剧变的脸色神情，已知二人心生怯惧，遂微微一笑，道：“神剑真假与你二人无关紧要，不看也罢。……”语锋一转，接道：“反正我仅凭双掌，十招之内，已足可败你二人联手双剑，你二人还是出手一战吧！”

他语声清朗，虽然不高，但，却有一股隐隐慑人之威，那高华的气质，更令人觉得他的话，有如斩钉截铁，宛如山岳般地不能稍移稍改！

蓝仲槐那心中足可支持百招的信念动摇了，不过，他仍有点不信，他和黄九道二人双剑联手，会敌不住水俊浩掌下十招？

突然，他又发觉了情况似乎有点儿不妙，他心想：谷口传警，黄又明、蓝石虎、黄天定三人驰援，‘参机先生’随后往看究竟，这久时间，怎地未闻消息动静？难道……

蓝仲槐微一犹疑，陡地嘿嘿一声笑道：“十招之内，你如果不胜怎办？”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缚双手，任凭处置，如何？”

蓝仲槐道：“好，就这么办。”

话落，便待振剑动手。

水俊浩忽然一摇手道：“且慢。”

蓝仲槐道：“什么事？”

水俊浩道：“你不该说说你的么？”

蓝仲槐双眉一挑，道：“让开路，放你们过去。”

水俊浩淡淡地道：“你倒是大方得很嘛。”

蓝仲槐道：“应该不算小气。”

水俊浩笑了笑道：“我问你，你二人如是落败了，不让路，还能拦得住我们么？”

蓝仲槐道：“为什么不能，你应该明白，除了我们两人外，旁边还有十六个人呢。”

水俊浩淡淡道：“我很明白，可是我这边的人，个个都非庸手，比他们十六个人只强不弱，凭他们拦得住么？”

蓝仲槐微微一沉吟，道：“那么你想怎样？”

水俊浩道：“我要你答我三问。”

蓝仲槐道：“你想知道什么？”

水俊浩道：“我想知道什么，在胜负未分之前，你就不必问了。”

蓝仲槐道：“你想问的，怎知我知不知道呢？”

水俊浩道：“凭你的身份，我相信，你不会不知道。”

蓝仲槐道：“你那么认定？”

水俊浩点点头道：“你敢不敢答应？”

蓝仲槐眼珠儿一转，道：“我答应了。”

水俊浩道：“我事先声明，到时候可别想要花样托词搪塞。”

蓝仲槐道：“自然，我知无不答。”

水俊浩一点点头道：“好，二位可以出手了。”

蓝仲槐没有再说话，和黄九道二人互望了一眼，陡地一声暴喝，同时跃

身进步，振剑刺出！

水俊浩哈哈一声朗笑，身形飘闪，避剑刺，但，却未还攻。

蓝、黄二人双剑刺空，立时变招易式，展开一轮疾攻。水俊浩身形飘闪游走，竟是还未还手。

顿见剑虹流转，寒光霍霍，剑啸生风……

剑雨飞洒，剑气森森，招式狠辣快疾，诡谲绝伦。二人此刻所施展的剑法，竟不是蓝黄两氏家臣祖传的“飞花九剑”。

这套剑法，看起来威力似乎不及“飞花九剑”强猛，但，声势却远较“飞花九剑”凌厉，又快，又毒！“都总督”黄应昌在旁看得心头不禁凛然，双眉深锁，暗付：“这是什么剑法？竟然如此诡谲狠辣……”眨眼间，蓝黄二人一口气已抢攻了五六剑之多，当然，剑剑均皆落空，连水俊浩的半片衣角也未能沾上。水俊浩陡又一声朗笑，道：“二位可要小心，我可要出手了。”

话声中，左袖一斜，飞卷黄九道的剑身，右手突伸，“大擒龙手”，快如电掣的扣击蓝仲槐的执剑腕脉。蓝仲槐心中一凛！

挫腕沉剑，剑势一沉又起，剑尖斜刺水俊浩的腰肋。黄九道长剑外引，避过水俊浩的袖卷，身形随剑转，已转到水俊浩的左后方，剑尖疾。

水俊浩倏然一声大笑，身形电闪之间，不但又避过了双

剑，而且，黄九道的右臂已被水俊浩的左袖拂中。袖拂处。黄九道立觉半身力道全失，一条右臂软软垂下，手指一松，“当！”

的一声，长剑已跌落地上，同时感觉一股暗劲大力涌到，迫得他身形一晃，稳立不住，后退一大步。那蓝仲槐长剑刺空，连忙变式“天外飞鸿”，斜削水俊浩的右肩。

但他“天外飞鸿”剑式才使出一半，只觉得眼前人影一花，连是怎么回事，也未看清楚。

水俊浩的一只手掌，已经搭上了他的右腕脉，犹如上了一道钢箍！

“当！”

的一声轻响，手中长长的剑已脱手跌落在地上。十招之战，实际上只是八招。

这八招中，水俊浩倒有六招未出手，真正的说起来，也只有两招。

水俊浩问道：“蓝仲槐，这是第几招？”

蓝仲槐脸色难看透顶，头一垂，道：“第八招。”

水俊浩道：“你服输么？”

蓝仲槐轻声一笑，有气无力地道：“我无话可说。”

水俊浩道：“那么应该答我问话了。”

蓝仲槐道：“当然，但，必须我知道的。”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我希望你别想要花枪。”

蓝仲槐倏地一抬头，道：“我说的是实话，不知道的我如何回答你？”

水俊浩道：“我又怎知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呢？”

蓝仲槐道：“你如果不相信我，便不该问我。”

水俊浩冷冷的目光，注视着蓝仲槐、黄九道。

蓝仲槐不禁低下了头。

黄九道却转过身，回避水俊浩的目光。

水俊浩剑眉微皱了皱，道：“看来你就是明明知道而推道不知，我也拿

你无可如何了。”

蓝仲槐道：“这个你应该早就想到了。”

水俊浩点点头道：“是的。我确实应该早就想到的。”

忽然手一松，放开扣拿着的蓝仲槐的腕脉，道：“如此，那就算了。”

蓝仲槐左手推揉着自己的右腕脉，愕然道：“你不问了？”

水俊浩道：“我不想再浪费唇舌了。”

蓝仲槐道：“不问，你岂不吃亏了？”

水俊浩道：“与其徒费唇舌，白问，何如吃亏算了。”

蓝仲槐笑道：“你又怎能认定是白问呢？”

水俊浩目光凝住，道：“你是说可以答我实话？”

蓝仲槐模棱两可的道：“也许如此。”

水俊浩忽然一笑，道，“那么请先答我一问，‘参机先生，与各地支坛是如何联络的？’”

蓝仲槐神色骤然一凛！惊诧地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水俊浩道，“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请答我问话。”

蓝仲槐略一迟疑，道：“你既然已经知道这些，我就告诉你好了。”

话锋一顿，接道：“信鸽。”

其实，水俊浩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在问联络的方法，而是在求证，求证吴千里暗中窥听得谈话的那位“主人”，是

不是“参机先生”？现在，求证获得了答案，那位“主人”恰如意料，正是“参机先生”。

水俊浩点点头道：“我再请问‘冷魂剑客’东方望，隶属你们哪一方‘天王’指挥？”

这话，问得似乎极为幼稚，肤浅可笑。

试想那“冷魂剑客”东方望既居住于浙东地区，在五方“天王”中，当属“东方天王”指挥无疑。

然而，水俊浩他另有用意。表面上，他问来似乎极为幼稚，肤浅，实际上，他是在试探，也正是他的机智，高明过人之处。其原因是，“冷魂剑客”东方望所领导的组织，将是另一个尚未正式露面江湖的组织。

此刻，面对着这个颇为机警的蓝仲槐，他如果不技巧地直接地问道：“那东方望和你们是什么关系？”

或者问：“东方望是你们属下么？”

以蓝仲槐的机警，其回答很可能是一句：“不知道，我根本不认识东方望是何许人。”

现在，他试探成功，获得了理想的效果。蓝仲槐以为水俊浩已经知道了一切，觉得已无隐瞒的必要，毫无心机地挺胸轩眉一笑，答道：“我，‘东方天王’辖下。”

当然，蓝仲槐做梦也想不到，水俊浩只是仅凭心中的猜想，只是试探性的诈问，其实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如今，水俊浩彻底明白了，“金狮盟”的东方支坛，也就是“参机先生”属下，依此推测，那至今尚未公开露面，不为人知的“金狮盟主”，无疑的，十有八九就是“参机先生”了。

这真是个大收获，水俊浩星目异采飞闪，双眉轩扬，笑

了。他心中高兴无比地暗笑道：“任你如何机警，奸滑似鬼，终于是上了我的当，被我诈了，泄露了机密，说了实话……”

这时，施佳佳三位姑娘，“都总督”黄应昌都明白了，水俊浩为何如此不惜大费唇舌、心机的原因。她们明白之后，内心也都十分震惊！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最近突然崛起江湖，掀起武林腥风血雨，声势实力雄厚强大的“金狮盟”，竟然是“参机先生”的属下。

不过，她们也很奇怪诧异，水俊浩怎会知道这些的？当然，她们并不知道水俊浩只是根据吴千里的一席谈话而生的推测、诈询。

水俊浩剑眉轩扬，一笑之后，忽地目光深注，望着蓝仲槐问道：“那么‘金狮盟主’也就是‘参机先生’了？”

事属必然，这还用问。然而，事实却出乎了水俊浩的意外。

蓝仲槐竟然摇了摇头，回答的竟是：“不是！”

从蓝仲槐的神色上可以看得出，这句“不是”，他一点也没有说谎，绝对不假。

水俊浩不由愕然脱口问道：“那是谁？”

蓝仲槐反问道：“你这算是第几问？”

水俊浩一怔哑口。

蓝仲槐忽地嘿嘿一笑道：“不过，你既然问了，我何妨送你个人情，额外地多回答你一次。”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另有其人，但是，是谁？我也不知道。”

废话，不是“参机先生”当然另有其人，不知道是谁，回答还不是等于没有回答，有什么两样。

水俊浩笑了笑，道：“你如此回答与不回答，虽然没有两样，但是，我相信你也确是真的不知道，这份人情，我仍然谢了！”

语声微顿，话锋忽转，注目问道：“现在三问已过，我

想过去了，你的意思如何？是让开路放我们过去，还是怎样？”

蓝仲槐微一沉吟，道：“我知道，凭我们眼前的人手，绝对拦不住你们，但是，我也不能就这样让路，任由你们轻易过去。”

水俊浩道：“那么我们必须硬闯了？”

蓝仲槐点头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水俊浩知他这是句发自肺腑的真话，事实上，蓝仲槐如不全力拦阻，将无法向“参机先生”交待。

水俊浩星目一扫那八名黄衫少年和八名壮汉之后，遂便嘴唇翕动，对施佳佳等三位姑娘和黄都总督等众人，分别传声略作安排指示后，立即一声轻喝道：“闯！”

声落，施佳佳和黄都总督已腾身扑向蓝仲槐黄九道二人，“惊魂堡主”许元皓、“旋风刀”方青纯和那五名壮汉，则掠身疾扑黄天保等八人。

他自己却和常婷婷慕容仪芳两位姑娘，从容迈步向八名黄衫少年逼了过去。八名黄衫少年心头全都不禁凛然一紧！

常婷婷和慕容仪芳两位姑娘的武功如何，他们心中都很明白有数，若论单打独斗，他们决非任何一位姑娘之敌。

不过，现在两位姑娘都是空手，而他们八人都是人手一枝长剑，如此，情形便就改观不同了。占着兵刃上的便宜，单打独斗，纵然仍难取胜，打个平手总不成问题的，如是以二对一，则定可稳操胜券。

但是，对于水俊浩，他们心底可立刻泛生了怯意，未动手，便已先消失了战志，适才，他们都曾亲眼目见，以蓝仲槐黄九道二人的武学功力，双剑联手，在水俊浩的手下，说

起来是走了八招，实际上，却是连两招都未走完，二人便已落了败，一个长剑脱手，一个腕脉被扣。

这等高绝罕奇的武功身手，他们已经看得目眩神摇，凜心咋舌，此刻，

一见水俊浩与二位姑娘迈步向他们逼来，他们怎得不心生怯意，先消失战志？因是，八名黄衫少年在心头凛然一紧，胆惊意怯之下，不待水俊浩和二位姑娘身形逼近，立时齐地飘退八尺。

蓦地，一声惨叫划空——

黄天保等八名壮汉中，已有一人溅血当场。

水俊浩闻声惊顾，俊脸不由勃然变色，身形电射而起，扑向那“惊魂堡主”许元皓，朗声喝道：“许堡主，掌下留情！”

人未到，掌先发，身悬半空，单掌疾挥，一股大力涌向“惊魂堡主”许元皓，迫得许元皓赶急一收掌力，飘身倒退六尺，解救了另一名壮汉掌下亡命之危。

水俊浩身形落地，脸色凝寒地沉声说道：“许堡主，你这是什么意思？”

许元皓嘿嘿一笑道：“老夫被禁石牢三个多月，心中这口恶气难消！”

水俊浩剑眉微皱，冷声道：“要出恶气，你应该找那罪魁祸首。”

许元皓道：“老夫还不知道罪魁祸首是谁？”

水俊浩道：“那你应该设法查询、找他。”

许元皓道：“在未找到之前，先拿他们杀杀气也是好的。”

水俊浩道：“他们无辜！”

许元皓道：“他们虽然无辜，但，总是那罪魁的属下爪牙。”

水俊浩剑眉一挑，道：“阁下，你忘记我的叮嘱了么？”

许元皓道：“老夫并非你的属下，不需要一定遵从你的叮嘱。”

水俊浩星目陡射慑人神光地道：“阁下，我请问，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不？”

许元皓的目光一接触到水俊浩那威凌慑人的眼神，心中不由凛然一震！不敢正视地微一低头，道：“原本不知，现在知道了。”

水俊浩道：“那么你也该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了？”

许元皓一抬头道：“目前还不能决定。”

水俊浩道：“是因为他们没有承认？”

许元皓道：“这是事实，蓝黄两氏家臣都不相信你，老夫外人，为何要相信你。”

水俊浩目射慑人威凌电芒，一声冷笑，道：“堡主阁下，你信与不信，我不想干涉你，但是，我却要禁止你再下毒手，滥杀无辜，否则……”

蓦闻一声惊呼入耳，水俊浩心中不由斗然一惊！连忙朗声喊道：“方大侠，请速退下，劳神看住许堡主，别让他出手伤人！”

话声中，身形已电掠腾起，扑向那八名黄衫少年，原来，就在水俊浩与许元皓对话的这片刻之间，八名黄衫少年已挥剑和两位姑娘动上了手，四对一地将常婷婷和慕容仪芳二人，分别团团围住。

常婷婷和慕容仪芳武功身手，虽较黄衫少年略高一筹，但，也只能以一对二，一对四，如何能成！何况此刻，两位

姑娘均是空着双手，掌法又非二位姑娘所长，双掌独敌四柄长剑，情势如何，不言可知，勉强力战了十多招，两位姑娘已是几度遇险。

尚幸八名黄衫少年，似乎不想辣手摧花，要两位姑娘的性命。否则，只怕十招不到，两位姑娘就已血溅剑刃，躺在地上了。

八名黄衫少年为何不想辣手取两位姑娘的性命，这，就是非别人所知，

原因何在？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了。不过，他们虽然未施辣手，不想要两位姑娘的性命，但，却仍剑剑紧逼，手底下丝毫未稍放松。看情形，明显不过，他们的用心，可能是想捉活的。

常婷婷一身武学，已尽得“地煞”常世洲真传，慕容仪芳的武功身手，虽是也已尽得乃祖，“圣手赛华佗”慕容仲贤的真传，但因慕容仲贤一生心血、时间，大部份都花在钻研医药上，对武学一道，无暇潜修求进，而不如“地煞”精深。

是故，慕容仪芳也就是自然而然地，比常婷婷略逊了一筹。常婷婷独敌四名黄衫少年，情势虽也惊险得令人心悸冒汗，但，比起慕容仪芳来，却要稍微好些。

慕容仪芳在四柄长剑紧逼迫攻之下，一双玉掌遮前挡后，娇躯腾挪，闪左避右，本就大感应付艰难，支撑见绌，连一招还手之力皆无。十多招下来，已被累得娇喘吁吁，遍体香汗。

偶一失慎，右手水袖，竟被一名黄衫少年的剑锋削去七八寸长一截，只差寸许，便将削断她一只有腕，这情形，真是险而又险！因是，她芳心斗然一惊之下，不由脱口发出了一声惊呼。

水俊浩蓦闻慕容仪芳发声惊呼，以为慕容仪芳已经遇险受伤，心中一惊，身形电掠扑向那四名黄衫少年。四名黄衫少年一见水俊浩掠身扑来，不由齐皆骇然大惊，才待飘身疾退，但，已经慢了一步。

水俊浩半空里扬手弹指，竟施展了隔空制穴的绝技，四名黄衫少年只觉得昏穴突然微微一震，连一声哼声也未发出，身躯一晃，仰身倒了下去。

当然，水俊浩手下极有分寸，弹指隔空制穴，只用了四成功力，四名黄衫少年也只是穴道被制，绝未受伤。

蓦然。一声震天大喝陡起，紧接着是一声轰然巨响！

水俊浩目光瞥处，五丈开外，“都总督”黄应昌和那黄九道二人，斗得兴发，竟然各以内功真力硬拚了一掌！

狂飚劲气激射中，“都总督”黄应昌身形一晃，连退了三大步，而黄九道却只后退了一步。显然，黄九道的内功真力，竟比“都总督”略为深厚少许。二人一掌硬拚之后，立又挥掌扑向对方，四掌翻飞，掌影如山，劲风呼呼地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激斗！

另一边，施佳佳和蓝仲槐二人却是激斗正酣。蓝仲槐长剑挥舞，寒虹绕空，剑雨飞洒，招式诡谲辛辣无比！可惜，他的对手乃是百多年前名震武林，一代煞星女魔头“玉仙子”的弟子，他手中虽然占着一柄利剑的便宜，但却仍难能奈何得了姑娘丝毫。不过，施佳佳武功身手虽较蓝仲槐高出许多，但，凭着一双空手，要想在二三十招内制住蓝仲槐，可也并非容易的事。

水俊浩星目一瞥施佳佳和“都总督”黄应昌二人各与对方搏斗的情形，知道黄应昌虽不是黄九道之敌，但是黄九道如果不亮剑，五十招之内，黄应昌尚不致于落败。

至于施佳佳方面，则更笃定，蓝仲槐虽然仗着一剑在手，占了便宜，但，施佳佳仍是游刃有余，稳操胜券。

这时，慕容仪芳已掠身加入了常婷婷以一敌四的战圈，接下了两名黄衫少年。

常婷婷本已被四名黄衫少年的剑势，迫得惊险万状，娇喘吁吁，浑身香汗直冒，慕容仪芳这一加入，敌住了两名黄衫少年，立时压力大减，精神不

此没有风度，不觉得惭愧丢人，有辱祖先声誉么！”

这句话，声色俱厉，黄衫少年不禁羞愧地低垂下了头。

水俊浩见状，星目不由异采一闪，又道：“你既尚知羞愧，显见尚非心性阴恶之人，望你以后切勿再犯。”

语锋微顿，一指那名受伤的黄衫少年，道：“他肩骨可能已碎，去先给他服食一粒止痛药丸，替他包扎一下吧。”

黄衫少年已被水俊浩的威仪气势所慑，闻言，微一抬手，望了水俊浩一眼，将手中断剑丢弃地上，转身默默地向那名受伤的黄衫少年走了过去。

蓦然。

遥空传来一声震人心弦的沉喝：“住手！”

五条人影有如流星划空飞射般地泻落当场。蓝仲槐、黄九道等人闻听喝声，都已停手飘退躬身肃立。

水俊浩见状，立知可能是“参机先生”到了。五条人影落地现身，是一个身着锦袍面蒙红巾之人和四名紫衣佩剑，相

貌气宇俊秀英挺的少年。

四名紫衣少年，年纪均约二十四五左右，相貌气宇虽都是俊秀英挺，只是目光稍嫌阴沉，眉宇之间，隐现凛人煞气！红巾蒙面人身形岳峙渊停，岸然凝立水俊浩对面丈二之处，四名紫衣佩剑少年，静立两侧。

水俊浩神定气闲，卓立当地，星目湛湛地注视着红巾蒙面人，他没有开口说话。

红巾蒙面人两道有如霜刃冷电的眼神，默默地凝注了水俊浩片刻之后，忽然轻咳了一声，道：“阁下，你就是水俊浩么？”

水俊浩一点头，道：“不错，阁下，你是谁？”

红巾蒙面人笑道：“阁下何必还要明知故问。”

水俊浩道：“那么你是‘参机先生’了？”

红巾蒙面人道：“你认为是，并无不可。”

水俊浩眉头一皱，道：“难道你不是？”

红巾蒙面人道：“是与不是，随你猜料。”

水俊浩道：“阁下何必故作神秘？”

红巾蒙面人道：“这就叫做虚虚实实，你懂？”

水俊浩道：“如果我猜料你不是呢？”

红巾蒙面人轻轻一笑，道：“是，既并无不可，不是，自当也无不可了！”

水俊浩忽然淡淡一笑，道：“如此，阁下，我只好暂且认为你是了？”

红巾蒙面人道：“随你的意思。”

水俊浩话锋忽地一转，道：“阁下，你亲自来了，是不是想留下我们？”

红巾蒙面人摇摇头道：“你救人目的已达，请你出谷。”

这话，颇为出乎水俊浩的意外，水俊浩几乎要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

红巾蒙面人忽又轻声一笑，接道：“阁下，你很感意外，是不？”

水俊浩怔了怔，朗声一笑，道：“阁下，这的确令我很感意外！”

目中星采一闪，话锋倏转，问道：“阁下是由谷口来的么？”

红巾蒙面人道：“不错，蓝大将军和护驾二将军五侍卫，另外还有十六名青衫少年，他们都正在谷口外等着阁下呢。”

水俊浩脸色微微一变，道：“你把他们怎样了？”

红巾蒙面人淡淡地道：“阁下请别紧张，我没有把他们怎样，他们都好得很。”

水俊浩道：“你这话……”

红巾蒙面人截口道：“人格担保，你到了谷外一看就知道我决未说假话了。”

语声清朗铿锵，似乎毫无一点虚假诡诈的成份。

水俊浩心中虽然有点不相信他这话，但，听他的语气，却又不得不暂且相信，微一点头道：“好，我相信你的人格。”

话锋一转，又问道：“阁下，蓝丞相等人的妻眷，现在何处？”

红巾蒙面人毫不隐瞒地道：“她们都集中在一起，不过，你放心，她们都生活得好，并且还有人保护着她们的安全。”

水俊浩道：“你要用她们作为要挟蓝丞相等人的人质？”

红巾蒙面人道：“我不否认我有这个意思，但是，却还得要看你阁下的了！”

水俊浩道：“看我的什么？”

红巾蒙面人随声一笑道：“看你有没有能力救出她们去？”

水俊浩剑眉一挑，道：“好，十天之内，我必定救出她们去。”

红巾蒙面人摇手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水俊浩一怔，道：“那你阁下是什么意思？”

红巾蒙面人道：“咱们两个一搏胜负为定。”

水俊浩目中星采一闪，道：“我胜，你便放出她们交给我？”

红巾蒙面人道：“不错，如果我胜，你就必须听我的。”

水俊浩道：“听你的什么？”

红巾蒙面人道：“一切。”

水俊浩明白了，心头不禁暗暗一凛！但，他仍假装糊涂地问道：“有没有个范围？”

红巾蒙面人道：“没有，我要你往东你就往东，叫你向西，你就向西，一切听我的支配。”

水俊浩道：“教我杀人我就杀人，对不？”

红巾蒙面人道：“对了，执行我的命令！”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你这问题，是指我个人而言，还是？……”

红巾蒙面人接道：“当然是指你个人而言。不过，对于你的属下么……嘿嘿！”

“嘿嘿”一笑而止，没有接说下去。

水俊浩问道：“怎样？”

红巾蒙面人阻声一笑，道：“只要你听了我的话，与我携手合作，他们的问题自能迎刃而解，大半都会成为我属下一员的！”

水俊浩注目问道：“你很有把握么？”

红巾蒙面人点点头道：“十分有把握。”

语锋一转，问道：“你想知道我这把握是什么不？”

水俊浩道：“愿闻高论。”

红巾蒙面人目光灼灼电射地道：“你。”

水俊浩心头凛然一震！也困惑地道：“我？”

红巾蒙面人点头道：“不错，就是你。”

水俊浩道：“你要以我威胁他们？”

红巾蒙面人道：“阁下，你完全想错了，我决不会那么做，用那种你所不耻的手段的，而且，事实上我根本就不须要那么做！你懂么？”

水俊浩目中异有一闪，道：“我不懂，阁下，我请教高明？”

红巾蒙面人忽扬眉笑道：“阁下，这并没有什么高明，说穿了，道理更是极为浅显简单不过，根本不值一笑，只是语声微顿了顿，得意地嘿嘿一笑，接道：“现在我还不想说。”

水俊浩暗皱了皱眉头，道：“你怕现在说出来便不灵了，是不是？”

红巾蒙面人道：“这倒不是，我觉得这些题外文章，我们应该到此为止，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了……”话锋一转，接道：“阁下，关于这单独一搏胜负的问题如何？你现在可以多

考虑考虑，我等候你的抉择！”

语声微顿，嘿嘿一笑，又道：“不过，如果你认为这太冒险，害怕落败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我决不勉强你！”

话听来是够仁义，也够大方的，但是实际，却含有着令人无法忍受的激讽。

水俊浩剑眉霍地一挑，道：“你可是认为我一定会落败？”

红巾蒙面人道：“阁下，彼此未动手之前，胜负各有一半的机会，面对你这样身负奇学的高手，我怎敢如是狂妄！”

话锋一顿，讥刺地阴笑了笑，又道：“我不多说废话了，你还是多考虑考虑，答复我吧！”

水俊浩双眉紧锁，沉吟不语，他踌躇了。

的确，这问题太大，他怎得不踌躇？没有把握的事，他又怎敢随便答应？徒逞匹夫之勇！他心底暗想：这红巾蒙面人是谁？他究竟是不是“参机先生”？

难道他不是？不然，他的回答为什么要那么模棱两可——“是，也无不可，不是，也并无不可。”

……

按理，“都总督”黄应昌是应该能够辨认出他的。可是，当水俊浩向黄应昌投过探询的目光时，黄应昌的脸色神情，竟是一片困惑不解之色。

显然，黄应昌也辨认不出他是与不是了？根据黄应昌的脸色神情推测，很明显地，这红巾蒙面人，有可能像极了“参机先生”，而似乎又有着什么不对，是以，黄应昌一时竟无法确定真假，脸上现露出困惑不解之色！

× × ×

水俊浩眉锋深锁，一直沉吟不语，红巾蒙面人以为他在考虑，遂静静地目注着他，等候他的答复，没有开口说话。

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其他的人，自然谁也不会得开口的了。因此，空气在这片刻间，有着分外的沉寂，沉寂得直是落针可闻。

时间足足经过了有盏茶辰光之久，红巾蒙面人似乎有点不耐烦了，忽然轻咳了一声，问道：“阁下，你考虑好了没有？”

水俊浩反问道：“你以为呢？阁下。”

红巾蒙面人道：“我以为你阁下应该已经考虑好了。”

水俊浩淡淡地道：“你既以为是，那就算是吧。”

红巾蒙面人道：“我在等候你阁下的千金一诺呢！”

“是么？”

水俊浩淡笑地道：“阁下，你等得不耐烦了么？”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不错，我是等得不耐烦了。”

语声一顿又起，道：“阁下，别废话了，请答复我，你敢是不敢？”

水俊浩仍然不带丝毫火气，淡淡地反问道：“阁下，你想我是敢不敢呢？”

红巾蒙面人眼珠一转，道：“你身怀奇学，功力高绝，以你的声望身份，为了你属下的妻眷妇孺，这一战，纵是明知不敌，我想也不必不致于说不答应吧？”

他是欲擒故纵，在他以为，水俊浩年青气盛，在这种连捧带激、带扣的话下，无论如何，也不会得不答应的！

哪知，出于他意外地，水俊浩竟神色平静地微微一笑，道：“我考虑的结果，是……”话未尽意，一笑而止，竟故意不接说下去。

红巾蒙面人接道：“是如我所想，对不？”

水俊浩道：“不对，相反。”

红巾蒙面人不由微微一呆，道：“你不敢答应？”

水俊浩道：“就算是，也并无不可。”

红巾蒙面人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想不到，真想不到呀！江湖传言，水俊浩功力高绝，侠骨仁心，铁胆义肠，豪情万丈，誉为当今武林盖世奇男，天下第一，想不到竟是闻名不如见面，原来竟是个浪得虚名，胆小自私之人！”

这番话，实在够刺激，够令人怒火高冒三丈的了。

然而，水俊浩听来却是神色不变，出奇的平静，微微一笑，道：“阁下很感觉失望，是不？”

红巾蒙面人冷冷地道：“岂只是失望，也使我深为蓝丞相等人惋惜，觉得不值！”

倏地横跨一步，微一摆手道：“阁下，请吧。”

水俊浩道：“你这是逐客令？”

红巾蒙面人冷哼一声道：“此地，我想你大概也已经无颜再停留下去了。”

水俊浩淡笑了笑，道：“如果我还要停留一会呢？”

红巾蒙面人道：“那么我失陪了。”

目光一瞥蓝仲槐黄九道二人，袍袖一挥，道：“走！”

转身举步，便待离去。

水俊浩陡扬手喝道：“阁下，且请留步。”

红巾蒙面人脚下停步，但，却未转过身形，冷冷地道：“你还有脸再说话么？”

水俊浩道：“为何没有？”

红巾蒙面人道：“对你，我已经失去了兴趣，不想听你说话了。”

水俊浩道：“你何妨提点兴趣听听呢？”

红巾蒙面人道：“我认为你应该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除非你……”

水俊浩道：“除非我答应与你一战！是不？”

红巾蒙面人道：“如此，才算得上是位大丈夫，铁铮豪雄！”

水俊浩道：“你这么一说，看来我是非答应不可了？”

红巾蒙面人道：“其实你早就应该答应的！”

水俊浩陡扬颈笑，道：“阁下，你怎能肯定我早先没有答应呢？”

红巾蒙面人道：“话出自你口，入之我耳，字字清晰，何须狡辩！”

水俊浩道：“阁下，我无须狡辩，我只请问，你听明白了我的话意没有？”

红巾蒙面人忽地转过身子，目光惑然投注，问道：“你的话意怎样？”

水俊浩道：“阁下，你早先是如何回答我的，你没有想想么？”

红巾蒙面人怔了怔，道：“你说明白点，怎么回答你的？我记不起了。”
敢情他真是忘记了。

水俊浩轻声一笑，道：“‘是，并无不可，不是，也无不可。’这不是你阁下用来回答我的么……”语锋一顿又起，道：“现在，我只不过是借用它们，原句璧还而已，阁下，你明白了吗？”

红巾蒙面人立刻恍然而悟地明白了，目中电芒一闪，倏地仰天哈哈一声大笑，道：“那么，反过来说，该是答应，也无不可了？”

水俊浩道：“那就随你怎样想了。”

红巾蒙面人道：“我想你一定是答应了？”

水俊浩道：“还是那句话，也无不可。不过……”红巾蒙面人道：“怎样？”

水俊浩道：“在我还未点头之前，并不能说是一定，你懂？”

红巾蒙面人道：“阁下，我懂，同时我知道你也一定会点头的，是不？”

水俊浩道：“我只能说是有可能，但，事情却决不如此简单！”

红巾蒙面人道：“你有条件？”

水俊浩道：“条件是没有，问题倒有一个。”

红巾蒙面人道：“请说你的问题？”

水俊浩道：“我请问，如果我落败了，便得与你合作，听你支配，执行你赋予的任务命令，也就成了你的属下的一员，对不？”

红巾蒙面人点头道：“不错，正是如此。”

水俊浩道：“那么我再请问，我既成为阁下的属下一员，可有地位没有？”

红巾蒙面人道：“只要你真肯忠诚合作，自然是有地位的了。”

水俊浩道：“地位如何？”

红巾蒙面人道：“你想先知道？”

水俊浩道：“你可记得一句俗话？”

红巾蒙面人道：“哪句俗话？”

水俊浩道：“人不自私，天诛地灭。”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你怕我委屈你？”

水俊浩道：“我想知道地位够不够高？能不能令我满意？”

红巾蒙面人道：“一定够高，也能令你满意，如何？”

水俊浩目中异采一闪，道：“总不致于高过‘金狮盟主’吧？”

红巾蒙面人哈哈一笑道：“‘金狮盟主’算得了什么，当然要比他还高了！”

水俊浩道：“那么你阁下的地位也更高了？”

红巾蒙面人道：“当然，那‘金狮盟主’只不过是……”陡然警觉地顿声住口，嘿嘿一笑，话锋忽转，道：“阁下，你诚然高明，心机深沉，令我

佩服！”

水俊浩微微一笑，道：“多谢夸奖，不过……”语声一顿又起，道：“阁下，你为何突然如此夸奖我，这意思我不懂，不知有什么值得夸奖的？”

他在假装糊涂。

红巾蒙面人也当然明白他是在装糊涂，阴声一笑，道：“阁下，你不懂就算了，现在，请点头吧。”

水俊浩知道他心中已生警惕，再套也套问不出什么来了。于是，便淡笑了笑，正容点头说道：“好，阁下，我点头答应了。”

红巾蒙面人嘿嘿一笑，道：“阁下，大丈夫可是一诺千金！”

水俊浩剑眉一轩，道：“放心，水俊浩决非是那不守信诺的小人！”

红巾蒙面人点了点头，道：“如此，阁下请订时间地点吧！”

水俊浩一怔，道：“不是现在？”

红巾蒙面人道：“不是。”

水俊浩道：“何不就是现在？”

红巾蒙面人摇头道：“现在不行。”

水俊浩道：“为什么？”

红巾蒙面人道：“本人现在没有空。”

水俊浩微一沉吟，道：“你何时有空？”

红巾蒙面人道：“半个月之后。”

水俊浩道：“你不是想在这半个月之中，动什么脑筋，使什么阴谋诡计吧？”

红巾蒙面人道：“放心，决不会。”

水俊浩想了想，道：“好吧，时间就在半个月之后，那么地点呢？也由你决定吧。”

红巾蒙面人道：“地点就在本谷外西南三十里空地如何？”

水俊浩道：“白天还是晚上？”

红巾蒙面人道：“为免使你疑心我暗用阴谋诡计，就在白天好了。”

水俊浩一点头道：“好，水某定当准时赴约。”

红巾蒙面人哈哈一笑，道：“阁下来此是客，我恭送阁下出谷。”

身形一侧，举手护客先行。

水俊浩朗声一笑，也不虚套客气地道：“如此，有劳了。”

迈步从容，领着施佳佳三位姑娘和黄都总督等人向谷口方向行去。

谷外，蓝大将军、护驾二将军、五侍卫和十六名“正义使者”，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见水俊浩领着众人无恙出来，

连忙纷纷上前躬身行礼。

水俊浩星目电掠，扫视了蓝大将军等众人一眼之后，这才安心地朝众人微点了点头，一摆手，道：“走！”

声落，身形率先腾射而起。

大家都是一夜未曾合眼，已都略感疲惫。回到“吉祥居”，天色尚未发亮，水俊浩便吩咐众人各自回房休息。

施佳佳等三位姑娘，则由“铁算秀士”吴千里亲自领到后院一间精舍内，安置了下来。

午牌时分不到，后院的静室中，已摆好了酒席，除了十六名“正义使者”

外，水俊浩和三位姑娘，蓝大将军，黄都总督等众人，“铁算秀士”吴千里，“惊魂堡主”许元皓，“旋风刀”方青纯，全都聚集在静室内用着午餐。

这顿午餐，吃得很快，也吃得似乎有点沉闷。因为水俊浩没有开口说话，是以，只不过盏茶多点辰光，大家便都已酒足饭饱。……

店伙计上来撤去残席，送上香茗，退去之后，“铁算秀士”吴千里实在忍不住了，目注水俊浩问道：“贤侄，入谷救人的情形如何？另外，有什么发现没有？你该可以说一说了。”

水俊浩笑了笑，便把入谷后的经过情形，约略说了一遍。

“铁算秀士”吴千里听后，沉吟了稍顷，道：“照此情形说来，‘金狮盟主’倒确实不是‘参机先生’了！”

水俊浩点点头道：“不错，这情形已经很为明显，在‘金狮盟’之上，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十分秘密的组织，也才是掀起武林浩劫的真正主力，如果我推测得不错，这个组织正式

露面江湖时，也就是他们霸业完成，‘金狮盟’在江湖上消失之时，而且这时间也不远了……”话锋忽地一转，目注蓝大将军问道：“蓝巡狩他们已被救回谷内去了么？”

蓝大将军道：“一切均如主上所料，主上离去不久之后，谷内派出的人便到了。”

水俊浩点了点头，目光转向“惊魂堡主”许元皓道：“堡主准备何时动身回转贵堡？”

“惊魂堡主”嘿嘿一笑，道：“老朽想立刻动身起程，不过……”

水俊浩道：“堡主有什么话请只管说好了，不必吞吞吐吐。”

许元皓道：“此次多蒙少侠相救脱困，老朽衷心甚为……”

水俊浩摇手截口一笑道：“我并非特为救堡主而去，说起来只不过是顺手人情，堡主请不必说那些感激之言，倒是……”语锋微微一顿，接道：“在下有两句话，想奉劝堡主。”

许元皓老脸不由微微一红，干咳了一声，道：“多承少侠指教，老朽知过了。”

水俊浩微微一笑，转对“侍卫”蓝贞祥道：“蓝侍卫，请去送许堡主一匹马，盘费五十两。”

蓝贞祥离座起立躬身应道：“臣属遵谕。”

许元皓站起身来，朝水俊浩一抱拳，道：“如此，老朽告辞多谢了。”

水俊浩也起身微一抱拳道：“堡主请不必客气，恕在下不送了。”

蓝贞祥带着许元皓离去后，水俊浩这才目视“旋风刀”方青纯含笑问道：“方大侠意欲何在？”

方青纯哈哈一笑，道：“少侠也要赶老朽走么？”

水俊浩道：“方大侠想在此地暂居么？”

方青纯道：“不是，老朽想请少侠帮个小忙。”

（请看下集）

